

給啟蒙者的書

金黃星

十二個異象的神秘漸強



J. 米紹博士 著

书名：金黄星

作者：J. 米绍博士 (J. Michaud, PH.D.)

版本：中译本第二版（神秘学讲堂）简体中文

日期：2026/02/13

仅作学习参考用途，不得贩售

目录

致献

给明智读者的话

作者注

异象

1 黑夜的领域

2 恶魔与天神

3 元素与元素精灵

4 巫术

5 通灵主义

6 星光界之火

7 十字的象征

8 太阳系

9 宇宙意识

10 伟大的光

11 天界的居住者

12 神

致献

本书由马乌及马乌媞以最深的感谢献给涅特鲁-赫姆 - 神圣的信使

给明智读者的忠告

《金黄星》恰如其分地被形容为「给启蒙者的书」。它揭开了从未示人的高等神秘学教导，却又以引人入胜的叙述，牢牢牵住入门者的心。

这绝非一本献给知识分子的书。所谓「知识分子」，总以为凭著几句清楚的陈述、几条分明的定义，便能轻易掌握神秘科学的法则与原理；他们还巴望一切都能归纳得整整齐齐。然而，伟大的神秘真理，无法仅凭智力理解；任你换上多少浅白的词汇，真理依然深邃。真理是高我透过灵感与直觉，在电光石火间领悟的，而非逻辑推演的结果——尽管智性的锻炼亦不可少。

正因如此，《金黄星》选择以故事的面貌呈现，只为更直接地触动诚心读者的灵犀。书中，一对埃及朝圣者——马乌与马乌媞——在神圣信使涅特鲁-赫姆的引领下，穿梭于层层相异的境域。旅途之中，宇宙真实的法则与原理，逐渐在他们眼前展开。这些法则、原理，以及书中揭露的神秘事实与数据，绝非随意翻阅或跳读所能领会。

故而，你若真心想从书中汲取高等神秘学的养分，便须全神贯注，细细研读。

作者将他的神秘渐进曲，分作十二个异象或章节：这些异象不仅映照出不同意识层面，也代表了不同层面的物质状态：高于或低于我们日常清醒知觉与物质思维。马乌与马乌媞，这对埃及的朝圣者，注定要在神圣信使涅特鲁-赫姆的指引下走向远方。尽管两人作为人物形象来看，只是带有朦胧色彩的象征人物，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不只是人生中偶尔得见的理想伴侣关系，更达成了一份罕有的理性与感性的均衡。这些高等的意识领域不可见，多半不为人知；他们穿越由这些领域幻化而成的重重意象，最终在高我守望引导下，完成了这场炼金术婚姻。

作者注

书中所有事实、数据，乃至信使所述，皆严格对应最精深的神秘教导。其内容绝非出于杜撰，而是立足于古代智慧的磐石之上——那是千百年来，诸位最伟大师者在神圣灵感启示下获致的深邃知识，历经累积，铭记于册，以供后世冥思。为此，我们的内心与灵魂，理当敬虔仰望那不可测度的至高「全父-全母」、诸圣天使、诸光之王子，以及居于天界的诸神圣宰辅。

部分涅特鲁-赫姆语录引自《秘密教义》。此书卷帙浩繁，荟萃无数古代智慧教导，皆经布拉瓦茨基夫人辛勤编纂而成。西方神秘主义世界受她恩惠极深，无以偿报，我们只能对她为人类所做的非凡贡献，致以最深敬意与感激。

作者试图完成一桩近乎不可能的任务：为每句引文，悉数标注其圣人出处。然若真将名录尽数罗列，本书便成一部索引册了。故作者恳请读者，于此事乃至其他细节，能稍加宽谅。

此外，全书写作风格多变；其中自有明确的神秘缘由，明眼人当能心领神会。

异象一：黑夜的领域

煤精

黑夜如黑曜，
栖满幽暗幻影；
邪恶的翅膀低垂，
拍打，沉滞飞行。

异象一：黑夜的领域

那天向晚，马乌与马乌媿正沉醉于远方璀璨的落日。谁也不曾想到，这竟是惊心动魄之旅的序章。两人凝望天际，那景色绝美，恍若仙境：海岸由岩崖、海湾与小峡构成，一片绿、金与橘红；蔚蓝海面上，缀满赭红礁岩。

难忘此刻，夕阳破开浓云，射出五道紫芒，像一只祝福的手，覆在这对恋人头上。同时，一条熔金之路自太阳拉延伸而来，似在邀请他们踏上荣耀之途，全程有祂护佑；这是邀请，也是进入奥秘的启蒙。

他们就那样凝望辉煌天象，满心惊奇，乘著异象之翼翱翔。不久，空中传来轻柔沙沙声，仿佛有翅膀的临在漂浮。两人吃惊四顾，见一位威严而慈祥的老人，立在大橡树下。他一身白衣，对他们微笑；他们怔怔望著。

那神奇的存在是谁？如何凭空出现？

他仿佛读透人心，举手致意：「我是涅特鲁-赫姆，神圣信使。我将领你们走一条罕有人迹的路，前往陌生之地。若愿意，我可为你们揭示不同奥秘，解开多数人无从解释之事。我将在你们心中点一盏灯，其光能照彻一切幽暗，为昏昧内心带来真理与慰藉。我将在你们的灵魂里，回忆起那曾拥有、却已遗忘多年的记忆与辉煌——甚至是世界诞生之前的记忆。我能让美梦成真，因你们二人皆是真正的梦想家。你们尘世的外壳正在变薄，内在之光与外在之光，已准备好进行神圣融合；这融合将在黑夜领域中迸发光芒，以救赎那些此刻正等待神圣召唤的人。这神圣召唤将把孩子们再度带回「父-母」神的怀中，在至高的爱里被接纳。那么，随我来吧，踏上你眼前的金黄之路。我将领你们穿越外在与内在的异象，步上金色阶梯，直抵神的宝座；请不要害怕。」

语毕，他踏上那条自太阳拉延伸而来的熔金之路。马乌与马乌媞牵起手，一言不发，满怀信任地跟上；他周身流溢一股磁力，驱散了所有疑虑与恐惧。

一行人缓缓走向在天空中闪烁的悬崖与小湾；一阵温暖柔风裹住他们。愈往前走，愈接近最初从下方仰望的天上美景，那魔幻景致愈发瑰丽，一切皆是不可言喻的荣耀。

那是多岩的海岸，峭壁巍峨，蓝色海水在崖脚吐出泡沫，溅起虹彩碎浪。绵延的银白沙滩上，散落闪闪发光的宝石：包裹著仙树与植物的苔纹玛瑙，碧玉与翡翠，绿玉髓与橄榄石，水晶与煤精，蛋白石与黄玉，绿松石与紫水晶，还有更多，美不胜收。苔藓、蕨类与高山植物紧贴岩缝；海鸟鸣叫、呻吟，成群掠过天际。两人跟随神圣信使，沿一条起伏于峭壁的小径前行。穿越险峻峡谷时，看见嵌在黄沙中的巨岩，以及张著饥渴大口的洞穴，仿佛欲将三人吞噬。他们继续前行，终抵一处巨石持续滚落之地，景象广阔、激烈，岩石规模庞大；仿佛天穹裂开，巨石雪崩般急坠，来势汹汹。

他们循一条窄径，穿过这片疮痍。灿烂阳光渐渐消逝，最后一道光亦被阴森崖壁吞没；面前，出现迄今所见最宏伟的洞穴。

随著涅特鲁-赫姆步入那片幽暗，眼前景象益发奇诡：钟乳石笋或如凝滞的水滴倒悬穹顶，或似扭曲石柱拔地而起；有天鹅绒帷幔般垂落的整片石幔，亦有宛如大教堂的森然构造，讲坛、祭坛、风琴一应俱全——仿佛在无声赞颂著神之威严。

愈往深处，暗影便愈发稠密，悄然围拢。夜织就了黝黑而神秘的绵亘城墙，连钟乳石间迟缓的滴答水声、岩缝中细弱的涓流私语，此刻皆归于沉寂。万物沉入一种深重阴郁的静默。

在这般绝对的静与极致的暗中，三人仍朝黑夜力量的栖居处行去。信使的白袍在漆黑中若隐若现，四周却是卡巴拉式的、难以索解的神秘暗域，深不可测。

忽有一阵阴冷叹息般的风拂过，传来低沉的呜咽，似微风穿过船上缆索。顷刻间，风势转剧，寒意砭骨；洞穴仿佛向四方拓展，变得无比空旷。最终他们走出洞口，置身于繁星点点的苍穹之下：无数星辰如炽燃的宝石，灼灼闪烁。

「此是何处？」马乌媞问。

「此乃黑夜与黑暗之力所辖的可怖疆域。」信使答道。

「那边的光是什么？」马乌问。

「那是夜之火。其热力既能蒸干浑浊的暗水，亦可使之息止。」涅特鲁-赫姆引述道：「居于此域的，是自生者，即影身种族；他们是晨光之子的身体之影。而你视为黑暗的，实则是抽象而绝对的光明。」

「然则光明怎么会是黑暗？」马乌媞不解。

信使答：「因它非肉身感官所能察知，孩子。它是暗之造物，是恶龙，唯「太阳—神」能将其降伏；后者是我们「父—母」的初代重臣，是崇高、伟大、至一的万物造主，其下一切次阶众神皆为祂的长子；而你，是祂的幼子。」

「当隐藏的逻各斯首次将其心智收摄于己身时，黑暗之性便漫透祂假想的躯体；待祂最终弃此躯壳，此躯壳便化为黑夜。」

「敬爱的信使，这黑夜将持续多久？」马乌问。

「它将历经百个梵天之年，即一百轮的梵天之昼与梵天之夜；若以人间岁月计量，便是311,040 兆年。于你有限的感官而言，或许漫长无涯；然对永恒来说，这些昼与夜，不过如夜间灯塔的一串闪光——白昼重临时，便倏然止息。」

「诞生于夜之躯壳的，是阿修罗，他们构成前三类祖灵；他们与其余四类祖灵同被称作晨光之子，是赐予人类心智的神圣统治者之一。他们以自身映照的形貌造人，这是七重奥秘中的七重奥秘。祖灵之心分四腔在下、三腔居上，人心亦如是。正如祖灵躯体放射七道光线，我们于人身所见的七处神经丛，亦流溢相似辉光。祖灵与人的七层皮肤，亦是这般对应。于是，人便成了众神之影的影，自有其色泽与族类，却次于其父；因人诞生于其造主的基质，故为其影；是以人生于物质的暗，亦生于兽性之中。同理，相较于天界之光辉耀的白昼，尘世便是黑夜。正如古圣智者皮曼德所言：『我是你的思想、你的神，比湿润的本源更古老；我是在黑暗中绽放的光，而神的辉煌话语是神的圣子。』」

「故而，」涅特鲁-赫姆续道：「人类是披著影子的神灵，居于尘世，藉星光体与上界相连，凭太阳祖灵取暖。而尘世被称作逆卡巴拉，乃是暗之王子的居所；其名萨迈尔，即死亡天使。」

人类起初只是虚幻的投影，是创造性祖灵投下的星光体之影；这些祖灵既无星光体，亦无血肉之躯。后来这些影子逐渐消融，渗入由自身汗液凝成、质地更为密实的后代躯体之中。影子就这样褪去，被肉身覆盖，人的形体于焉成形。待到智慧之子与黑夜之子降临、准备投生之时，这些躯体才被唤醒。几位尊主说：「我们能选择，因我们具备智慧。」于是他们拣选的人类载体，皆依能否契合自身智慧而定：有的投身影身种族，有的只迸出零星幽火；有的进入某一族类身躯，有的则落脚另一族类。当时一族已然就绪，其余尚未——这便是往后智力、出身与阶级殊异的隐秘根源。

「降世的天使被称为智慧的蛇与龙，他们诞生并创造于黑夜的玄秘之中。」

「正因基督教救世主到来，如克里希纳，人类才得免于永恒的死亡。他征服了黑暗国度，亦即地狱；这过程如同每位启蒙者在自身内在发展了逻各斯，或称克里斯托斯，或谓灵性自我、高我。」

「可是，」马乌问道，「您方才提及梵天的昼与夜……信使，这究竟何意？」

「梵天的昼与夜，」涅特鲁-赫姆答道，「指的是地球活动与沉寂的循环周期。依古老教义，各持续4,320,000,000 凡俗年。当生命活动遍布大地，这段时期称为梵天之昼；其后接续等长的休憩与黑暗时期，万籁俱寂，是为梵天之夜。夜尽则昼又至，如此轮转不息。他们更教导：黑暗智慧之子——即基督教神学中的大天使，所谓堕落天使的伟大尊主们——本是神圣而纯净的，甚至比教会尊崇的米迦勒与加百列更为洁净。」

「那么，教会何以陷入此等谬误？」马乌媿追问。

信使答道：「原因之一，在于基督教会诞生之际，关于亚特兰提斯及其子民堕落的记忆仍未湮灭。其中一则记忆，述说亚特兰提斯人如何获赐

神圣力量——这力量今日之人同样拥有，只是多数浑然不觉。当人在内心感知那内在的神、逻各斯或克里斯托斯，便会体认自己的本质原是人一神，纵使肉身仍属动物。自觉察之日起，神性原则与兽性自我之争便拉开序幕；这是灵与肉之间的生死搏斗。那些制伏低等肉身的亚特兰提斯人，归入所谓光明之子；其余则沦为物质的奴隶，被称作黑暗之子。换言之，前者挣脱物质束缚，心智得以净化，准备好借由与灵魂结合而重返天界众生；后者未能如此，只得一再轮回，直至他们也奋战得胜、征服物质，赢得自由。故此，卡巴拉有这般象征教诲：若神是光明，其在大自然与物质中的倒影便是黑暗。这象征性的宇宙观，自古体现于埃及神殿——那里可见一黑一白两尊形像，即卡比洛斯双尊，象征南北两极。他们或许铭记著，地球从最初地之北极移向天之南极的历程；或记载两极翻转、地轴剧倾导致沧海位移、极地沉没、赤道新陆崛起的巨变；抑或相反的过程。这两尊形像亦描绘身为黑夜的赛特谋杀奥西里斯，而奥西里斯正是白昼之光与太阳的化身。愿你们明了：光明、生命、爱、善、美，皆是黑暗、死亡、恨、恶、丑的敌对，正如基督徒所说撒旦或魔鬼是他们的大敌，是人类与一切善的仇敌。

「因此我们会看见光明与黑暗陷入无尽争战，彼此相克，却是以不同面貌体现同一法则。」

「光明与黑暗之争会永远持续吗？亲爱的信使？」马乌媿问道。

「不，」他答道，「有一个预言，讲述荣耀之灵克里斯托斯的降临，他将拯救受苦之人，他们被称为克雷斯托斯。唯有在索西奥什——或称迦乐季化身——出现之后，梵天、阿乌拉-马兹达、宙斯、耶和华与其亲属的黑暗面，即他们本性的反面，才会消散于空气之中。那时，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希腊奥林匹斯与以色列中一切残酷、部落性、嫉妒的众神，都将不复存在，如虚幻的幽影般消逝。他们诞生于狂热者与空想者的脑海，借此成形，遮蔽了人类的理想，而非带来光明；那光明本可唤回漂流于千

重幻觉之海的灵魂，凡夫称此海为「生」或「死」。唯到那时，一切梦境才会消隐于遗忘之边界。

「届时，作为复仇之神『我是』的自我主义将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对光之神众子一体性的更高觉知，这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至于《旧约》中的犹太教义，无疑在过去数千年间，成了人类遭受恶魔般迫害的根基；而它将被光明与爱的超级福音取代；所有黑暗邪恶的欲望都将被征服。」

信使说罢便向前走去，马乌与马乌媞随他步入黑暗领域。

他们穿过一条狭窄小径，仅凭无月的星光隐约可辨；那路宛如阿尔卑斯山的刀脊，横亘于深渊之上。路旁狂风呼啸，威吓般嘶嚎；左右矗立巍峨山峰，高耸入云，刺入缀满宝石的漆黑天幕。马乌与马乌媞仿佛瞥见不安的影子四处游移，急忙跟上那白衣身影；他正毫无畏惧地前行。

「那些影子是甚么，亲爱的信使？」马乌媞问。

「他们是黑脸诸主的子嗣，乃大魔法师鲁塔与达提亚。其恶行摧毁了亚特兰蒂斯，正如他们也将摧毁当今的人类种族——除非他们转向光明。他们居于精心构筑的地下洞穴，而在通往下界的蜿蜒通道里，聚集了所有黑暗之主，伺机而动。他们潜伏于阴暗深处，是阴影中的魅影，可怕、致命而无情。他们精通古老奥秘，已占卜出织网设陷的最佳时机，以诱捕粗心之人；他们备好了大灾难，冀望借此永远终结光明，令无知与野蛮再度横行。他们将一直藏匿于彼处，直至遥远的未来——圣人们称之为黄金时代，与当今的黑暗时代相对。那时，永恒之王与其受启蒙的师者们将现身，唤醒人心的思绪，直到人类变得如水晶般澄澈。届时，天上将遍布征兆与预兆，黑暗者唯有愤恨咬牙，却无力阻拦。然而在那之前，纵使最高等的天使，一旦触及这黑暗大地稠密污浊的气息，也将玷污其无瑕的羽翼。但黑暗自有其神圣旨意，古来宇宙学说皆如此教导。在埃及，人言黑

暗为万物之本，而光明源于黑暗。约伯称黑暗的原则（Behemoth）乃神道路的开端。神所创造的一切，皆诞生于笼罩大地的深邃黑暗——或曰混沌——之中，再与太阳之主所发光与生命之圣流结合。这番情景，每一梵天之夜转为梵天之昼时便重演一次。影身种族也将灭亡，而后以天人之姿重现；他们始终存在，守望并引导著人类。」

「我们该如何识别他们呢，信使？」马乌问。

「孩子，并非凭凡眼视觉，而是藉他们所发圣光之流——那光辉以智慧照亮我们内在的心智；这正是人所谓的狂喜、天赋，与来自天界的灵感。」

他们继续朝可怖的区域前行，看见丑陋污秽的怪物在洞穴深处爬行，或被锁链系于巨岩之上。

「这些是曾居于地上的巨人族之影，他们自混沌中展开庞大的演化。这些邪恶的巨大之灵将持续在尘世徘徊，直至尘世最后时代来临，方可获得救赎——倘若他们愿意。」

「这里还有一些生物，是由亚特兰蒂斯的邪恶巫师所造，而推罗王子的根源可追溯至他们。」

「那么，此处便是撒旦开庭之所吗？」马乌问道。

「不，」涅特鲁-赫姆说，「撒旦只是一个名字；它不过是耶和华之名倒置而成。他并非黑暗之神，而仅是表达白光神不在之处。若神即光明，那么撒旦便是黑暗；这黑暗对凡人却是必须的，因其用以衬托光明；否则太阳的纯粹之光，对凡人而言，既看不见，也无从领会。」

信使领著两位旅伴前行，四周愈发晦暗；随后微光隐现，更深邃的幽影在昏昧间半露形迹。在这黑夜栖所的无光威严里，幽灵如乘黑貂诸神之翼，悄然掠过。三人顿觉步履沉重迟缓，仿佛有只看不见的蜘蛛，伸出笨

拙的触须——绒毛密布，垂死而贪婪。黑暗压迫眼睑，灼烧神智，伴随沉闷、阴郁、无休止的锤击。神启照的烛火尽灭，死亡短剑骤然降临，环指四方蓄势摧毁，惊骇那些受创的灵魂。昏眠迟滞的幽灵随雾升起，眼睑缚著忧郁倦怠，冷漠麻木，如在暗中飘荡的汹涌雾气。

传说中，当亚瑟遭莫德雷德杀害后，少女们引其灵魂飘荡至阿瓦隆，即安乐之境；但此地不是阿瓦隆。此处无光无望，唯有无尽残酷的绝望，以苦涩扼住悸动的咽喉。

「这黑暗岂不可畏？」马乌媿轻叹。

「诚然，孩子。」涅特鲁-赫姆答道，「然则，它不过是圣光投下的影。居于此处、令你们不安的灵体，皆是人类星光体躯壳；今日之境，皆其自择。有些古老得难以置信，若见其当年血肉形貌，只怕更觉骇人。他们是数百万年前居于地球的未知种族残影——或属影身种族，或属后继之族，如雌雄同体种族、第三根种族、狮象之第四根种族，乃至第五根种族雅利安。」

「如此，这些幽灵已被神彻底遗弃？」马乌问道。

「非也，孩子。」他应道，「有位智者帕斯卡曾言：「神如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此乃古老智慧；神亦被先贤称为宇宙之圆——对他们而言，神与圆二字同义。夜与昼是休憩与活动的循环，亦称永动不歇、恒常化生者，又名永恒临在与永恒存有：此即绝对一体无尽无休的演化，在持续进展中循环复归原初。」

「那么黑暗源于背离『太阳-神』吗？」马乌媿问。

「正是。」信使道，「黑暗之性，某程度（虽非恒常）生于忿怒与刻意无知。在圣者体内，无黑暗，唯存圣光；然此光经由谬误与诱惑的试炼后，方得启明。昼夜循环乃进化之轮，黑夜正是其中静歇之时。古人教诲：当太阳行至摩伽罗十三度（即黄道摩羯座），未抵双鱼座时，梵天之

夜便降临。摩羯座形如鳄、龙或利维坦，关联灵性之人的诞生与物质宇宙的死亡；而禅那主们（亦称鸠摩罗）与二者皆有所系。

魔罗身为黑暗与死亡之神，亦无意识地催生灵性事物。埃及人对梵天之夜有一优美象征：当逝去的太阳——奥西里斯——葬入阿门提时，圣鳄跃入太初之水的深渊，即伟大绿色者。待生命之阳再升（或黑夜终尽），牠们便从圣河中重现。」

「这漫长无尽的黑夜里，可曾发生什么？」马乌问。

「什么也没发生，因整个大自然仍陷沉眠。无建构，无毁灭；一切形体及其星光体类型，皆维持黑夜初临时的睡姿。此时，神秘的非存在者统御一切——祂无意识，却具绝对觉知；不可认知，却是遍在自存的实在。正如纪录奥秘的布拉瓦茨基夫人所言：「这对于感官是混沌，对于理性即宇宙。」黑夜启始时，发生神之本质的凝聚；白昼来临时，此本质便由内而外、由外而内舒展活化；宇宙力量的交迭，由恒常法则驱动。当这些力量「呼气」，世界诞生；当其「吸气」，世界归寂。此乃亘古存在、永恒循环之法。」

「这循环法则，莫非如同我们日常的昼夜更迭？」马乌问道。

「是的，」他答道，「我们不仅有梵天之夜与昼的循环，这些循环里还藏著其他周期。印度计算纳入了摩奴、诸神或创造者们的统治周期。一位摩奴统治306,720,000年，每两任摩奴之间相隔25,920,000年，此间隔称作桑迪斯。于梵天之昼中，十四段这样的统治与间隔，便构成一个劫。你们已知，一个梵天之夜长达4,320,000,000凡人年；故一完整昼夜即此数两倍。三百六十个这般昼夜，合成梵天一年，等同3,110,400亿年亿年；一百个这样年岁，方成梵天寿命的完整周期，即大劫，计311,040万亿年。

「推演出如此巨数的方法甚多，这些神圣的天文周期古老得难以置信，由那罗陀与阿修罗摩耶计算。后者享有巨人与巫师美誉，乃亚特兰提

斯的白巫师或白魔法师。那罗陀则是神圣的圣人，亦称佩希汉或信使。据教导，他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启动并调节各循环周期。有人称他为众神辩才无碍的信使，永在尘世游荡、给予良言；亦有人视他为十二救世主之一。他时而踏入下界的冥界。他统御一切世俗事务，并利用发动战争者作为工具；而这些人竟妄想以渺小自我掌控世界。他无法形容，是万代最伟大的君主；无形无声，却无处不在。他居于光的光辉（永恒黑暗的光线）中，亦在欧伊哈呼之内。依《德基安集》经文，欧伊哈呼即黑暗，或称无数字。

「有句古东方谚语云：『黑暗是「父-母」，光明是其儿子。』或说，黑暗乃永恒的基质，光源于其中时现时隐；对启蒙者的灵性之眼而言，黑暗是绝对的光明。」

涅特鲁-赫姆说话时，仿佛周身绽出一道神圣光芒，照亮那些阴森宅邸。可怖的形体与生物飞舞著，或用恶心的肚腹在岩石、地板上爬行。他们看见一群神秘巨龙静静环绕，双眼圆睁、闪闪发光，映著那诡谲光辉。龙群围成一圈，流著涎水，张大嘴巴聆听；目光强烈，似闪烁希望，牠们渴求救赎，凶猛灵魂深处确然如此。牠们无精打采垂下躯干，疲倦匍匐于地，等待解脱与赦免；放逐与流亡已令其筋疲力尽。在女巫游戏的无情操控下，强大诅咒将牠们封印于黑暗。牠们就这么盯著那白色身影及其同伴。

「哦！信使！」马乌媞深吸一口气。

「这些是愤怒男子与恶毒女子的念头，」他回答。

「战争、欲望、仇恨、嫉妒与羡慕的思想，化成了形体；它们会以恐惧杀死轻率创造它们的心智。它们诞生于野蛮无知，或诞生于死亡奥秘那无情强大的知识中。它们居于此；它们的主人塑造了它们；唯有透过爱与服务，创造者方能解开束缚两者的黑暗与绝望枷锁。因它们彼此紧密相

连：在男男女女眼中、每张脸的生动面具背后，皆藏著过去或现在制造的可怖怪物图像；这是除启蒙者外无人知晓的可怕真相。须先消除每一次愤怒与痛苦的行为，这些形体才能获得自由；当自由降临后，其创造者方得豁免与解脱。在那之前，他们眉间都印著该隐的记号；苦难是他们的命运。」

「这些思想产生的形体很古老吗？」马乌问。

「非常古老；冥界之中，正如你在此所见，有些形体是数百万年前形成的。千万次转世已然流逝，但牠们的创造者仍拒绝光明。他们不去拯救思想产生的存在，反创造新的添入其中。成群的邪恶存在围绕其道路，潜伏于意外角落；它们满怀对主人的仇恨，而主人以新恨回应，在无尽痛苦中生生死死。」

「时间之于神，与凡人所感不同。百万年岁，于祂不过蜻蜓一振翅；如那晴日里蜻蜓颤动薄翼。因此，若人类不悔改的心态仍需时间，祂可以等待。」

信使与同伴再度前行，沉默的群众便消散了，仿佛信使的存在足以融化那些悲伤的幽魂。他们继续向下，走进曲折的长廊，不久便抵达一处巨大的洞穴。此地宛如一座庞大的圆形剧场，回荡著呜咽与叹息。在信使发光躯体所照出的光晕里，浮现出一列幽灵般的人影。他们头戴荆棘，沉重的十字架压在佝偻的躯干上，额头淌著汗水与鲜血，神情痛苦，低声祷告著。在这昏暗的竞技场中，他们无休止地绕行；地面崎岖如锯齿，布满粗糙未凿的石块与燧石。他们面容枯槁，乱发蓬松，狂热的双目在黑暗里闪著红光。这列可怖的幽灵，对旁观其痛苦的三人视若无睹。

「看，这些是古代为迫害信徒所铸的模具；施暴者假基督君王之名，以刑架与绞台、烈火与极刑，折磨无助的受害者。这些施暴者不得释放，除非所有受他们所害之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来到此地，以一记神圣的

怜悯之吻宽恕其过犯，并牵起他们的手，引领他们走向光明——那是将个人错误的意识，融进神之爱的普遍知觉中。在那之前，他们只能困于无明的黑暗。

「爱隐藏在每个灵魂深处，如同荷叶未萌的种子里，已蕴著完美的叶形。它蛰伏于每只野兽的胸膛，唯有灿烂的爱能以温柔的抚触将之唤醒，以神的光辉温暖它；那爱如此剔透，源自神之胸怀。因此，一切存在的胚种，皆居于黑暗；这黑暗在沉睡的生命之水上吐纳，而生命之水满盈潜藏的灵性。」

随后，幽灵的队伍开始淡去，洞穴、岩壁与峭石也随之隐没；微弱的磷光浮起，为场景添上一层朦胧。此时，远处传来喧嚣，每分每秒都在加剧；隆隆巨响自远方逼近，夹杂呼喊与枪炮声。黑暗中涌现一大群难以辨识的身影，挣扎、仆倒、爬起奔逃，或被嘶吼的人群追赶，场面极其野蛮。几个骑在马背上的人，面色阴沉、姿态威严，率领著追击的大军；亦有数名战争领主与战斗部族的首领；战鼓雷鸣，钹、刀、矛戟相击，所有人都在呼唤死亡与屠杀的盛宴。刺耳的军号吹响进攻、撤退、包围的指令，催促著血与泥的肮脏洗礼；流逝的生命精质不断渗入贪婪的大地，良善的人沦为残酷杀戮的野兽。

苍白的月镰，在绵延数哩的战场上冷冷发光；尸骸堆叠成丘，伤者血流不止，痛苦呻吟。那弯月宛如死神锋利的镰刀；每当战争领主凶狠环顾、发出粗暴命令，镰刀的收割便增添一分；枪砲喷吐可怕的火焰，焚烧一队又一队被砍倒的父亲、兄弟、爱人、儿子，他们在无尽的贪婪中被摧毁。他们是茫然的受害者，为著不明的原因作战，杀害来自另一片土地的亲族。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侵略者；在强大主子许诺的利益与个人荣耀中疯狂。然而当死神高声唤他们的名字，将他们带往险恶的国度时，这些一样也带不走；在那里，死神与他可怖的同伴统治著名状难言的恐怖。

每一滴战争领主所洒的血，终须偿还；以眼泪，以黄金般的善行，或以痛苦与失落、以禁食与祈祷、全然觉知对同胞的责任、以无尽的奉献，直至所有污渍抹净。

此刻响彻的纷争喧嚣，又化作耳语般消散，仿佛一阵死亡之风吹过，令百万棵树的叶片沙沙坠落。信使与同伴静静伫立，望著那痛苦而徒然的骇人异象；因胜利与败北，皆是一场空虚的梦。

涅特鲁-赫姆转身对马乌和马乌媞说道：

「关于善与恶的思辨，犹如光明与黑暗——本质相同，唯在人的头脑中得以区分。据说，黑暗为显现自身，须借助照明；光明属物质，黑暗却是纯粹的灵。那黑暗在其根本、形上的根基上，是主观且绝对的光明；而光明看似灿烂辉煌的模样，不过一片虚影，因其终非永恒，仅是幻象。此乃东方玄学之教诲。然其深意不止于此；诸多经籍圣书中，矛盾亦处处可见。《约翰福音》有言：「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理解光。」或可解作，「黑暗」一词不是指人的灵视，实指黑暗本身，即绝对者。它无从认知短暂的光明，无论这光在人眼中何等超凡。我们在此窥见一个黑暗原则的混合，从中诞生物质的太阳系与万象众生；而另一种黑暗，则代表凡夫所知的有形之光。这些迥异于世人常将黑暗联想为罪孽与蒙昧的观念。

然则存在一种更伟大的光，凌驾人类一切关于光明与混沌黑暗的设计；那光才是一切有形无形万有的最终的归宿。

我们从古老记述中读到：那光辉之子，即明亮面容者，实为黑暗空间的后裔；他自深渊暗水中涌现，如太阳般照耀。他是智慧之炽焰神龙；当他揭去帷幔，除去上方、使下方显露为大幻象时，须知这上下二者皆属幻象。此等幻象如此至高，以致人的心智与其尘世工具——头脑——无从构想其荣耀；更遑论揣度那超越幻象、愈发不可估量的浩瀚荣耀。这般觉悟唯有凭借神圣启迪方能触及，并由奉派而来的人引导，让凡人得以窥见真

光的一隙，感知到隐藏之神的无名宏思。隐藏之神又被唤作黑暗、无底幽暗、旋风、黑鹅或黑天鹅。这一切或许象征时序摩奴，于梵天之昼中，共有十四位摩奴相继统御；抑或此即梵天本身的表征，梵天乃原初光线之流溢，为神圣光线之载体；缺此载体，神圣光线便无从在宇宙间彰显自身。

「据说，『父-母』织就一面网，上端系于灵，即至一黑暗之光；下端缚于其影，亦即物质。恰如诗人歌德所言，人类借此网罗织就神之外袍。黑暗亦被称作「母-空间」与众神之母，因我们这太阳系的所有星辰——太阳与诸行星——皆从她的宇宙基质中化生。由此或可将黑暗视作实质的、物质的黑暗，一如我们物质感官所误认的光是物质的光。待我们领悟光明之子身披黑暗织物的真义时，此理便愈发昭然。」

「可否一问，一百轮梵天昼夜之后，又将如何？」马乌出声道。

「当这漫长岁月终结时，孩子，一切实践爱与奉献之法的灵魂，将抵达「未知黑暗」的门前；于他们而言，那将是辉煌大日，届时他们皆被融入其中。那是历经万般艰辛后，所得的安息与喜乐之时，其绵长持续另一百轮的梵天昼夜。」

于是信使与同伴们穿过战士幽灵横陈的广阔战场，不久抵达一座村落，其间聚著低矮简陋的屋舍。家家户户门窗紧闭；他们行经时，门缝与百叶窗隙后总有焦灼目光闪现。三人继续前行，偶有一两扇门悄悄启开。马乌回首，瞥见数个枯瘦老者的怪异身形：他们状如孱弱山羊，生著窄长起皱的脸、尖削的鼻与圆瞪的小眼。干瘪的头颅上垂著几缕细白发丝；爪般的手紧抓门楣，勉强支撑身躯。他们以狡黠的眼神死死盯住信使与他两位友人。

「这些可怕的人是谁？」马乌媿低问。

「他们是守财奴的样貌，犹自为手里无用的金子沾沾自喜。来，随我前行。」

信使迈步至一扇门前，抬手叩响。铁链窸窣、门闩吱呀，门开了；一个细弱颤抖的声音喊道：「来者是谁？」

信使未答，径直推门而入，领马乌与马乌媞进屋。那老者如受惊鼯鼠，窜进一间又黑又脏的小室，慌慌扑向一张摇晃的木桌。桌上几枚黄澄澄的钱币在昏翳中幽幽发亮。他急急攫住它们，塞进布袋，再藏入箱中。

三人伫立不动，默然注视。须臾，老守财奴恍若无事，螃蟹般悄然挪向箱子，从里面拖出一袋袋物件，散置地板周遭。

他喃喃自语，解开袋口绳索，沾沾自喜地将枯手探入。骤然间，那张山羊脸孔惊惶失色，拖出的竟是一具饿殍幼童尸体。他绝望嚎哭，辗转于袋间；每袋皆是婴尸，或龇牙骷髅、断臂残肢，尽数腐朽。

「我的金子……可爱的金子……金子何在？」他呜咽著，病魔般搜向暗角、柜底、桌下。他匍匐地板，四顾寻觅那早已湮灭的无用黄金。神明偶像俱失，唯余愤怒、贪婪、绝望，与损失引发的狂怒。

他怒吼冲上街头，接著每扇门内皆涌出枯槁老者；他们与那首先发现损失者同声吼叫，哀叹、诅咒、谩骂交织。他们以苍老的嘎声相互指控抢劫谋杀，利爪在邻人脸颊上犁出怒沟。直至轰然巨响，缠斗暴民瞬间爆散，雾般消逝；恍若一阵强劲西北风，吹散了中世纪城市的腐臭。

此刻寂静重临，万物似更澄明，纵使幽暗处依旧阴沈。村庄湮灭，徒劳的怨怼、贪欲、与空洞财富的囤积，皆告终结。黄金虽是高贵金属，惟当用于众人福祉方显其价值；若仅满足少数无谓者的私欲，则比糟糕更糟。对于这些人，黄金唯一用处便是藏匿，躲在角落里借烛光把玩；即便阁楼下孩童正挨饿，父母绝望中，为觅食偷窃而入狱。故此，守财奴所珍视之物，只彰显了负面，未将财富用于正面益途，使之流通，供同胞面包。他们是伊尔达-鲍思之子，伊尔达-鲍思乃黑暗之子；其母苏菲亚·阿卡密，为低等星光界物质的拟人化。

三人默立寂静中，地平线仿佛向四方拓开；微光里，一片广袤草原延展百里。地表悬著薄雾，雾渐浓，内里蔓延不安骚动，如月下呢喃涟漪。这涟漪渐成形，终化作百万白绵羊的巨大羊群。它们静静食草；或擡头，急切啃嚼。不远处，骚动中心现，一座巨台自毛茸茸的羊海中缓缓升起。

台上现出一只凶猛山羊，双目炯炯，凶恶的头生著毛茸茸尖角；怒蹄跺地，发出空洞声响。群羊皆满怀期待，温顺注视那威慑身影。台周，一群小山羊站岗，不耐地催促、推挤散漫羞怯的羊群。蓦地，山羊以后腿立起，伸出一足威风凛凛，发出嘹亮刺耳叫声。

群羊闻声应道：「咩！」

山羊再叫更响。

「咩咩咩！」群羊又应。

这怪兽山羊覆发刺耳凶猛叫声。

「咩咩咩咩咩咩！」羊群再答。

马乌和马乌媿困惑望著信使，惊愕无言。信使道：「看，此乃独裁者与其愚昧羊群。」

「他告诉羊群何事？」马乌问。

「他实未告之任何事；纵使告之，羊也不会理解。然他以巧妙方法应对大众：以极大决心，高呼一个他们皆懂的简单词汇。暴民总是会对此作出反应，因其脑如羊，仅知吃饭与繁殖。」

「难道所有绵羊皆如此愚蠢？」马乌问。

「诚然，孩子。若其中有谁稍露异样，独裁者的保镖会立刻以尖角之蹄导正，或视作羊群之敌消灭。此乃良好纪律，其余的羊亦赞同，因不愿见同胞超群，反成其主。」

「然则大山羊于羊群有何用？」马乌提问。

「无用，孩子。但山羊性更凶猛，故羊群听命，且乐此不疲。有此凶猛指挥官，他们振奋不已，他总许诺美好的事，迎合羊群的喜好。这令他们无限期待，也让领袖自觉骄傲慷慨。」

「他可曾守诺？」马乌问。

「他何必如此？」信使道：「绵羊记性本就差，也不奢望承诺会被遵守；说穿了，牠们反倒怕承诺真被兑现，因为主子每天都会许下更为动听的诺言。有这么一位『前程似锦』的主子，大伙儿倒挺乐呵。」

「可那边的保镖，为何专追黑羊呢？」马乌提问。

「呵，」涅特鲁-赫姆答道：「照那领袖的说法，黑羊颜色不同，血统便不如白羊纯良。再说，但凡出了岔子，高明的政治家——好比这位大山羊——总得从子民里揪个替罪的。黑羊既是少数，恰合用场，顺道还让其余羊群凭空多了几分优越；使牠们满足些，也就更好管束。」

「这群羊可真傻。」马乌低声咕哝。

这时远处忽有动静，一队头戴高礼帽、手执雨伞、衣冠楚楚的绅士，正朝大山羊踞坐的讲台行来。

他们神情肃穆，躬身、下跪，郑重地将一卷卷羊皮纸陈在大山羊脚前，纸卷系著绶带，坠著沉甸甸的印章；大山羊瞥了眼，轻蔑地嗤了一声。

「这些人是什么人？」马乌问。

「都是自远国来的蠢政客，特来讨好大山羊，生怕他率羊群攻打过去。还捎来这些纸片——大山羊顶爱把纸撕成碎片，放嘴里嚼，嚼著便安静了，能安分好一阵子。」

「可谁会怕几头山羊、一大群绵羊呢？」马乌不解。

「孩子，这是个心理学问题。」信使道：「大山羊嗓门大、脾气暴，把那班彬彬有礼却愚昧的政客吓破了胆。他们以为大山羊一声令下，羊群便会百万雄师般扑去，摧毁他们的文明；于是凭著这份幻想，为求太平，他们不只巴结山羊与他几个随从，甚至容他掌管别处牧场——那儿羊少力薄，抵挡不住。」

「那这些政客为何不联手，除掉那无能的山羊？羊群真会入侵他国么？」

「他们不想团结。山羊既会许愿，也会恫吓。心情好时摆张笑脸，同时虚张声势，专唬那些见识短浅的可怜人。至于羊群，牠们根本无心打仗，只盼静静活在自家草地上。」

马乌说：「照这般看，政客竟比绵羊更傻。」

「或许有天他们会醒，」信使道：「到时候，山羊可要倒大楣了！」

「哎呀，瞧！」马乌忽然喊道：「那头转来转去的是什么滑稽东西？戴著伞似的帽子，手持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面容松垮苍白，一双贼溜溜的黑眼珠，像醋栗般乱转——」

「那些是编辑、记者，还有从『阴沟街』来的一千人。」涅特鲁-赫姆说：「他们用歪扭的钢笔与铅笔，糟蹋了真理的神圣，也辱没了古时神之信使为正义淌下的宝血。」

「他们报上尽是恐惧、谣言、谎话与浮夸字句，专骗家里的蠢羊掏钱买报，好冲高销量。这么一来，各国羊群便在无知中彼此仇视，而靠贩枪卖砲过活的恶徒，更乐得煽风点火——他们巴不得打仗，好用血淋淋的利润塞满自己的腰包。」

「多可怕的东西。」马乌媿轻叹。

「真盼他们血流加速，快到浑身血管迸裂！」马乌愤然喊道。

「这只是气话，孩子。」涅特鲁-赫姆说：「而且你想得也不通透。须知，山羊也好，绵羊也罢，所有愚人——不管撑伞的、持权杖的、拿修剪钩的——都不过是幻象中的一缕烟；尽管这幻象庞大得几乎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

「你们看。」

他手一挥，顷刻如烟消散——那黑压压的兽群与那几个人影，一并融进空气里；四下复归甜蜜的宁静。

「你们方才所见种种存在，不过是光投下的虚影。若无这片阴影，便无从窥见心底的纯粹与明澈。进化之路贯穿上下层界；今日所见的智者，无不曾是愚人。那些争夺至高之位的永恒争斗——天界之战、泰坦之战、奥西里斯与提丰之争、火焰之战，乃至古书所载，月亮与行星、星辰与星座卷入的无尽冲突——皆象征著朝向光的永恒跋涉。

「人类的虚影栖身于幻象中，在昏黑的圆环内凝望光；纵然此刻不愿跨出此环，终有一日必将跨越。那些虚影，或称星光体，亦复如是。待『灵魂-鸟』——那神圣的燕子——飞越努特这天界深渊，便将在永恒中安享至福；而一切虚影与星光体皆归于寂灭。这些倏忽即逝的人格本是虚妄，宛如月光下生命汪洋里跃动的无数火花。只要夜之女王将她的清辉与华彩，投映于生命奔流的波涛上，便是幻象显形。月亮如同猫瞳，映著日光——古埃及的女神巴斯特也在黑暗中守望，以利爪紧扼夜蛇之头，此乃光永恒的仇敌。

「闪耀的月亮，努特夫人，是暗夜里的守护者；她在穹苍之顶，向诸层面遍洒探寻之光，持续她无尽朝圣之旅，并受天使护佑。这诚然是奥秘！

「努特夫人，在某些人眼中是黑暗的女神，伫立于这颗名为地球的旋转星体上，自东向西俯身，以她的曲线庇护昏沉欲睡的星球。她的乌发如

哀伤的瀑布垂落，又似黑天鹅绒的帷幕，将大地裹入墨色的黄昏。

「你来抉择，以何种象征充盈天际：黑暗女士，抑或辉光少女。」

「两者皆是未知黑暗的投影，而未知黑暗即是自存者、无尽之寿、那至一、隐藏的神，永不被祂极乐境中的影子所知。」

「待大休止期——或称大夜——降临，这一切终将落幕；此事载于《毗湿奴往事书》。那时，雷鸣般的巨云将充塞所有空间；滂沱大雨持续倾泻百个神圣年，淹没整个太阳系。骰子般的雨滴纷坠，覆盖尘世，填满中域，淹没天界。世界沉入黑暗；万物，无论有无生命，尽皆消亡。云层仍倾泻其水，而梵天之夜统治这片荒芜。」

「孩子们，古书如此记载；这未来必将发生。」

「一切意识终被宇宙智性吞没，其本质即是智慧。」

「大雨未至，天空已布满预兆；四处可闻异响，暮色侵占天穹。日轮隐没，不再发光。寒气漫延，土地现出无生机的空洞。泉眼干涸，河床见底，海洋成空。」

「人类与动物日渐萎缩，行星停驻、枯槁；生命与运动失却力量，诸神自己也沉入睡乡，其使命已毕。又一个白昼逝去，黑夜开启，直至遥远的黎明披著蔷薇色光华到来。此时，日、月与星辰皆在睡梦的消溶中阖上眼目。」

「而梵——那不可知者、不可识者，非自我，亦非非自我；既非意识，祂自身亦非可识之对象；却能承托并生发一切可识之物与存在；祂是至一本质，由此显现能量中心，即逻各斯；这被基督徒称作话语，在上、在周、在内、在外、无处不在，光与暗皆只是其倒影。」

「因此，在黑夜中万物俱暗。黑鸽、黑鸦、黑水、无形之黑焰，皆是原初智慧的象征，从早于太阳系的万有之源流出。」

「暗夜天使统治那漫长的夜，于不变之黑暗里变幻辉芒，充盈不可见的荣耀；而那黑夜中并无清醒的知觉。」

神圣信使涅特鲁-赫姆如此宣说；于是马乌与马乌媞的第一个异象至此终结。

异象二：恶魔与天神

变石

变幻的色彩，呈现绿与红；
欺诈的魅影，闪烁于昼与夜的容颜；
乃恶魔飞掠之时，或天神的祝福流淌。

异象二：恶魔与天神

信使语毕，马乌和马乌媞默立其侧；所见所闻，铭刻于心。

此时微光浮现，于广阔空间投下怪诞虚幻的照明；他们静候进一步的指示。周遭死寂，与方才景象对比强烈；寂静本身，几可触摸。

涅特鲁-赫姆双手合十，默然等待，沉入冥想。

不知不觉间，远方的光转为浓艳、浑浊的红调；它仿佛活了过来，在无形力量下颤动；一股压迫感随之而来，呼吸渐促；那是一种不祥的、带电的感觉，使人陷入难以挣脱的迟钝。

地面传来轻微震颤，犹如风拂过玉米田，激起涟漪；远处有微弱的隆隆声，却无从辨识来源。空气转暖，并非宜人的暖意，倒像遥远火炉的热气飘荡而来。地底深处传来更响的隆隆声，似乎能追踪源头；地面忽地轻微起伏，马乌和马乌媞惊慌失措，紧抓彼此。

信使道：「孩子们，各握我一只手，勿恐惧。」两人急切遵从，安住于他的神圣圆圈内。

乌云掩住黯淡的星，匆匆掠过天际；狂风骤起，增添元素的压力，仿佛天地闷闷不乐；空气与大地在无休止的痛苦中，不安地搅动。

另一种声音自上方传来：遥远天际响起滚滚不祥的轰鸣；突如其来的闪电，照亮了摇荡的大地边缘。此时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将至。陡然间，四周土壤猛烈翻腾，裂地高抛，伴随重击声响，恍若千百头可怖怪物试图破土而出。锯齿状的闪电划破云层，在一个闪耀的俯冲中潜入泥沼深处，搅动、蠕动。

震耳欲聋的雷声以可怕的爆裂劈开天空；随著疯狂鼓手一击，所有层面的鼓膜皆在狂喜的震颤中碎裂。

此刻，大地随著一声破碎四散的轰鸣升起；岩石与土壤在震动、咆哮、喧嚣中升向天空；深渊里看不见的力量动荡不安；远处，一座火山凶猛地耸立，向高空喷发毁灭的炽热讯息，轰隆声伴随著空洞的嗡鸣；同时，翻腾的土壤裂缝中，涌出呼啸沸腾的蒸气、滚烫的水柱与雾。马乌一行人头顶雷声隆隆，暴雨自云层倾泻，落在饱受折磨的地面；丘陵举起，群山耸立，仿佛整个大自然在疯狂毁灭的狂欢中，举行最终的愤怒庆典。

马乌媞与马乌目睹巨变降临，惊骇失语，只能紧握涅特鲁-赫姆的手；而他只是静观这可怕的一幕。

更令人震惊的景象接著发生：正当远方平原遭受破坏，一大群可怖的恶魔大军驾云出现；牠们将闪电掷向远方，随即潜入火山炽热的火光中；或猛烈尖叫，或在空中扑腾狂喜。

地震的恶魔从土壤里冒出，嘶哑叫喊，跑上翻腾的丘陵与高耸的山脉，以沙哑的咒骂宣示自上而来的亲族。

尽管马乌和马乌媞身处保护壳内，仍为眼前景象所慑，内心恐惧依然蔓延。恶魔成群乘著狂风的翅膀驰骋天际，带著邪恶的咧嘴笑容横扫群

山。雨依然倾盆，在火焰的光芒下闪烁深红，犹如层叠红宝石的巨墙、或如石榴石云、或如血色水晶帘幕挥舞，在风中疯狂颤动。

地底滚动的隆隆声与天上的裂缝依旧；这场巨大的混乱，震撼了所有感官。

信使说：「耸峻的山脉，如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俱在剧痛中诞生。彼时地球浑圆均匀，正如眼前这片坦原，曾存在伟大文明，后遭摧毁；百万兽鸟人种，亦于可怖的一小时内自世间抹去。你所见空中地上嬉游的存在，不过是星光界的居民；它们是诸神与天使的倒影，由星光界流质凝成。人们称之为黑暗空间之子，迷信者谓之魔鬼；其使命在于演化地球躯体，引导破坏或建设的力量。它们统御此世，却非人类；电仅是其性质之一，由此生出那未知、有用而可畏的实体。它们既非神灵亦非魔鬼，而是自然之力，盲目而强大；专注于宏大的任务，不知凡人所惧之苦痛。其主宰名为「大君」，计有四位，分治四方：北与西者受诅咒，招致一切破坏，如尔等眼前所见；然疗愈来自南方，一切智慧皆从东方流来。」

「所谓『四翼之轮』，四方各一，归属于四大君及其众属。它们是摄政者，执掌宇宙之力。名号甚多；卡巴拉学者、秘传基督徒施洗约翰、以及克里斯托斯的启蒙者皆言：巴哈克-齐沃乃众神之父，受命创世却失败。于是费塔希尔被召，此灵更纯，却败得更彻底，光之诸主亦相继失败。此乃关于「堕落」的象征性教导，由此得到一个由诸神与灵性运作统治的界域，源自灵性意志，亦是灵性意志的产物；此界域与魂之界域及神之运作形成截然对比。据《拿撒尔法典》，巴哈克·齐沃自灵分离；诸神或天使自叛众分离。之后，最伟大的马诺称凯巴尔·齐沃为生命之舵、生命之粮的藤蔓，并怜悯叛天使，谓其野心过巨而致使愚妄。马诺告之，这些天使本是王子，光明之子；而凯巴尔·齐沃乃生命之信使。」

「故而凯巴尔为抵消邪恶的原则，另立七个根本原则，以重建善恶、明暗之衡。

「由此生出早期教义中寓言式的二元体系，如琐罗亚斯德教所传；内含未来教条主义与二元宗教之种子。此即二「至尊」：神与撒旦。诸宗教信条中，天使与魔鬼之位恒常变换；如天空之神因陀罗与阿修罗相争，而阿修罗已自上界众神沦为宇宙恶魔；又如天界之战，米迦勒率众属对抗「龙—朱庇特」与「路西法—金星—路西法」，后者曾是光明天使，亦被贬为撒旦。

「《迦勒底神谕》与圣保罗之教诲中，可见此世界之七位宇宙创生者及双重世界柱之教义：一组统治更高世界，涵纳灵性与星光界；另一组监管引导物质。杨布里科斯亦持此见，区分大天使与执政官；此乃永恒之上者与下者、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然各自成全其反面。」

「那么，」马乌问道，「这一切恶魔皆是邪恶的吗？你说它们由星光界流质所成，这于人类有害否？」

「不，孩子，它们于人类并无恶意，因为它们根本不知人类为何物；恶之为恶，在于意图，不在行为。至于那弥漫万物、周流我们之间的星光界流质，它脱离了灵性太阳的光辉，是一种电磁空灵的基质，是具有活力的发光热量，也是活跃的智性力量。心智唯有征服它，才能挣脱尘世的枷锁。若心智力有未逮，便将重被星光界的流质吸收；而那最初释放它的力量，便以同等之力牵引回中央之火。善与恶不过是世俗心智的幻象，由埃及永恒之蛇的图像象征：蛇身环绕水瓮，头颅盘旋水面，以气息孵化瓮中之水。此乃奈弗（Kneph）之象征，是永恒、未显现的神。此处，蛇是善灵，与恶灵相对。然而，依毕达哥拉斯三元组之学，神有三面向，再经无限圆的完美四分割，化为四面的梵天。正如立法者摩奴所言：「祂既存在又非存在，自永恒起因的非存在，诞生出存在，即灵。」当存在重归非存在，循环乃成，功业已毕；那帷幔遂被揭开——即梵的原初质——绝对之点由此显现。

「是以，感官所识万物，皆具双重面貌：造物之女神努特、伊希斯、黛安娜、哈索尔，既可见亦不可见，皆为同一位神圣女士的不同称谓，也具双重面向：一为神圣，一为幽冥。塞梅勒是朱庇特之妻、巴克斯之母，死后升往天界，身为世界女王，于火星与金星之间统御；或作为宇宙女王，众恶魔闻其名而战栗，一如听闻哈索尔、赫卡忒及其他幽冥女神之名。于恶魔阶序之中，可见普拉斯提亚，他是神子，为恶魔始祖；又称罗刹，专事诱惑并吞噬人类。亦有毕舍遮，乃女性恶魔，为达刹之女，而达刹亦是神子；然达刹实为所有毕舍遮之母。然而，《往世书》中所谓恶魔，实为奇特存在，因为他们都表现得非常虔诚：他们恪守吠陀戒律，其中更有伟大瑜伽行者！

「《塔木德》中载有恶魔之首萨麦尔，乃一条生有十二翼之大蛇，其自身堕落时，亦将太阳系或称泰坦扯下。其另一自我为史克麦尔，此词真义，实指占星学上居于凶相的年份，计十二个月，即十二翼，乃大自然无可避免之恶。然于秘传神学，萨麦尔与史克麦尔皆指向一特定神灵。卡巴拉学者视其为尘世神灵，乃统治俗世之人格化神灵，故与耶和华等同。即使《塔木德》编纂者亦认萨麦尔为七埃洛希姆神名之一。一切寓言背后，皆藏隐秘真义，唯持钥匙之启蒙者能解。

「凡此种力量，于无知众生眼中，皆是独立至尊之神；于狂热者心中，则为恶魔；而于赫尔墨斯哲人观之，它们或是盲目之力，或是具智性之力，端视当下所虑为何种原则。

「传说恶魔败于圣岛（即亚特兰蒂斯）后，逃往乳白之海（即大西洋）北岸，由此向『万灵之首，神圣毗湿奴』祈愿恳求；奇异的是，他们称其为『与蛇族同存、生双舌、性急躁、行残酷、贪享乐。』

「美洲、非洲、亚洲至今仍有部族民族，奉行魔鬼崇拜。一切皆因观点而异，历代哲人如柏拉图，便将恶魔分为九类：

1. 炽天使
2. 智天使
3. 座天使
4. 主天使
5. 力天使
6. 能天使
7. 权天使
8. 大天使
9. 最低的天使们

「墮落的天使之中，阿扎雷斯、贝利亚、巴巴托斯原属力天使的高阶。

座天使里有布锐斯、佛卡洛、菲尼克斯。

戈布隶属能天使。

珀森兼为力天使与座天使。

「迈克尔·普塞卢斯将恶魔分作六类：

- 一、属火
- 二、属气
- 三、属土
- 四、属水与河流，能唤暴风洪水
- 五、属地下，能引地震火山
- 六、属阴影，形似幽魂

「于是便有了《魔鬼学》——一部记载恶魔历史与形貌的著作，见于维鲁斯、德朗克尔、莱洛耶、博丹等笔下。

「也不可忘却恶魔石：摩擦之际，石中浮现恶魔的虹彩，于召唤仪式中大有用途。」

「这些人如何得知这些？」马乌媿问。

「凭古籍研读、古老启蒙者的指引、灵光偶然一现……有时也凭想像，孩子。」

信使话音方落，地震与暴风雨的喧嚣渐次沉息。雨止，风歇。

巍峨群山矗立空中，轮廓粗砺奇诡。危岩巨硕，悬于窄隘岩架，无数恶魔欢腾推之，任其沿崎岖坡面滚落；雷鸣般的撞击声中，岩石自一处弹向另一处，直至卡入宽阔裂缝，或沉入受尽折磨的土壤底层。

奇异云朵飘浮天际，仍映著火山喷发的火焰；火山隆隆剧震，喷吐发光岩块，炽热熔岩沿山坡缓缓爬行。

「信使，此刻四处看看可安全？」马乌问。

「还不行，孩子，它们的工作还未完成。」

话音甫落，高空远处传来喧腾，一道威严身影显现：手执闪烁长剑，跨苍白骏马，状若君王，慑人心魄——其名布锐斯。

千名号手行于前，吹奏清亮军号；长号低鸣，奠定沉厚基调，终交织成昂扬而令人敬畏的乐音，激颤每根神经。

可怖的恶魔军团，在他身后无尽汇聚，直至那片天空满布形貌狰狞的嘶吼身影。或具狮首鹅足，或野兔之尾；或乌鸦头、山羊首，或猫面蟾颅；或披骇人战甲，或长著狮鹫之翼。身覆鳞甲，巨齿利爪皆锋锐含毒；此乃大军阵仗，共八十五军团。

此刻又来一军，三十军团，由恶魔大侯爵莱雷尔统率。他骑巨鳄，腕栖猎鹰，率领炽热随众；众魔头生弯角，手持闪电锋刃，挥划光弧令人目眩。

再一军至，残忍骑士弗卡斯领二十地狱佣兵军团而来。他骑狼，执扭动毒蛇，蛇信狂吐，毒牙毕露，满怀毁灭之欲。麾下兵卒皆裹火焰，吐纳

硫磺云雾，驾著蛇自燃烧深渊升起，面貌狰狞。

狂暴摩拉克斯率其怪物军团加入，共三十一军。此位魁伟伯爵——或称邪恶总统——骑黑马，擎火焰，于云间疾驰，疯狂旋转，发出恶魔欢呼；诸众呼喊随之愈烈。他身穿深红衣袍，头戴显目冠冕，纵骑奔前。其军队乃三头恶魔组成，周身环绕火域；或有狗首蛇颅，怒吠唾沫。

另有一支凶猛军队，属东方力量之下第一公爵阿萨雷斯，领三十一野蛮军团。他胯下地狱之龙，将蛇尾高扬空中。麾下形貌诡异狰狞，成群盘旋令人目眩。色黑如沥青，伸出狮熊之爪、乳齿象之戟齿，锋利似剑。众魔怒嚎，向其余军阵冲锋，可怖战事一触即发；直至首领厉声暴叱，围住其部众，挥鞭抽打方令屈服。

然而喧声更响，久久回荡——又有强大的诸众涌入，路西法亲率无数军团降临：两千四百支队伍追随这可怖的主宰，此刻，这群魔众蔽天，成冥渊之环；那喧嚣骤起，穹苍为之撼动，连新生的山峦亦震颤不已。

路西法的火焰战车停驻。他以威严之姿，向高空掷出一团燃著黑焰的光球；随即，居中标记之处，空间绽开，扩展呈圆形；此时，一群恶魔公爵、侯爵、伯爵、骑士与教长——这些灾祸的统率——自上方降下。他们静立等候，万籁俱寂，直至雷鸣猝发，爆出一万面巨鼓的狂暴轰响。此刻，四具魁伟形影朝中央行来，乘著火焰王座，分从东、西、南、北而至。四座王座背靠背成对安置，形如十字，每位君主皆面朝所属的方位基点。

齐米玛端坐在北极熊曳引的乌木王座上；他的权杖是一柄巨炬，面朝北方。容颜阴鸷，神情幽暗，威压逼人：一切灾殃、罪愆、不义与恐怖皆源自于他。

西面是戈布的王座，这位战争王子，主司流血、狂怒、贪欲与憎恨。其王座赤红，由豹子牵拉；手握一杆长矛，悬著玄色旗帜：时机一到，他

便要戮杀无辜。闪着凶光的眼，向四周投出残酷视线，总在搜寻可堪毁灭的牺牲者。

戈尔森是南方气候之王，手持弓箭，端坐淡紫王座，由笨重巨象曳行。神情温雅，额前戴著金光流转的冠冕与珠串，仿若幸福凝成的泪滴。然他仍是权能赫赫的主，只消一个亲切手势，便能赐予荣华，亦能随意尽数收回。

末了，我们看见阿梅蒙的黄金王座，他是来自东方的智慧之王。曳动王座的是硕大单峰骆驼，乳白色泽，乃沙漠中君王与王子珍爱的异兽。这位圣人顶戴荣耀冠冕，眉宇间跃动著深邃智慧的内在火焰。

每位君王面前，肃立一排信使，皆手持昂然向上的号角；这些号角或以最白的象牙与中空材质制成，或为银、铜、黄金所铸。他们借此传达君王旨意，以嘹亮号声，召唤那些有翼的重臣。

此刻，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号响起，凡听闻此野蛮声响的大地邪魔悉数起立；他们的使命，便是筑起我们方才亲睹的那条山脉。

他们深躬行礼，禀报此地及他处的一切；而当巍峨山峦于此隆起，这美丽地球别处的陆块开始沉降，海水倒灌，汪洋舒展其翻腾的波涛。那些地方曾矗立无数昌盛国度，绽放美与智慧，旋即尽被遗忘。

当他们述说死亡、毁灭、苦痛与损失的故事时，巨大的诸众爆出狂野笑声，欢腾雀跃；恶魔们随著癫狂喜悦的尖啸，群魔乱舞，狂踏欢跳。他们可怖的战马，在紊乱中昂首疾驰；这场残酷庆典充满了可憎的金铁交鸣，混杂著狂吠、咆哮、嘶吼与雷鸣般的怒号。

但现在，明亮的路西法依照四位君王指示，敕令麾下军团再度肃静；于是那野性的恶魔乐队、狂徒的愤激再度平息，唯余闪耀诸众的光辉，在巨大的狂欢中明灭不定。

此时，北方之王齐米玛高擎其火炬权杖，号手亦举起号角，发出颤动的呼号；随即，自号角口涌出一大群黑色小魔，向四方流散，而后栖止于群山、幽谷与远岭之上。这些都是种子，承载未来的恶行、瘟疫、灾殃，被派遣至此，为向后世昭示某些教训。这些教训固然艰涩，但若能以应有的谦卑与智慧把握，便能将有心者托举至极乐的最高峰巅。

此时，戈尔森自他的金色宝座射出一支颤动的箭矢，以此为号，银号角响起一声悠长清澈的鸣啸；同时，自号角口流泻出玫瑰色、纤弱小魔的绚烂云霞；它们生著虹彩熠熠的翅膀，向八方飞去，落向大地；南风轻拂，在澄澈空气中弥散淡淡馨香。这里蕴含爱、良善与善行的种子，用以抵销来自北方之王那可怕从者们播撒的邪祟之力。

如此，众神以智慧制衡，引领踉跄的人类，踏上那布满考验、试炼与奖赏的途程。

此刻，轮到来自西方的戈布乐队扬起战声：铜管喧腾，嘶哑而威吓，好斗的小恶魔自号角口飞窜而出。他们的主以长矛猛击大地四角，覆甲的铁拳向八方挥舞。钢铁羽翼沉闷喻鸣，承载战争、冲突、掠夺与毁灭的种子直冲天际，如蝗灾般蔽盖大地。

这时，智慧之王阿梅蒙自金色宝座缓缓起身，手持一卷写满秘文的厚重纸莎草。他以洪亮之音宣读谕令，万籁顿时肃穆。这是一道蕴含至高神之神圣知识的宣告，唯诸神能解。因此，人类灵魂所蕴含的一切智性——那预知之力——将随时间渐次显露，使他终与最初本源重新合一；而那正是人类最初降生之所。

阿梅蒙闪耀的王冠迸射光芒，以秘火照亮人类通往天界之路；死亡、生命、战争与爱，皆被天界神圣的明悟与悲悯征服。当天使之声清澈响起，传递终极讯息，盘踞至高天的所有恶魔军团尽皆噤声，在羞愧、悔恨与痛苦中垂首。然而，一旦其金色号角再度鸣响，一切骚动便死灰复燃；

神圣话语被遗忘，束缚的锁链迸断，狂欢肆意暴烈而起，连所有的王子、公爵、伯爵与骑士都无法遏制这滔天乱象；愤怒的恶魔——他们是一切吸引至神的反面——神被遗弃在圣所，无人知晓；祂的殿空寂，灵魂的殿宇沉入静默。

东方与南方的恶魔呼唤阿斯塔特，以古腓尼基语祈祷：「宇宙圣母、蒙福的母亲、诸天的女士啊，请止息这邪恶的骚乱。」

但这万世受敬拜的少女兼母亲却无能为力；她无法安抚那狂怒的暴众——他们正悔恨过往痛苦的虔诚，燃起无尽怒火与杀欲。那群邪恶存在撕扯、抓裂、尖叫、扑击，分裂为两阵营；一场可怖的天空之战随即爆发，万域惊颤。

遥远的东方，一艘雪白平底小舟驶近。由七位天使引牵，迅捷而来。舟首静坐一人，高贵的面容刻满哀伤；他凛然注视汹涌诸众，起身——是的！耶稣克里斯托斯，神之子亲临，斥退了诸众与战士的狂怒；他严令一下，万众骤止——天地归于平静。

天空澄澈；唯有一颗发光的星辰在蔚蓝中闪耀，环绕光晕；在那里，主平息了喧嚣。

他们仍被方才惊人景象震慑，耳边残留疯狂争斗的喧嚷、蛮横暴力的动荡；以及那位庄严崇高者——仅凭威严一令，便涤净上界一切罪恶。马乌与马乌媿跪在使者脚边哭泣……

他轻扶他们起身，告诉他们危险已逝，此刻可自由环视这场巨变的遗迹。

「你所见的恶魔军团奇观，是古代哲学家想像并写下，用以区分诸神阶序。

「这些教义核心可溯至犹太人与早期基督徒；然而在黑暗时代，西班牙的摩尔人作为当时重要哲学家，将其完善发展，再传予法国和义大利之地。

「那时代，萨拉曼卡、托雷多与塞维利亚皆设宏大魔法学府。其中教导：一切知识与力量，皆可自堕落天使处获取。他们精通抽象科学、炼金术、人兽语言、诗歌、灵物学、伦理哲学、魔法、历史、神学与预言。能驾驭风、水、星象；可引发地震、招致疾病或治愈病痛，并自炼狱释放灵魂。

「恶魔之王非撒旦，乃别西卜；因在维鲁斯看来，撒旦是遭废黜之君，是反抗势力的领袖。」

「军队由摩洛统领；普鲁托是火之王子；伦纳德则主宰该层面。再看地狱法庭：大法官阿德拉姆勒克、大司库阿斯塔罗斯、秘密警察长涅伽尔，以及统领撒旦军队的巴尔。

「欧洲各国皆驻有地狱大使：

法国是贝尔菲格；英国有玛门；土耳其是彼列；俄罗斯是临门；西班牙是达姆斯；义大利是赫提金；瑞士则有马丁内特。

「这些大使在人间亦有代表：

巴黎的术士莫罗代表别西卜；萨尔佩特里尔的医师皮内尔代表撒旦；布格代表普鲁托；阿维尼翁的医生尼古拉斯代表摩洛。

「地狱共有6666支军团，每团恶魔数量相同。古代思想家凭借对远古奥秘的朦胧记忆，构筑出神灵的宇宙。切记：思想总会凝成实体，其坚固程度，端看灌注其中的心力多寡，或取决于创造者智性强弱。

「《德基安集》诗节记载：第三、第四根种族的男子，娶了头脑空洞、颇窄貌美的存在为妻。他们诞下怪物，即邪恶的恶魔，雌雄都有。第四根种族的巨人主宰世界，击败小神；我们祖先的诸神遂沦为我们的魔鬼。这等事往往骤然发生——如埃及第十八、十九王朝时，赛特（亦称提丰）本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到第二十王朝，这位曾受举国崇敬的神灵，骤然被视为恶魔，所有纪念碑上他的肖像与名号尽遭抹除。

「古教义载：梵天欲凭意志重造世界、繁衍后代时，先造了恶魔；故恶魔早于诸神与天使。此说有深奥缘由：所谓恶魔，实为「自我主张」与「智性活跃」之原则；他是创造的正极，因而最先诞生。正如自古希腊赫西奥德以降，一切神谱描摹宇宙演化的次序，总是黑夜先于白昼、黑暗先于光明、混沌先于秩序。

「雅利安寓言中，叛逆的梵天之子皆被刻画为神圣苦行僧与瑜伽士。梵天之子那罗陀因拒婚遭达刹诅咒。为使世界有人居住，达刹带来一万个子嗣；那罗陀则被判丧失天使形体，堕为凡人。于是，这些诸神被贬作恶魔。梵天之子拒绝为人，理由各异：有的欠缺星光体，有的曾是远古时代的开悟者；但最终，他们为拯救那些持续等待的单子而自我牺牲——若非如此，这些单子将在无数年代里困于人形，仅具兽类的理解力。由此，诸神赋予人类一种有意识不朽的高等心智，映照于低等心智之中。获诸神投射了神圣自我的人，即成阿罗汉；仅得零星火花者，智慧仍缺，因火花燃烧尚微；至于全无智性者，则是尚未准备妥当。

「《创世纪》记载神之子如何恋慕人间女子；依以诺之说，这些神之子最终娶妻，并向她们泄露天借非法习得的奥秘——此即天使的堕落。

「据说神圣智慧如闪电自天界而降，实为灵感与启蒙之象征。每当有天使判定某人类已进化至可接受启蒙，其灵便降临此人身上，引发又一次「堕落」。然而这「堕落」非但未使天使或人沦为恶魔，反令二者提升，从而对各自的神圣特权觉悟得更臻完满。

「我们被告知，天借与人间皆有『逻各斯』（Logos）。在天界，它是被动的智慧，无为而无不为；而降至凡尘，它便化作有知有觉、自发生生的智慧，即天人与世界的圣母（即大自然）的神圣结合。他们结合的后代，便是那不朽的人。

「此说与西方神学小说中的那种教条式恐怖截然不同。后者将天使的堕落视为撒旦的诞生。然而，古老的教义告诉我们，那些天使与神圣的反叛者，宁可选择披上血肉之躯，承受漫长尘世生涯与重重轮回之苦，也不愿目睹那些从他们兄弟中演化而来的幽灵继续受苦——即使这些幽灵无知无觉，它们不过是过于灵性的创造者所遗留的半被动能量残迹。倘若人对于生命的利用，既不为了沦为禽兽，亦非为了羽化登仙，而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个人，那么，他必须生来就是人，而非天使。正因如此，为了救赎人类，那些天界存在有时自愿成为祭品；而那些所谓的堕落天使，便由此成了人类本身的一部分。

「因此，有教诲说，恶灵、撒旦与掌管死亡的天使萨麦尔（Samael）本为一体；而耶和华（即人类，或称Ja-hovah）与撒旦——那诱惑人的蛇——在一切细节上也毫无二致。因此，并无独立的魔鬼存在，人类之外也并无能诞生魔鬼的邪恶。邪恶是进步与演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如同黑夜是白昼的前奏，死亡是生命的序曲；唯其如此，人类才能在真正的灵性直觉、明晰理智与深邃智慧中获得永生。这，便是那秘而不宣的智慧。我们无需崇拜尼波，那掌管水星的神祇，或称赫尔墨斯，或称布塔——犹太人称其为科卡布，希腊人唤作纳布。我们也不必像在巴比伦与美索不达米亚那般，向这最古老的智慧之神顶礼膜拜，以求窥见智慧的踪影。因为它本就深藏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

「据说，『撒旦与人亲近不离，交织难分。』《犹大书》中写道：「即使是大天使迈克尔…也不敢对他（撒旦）厉声控诉，只敢说：『主在责备你。』」《塔木德》中亦可见此意。

『在《光辉之书》及其他卡巴拉著作里，我们发现撒旦不过是抽象邪恶的人格化体现，它潜伏或活跃于人身。而一切存在，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皆受制于法则，无从逃遁；这两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属性。

「人必须足够自豪，方能坚信存在于内心的神性原则；也必须足够勇敢，肯为了从邪恶中解脱而付出痛苦的代价；还必须足够坚强，能在黑暗与苦痛中保持全然的掌控与信念，并在毁灭的烈焰上为自己筑起王座。这，是为了同胞而作的自我牺牲的礼赞：他用强健的手臂、纯洁的心智、不屈不挠的爱与智慧，引领同胞们继续前行，一同登上那金色阶梯。

「堕落者与正直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仅在于职能不同；因为万物皆源自同一个神圣源头。基督徒们未能将犹太传统中的耶和华（照他们所描绘的那样）与光明与爱的福音调和起来：一位充满阴暗、令人屈从的神，不可能是那位带来自由的儿子之父亲——那位儿子向人类指示了通往自由与觉悟之路。要赢得这种自由，需征服内心的撒旦，或是呼唤天使；换言之，是战胜并驯服那阻碍我们迈向光明的物质性动物；是驱散无知的迷雾，让我们的心智转向庄严崇高的真理太阳，从而展翅翱翔。

「唯有到那时，黑翼的恶魔才会收起旗帜，驱散其邪恶形体；仿佛在西风之歌叹息中消融，飘散于夏夜梦幻的空气里。」

当信使结束他睿智的言谈，丘陵与山脉、岩石、峭壁与石谷，皆陷入一片深沉的寂静。地壳之下沸腾的泉水不再涌流；火山也止息了咆哮。此时，天空迸发出夺目光芒，照亮了屏障、峡谷、山脊与裂缝，使每一处细节都纤毫毕现。

信使与这两位朋友目睹了天空中这奇异景象，而他们脚下的大地却异常平静。地面并未在狂怒的混沌中被抬升，只是布满了破碎、嶙峋的石块，从饱经折磨的岩架中迸射出来的。远处的山谷笼罩在一层紫色的薄雾

之下；山峰、高原与岩棚之上，漂浮著五彩斑斓的云霞；而在他们头顶，则覆满了火山向天空抛洒的灰烬。

这是一片奇异的风景，其太古洪荒般的野性，带著压倒性的残酷辉煌，自我生成，浑然天成。数个世纪的光阴似乎在眼前悄然滑过；一场转变，正渐次发生。

巍峨的山巅悄然覆雪，蔓延至雪线方止；巨隙间冰晶参差，折射出远方的幽蓝。溪流沿山脊皱褶与岩缝潺潺而下，汇入谷中河床后，便以更宽的曲线，冲向通往大海的低平之地。

地平线上光色流转，橙与赭交错，灰蒙的光勾勒出黯淡轮廓；徘徊的暗影、暮色的斗篷、或是灼灼烈日；亦有溶入朦胧的夜，夹杂在幻景与错觉之间。溪涧、河川、微风、太阳、流气，无时不刻磨蚀著未经雕琢的岩体，直至上方隆起的长坡，在掠过阳光的薄雾中闪烁，覆著原生土壤，缀成一片亮绿；繁枝茂叶拔地而起，花朵悬垂于野性岩架。

诞生与沉睡、春与冬的轮转，由季节不息推动；暴风拧弯了栗树，而布满皇家橡树的森林，则被时间和呼啸的风暴弄得虬曲不堪：它们舒展探寻的枝条，密叶成荫，晕染著森林君主渐沉的色调。

此时，郁郁林影自远方幽暗处升起。南风中，一株孤挺的流苏龙胆轻曳；或是金眼小白屈菜，自心形叶间窥望；乳白刺槐花衬著柔绿苔衣，在灌木丛与榛径边闪著微光。

受尽磨砺的岩石形貌嶙峋，散落四野，犹如泰坦恶战后仆倒的躯骸，巨口张裂，发出末了的痛苦嘶嚎；断齿龇露，扭肢向天，似在呼号乞怜；而今则被华丽花彩所覆：巨大的蕨类摆动叶尖，刻出罕见的完美。

庄严的白蜡、幽邃的松柏与阔叶杨、威仪的橡树，环立戍守；细草、灰琥珀色的苔藓、纤柔的一枝黄花，织就一袭华美斗篷，铺展于沉睡巨人那片苍白的冲突之地，荣耀席卷。

有时，古战场上反透著至深的宁和；恍若最后一次恶战中，灵魂脱离受创的躯壳，松弛的膝盖终于屈下。此刻敌对的双方认出彼此体内的神性火花，因爱而呜咽；最终在兄弟般的怀抱中安息，尽忘仇怨。

金银花、丁香、蓝飞燕、芳香的紫罗兰处处盛放；自其温柔斑斓的图案间，一些有翼的形体欢快跃起，在金色日辉下振翅、飞舞、盘旋。

而在纤弱的蕨叶下、覆满地衣的石上，未知的生物匍匐而行，执行其神秘使命。

奇异的甲虫，金、铜与赤色，藏身倒木与树干之下，或攀上绿意蔓生的藤蔓；虽是阴影中的生灵，却仿佛也能寻见光。圣甲虫推滚著蕴含生命奥秘的圆球，如一颗发光天体的象征。

黑刺丛上闪著白星，琥珀色的小火花点缀其间；亦可见发光的蛛网，泛著炫目虹彩，于枝桠间悬挂细丝，等待粗心的虫蝇，为纺织者带来餐食；它们的小眼在暗处闪著死亡的幽光，静候。

在阳光洒落的草甸、开阔的林间空地与峡谷、远方起伏山峦的柔缓坡腹上，谦和的雏菊仰起甜美苍白的脸庞，如一枚怀抱金心的白星；这是世上最可爱的花，也是一个鲜少人理解的神奇符号。

灰白的断崖自远方蜿蜒而下，伸入幽深林野与紫影低洼；潺潺溪流注入墨色峡谷，涌泉奔向月下湖泊与粼粼河川；万物在南风中荡漾。清澈、朦胧、漩涡的水塘，被陡峭绿岸环抱，在蔚蓝天穹下闪闪发光；它轻颤著，恍若在凉爽的喜悦中，梦见西风以羽翼轻抚其银色水面。

在繁花似锦的魅力里，凉紫的番红花丛、风铃草与报春花，星散于山坡鲜绿的斑块上；在辽阔的森林谷地中，这些山坡犹如暗海中的岛屿。白桦漾著洁净的光，树皮卷曲，优雅如淑女；有些鸟儿驻足沙沙作响的杨树，或颤动的白杨嫩枝上，它们归巢，或吟唱爱之曲。

看哪！云雀如展翅的旋律翱翔，或巡弋于珍珠镶嵌般的平原田野，随后返回地上的巢，蓄积新力；它们以轻盈的弧线攀升，在朝阳下倾泻美妙歌声。

诸神所造的各式鸟儿便是如此，以颤动的啼鸣唤醒黎明。它们形体匀称、姿态优雅、羽衣精致，令人迷醉，如空中的敞篷车轻盈飘浮；在树梢、或开花灌木的枝头吟唱乐章，于晨间散发柔和气息。

王鹯在巢中呵护幼雏；鸛鸟于崖顶与杉树梢伸展羽翼，举起尖喙致意；谨慎的鹤乘风开始狩猎远征，而雪白的天鹅在湖面或河上漂流，宛若梦中天使。

红雀与雀鸟欢唱飞翔；知更鸟以柔和的啁啾，应和尖声的黑鸫。

夜幕垂临，夜莺清亮的啼声在靛蓝深渊中回荡；银色夏月的光，在散落的叶片与奇崛枝桠的虬曲缀边间闪烁。长羽的族类收拢倦翼，栖入梦乡；虫噪的嗡鸣止息了，唯有那夜莺，向夜色笼罩的寂静林间，滴落晶莹流转的音符。

* * *

巍峨峰巅之上、翠谷荫翳之间，一位冰清凛冽的天后，将银辉投映于一尊魁伟神灵的形体。他端坐岩石王座，周身点缀著银色冰焰；这是一位至为尊严的天神王，在静夜中默然守望其疆域。远处雪岭与丘峦之上，类似的形体飘浮于林野之间，或悬于幽暗沁凉的溪流池潭之上，宛如透明轻雾凝成的膜，又如炽盛虹彩的辉芒，凝成至美的形状——非物质而神圣，灵明剔透。

纵以诗家最精妙的文辞，亦难恰切摹写这些鼓舞人心、空灵不可触及的存在；他们非影非魂，乃是纯粹的智性体，一个充满生命精质的族类。

涅特鲁-赫姆、马乌与马乌媿缓步而行，眼见景色由嶙峋险峻转为清丽秀润。二人虽为周遭乃至远方升腾的瑰丽气象所引，但当这些天界存在显现时，心神便全然被摄了去；他们不禁思忖：这些是谁？又从何而来？

「这些伟大的天神乃是禅那主，分作七类。其中，鸠摩罗与大自然最为亲近，亦与人类缘系最深。他们是「梵天-楼陀罗」或湿婆的心智所生之子；湿婆是毁灭者，而毗瑟奴是保存者，二者皆为灵性与物质本性的再生者。生即是死，死即是生，故而毁灭者湿婆实为灵性之人的创造者与救赎者，亦是大自然的殷勤园丁。其职在于清除宇宙与人心的杂芜，扼杀物欲，启迪灵性之人的觉知。

「鸠摩罗被称作『贞洁苦行者』，因其拒绝创造物质之身的人。

「此处所见的神天，司掌水泽、森林、丘峦与峰岭，本性全然仁慈温厚。此外，尚有云与风的神天，祂们于日出日落时、或是正午、月夜，在天穹描绘那些瑰丽景象。

「《往世书》载有第五创造：涵括走兽、飞禽、游鱼，及一切陆行、空翔、水栖的生灵。

是故梵天自身创造了四重存在阶序，即诸神、魔众、祖灵与人。祖灵化育出人类第一根种族，祖灵亦有七个类别。此一创造发生于所谓第七创造，亦即人类的演化；这些心智所生而具「软骨」的后裔，进而成为「汗液所生」的演化者；后者于漫长岁月中渐次衍化，终成今日我等所知之人类。

「自然天神仅是神灵阶级之一，他们所构成的天界阶序，统摄神以下的宇宙。其数甚众，分为三类：无形体者、形体天神与欲望天神。无形体者属最初元素精灵界，由心智元素之本质凝成。形体天神属次等元素界，其身虽亦由相同本质构成，却与第二元素精灵界相系。

欲望天神存于星光界，其身乃星光元素本质所织。

「这些天神皆是知识丰赡、力量辉煌的存在，静穆而不可撼动；如你所见，其形貌极尽华美。他们所司元素为风、土、火、水，乃此诸元素之宰御者；稍后我将为你展演更多，亦包括其臣属——元素精灵。」

其时，诸天神飘浮于林溪、田野、丘壑之上，幻现出一片妙异景象。

那些闪耀者正催化植物花卉的演化；他们的气场向四周漾开，以瑰丽的色泽流曳，如纓络、如游云。他们以这气场触及生长之物，并将自身的生气注入了其中。他们含笑注视著马乌与马乌媞，气场化作灿金的羽翼——或染蔷薇、或晕淡蓝、或沁新绿，有的更泛出珠母贝的幻彩，俨然一具活生生的调色盘。他们时而迅捷列队升空，盘旋高处，忽又分作数群，如闪烁的流星疾坠；每一群落下时，皆伴著颤动的乐音。当几群天神以不同队形相聚，便响起一片和弦；此时一根光柱破土而出，发出天籁般的旋律，如此甜美，教所有感官为之颤栗，神魂俱醉。

那光柱炽亮，直抵穹苍缓缓浮游的絮云；它以一种元素能量的频率振动，不断旋转，抛出一个又一个漩涡，漩涡里尽是灿烂的闪光。每一粒光尘皆是吟游诗人嘹亮的音符，对灵魂而言甜美而曼妙。光柱越转越快，发光且歌咏的粒子也飞散得越广，直到倏然间，从其顶端迸射出一大束欢腾的彩带，在天空中以一记强力的和弦绽开——那是一曲崇高的交响，迸发神圣的旋律，溢满整片星穹。

此刻，一种辐射能在群体间流转交融，充满活力与生机；五彩的光流来回闪烁，以不可思议的辉煌点燃了天空。处处回荡著甘润圆融的和谐主题：胜利的、高昂的、如歌而甜美的，仿佛天使合唱团在极乐中歌唱，满载凄美的狂喜、酣醉与欢欣。

一场液态火花之雨洒落大地，粉红、淡紫、银白与雾蓝交错；从蕴含著纯粹喜悦的咒语和声中倾泻而下，唤起一股汹涌澎湃的活力，令整片大地饱绽生机。

马乌与马乌媿喜悦得无言，他们将发亮的眼睛转向信使，握紧了他的手。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一切的奇迹。」

信使慈爱地望了他们一会儿，说道：「在第一与第二根种族时期，曾有天神阶序教导人类万物起源、一切存在与生命的宇宙演化，也包括肉身人类的演进——从人类滥觞直至约五千年前的黑暗世代。那时正值克里希纳之死，他曾是活生生的英雄、实践者，是辉耀的「太阳—神」。这些天神传授从第一至第五根种族的真实历史；而第三根种族的圣者自天神处习得此知，并将知识传予失落的亚特兰提斯之民。他们所用的，是森札语——一种每个国度的启蒙者皆通晓的语言。而这些人又从中亚的光明之子处，学得了这种秘传的祭司语。此般知识的一鳞半爪，可见于诸般圣典：如迦勒底的《数字之书》、《摩西五经》、埃及托特—赫尔墨斯的圣卷、印度的《往世书》、中国的原始经籍《尚书》、《密续》、《隐藏奥秘之书》，甚至卡巴拉的《创世之书》。

「天神亦被称作无父母者——无祖无先。这无父母阶层是一则深邃奥秘，其顶端是遍在的「灵—灵魂」，其下为「圣者—佛」，而每一个被赋予灵魂之人，亦是一位潜藏的无父母者。无知的早期教父与后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曾视天神为邪恶；实则他们是自然中有意识的智性力量，不仅关乎地球演化，亦有天神与其他星辰相系。

「所有天神乃至众神本身，皆历经数重演化阶段：矿物、植物、动物，终至人身。待其步入人类进化之阶——多有已然至此——便化为活跃之力，与动物界中高等灵体（元素精灵）相系，渐次铸就完整人身。然要到第三根种族方投生为人：盖第一根种族时，仅是空灵般存在；第二根种族虽具巨人形躯，略近人身，仍属虚渺；直至第三族，乃得坚实躯体，状若人猿，机巧有余而灵性不足。其后身形转小，理性渐萌；至第四根种族，智识大开，始习言语。此时原始灵性已被新出现的心智所蔽，遂自众

神之列堕入人族，自此踏上艰险归途，欲重返神位。其路满布痛楚、试炼、诱惑，必经启蒙秘仪，携历练而归，方能克服物质、智慧臻至圆满。

「《秘密教义》有段美丽的描述：

『他坐于光明门槛，陷身于自己选择的黑暗圈子，凝望外间光辉；此生命周期未尽之前，绝不离岗。何以这孤独守望者仍守其位？何以坐于原初智慧之泉畔——此水他已无需饮，因尘世天界皆已无未知的知识？因他知晓，尚有无数孤独行者，步履沉痛，正于归家途中；他们行至最后一刻之前，犹恐迷失于名为尘世生命的无垠幻漠。故凡有囚者成功挣脱肉身与妄念的枷锁，他皆愿指引通往自由光明之道路；因而自身甘为流放者。简而言之，他为了人类而舍己，然能从这伟大牺牲中获益者，终是少数。』

「正是这些神之诸子，授予人类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最初概念，以及所有的灵性知识；古代文明基石由此奠下，使当今学者尤感困惑。

「他们引导世人，直至人类吃了知识之果、驱散蒙昧，人遂成埃洛西姆之一。这些是人类守护灵，或如赫尔墨斯所言：『其居近不朽者，而监临人间事。』

「秘传教义教导说：天神实为神之心智或称原初心智之集合，首代摩奴即与此同。摩奴乃心智所生的七个灵性智性体，是为光明之主，不投射阴影。

「雷姆利亚与亚特兰提斯时代，天神以半神或天使形躯临世，统治大陆诸族。「雷姆利亚—亚特兰提斯」人始有「神灵—国王」的王朝，非如人妄测为幽魂王朝。

「然此天神既具形体物质，亦非尽善。其恶者如提维塔王，邪力浸染，终使亚特兰提斯种族沦为黑巫之国。战祸遂起，该隐族、巨人、挪亚方舟诸寓言之由此而生，虽遭后世改编。最后亚特兰提斯陆沉，战事方休；此灾于巴比伦、摩西洪泛传说中得回响。」

信使言谈间，夜空深蓝褪成灰白；星辰隐迹，独留苍月悬如萎谢的花。夜行动物困倦归穴，清露遍洒尘泥。柔雾在东方回旋，溶进乳光；晨蜂嗡鸣，自一朵盛盏飞向另一朵，为稚子采撷蜜浆。萤火虫熄掉光芒，蟋蟀止吟，珍珠似的薄岚静卧林野，待朝阳一吻；玫瑰光晕轻抚山巅雪色。蔚蓝穹顶之下，天神展其丽工：以玫瑰青、淡碧、苹果绿的仙灵笔触，绘著朦胧形廓；小云朵似彩鸟群翔，曳著柔紫与金辉，浮动千般色相，金紫交错，悠然流转——那是天使心中无声的祝祷。

狂喜的浪潮里，天神辉耀的形体与一切荣光交融：色彩鲜艳的触角，如缠绕的丝缕，在深红绸缎中舒展；仿佛神的圣息将它们全数吹展。

「为何不是所有人类皆能看见天神的运行？」马乌媿问。

「因他们缺乏天神之眼。」涅特鲁-赫姆道：「那是早期种族与生俱来的内在感官，随种族成长、外在感官发达而逐渐萎缩。从前有四臂生物，雌雄同体，一颗头而三只眼。那第三只眼，或说脑后的中央之眼，赋予他们灵视；在他们眼中，万物皆浸透奇迹。」

「性别分离后，人类坠入物质界，第三只眼便开始失去力量；到第四根种族进程过半，它已完全闭合。此后内在灵视须藉人工激发方能唤醒，那是启蒙者或称圣人的秘密。后来第三眼逐渐石化，终至消失，成了今日我们所知的松果体——一粒豌豆大小的灰神经质团，附于第三脑室后方；如今它几乎无一例外，只含矿物凝块与砂粒，别无他物。欲得内在灵视，唯有透过修行与启蒙，除非是天生的术士、感应者或灵媒。当人入恍惚、见灵性异象时，它会膨胀舒展；开悟者晓得如何调御，心志纯洁的求道者无须畏惧。可惜对多数人而言，天神眼已不复存；它已死寂，不再作用，而它曾经存在的唯一见证，便是脑中那松果体。人类胚胎里，余下两眼也位在大脑中央，由内向外生长，而非如昆虫或乌贼那般，仅是皮肤的一部分。」

「人类一切感官皆如眼睛，皆从内向外发展；第三眼在其进程中向内退缩，亦称湿婆之眼。众所周知，人类失去此眼，乃因第四根种族滥用它，使它沦为那罪恶之地中，一切灵性罪孽的庙堂；这罪恶之地，指的正是第五根种族早期先驱亚特兰蒂斯。」

「古经中关于亚特兰蒂斯陨落有载：

『光明诸王已愤然离去。人类之罪深黑至此，大地在巨痛中颤栗……蔚蓝宝座犹然空悬。褐色、赤色或黑（种族）之中，谁能坐上这蒙福之座、这知识与慈悲之座？

『谁能承托力量之花（莲花），这金茎与蔚蓝花朵的植物？那些具天神光彩、肤色如月、容颜灿金者，已往极乐之境。

『于是天神离去，护佑之手不再覆临，亚特兰蒂斯便在二十万年前那场大灾中沉入海底。』」

此刻，荣耀的白昼之王自东方欣然而至。流动的金光镀亮众生，其光之笔触以辉煌涂绘大地——那是神圣的流光！

木犀草香再次漫开；勿忘我随清凉水流舒展；红浆果在深绿树丛间闪烁；高挺的向日葵转首，向天上更耀目的光华颌首致意；木银莲花如星子般，漾著柔甜的光晕。

沿岸一簇簇黄色沼泽金盏花，水毛茛的花与甘绿的茎叶纠缠，掩住池塘幽暗的水面；一切明亮如创世之日。

马乌与马乌媿怀感激望向信使，第二个异象便在欢歌中落幕。

异象三：元素与精灵

祖母绿

林木间，原野上，
自然燃烧著绿莹莹的美丽之火。
赫利俄斯，存在之父，
将明暖的光线
投入大地怀抱，
汲出生命本质；
既为人眼提供憩息处，
亦作周遭艳花的衬景……
那些花瓣纤弱优雅，
向神举起花瓣。

异象三：元素与精灵

马乌和马乌媞望著眼前风光；田野、树林与山丘，仿佛缀满百万颗闪烁的珠宝。

一夜之间，这些鲜活的火花，沿著天神气场流泻的生命能量纷纷坠落。此刻，莹莹的生命之珠开始膨胀、成形，化出众多火焰般的形体；有的小，有的大，各自忙著协助草、花、树木与灌木生长；或在池塘溪流上漂浮；或乘南风飘荡，张开金灿灿的薄翅。

小精灵的衣著奇异；他们的脸从尖顶兜帽露出，或金、棕、红、蓝各色帽子里窥探出来；眼睛是俏皮的绿，闪烁著生命的欢悦。有的剔透如水

晶，有的肖似小人类，忙不迭摆出大人物的姿态。亦有天使般的小精灵，从一朵花飞向另一朵，轻吻花瓣。地精则持铲掘土；挖出巨大的宝石与大量黄金，藏进山中洞穴；在那里堆积丰厚宝藏，为遥远黯淡时代的人类带来欢欣。

忽然，一个小家伙察觉了涅特鲁-赫姆与其同伴，霎时诸众全静了下来。他们愕然相望，随即发出一阵细碎的喊喳声；接著，灌木丛与幽谷间，一支侏儒部队小跑而出。他们手执斧头，带著威吓的神情冲向马乌和马乌媞，直到看见信使。

他们蓦然止步，满怀敬畏地凝视他；然后毕恭毕敬地多次鞠躬，才趋前亲吻他的手。

他们身高约六十公分，身著赤褐衣裳，头戴深绿高尖帽，脚穿尖头鞋。所有小家伙兴奋得发颤，一个身高两公分半的深红小仙女，一跃而起，落在马乌肩头，快活地嬉戏起来。成群小天使绕著马乌媞的头飞舞，以闪亮的翅膀轻抚她的发丝。

「此处所见，皆温柔的存在；它们自诗人心智与孩童梦境涌出，是对天界古老幸福的朦胧记忆。」信使说道。

「他们真实吗？」马乌媞问。

「当然真实，亲爱的。」信使回答：「一切思想，岂不皆由孕育它的灵感而生，化作活物或静物？」

「有些脸似花朵，」马乌说：「有些状如怯懦野兽，还有一些像蝴蝶飞蛾。」

「这取决于它们受何种工作吸引。」信使道。

「它们对自己的任务极为认真；若你具灵视力，便能在树木、岩石、一滴雨水、奔腾的瀑布中看见它们；有时在芦苇丛的池塘里，或睡莲的叶

片与杯盏中。一闻乐声，它们便成群起舞；艺术家受到启发进行伟大创作时，它们引导其手眼，协助调和颜料；每一笔都囚著一个小仙女，在其杰作中闪耀美之光芒。

「当歌唱家吟出旋律的金色之流，它们便在喜悦的波涛中荡漾，直抵每位听者颤动的灵魂。

它们栖于大理石与花岗岩中，直到雕刻家的凿子将其释放；它们永驻狂喜，这情感在人心中回响，带来欢愉。

「更奇的是，当作者在大师指导下创作，其巨著每一字里皆有它们的存在；每滴墨水，亦含一发光的火花，于空白页上开展神秘字纹；甚至作者书写时，自身亦未必全懂。」

「亲爱的信使，这些可爱的仙女无所不在吗？」马乌媞想知道。

「仙女与元素精灵到处皆是，孩子，但未必皆如你在此所见这般美丽。无知之人亦造出各色仙女与精灵；甚至有些怀有恶意，一有机会便施伤害。」

「它们最初如何形成？」马乌问。

「在神秘哲学中，火、水、土、风诸元素，或称原初创造的元素，皆属同质元素，并非地球的复合物；每一粒子皆呼应并依附其更高阶序，即其归属精质的更高存在。因此，低等的自然精灵受制于更高的自然神灵，譬如你所见运作中的天神。天神乃神之智性的聚合，而毗湿奴则是元素及万物之主。关于元素的创造以及从中诞生的元素精灵，可追溯至宇宙前元素初分化之际，或谓原初混沌中的原质。天神分七等，最初以逻各斯的七种力量现身尘世，统御七界：宇宙的、地球的、矿物的、植物的、动物的、水性的与人类的，涵盖其身体、灵性与心智诸面。待天神降生、与物质交融，便化为圣人与导师；他们指导了最初两根种族，继而引领第五根种族。最终他们为人类福祉牺牲，于各种境遇中转世，并在关键时刻拯救

世人。此七种力量，一旦个体化，便各司一元素的创造与掌管。元素作为万物之母，具不可见的灵性性质，拥有灵魂；由不可见世界中的灵性存在所引导启示，隐于神秘大自然的帷幔之后，皆诞生自伟大奥秘。这些性质的分化始于原初质，受具体化的灵支配；而精微元素与感官的起源，皆来自宇宙心智。

「在埃及仪式的外传诠释中，每位逝者之灵魂——不管是圣师还是圣牛阿庇斯——皆化为奥西里斯，即所谓「奥西里斯化」；然《秘密教义》始终教诲，真正的奥西里斯化，乃每个单子历经三千个存在周期后的归宿；眼前所论案例亦然。那些源自「七者」本性与本质的单子（其至高原则直奉于第七宇宙元素），必得在存在与形体的完整循环中，历经七重轮转，自顶峰至谷底，再由人至神。立于超涅槃门槛，它重拾原初本质，再度成为绝对者。

「这进化的循环运动如轮，是神的旋风。逻各斯化为旋风，最终旋回逻各斯。古代先知与灵视者能窥见此旋风，并溯源气息与运动的奥秘。旋转运动之律遍及大自然一切，自天体至最微小的单子；此乃原初质中的涡流法则，亦属希腊哲学最古旧的观念。历史上，希腊哲学的初代圣人，几近全是秘仪的启蒙者。他们受启于埃及人，而埃及人得之于迦勒底人；后者则习自婆罗门秘传学派。在所谓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中，亦有来自亚特兰提斯的教师；当其大陆沉没浪涛之下，他们择埃及为新土。正是这些人赋予埃及手段，助其脱离原始，臻于长久的强盛、辉煌与智慧——此后世所未见。

「智者的门生留基伯与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曾教导：原子与星球的旋转运动，自太初即存。

「希塞塔斯、希拉克利德斯、埃克芬图斯、毕达哥拉斯及其弟子，皆授地球自转之理；印度的阿耶波多、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斯、塞琉古与阿

基米德，则如今日天文学家，科学地推算地球自转；至于元素漩涡之论，阿那克萨哥拉斯早伽利略等人近两千年已知晓。」

「信使，这些元素除了经由天神投射外，能如何抵达尘世？是借由太阳光线的投射？」马乌问道。

「既说是，却也不是。我的孩子啊，他们亦是穿越埃及人所谓的冥界而来，即「黑夜-太阳」途径，他们将下半球，或曰下界，置于月之背面。人类自初始便存在于元素的单元中，由月而生，经历完整存在周期的演化，终归于所自出之地；待下一周期起始，又从此处启程。这是三重玄秘：天文的、生理的，亦是心灵的。月，便是转世的象征。奥西里斯曾说：『啊，月的清辉独照！我出自轮回众生；为我开启冥界之门吧！』

「当天人奉旨依其形貌造人之时，他们掷落自身的影子，供自然神灵作为精工细琢的范本。因此，后者便取尘世之土，塑成后来的人身——那肉躯之体，其中有许多创造与形塑者参与。如是，元素的精质化为我们所知的物质与化合物。随著每一种族开展，人身愈趋物质，灵魂则退后，腾出空间予心智。至于心智此一原则，于其连绵的演化周期中，不断投生，习尽一切知识；从矿物进至草木的循环；再由此经兽类与元素精灵之界，终抵人间；及至成为天人，方预备回返其最初源头。」

「那时会如何呢，亲爱的信使？」马乌媿问。

「教导有言：当母亲玛特罗尼塔分离而出，并与君王面对面时，万物便在安息日的殊胜中合而为一。换言之，此时一切重归至一元素，人的灵魂化为涅槃者，而一切元素复归本貌：即原质，或曰未分化之本质。涅槃与安息日实为同一：意谓止息，并非指灵魂之个体知觉或意识就此湮灭消逝。对于已得涅槃之福者，此非静止无为。这是一段无奋战之期；正如我们在尘世历经试炼，为使自己堪当与所有同道重聚于圣日；他们皆是往昔亦曾奋战、挣脱物质牢笼且克竟全功之人。

「安息日不独指第七日，而是任何以七为度之时间长流中，其第七段落。」

「何谓元素之未分化状态？」马乌问道。

「元素之未分化状态等同于混沌，古人谓之无感知，因其涵容一切尚在初始状态之元素；混沌与空间，实为同义。以太乃第五元素，亦综摄其余四元素；而以太之本质，则视为神圣，称作未见空间，因它被认作神之帷幔，于是成为今生与来世之间的媒介。古人教导：当那导引的活跃智性体——或称神灵——自*我们*空间之以太任一处抽离，该处便落于恶之掌中；盖无善之处，即名为恶。

「以太与混沌，乃宇宙两大原初永恒之则：即心智与物质。以太是充满生机的智性原则，而混沌乃无形无觉之流质，无体无感。二者相合，遂生宇宙，或曰大千世界，并化育首个雌雄同体之逻各斯——其躯体由前述混沌之物质构成，其灵则由以太织就。混沌在与灵结合之际，得获觉知，欣然生辉，于是诞生了原初神，即（原初所生之）光。对于物质现象，原始宗教远胜于纯然揣测，且有些极崇高的原则，隐于风雷雨电等自然神灵的帷幔之下。古人深谙如何分辨自然之力中物质与灵性元素。

「四重的朱庇特，四面的梵天，身为空、雷、陆、海之神，乃四元素之主，象征每一国度所崇奉的伟大宇宙神灵。尽管「赫菲斯托斯-伏尔甘」为火神，「波塞冬-尼普顿」为海神，「普鲁托-艾多努斯」为地神，然此诸神皆属以太朱庇特之化现——因以太原居诸元素之上，综摄一切。然则，以太亦有层次之分！

「你在《秘密教义》中或可读到：『相传中亚沙漠有一巨穴，四面各有一孔，看似浑然天成。自午后至日落前一刻，红、蓝、橙金、白四色光线由此倾入。据说，这现象源于特殊的植物与土壤。诸光在窟心汇聚，照

著一根白大理石柱，柱顶设一圆球，代表著我们的地球，此名曰查拉图什塔洞。』

「在第四根种族亚特兰提斯的艺术与科学里，四元素所显之现象，其信徒将之归于宇宙众神智性的干预，且具科学之理。那时代的祭司，其魔法便是能用诸神的语言与之对谈。

「《法则之书》有言：『凡人言语，难达诸主之耳；欲通讯息，须用各元素之语。』下文更阐明此『元素语言』的性质：

「其组成是声音，非文字，乃声、数、形三者交融。得此调和之术者，便能唤动其主掌的力量回应（即该元素的主掌神灵）。」

「这般『语言』，即印度所称咒语。声音是最强效的魔法媒介，是开启凡人与不朽者交流之门的第一匙。圣保罗确曾教示宇宙诸神的存在，且行于人间。（信保罗之言、遵其教者，不该择其可取而弃其余。）然此种交感仅关乎物质情况，与人类纯粹的灵性进化无关。

「柏拉图将下面言论置于至高原则（父-以太或朱庇特）之口：『我造了诸神之神，因我是其一切造物之父。』可见柏拉图深谙此语精神；圣保罗亦言：『虽有称为神灵者，在天或在地，正如诸神与诸主各有众多。』二人措辞皆仅慎，皆知所言所指的深义。

「从形上与玄秘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元素，其根源即神。秘传教导则言元素有七，五者已显；最后显现者为「以太」，乃渗透万物之则。柏拉图说，能构成并分解复合物体的四元素，是火、气、水、土。此四者实为不可见宇宙神灵之象征；愚者拜之，智者敬之。至于元素精灵或称自然神灵，不过是这些原则在现象层面的细分，阶位低于元素本身。

「埃及与希伯来神庙中，都有一巨幔，由五柱撑起，分隔至圣所（今基督教祭坛）与俗世空间；至圣所唯祭司得入。幔布四色象征四大元素，

五柱则象征神圣智慧——人只要正确使用五感官，辅以四元素之力，便能窥得此智慧。

「若追溯四元素符号的源头，可见各国各族皆同。火神以雷电为象，如朱庇特或阿耆尼；水神现于河流的公牛、圣河或喷泉，如伐楼拿；风神显于飓风、旋风或暴雨，如伐由与因陀罗；地神动于震摇，如普鲁托、阎罗等。这些宇宙诸神，存于每一套宇宙论或神话之中。

「希腊有多多尼亚朱庇特，统摄四元素与方位基点，罗马称其为世界朱庇特，奉为泛神之尊；及至现代罗马，又称世界神，或称至一尘世之神。亦有人认为，多多尼亚朱庇特即是迪斯，或罗马之普鲁托；与地下的狄俄尼索斯-克托尼乌斯无异；更与下界之王阿多纳斯同源。而《拿撒勒抄本》载，耶和华被唤作伊尔博-阿多纳伊，其名实取自阿多纳斯与狄俄尼索斯；抄本有言：『尔不可崇拜那名阿多纳伊之太阳，其名亦为卡达什与埃尔埃尔，亦是巴克斯君主。』

「巴比伦犹太人之巴力-阿多尼斯，经犹太宗教传统流转，终成阿多纳伊，亦即后世耶和华之音译。

「以太朱庇特，或称潘、朱庇特-阿蒙、朱庇特-贝尔-摩洛克，皆指向同一宇宙本质，与伊尔博-阿多纳伊相关。」

「那么这些自然神灵所具之神圣原则或曰灵魂，与人类灵魂究竟有何分别？」马乌问道。

「那神圣本质——波斯称弗拉瓦希——于自然神灵或元素神灵中本无二致；无论在天穹、火中、水里、草木、禽兽、人身，乃至沈睡之矿物界，皆然。琐罗亚斯德于《万迪达德》中写道：『查拉图斯特拉啊，召请我的神圣本质罢！我乃阿胡拉·马兹达，万有中最宏大、至善、至美、至坚、至智者……我的灵魂即是神圣话语。』

「神圣本质乃内在不朽之则，即转世之自我（高等心智），早于诸般肉体之显现，且贯穿其存续始终。故阿胡拉·马兹达令查拉图斯特拉召请其神圣本质，即神之真粹、非人格之本质；此即查拉图斯特拉自身之阿特曼或曰灵魂，亦即基督原则，而非阿胡拉·马兹达虚妄的人格表相。

「然则，灵魂本身实未尝投生，只盘桓于活跃肉身之周遭，与之紧密相连。

「自然中一切复合体之终极本质，皆有一根本之统一性；自星辰至矿物原子、从至高禅那主至微末纤毛虫，皆不出此律。此统一于灵性、智性、物质诸界皆得适用；乃神秘科学之基本法则。大灵薄为万有肇始之源，帕拉塞尔苏斯谓之原初物质；小灵薄则为每一繁衍其形式之最终存在，其自身亦从大灵薄所生。故小灵薄与大灵薄具同等性质与境况，两者潜藏相同可能；正如父与子各备相似之机体，同出一源，亦同归一处；亦如那伟大智慧之龙自火与水诞生，待其重归火与水，万有皆随之收摄融入。

「至于元素精灵，皆由统御者、天神或天使无误之手所引导，于是产生发光、热、磁、生、衰诸象。它们执掌矿物之成形、晶体之生长、动植物之发育，及其内在初萌的觉知胚芽；这在半植物半动物之原生原核生物中，尤可清楚窥见。」

「天神会垂听人之祈愿，予以护佑么？」马乌媿问道。

「自然神灵、天神与天使，皆具知觉，自成严整阶序，各司其职。他们引导并掌控太阳系，实为宇宙法则之代理人。其意识与智力高下悬殊。此类存在，或曾为人，或将成为人。他们已臻完美，非初萌之人类；在其更高等、更少物质的层面，其道德与世人之道德有别：他们缺乏个体感受与人类的情感本质，因这两者纯属尘世特质。人若臻至完美，便自这般情

感中超脱，恰如灵挣脱肉体之重负。而那些初生人类，从未有过肉体、个性、情感，亦无自我意识。

「唯有能将灵性本质与肉体本性彻底分离的开悟者，方能与人类的祈祷交感。至于其余元素精灵，其个体性的意义仅存于所属阶序整体，不在单独一身。他们并非服事、保护或惩戒人类的实体，譬如所谓「至尊的使者」，或人类想像所造之神的「愤怒使者」。若向他们祈求庇护，或妄想以任何方式讨好、博取同情，皆属愚妄徒劳；因他们自身也不过是宇宙法则的奴隶，与人类无异。据说，人既不能取悦、亦不能命令天神；但若能驾驭并征服自身的低等人格，人便可跻身其列，甚至在尘世生活时亦能成就。」

「那么，有多少天人化为人类？」马乌问道。

「共三类无形体祖灵，占有天人的三分之一；依进化法则，他们注定投生为人。他们被赋予智性——一种无形体的气息，由智性基质而非初级基质构成。其中一些被称为应身，在第三显现期（或称第三根种族）时，以国王、圣人与英雄之姿显现于世。他们是空灵的存在，继无形体人类之后而生；具形体，却无固态物质。整个王朝皆有这般神圣存在，如第三根种族中的国王与导师；其艺术与科学教化，远超当今，因现代科学已将基本算术自几何学中抽离。他们并非超自然智性体，而是超人类的智性体，或近乎人类之智性体。」

「在那黄金时代，诸神行走于大地，与凡人自在往来。此乃人类意识初萌之际，尚无可称宗教之信仰。那些明亮的元素诸神，岂不就在他们身周，甚至内在？他们赋予生命、唤醒其智性存在，哺育并看顾人类童年；待诸神离去或隐没无形，后人终究只能崇拜其王国——亦即各元素。」

「请问元素国王们如何教导最初种族，涅特鲁-赫姆？」马乌媿问道。

「每一元素皆对应五感之一：以太关乎声音与听觉；空气关乎触觉；火或光关乎色彩与视觉；水关乎味觉；土关乎嗅觉。人类的物质感官依此次序进化，亦渐次习得运用之法。正如禅那主（或称诸神）自第一因诞生，人类亦由太阳系这些活跃代理人所流溢。」

「如此，地上可见两种人：一者为天界存在所投生，一者为第三根种族之后裔；后者乃无形体祖灵按自身形象所造，并赋予生命。至于前者，其额上皆有一枚神秘印记；凭此，他们可在内心相互识别。」

「迄今，人类已渐次察知五种元素，最后一种是以太，虽未全然认识；它将在本种族第四轮次终结时显现可见，并于整个第五轮次间，凌驾并统御其余元素。此外还有两个元素，目前全然超乎人类感知，故元素总数实为七。此最后二元素，将于本轮次之第六、第七根种族中以「预感」之姿初现，并分别在第六、第七轮次中被充分认知。关于地球七轮次历史与演变之古老教义，以及各样根种族与亚种族，皆载于《秘密教义》之中，足供终生研习。孩子们，此处仅提供些许线索，因我尚有许多要示于你们。」

此刻，天与风齐声震颤，悠扬乐音随之漾开；南风的发光羽翼上，浮游著成群闪耀虹彩的仙女。金声银调回荡，清音悦耳；仿佛观音与言语女神瓦查——那头吟咏的母牛，其牛奶流出营养与水，凭大自然的神秘声音与以太，自混沌与七元素中诞出诞生出天下的虚幻宇宙。继而自天心，即心智的天界，萌生初级胚种，覆盖整个世界，宛如铺满熠熠宝石。棱镜七色疾速从地升至云端，闪烁流转；所有声与光的交响，尽融于一张辉耀之网，以浩瀚荣光笼罩大地，直至被造物因神之欣悦而沉醉。

元素精灵正构筑各自的草木、肌骨、犄角或神经领域；天神谨慎引导其工，使各部皆能谐融合一。他们建造灵所居的大小庙殿，维系火花与低等心智。

其形貌若何？

每位天神皆是独立单元，无形体而具智性，拥有丰沛神圣力量。凡人肉眼不可见，唯凭神之气息显力；此乃一桩玄秘的奥秘。他们是形塑尘世或深渊生命之工具；时而如鸟、如蛾、如蝶，在风中飞舞；时而在巨树间沙沙作响，于高茎上轻点其首；或是麦田里的波浪，芦苇丛中的低语，将优雅足尖踏进银色溪流。

诸态元素精灵无处不在；科学称之原子、分子、电子，尚有其他种种名号。通灵者识其本相，古圣者知其全部隐秘；此知识久被世人遗忘，俗眼已然蒙蔽。诗人以内在灵视观之，只能徒然试图道出灵魂所见荣光。

他们藏于花心，或隐于昆虫虹翅的莹泽；他们在欢笑少女眸中闪烁，流连于微凹的脸颊。他们是玫瑰与山楂的芬芳；他们以仙灵画笔为花、果、叶、草染彩，凭其欢愉讯息，将人心提举至天界。

此刻，马乌与马乌媞确然目睹更深奇景：天际现出卢修斯或称朱庇特的光辉形体——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天父。「凯旋朱庇特」手持燧石，欲掷猛烈闪光；此时他身为「雷鸣朱庇特」，吼声如雷回荡，应和波希纳高呼神迹之求；或为「闪电预言朱庇特」，如暴风骤雨、狂野怒号；或为「雨神朱庇特」，令土壤焕新，洪水漫溢，生命丰饶。

这位光之王子周身辉耀，白衣缀著神圣彩饰，立于四匹白驹所曳银战车中。身旁是天上的朱诺，二人并作光芒四射的一对，守护婚姻福祉。他们的执政官亦著白衣，祭司头戴雪白冠帽环绕；鸟群盘旋、翻滚、翱翔、俯冲，预兆未来之事，乃是明亮的信使。

远处升起献祭的烟缕；一如古昔，每月中旬祭坛上奉有巨硕公羊，月初则以母羊羔献予朱庇特与朱诺。另有对于这对神偶与雅努斯的祈祷，确然升达其高处宝座。

远处地底与火山深处，传来敲打钢铁之声；宙斯与希拉之子——火神正以二十风箱在铁砧上劳作；他在作坊里造出精美绝伦之物。喧嚣止息时，火山两侧一分为二，火神本人与其妻阿格莱亚现身：她是美惠三女神中最幼者。火神容貌丑陋歪曲，妻子却是美丽女神。其随从乃冷酷强悍的独眼巨人，包括雷、电与霆，环绕这位跛行的凶猛火神；他曾被宙斯自天界掷落。其后忒提丝与欧律诺墨接纳他，居于俄刻阿诺斯环绕的洞穴九年。此刻他正前往奥林匹斯宫殿，那殿宇如星辰般闪耀不朽。

他与随众之工作已毕；下层深处的筹备告一段落，大地明亮的轮廓因而更显圆融。

此刻，大地边缘向西沉降，裂开一道骇人裂隙；对灵魂而言极为可怖。远处轰鸣弥漫空气，海潮如高墙疾速逼近；旋即填满深渊，激溅出浪花云雾，嘲弄般的散落岩上。

高居于滚滚巨轮之上的，是尼普顿，或称波塞冬。他是宙斯的兄弟，克洛诺斯与瑞亚之子；此刻正欣然长啸。他的兄弟姊妹哈迪斯、希拉、赫斯提亚与得墨忒耳，曾与他争夺那光荣海洋王国的统治权，最终天命属他。

他的马匹乃亲手所造，蹄是黄铜，鬃毛闪烁金光，必在翻腾的波涛间飞驰；而当他临近，浪涛便归于平静。他可爱的妻子安菲特里忒伴在身旁；他高举三叉戟，或驱散礁岩，或平息洪流的骚动。庞大的利维坦与嬉戏的海豚绕其战车而游，深海中一切怪物皆向他们的国王与王后致意。

大洋以无垠的伟力，发出破浪巨响；海岸随之应和，那永恒的低音深沉狂野，如战鼓轰鸣。这便是无限的象征，纯粹而未受玷污，在隐忍的岸边轰响著可畏的壮丽；这是元素之力与美的典范。层层波浪与翻滚的巨涛，携来珊瑚、彩贝与宝石，搁在沙滩等候的足边；来自浪下神秘洞窟的奇异生物在沙上爬行，恍若湛蓝深处宝箱中迷人的珍藏。

此刻，美丽的大地女神得墨忒耳与珀尔塞福涅也翩然而至，身披宙斯恩赐的繁花。她是绝美母亲的女儿，尚未被普鲁托夺去，宛如一枚可爱的玫瑰蓓蕾，甜美纯洁，带著甘露与仙果的气息；她们步履所及，大地果实丰饶涌现。麦穗作为得墨忒耳的赠礼，奋力向上探向跃动的光明。这位仁慈的女神，头戴麦秆编成的金冠，手持殷红罌粟的权杖，以温柔目光，巡视她绵延辽阔的辉煌国度。

「这些是远古的元素统治者。」涅特鲁-赫姆说道：「历代的崇拜者赋予他们形体，而他们至今仍在地球上行走；唯有被拣选的少数人能得见，这些人的眼，能穿透遮蔽上层世界的帷幔。」

「这些世界，远高于我们的世界吗？」马乌媿问道。

「不，孩子。上层世界之高，不在其位，而在其性质更为优越。它存在于更高的振动频率之中，与我们的人间氛围交融。诚然，众神仍行于地上，与人混居。在这些上层世界里，空灵实体具有意识，且如以太般不可见，本性无瑕纯净；他们是已完成人类进化者，是往昔人类种族的选民。他们被称为弗拉加、守护天使、祖先、祖灵、六重禅那主；究其实，他们即是褪去肉躯之人。

「宇宙中存在具备智性与意识的灵性存在。若否认此说法，认为只有人类才有完全的意识，且视其仅为大脑之功用，那这会是一个无法解的谜。唯有正确理解「灵-物质」的原始演化及其真实本质，方能阐明灵魂命运的奥秘。

「宇宙是自然或神的想像所造之物；但其运行之轨迹，亦可部分为开悟者的意志所引导。正如神运用宇宙心智的想像以创造行星、海洋、山峦及万物，开悟者的心智想像，亦能驱策物质元素，显化某些物象，使不可见者可见，并赋予形体与实质。那宇宙心智、开悟者之心智，与进化底层

之人类心智，本为一体，仅完美程度有别；而元素与元素精灵，皆可受心智驱遣，端视各自心智之力。

「然则亦有教诲指出：但凡一物，无论由自然或人类赋予形体，其「理型类型」必先存于主体层面；反之，若其原型并不存在（至少约略存在），则任何形体样貌，皆无法进入人的意识。因此你当明白，宇宙中一切人形与物体，必在万古之中，早已以星光体原型或空灵原型预先存在。诸神等灵性存在，须依循这些模型，方能将事物引入客观存在与尘世生活，并从其自身本质中，演化出未来诸自我的原始形体。即便是这些诸神，亦不能创造或发明崭新形体，因其原型必已存于万古。

「同理，人心亦无法发明任何在太阳系中本不存在之物、之形、之境。这便证明了，一切诸神阶序、天使、神灵、元素精灵、天界宅邸、极乐世界，无论其概念看来多么玄奇，皆确然存在——否则，人的心智根本无从想像它们。

「原初质乃一切被造物之共通基质，蕴含万物本质。思想亦然——思想即物体，具或强或弱之实体，端看思者意志与想像之强度。自原初质涌现出各异的心智，亦衍生精微元素与感官之始。

「《神圣的皮曼德》有言：「神非心智，乃生心智之因；非灵，乃生灵之因；非光，乃生光之因。

「人由火、气、水、土与以太诸大元素组成，故元素精灵易受具同质精质之人吸引。每人皆有一元素为其主宰：若土元素居优势，地精便引导其人，使之同化于金属、钱财与财富；其余元素亦然。人受元素统御，亦可超脱其上，进而为其主宰。

「帕拉塞尔苏斯亦云：『动物人乃动物元素之子，其灵魂自元素而生，动物实为人之镜。』若以『生命』一词代其所言之『灵魂』，此说便显真切；其中隐含一线索，昭示我们与高等存在之位阶差异。」

「何以须诵咒语，方能与元素精灵对话？」马乌问道。

「因声音乃宏大神秘之力；若为物质缘由所用，亦成惊人力量。开悟者可借此令金字塔凌空升起，或使垂死之人复苏，充溢能量与生机。声音能招引元素精灵并聚之；当开悟者成就此事，便可驱策元素力量，成就宛若奇迹之举。实则，其所行无非以神秘学知识导引潜能。

「一切宇宙元素与尘世元素之根本力量，在于内部引发一系列有规律、和谐的结果；欲达成此果，须有智性体指挥诸力。否则，若任元素力量无旨自行，则和谐不存。故诸神与人之智性，皆能指引并运用元素力量，其媒介为声音，并经显现之心智操纵；元素既是力量中心，亦为灵性存在，会在受指示下「行动」。于灵视者而言，高等元素力量显现为二：主观上是造成的影响，客观上是神秘形体，化为存在；灵与物质本为一体。灵乃高等层面上的物质，物质则为灵循环活动之最低点；二者皆属幻象。

「万物源于绝对者——其光凝结为存在之主们的万千形貌。其向下发展，于不断凝聚之波动中，抵达客观层面，成粗显物质；继而显现创造力量之诸多阶序：或无形体，或具独特形貌；亦有如低等元素精灵，无固定形体，却依周遭境况采各样形貌。自此至一、绝对、灵性根基之上，立起无数基本中心；于梵天之昼的活动期间，由这些中心展开普遍、循环与个体之进化。

「人类种族并列发展，与四元素平行演进；每一新种族皆于生理上适应新元素。我等第五根种族正迅速趋近第五元素，即以太；然此关联更偏灵性，而非物质。

「于第三种族或称雷姆利亚人的最后几个世纪里，该族类可自如生活于水、气或火中，因其对诸元素拥有无穷掌控。这些人乃神之子；非覬覦人类女儿的那些，而是真埃洛希姆。正是他们将自然最不可思议之秘授于

人类，揭示那些不可言说、而今已遗落之语。此种族最后残余者，居于辽阔内海之岛，该海早已干涸，今称戈壁沙漠。据传，此岛犹存，化作沙漠中之绿洲。

「超越火、气、水、土与以太五元素之外，乃诸元素与宇宙心智之起源，神秘难测。

「大熊座七颗明亮的星象征七种元素力量，印度人将七位远古圣人亦置于此星座，称此星座为七圣人、华冠灿饰者之居所。其开悟者宣称，这不仅为天文神话，更内藏原初奥秘——意义远深于表象。

「大自然最初为人所识的力量有七种，化为七种元素精灵、七位恶魔、七尊天神或七神灵；据知人体亦蕴含这七种元素。」

涅特鲁-赫姆阐释元素与元素精灵本质时，四周聚集了众多存在，体现了远古对元素神祇的信仰，它们各自以不同方式与自然之力相系。

其中最欢快的美丽身影是狄俄倪索斯，又称酒神巴克科斯；人患病时，他会在睡梦中造访，揭示疗法，助人重归健康喜乐之路。他是宙斯与得墨忒耳之子，父亲曾将他变为公羊，带往尼莎山的仙女处。仙女们在山洞中抚育这位年轻神祇，辛勤获得回报，升为天上的毕宿星团。

酒神四周簇拥著喧闹的潘神与萨堤尔，他们追逐米马隆女祭者、兽皮女祭者与酒神狂女；众人发狂起舞，头颈后仰、乱发披散、铙钹乱响；有人挥舞缠绕常春藤、顶缀松果的酒神权杖，有人晃著闪亮长剑，与盘绕肢体的游蛇嬉戏。他们暴烈跳跃奔驰，眼中燃烧野性激情，一如昔日在西塔伦山或帕纳索斯庆祝酒神节：那时辉煌的酒神与亚马逊人交战，将她们从以弗所逐至萨摩斯，并在帕纳马将其歼灭。

酒神骑驴而来，身旁伴著挚爱的阿里阿德涅；所有美惠女神、酒榨女祭者、酒神女狂者、酒神女信徒皆随酒神赞美诗起舞；酒神老侍从与半人

马身饰藤蔓、月桂叶、水仙与常春藤，绕场狂欢；虎、豺狼与黑豹也向这对神侣献媚。

还有普鲁托，常称迪斯，乃冥界严酷之神；但他若愿意，能将世间所有财富赐予凡人。他低垂阴沉的目光带著冷笑，怒视嬉闹欢腾的人群，直到最美之神厄洛斯骑狮降临。爱神厄洛斯统治神与人的心智，他一来，幽暗的普鲁托便悄然退去。这位西风之神与伊里斯之子拥有巨力，能击碎诸神之王宙斯的雷霆，夺走勇者赫拉克勒斯的武器，甚至与深海怪物嬉戏。他的金箭盛于箭筒，火炬无人敢随意触碰。有些金箭能点燃爱火，另一些钝重之箭却使恋人相厌。他驯服狮、虎、公羊、野兔等兽；玫瑰是其圣徽。他展金色双翼腾空，如闪亮小鸟翱翔。挚爱的赛姬伴其身旁，宛若神圣气息或神圣灵魂，以蝶翼轻灵飘浮；爱神维纳斯-阿佛罗狄忒妒视这对爱侣，尽管战神玛尔斯正身穿闪耀盔甲头盔，在桃金娘林中等待她。

高空荡漾神秘之音，甜美悦耳，恍若天使合唱天籁。那是埃俄罗斯，波塞冬与阿耳涅之子，身为风之主宰，被囚于利帕拉岛圣山。他歌声如吟游诗人竖琴，在空气中流转，轻抚耳内，带著柔美韵律。这声音唤起缪斯女神围成圆环的幻象，唤起人们对古雅牧歌与泉边巨梧桐的回忆——温婉的卡利洛厄曾坐树下聆听纯真之歌。它使灵魂和谐，似将灵魂引向庄严林间的神圣小径，那里栖居著古代吟游诗人的幽魂。他们歌声深藏的意蕴，存在于森林与林木君主舒展的枝桠之下；那是无形奥秘，却充满动人辩才。

少女们具仙女形体，自远方浮岛的卡拉明湖飞来，坐在希布利亚蜜蜂的嗡鸣中昏昏欲睡；而蜜蜂实为仙女的化身。甜美的梅丽莎发现了蜂蜜的妙用；成群金色昆虫满载蜜汁，在她头顶空气中如波游动、旋转；来自叙利亚田野与沃丘的野百里香，散发柔和香气，这甘美香草便生长于此。玛西亚与无数其他仙女少女，此刻也加入诸神与光明女神行列。

伊利提亚，执掌生育；波摩纳，护佑饱满果实；福耳那克斯，催熟谷穗；赫卡忒，赐予财富、智慧、胜利与机运；许癸厄亚，带来健康，手持雪花石膏杯喂蛇；厄杜莎，庇佑孩童饮食安眠；弗洛拉，司掌春花；芙丽娜，来自圣林——她们皆为天地增添优雅与高贵。当「太阳-神」赫利俄斯驾车循轨西行（自极东之金色宝座，至俄刻阿诺斯边际），其骏马所食仙草，生长于福岛沃土，生生不息。更多古老神祇加入行列，暮色却已迫近；因「太阳-神」将登火神所铸金舟，日落后自西向东夜航，赶在晨地平线上唤醒白昼。黄昏微光中，盖亚现身，掌万物奥秘之钥，其形体蒸腾雾气，启发至圣灵感。她居德尔菲神谕之首，在宣誓时被召请；黑羊为其祭品。另有盖尼米德，凡间至美，后被诸神遣往天界为宙斯斟酒，化为鹰隼，一如宙斯与希拉之女赫伯——青春化身，令老者重获活力，以神飧仙露斟满金杯；以及半身少女、半身灵蛇的厄客德娜，奇美拉之母，守护赫斯珀里得斯金果的百首龙。随行尚有赫敏，容颜堪比阿佛洛狄忒；与自河而来的伊那科斯，阿尔戈斯最古之神或英雄。还有神秘的英雄埃切特尔斯，以犁刃诛灭蛮族后遁形无踪；拉俄狄刻与五位少女，刚自提洛岛携祭品归返。

西天玫瑰色云霞间，太阳徘徊，山巅犹染魔幻釉彩；此时，乐歌之神阿波罗至。他创制长笛，亦从赫尔墨斯获赠七弦琴；此刻奏起福名克斯琴，众神皆悦。

阿卡迪亚所有吟游诗人随行，玛耳绪阿斯立于其侧，手持雅典娜长笛，流泻绝美旋律。三角竖琴拨弦颤响，暮影缓垂，美丽的海女神阿纳多墨涅自海岸沫浪中升起，为那妙曼高音与和声所迷醉；乐音在晚风中格外动人。

竖琴滑音与闪亮铙钹清响相和，每拍节奏皆扬起演奏者顶上金尘；叮咚手鼓与金色号角以闪烁中音划破空气，深沉鼓声滚动衬底；此刻合唱洋溢欣欢。

诸般旋律主题如神迹交织，令九位甜美缪斯欢欣喜悦，祝福那些美好演者。天籁之中，林木倾听叶间窸窣，于晚间宁静气息里轻浅入梦；仿佛这韵律咏叹与交响，为繁茂枝叶添注生命与欢愉。

喧嚣诸众皆静默，以跃动之心聆听悠扬庆典；乐音直抵无限边际，让灵魂得以瞥见第一因面容，哪怕只一瞬；他们甜美而痛楚地渴望归返那美好彼岸，坐落于神之永恒海岸。

时光流逝愈疾，暗影渐浓，甜美和声依旧回荡……直至一阵诡异幽魅的不谐之音划破长空，惊碎这片魅力。

骤然寂静……那可怖声响再度传来；诸神与仙子遂皆消逝，仿佛那幽灵般的呼唤即是死亡之声；万物生命在其骇人召唤面前，皆因恐惧而凝滞。

可怖音调复起，于寂静夜中愈显响亮，宛如巨硕白鸮振柔翅鸣啸，幽灵般掠过天际；光之诸神视其为黑暗信使，深恶痛绝。

此时唯一可闻之声，乃普鲁托自冥界再度起身，发出冷笑与嘲弄——他为参与女巫之黑色安息日而来；此夜祭典，即将启幕……

马乌与马乌媿愕然注视信使平静面容。第三异象终结，他命二人坐于一段倒木之上；无月黑夜里，苍莽森林自远方蔓延，缓缓迫至他们身后。

异象四：巫术

黑蛋白石

黑暗巫术与罪恶栖身之地，
焰舌流窜，恶意闪烁。
淫舌舔舐垂软的唇，
满是狰狞的狂热与贪婪。

光之子啊，摧毁这群邪物！
他们以狡诈的伪装、假冒神之爱的恶行，
玷污青翠大地。
浓眉下斜睨的眼，如撒旦般诡邪，
污了纯洁花朵——那曾如桃皮轻覆青春颊的柔嫩。

可悲啊！邪魔常披人皮，恣意掠夺甜纯，
那是天使降世赋予的神性。
何等惨痛的教训，
得从过往轻狂中拾取，或以滚烫泪水习得——
自绝望眼底涌出，活在苦痛与深悔里。

异象四：巫术

黑暗森林前展开一片起伏平原，延伸至林木蓊郁的山丘；远方地平线上群山隐现，唯一的光源，是蓝黑天幕中闪烁的星子。

马乌与马乌媿望著普鲁托险恶的身影缓缓移向山丘，在夜影中如一道污痕。

远方响起一声长音，神秘而威慑。普鲁托闻声举起号角，吹出刺耳巨响；随即，远处传来骇人的嚎叫与狂吠，迅速逼近。

片刻，一群狼形动物奔向普鲁托。一到他面前，便龇牙舞爪，谄媚讨好。牠们眼中闪烁红绿邪光，在熄灭的灯火余烬中，格外分明。此时万籁俱寂，唯有野兽微弱呜咽与低吼。微风拂过，林叶瑟缩，野兽偶发凶猛咆哮。普鲁托低喝一声，牠们立刻静伏脚边；寂静浓重得几乎可闻。

缓慢脚步声自远而近，在夜色中窸窣低语。一道移动人影徐徐走向不可见的终点。普鲁托锐目紧盯，野兽亦竖耳凝视，满怀期待，发现了这个流浪者。

马乌与马乌媿屏息观看这诡异景象，忽然倒抽一口气——普鲁托举臂指向那人，狼群无声扑去。

那人似有本能预警，苍白的脸环顾四周，瞥见野兽掠过平原的暗影，立即奔向森林，想攀树躲避。但已迟了；未抵林缘，狼群已扑上。他发出凄厉惨嚎，狼群以利爪尖牙撕扯，怒咆争夺血肉。

「亲爱的信使，」马乌媿颤声泣道，此时普鲁托轻颤著、挂著无声嘲讽离去。「难道你不能拯救这可怜人吗？那可怕的呼救、野兽的咆哮，将永缠我梦！」

「这只是过往的记忆，亲爱的。」信使说：「你所见的狼，本是人类。他们凭借巫术化为兽形，饮血食肉，放纵低等本性。诸神亦常变形——朱庇特化为公牛，赫库芭成母犬，阿克特翁变雄鹿，尤利西斯的同伴被咒为猪，普罗透斯的女儿们深信自己成了牛。赛德·马塞勒斯的诗中记载，有人会在年初陷入癫狂，多在二月，夜间潜回墓地，如犬狼般生活。希罗多德转述斯基泰人传说：纳鲁族的巫师每年一度化为狼数日，期满复原。奥维德笔下的阿卡迪亚王莱卡翁，为取悦朱庇特，竟奉上人肉杂烩；

神遂将他变为狼——『白发苍苍，面容狂暴，眼闪野蛮凶光……俨然愤怒之相。』

「普林尼 记载，在「朱庇特-母狼」的祭典中，安泰俄斯 家族若有人抽中签，便会被带到 阿卡迪亚 湖畔，纵身跃入水中，随即化为一匹狼。若此后九年未食人肉，方可恢复人形。

「阿格里奥帕斯 则说，德曼尼图斯 协助阿卡迪亚人向『朱庇特-母狼』献祭后，因分食祭肉，当场变为狼形；游荡十年后，他复归人身，甚至参加了奥林匹克赛会。圣奥古斯丁 在《上帝之城》中也提到，他认识一位老妇，据说能以魔法将人变成驴子。

「狼人的传说遍及世界。据闻挪威与德国的森林中常有他们出没，东方文学里也充斥著相关故事。

「在挪威与冰岛，人们相信人的意识能进入动物躯体，从而倍增自身力量——他们同时获得了那动物的能耐。此时，其原本的身体则陷入昏睡般的恍惚。唯一不变的是眼睛：无论化身为何种动物，那双眼睛总能泄露他的本相。他可以变为鸟、变为鱼、变为狼，完全承袭所化动物的所有特征。

「据北欧人的教导，化身动物有两种途径。其一，取兽皮披覆于身，即可完成转变。其二则更为复杂：如前所述，须令心智离体，投入野兽之身。此外尚有以咒语施术之法，但那结果只是幻觉；观者被咒语所惑，信其已变身，实则此人依旧。

「当人心智进入狼身，人的智性随之而去，却也承袭了狼的全部凶残，变得满腔愤怒与恶意。

「《沃尔松格传说》中记述，国王 西格尔 的母亲将自己变为一匹母狼，每夜现身森林。西格蒙德 与其九个兄弟被拴成一列，脚下横著一根巨木。母狼每夜吞噬一人，直到只剩西格蒙德。其妹 西格尼 为救兄长，派遣

一位心腹传讯，嘱他在脸上与口中涂满蜂蜜。第十夜，母狼再度现身，正要吞噬他时，先舔了他脸上的蜜，又将舌头探入他口中。西格蒙德趁势咬住她的舌头；母狼惊跳起来，脚蹬巨木欲挣脱，他却紧咬不放，直咬断她的舌根，母狼因而毙命。

「透过比较北欧神话，我们或可窥见狼人神话的起源：战士有个习俗，披上所杀野兽的毛皮，借以增添凶猛气势，震慑敌人。例如哈罗德·哈法格的故事中，其伙伴便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狂暴战士』。「狂暴」一词，原指那些受暴怒驱使，如恶魔般，拥有超人力量者；或最初是指身披盔甲、外罩熊皮的勇猛斗士。

「狂暴战士是极其可怕之人，为乡间安宁的居民所憎厌，因为他们专爱挑衅平和的农夫，要求一对一决斗。按挪威古法，若男子拒绝挑战，其财产——甚至妻子——都将被没收；他会被视为懦夫，不受法律保护，一切财物尽归挑战者所有。若他接受挑战而战死，征服者同样能夺走他的一切！这些狂暴战士为取乐，常闯入任何欢乐的聚会，折断任何惹他们不悦之人的脊梁或头骨，以此持续磨练战技。

「由此可以想见，在大众的迷信中，对这些披著狼皮熊皮、四处游荡者的恐惧逐渐发酵，最终使人相信：是兽皮赋予了他们野兽的力量与凶性。

「然而，在北欧人的历史认知中，他们也坚信『狂暴』是一种恶魔附身。战士使自己陷入疯狂，一种邪恶的力量掌控了他们，驱使他们做出清醒时绝不会为之事。他们变得麻木，对痛苦无动于衷，并在狂怒中获得超人的力气。刀剑不能伤，烈火不能焚；唯有以棍棒击碎骨头或头颅，方能将他们毁灭。愤怒时，他们瞪大双眼，眼窝里仿佛燃著火；他们咬牙切齿，口吐白沫，啃咬盾牌边缘，有时甚至将盾咬穿；冲突时，他们像狗一般吠叫，或如狼一样长嚎。唯有洗礼能平息这股狂怒；因此随著基督教传

播，狂暴战士的数量逐渐减少。这些人在一阵狂暴过后，往往虚弱不堪，必须卧床多日方能恢复。

「『狼』（Vargr）一词在古挪威语中有双重含义：既指不信神之人，亦指『烦躁不安』。

『狼』一词，源自英语『狼人』中的『狼』，以及法语『狼人』中的『狼』。圣希尔德冯斯时代，『狼人』即指魔鬼。几乎所有语言里，『狼』字总与狼人、魔鬼、女巫、亡命之徒、无赖相连。撒利族法律更明令：盗掘坟墓者，当使之成狼。

论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狼人，巴林-古尔德如此说：『传说与浪漫故事的建构中，皆奠基于此一事实——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中，存在一种疯癫或附身的状态。受其驱使之者，举止如野兽：嚎叫、口吐白沫、渴求鲜血与杀戮，随时准备犯下暴行。他们对自身行为不负责任，且常披上狼皮兽革。』

「此一事实，被添上超自然色彩，遂使『狼』字生出双重意涵：既指疯癫习性，亦指其外显之态。这也为愚昧之人提供足够素材，编造狼人神话，流传世间。

「文学中不乏人变狼人之例。如立窝尼亚一女子，怀疑此变形之事为虚构。其一仆人自荐，欲证明此能力。他离房片刻，众人即见一狼自屋中窜出，遭群犬扑咬，失去一只眼睛。翌日，仆人再度出现，果然少一眼。

「穆勒于一六七三年在莱比锡发表的论文中，记莫斯科一人，名阿尔贝特斯·佩里科夫斯基，惯以暴政骚扰臣民。某夜他外出，然而家中靠勒索所得之牛群尽死。归来时，他怒发丧渎之言，诅道：『是谁杀了牛？有种就吃掉；若神意如此，连我也吃掉罢！』语方落，数滴血坠地；此贵族顿化野犬，扑向死牛，撕碎吞食。此事不仅耳闻，更有目击为证。

「另有一类似故事，述布拉格附近一贵族，夺尽臣民财物，连一育有五子之穷寡妇的最后一牛亦不放过。然其报应立至：所有牲畜一夜暴毙。他发出可怖咒骂后，竟化为一犬，唯人的头不变。传说圣帕特里克曾将威尔士国王维里库克斯变为狼，圣纳塔利斯则将爱尔兰一户人家化为狼群。他们在森林沼泽间生活七年，哀嚎不止，捕食农家羊只为生。

「拉奈将狼人分作三类：

一、行如狼，抓羊杀牛，然未变狼形，仍具人身四肢，仅陷于妄想幻觉，自以为狼，其他人亦有同样幻觉。此类人结群奔驰如狼，实非真狼。

二、于熟睡或梦中，自认伤害牲畜，实未离床榻。然其主（魔鬼）代行其幻想所指之事。

三、邪恶之人能驱使自然之狼行事，其过程清晰映于睡者脑中。睡者无论梦中或醒后，皆静卧原处，却深信乃己所为。

「芬切利乌斯记载，一五四二年君士坦丁堡附近狼人为患，皇帝率卫队离城镇压，严惩之下，共杀百五十人。

「斯普朗格提及三位少女，化猫袭击一工人，反为所伤。翌晨，见她们卧床淌血。

「奈努德叙述了瑞士卢塞恩附近村庄，一农夫遭狼袭击，农夫自卫时断了狼的前足。兽血涌出瞬间，狼形骤变，农夫识出一失臂女子。其后此女被活活烧死。

「传说女巫变兽后，皆无尾。若连呼其洗礼名三次，便可复归人形。

「狼人还原为人时，可凭其宽掌短指辨认——掌心总留有数根毛发。此类人亦能化为山羊、白犬、白兔、熊或鬣狗。

「狼人死后化作吸血鬼；饮下狼人足印中的泥水，便能获得狼化之力。

「锡兰、西藏、中国、印度，流传人可化兽之说。有故事言：一婆罗门之子受咒所困，白日为蛇，入夜复为人。」

「因陀罗之子，白天是驴，夜晚是人。」

「阿比西尼亚人深信，金匠银匠入夜即化猛兽。他们耳戴金环，可资辨认；曾有鬣狗遭枪击刺杀，耳上果真寻得金环。」

「约瑟夫·阿科斯塔于《美洲国家史》中记述：墨西哥某城曾有统治者，被蒙特苏马的前任派人捉拿；此人竟在追兵面前，先后化为鹰、虎、巨蛇。」

「瓜地马拉的纳瓜尔人，或称民族祭司，亦能化为狮虎。」

「人化狼人，真正原因何在？」马乌问。

信使答：「有两个原因。」

「其一为精神错乱；我们也发现，进化未深之人，天生具有残忍倾向，幼儿亦然。古今皆有许多人，以折磨动物、同类为乐。犯罪史上屡见不鲜——杀戮竟能予人强烈快感。」

「『狼化妄想症』乃可憎恶疾，异于常识经验，以致于一般人视其为孤立难解的现象。面对此等骇人却可能属实之探究，他们惯于斥为神话，亦不足奇。况且，人与其他食肉兽无异，时常受杀戮冲动、毁灭嗜好所驱。昔时百姓争睹公开处决、世人渴求征战，皆是明证；孩童以虐虫戏兽为乐，亦属此类。」

「例如法王路易十一，在位期间处决四千人，常倚栅观刑。他将绞架立于宫外，甚且亲自行刑。试想尼禄、早期基督徒殉道、暴君伊凡、凶残海盗、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屠杀、卡利古拉、亚历山大·波吉亚、罗伯斯庇尔与法国暴民；约一六〇〇年，『高贵』的匈牙利贵妇竟将六百五十名少女鞭笞至死、或焚或刖。」

涅特鲁-赫姆说道，女巫自认变形，实因服用麻醉药物致生幻觉。他续道：「『化身野兽』乃诸神话体系共有之元素。希腊诸神尝化为动物，以速行计谋，隐密安全。斯堪地纳维亚神话中，奥丁化鹰，洛基化蛙。古人相信——且信得有理——动物亦有灵魂，或更准确说，有心智。人与兽之心智可互易其位；轮回之说由是而生。残暴嗜血如莱卡翁者，其心智可堕入兽躯：怯者入兔，酗酒之徒成猪。对佛教徒而言，人之本质仅存于灵魂，而人身、兽躯、鸟体不过心智暂栖之外衣；佛陀自身亦历经人兽诸态。

「巴特勒视身躯各部为不同工具，供灵魂（高等心智）用以视、听、感，一如我们使用望远镜或手杖；此等工具可弃，无损个体之本。沃恩喻身体为囚禁灵魂之笼，故灵魂（心智）可自此笼迁至彼笼。我们须常辨别灵魂与心智这两原则，后者涵高等心智与低等心智。灵魂永不入身躯，然高等或低等心智皆可入；实则低等心智即是身躯。

「北方邪神洛基寻觅被盗之伊登时，向弗雷娅借其猎鹰羽衣，披之即化为鹰。提阿西自瑟琳海姆追出，取老鹰服饰穿戴，亦瞬化巨鹰。

「芬兰与拉普人之巫师，常入出神状态，此时心智离体，遁入最利于行走之兽躯，借以远游。

「古梵文典籍载有一事：某国王被集市一名小丑之戏逗乐，遂聘其入宫为弄臣，居于殿内。此小丑貌拙智浅——身躯佝偻，四肢歪扭，竟能引众发噱——故获允自由行走，亦得参与密会。

于是，一位宫廷魔法师向国王传授秘术时，那傻瓜也在场，包括如何让心神离体，进入任何想占据的身躯。

一日，国王带著傻瓜骑马穿过森林，遇见一具新死的圣人遗体。国王想试试本领，便脱离肉身，钻进圣人的躯壳。他才进去，那傻瓜也立刻抛

开自己的身体，溜进国王空出的皮囊，随即策马疾奔回宫，享尽一国之君应得的尊荣。

可不久，王后与朝臣便察觉这位「陛下」举止怪异，暗自惊疑。此时，寄居圣人身躯的国王本人也回到宫中；他设法见到王后，将实情和盘托出。两人深谈后，设下一计，要诱骗傻瓜离开国王的身体，让真正的君王归位。于是国王藏身帘后，王后则将假国王唤入寝室。等他进来，王后指著房中一只美丽的鸚鵡问道：为何这鸟总是学不会说话？所有教过它的人都失败了，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那傻瓜洋洋自得，声称自己轻易就能让鸚鵡开口；说罢便脱离国王的躯体，钻进鸚鵡身上卖弄起来。他刚一进去，国王即刻从圣人尸身跃出，回返本来的身体；接著与王后扑向鸚鵡，一把扭断了它的脖子。」

「那傻瓜不能赶快逃出鸚鵡，躲进圣人的身体吗？」马乌媿问。

「他既然是傻瓜，一时没找著帘子后藏的尸身。」涅特鲁-赫姆答道：「何况这故事只是古人对轮回之说的譬喻，是对真实法则的幻想演绎；而那些掌握必要知识的巫师与女巫，却能以各种方式运用此法则。

「变形故事大抵有三类：天鹅、狼与蛇。凡能将自身化为这些动物或其他兽形者，便被迷信的人视为更高阶、具神圣本质的存在。

「然而在基督教国度，这类术士被当作魔鬼孽子，理应火刑处死；于是所有变形故事皆蒙恶名，凡未经教会认可的魔法力量，悉数归为邪恶。

「古人将分叉扭曲的闪电视作火蛇，拥有神般威力，以此形象向凡人显现。

「北美印第安人也以闪电为大蛇，雷声是其嘶嘶吐信。德国农民与希腊人一样，称闪电为『光荣之蛇』。故而，能化身为蛇者，皆被奉为神明。

「龙亦源于此，它象征著一场雷雨：自地平线升起，如一面扩张的黑旗掠过天际，吐出分叉的火舌，喷涌熊熊烈焰，双眼迸发怒光；它以鞭笞般的巨尾扫倒松树与山毛榉，折之如断细枝。」

「对希腊人而言，堤丰象征旋风或台风，生有百颗龙首或蛇头，嚎叫如群犬。他升天与诸神交战，诸神纷纷化为奇异形貌从他身旁飞逃。在现代希腊与立陶宛神话中，龙演变为食人魔或巨人；或以双足行走，或褪去鳞片双翼，与女子谈情调笑，进而娶之，却始终保有邪戾心性与魔力。」

「古印度吠陀神话中已有天鹅姑娘。她们居于大地与太阳之间的以太，被称为飞天女神。她们喜将形体化为天鹅、野鸭，偶亦化作人形；而英雄的灵魂将成为她们的情人与丈夫。」

「波斯、希腊、拉丁、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等文学中，亦有类似故事。甚至萨摩耶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间，也流传这般传说。无论何地，神话、巫术与魔法皆紧密交织，织就奇妙的图案，许多贤士古老智慧的线索贯穿其间。」

「狼化妄想症的起因，除却精神错乱与天生残暴，亦可能发生于催眠、自我诱导等状态。某些药物确能令心智挣脱身体束缚——这与灵魂无关。心智亦可透过所谓星光体投射释放，此乃意识延伸的一种形式；因心智有能力将自身固著于任何地方、任何存在之上，且不受肉身任何距离所限。藉特殊修习，我们可训练心智如此投射；当此法纯熟，人便能以明确无误的方式，令他人感知到此投射体的存在。」

「如是，造诣深厚的黑魔法师，便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动物。他不仅能施加影响，更能亲身参与他们的感知，无论那是什么。」

「女巫亦以同样方式参与黑色安息日的邪恶狂欢。她们的身体僵卧家中或他处，心神却展翼远颺，执行可怖的任务。其意念能被心智牢牢凝

定，化为可见的形体。若女巫能力未全，他人需灵视力才能得见这些形体；然亦有巫师或魔法师所造的意念体，能让毫无灵视天赋之人目睹。这些形体化为「空气的王子与力量」，且在某些情境下，凡人亦可目睹。

「巫术绝不仅仅是骑扫帚、变黑猫的女巫，那纯属迷信的糟粕；即便如此，借由精神之力，确实可能显化出黑猫的形体，只要想像力朝此方向汇聚！」

「魔法力量的施展，实为自然力量的运用，却比大自然的寻常运作更为精妙。这并非悖逆自然法则，而是一门科学；此科学奠基于对隐秘力量、以及统御有形与无形世界法则的深刻理解。」

「何处可寻揭示这些隐藏奥秘的典籍？」马乌问道。

「这些奥秘无从书中觅得，我的孩子；它们从未明文记载，而是以特殊方式封存，唯有在真正的开悟者或大师协助下，运用独特钥匙，方能开启那奥秘之门。琐罗亚斯德、佛陀、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孔子、苏格拉底乃至阿摩尼阿斯·萨卡斯，皆未形诸笔墨。此种知识犹如双刃剑，不适合无知与自私之徒。再者，此举亦将为神秘学门徒增添更多险阻，他们在昔日饱受可怕迫害。短短一百五十年间，欧洲至少有九万人以巫术之名遭火刑。他们如猎物般被『基督教』神职人员追踪；这些教士视此知识的流传，威胁其安逸的「生活方式」，故而决意毫不留情地铲除。自西元一六四〇年至一六六〇年，不过二十年光景，仅在英格兰便有三千人因与『魔鬼』立约而被处死。时至今日，仍有牧师乐于援引任何法律，以延续其『善行』；因在这群良善神父之中，正可寻得最为无知与野蛮的『信仰捍卫者』，他们若非感知迟钝，便是出于前述之由。」

「当一个人能看见化身的动物形体，预示著什么？」马乌问道。

涅特鲁-赫姆答：「或意味此人已然著魔。亦可能目睹了元素精灵，如波萨尼亚斯所载：马拉松战役四百年后，他仍能听闻当时的马蹄与士兵嘶

喊。历史上不乏著魔的受害者，譬如塞勒姆事件，以及其他巫术爆发的记载：他们目睹犬、猫、猪等动物形体闯入房室，啮咬他们，或与之交谈；继而受其煽动，犯下自戕或其他罪行。另有人看见所谓『天上骑士』策马奔腾；或有黄鸟栖落肩头，向其耳语骇人之事。凡此种种鬼魅般的动物形体，皆是元素精灵，它们显化出人性堕落中最不堪的特质，其本身并非人类。这些精灵或自发行动，或听从指令，某些巫师或女巫知晓如何驾驭它们。对未启蒙者而言，所有元素精灵皆属险恶；然而描述这些星光界的访客时，他们又常陷入异样的亢奋。他们忘了，或根本不知，这些异象源于外在而非内在。外在之物永不可信，唯有从内在方能觅得真理。若欲进入外在的星光界，可凭借特定的秘术与修行达成；而外在的元素精灵能袭击一个人，将其彻底击溃、摧毁、分解，犹如飓风扫荡森林。此类元素精灵能在不被察觉下，同时袭击千处；亦可依巫师指示或声音，择定一男一女作为目标。它甚至能袭击一时疏于防备的开悟者；然在此情形下，他很快便会为其同胞所救。」

「然而，一位学识渊博、兼具神圣力量的开悟者，怎可能受区区元素力量所伤？」马乌媞问道。

「原因在于，我的孩子，开悟者鲜少思虑自身，因而可能疏于以保护层环绕己身；此保护层任何负面状态皆无法穿透。开悟者的职志是为人类服务，他会竭尽所能护佑、引导其他尚未觉醒之人；却时常忘却保护自己、远避那些他不得不频繁闪躲的邪恶。诚如你们所见，尘世氛围中栖居著许多灵体；有不可见却可触及的磁性吸血鬼、主观的恶魔、波菲利的血恶魔、乃至远古的蠕虫与狐妖。伟大的埃及启蒙者摩西深谙此道，故而颁布严酷残忍的法律，对付被这类存在所附身的女巫；而耶稣以其神圣的正义与对人类的爱，驱逐这些元素精灵以治愈患者，而非杀害他们。反观今日多数教会人士，其行径恰与摩西、耶稣的智慧背道而驰：只见他们无知地反对，视巫术为纯然迷信。女巫、男巫或巫师，皆是内栖邪恶灵体之

人；疯子与罪犯亦同此理。若能成功释放此种灵体，解除附身之苦，便能达成疗效；前提是受害者或病人须在一段时日内，持续受专家观察。一般而言，受害者的精神状态本已孱弱，必须凭借细致耐心的指引与辅导，方能修复。圣保罗知晓号令邪灵、驱离附体者的方法。《卡巴拉》有言，须当恶魔面前阖门，恶魔便如遭追猎般遁逃。这意味著：万不可任凭灵体操控、沦为其俘；而避之良策，在于远离恶行——恶行滋生罪孽之氛围，恰与那些存在同频相契，自然引其聚拢。元素精灵惧怕刀剑利器，或一切锋锐之物。荷马史诗中便有例证：奥德修斯召唤占卜师提雷西亚的亡魂时，备下血祭仪式，却拔剑威慑，惊散了受祭品吸引的万千精灵。然而，正因为他持握那骇人兵刃，连占卜师之灵亦不敢近前。

「《埃涅伊德》记载，埃涅阿斯欲入幽冥之国，临近入口时，引路的西比尔出言示警。这位特洛伊英雄遂拔剑开路，于纷飞密布的魅影中劈出一条通道。

「普塞洛斯述及一巫师名为阿纳法兰吉，曾逐出其嫂身上的附体精灵。他以赤刃相胁，步步进逼，终令精灵离体。他又指出：元素精灵若遭坚硬或尖锐之物击中，亦会感到痛楚——因其一旦附身人身，所见所闻所感，便与居于人身之时无异；那暂居之躯所受苦痛，同样伤及精灵本身。

「据说，无知女巫不过是元素精灵所用的工具，真正的魔法师却是它们的主人；精灵必须听从其号令。此说确然。

「例如魔法大师所制护身符，效力极强。一五六八年，一名西班牙囚徒便为例证：此囚被奥兰治亲王于朱利耶判处枪决，绑于树上遭火枪射击，竟毫发无伤。众人疑其衣下藏甲，剥衣检视，却只寻得一护身符。护符一取下，枪声再响，他便应声倒地。

「另有一则事迹，记载甚详：阿比西尼亚巫师为微薄酬金，允许一伙法国人开枪射自己。枪口距身仅两公尺，五枪齐发，未伤其分毫。队中一

德国人举枪抵其躯体击发，武器顿时炸裂，巫师却安然离去。

「昔时普罗提诺受请参与诸神公开祭祀，他傲然答曰：当是诸灵来拜他才对（因他乃诸灵之主）。

「杨布里科斯力证，我们的心智性够与至高智性体感通；他总将低等灵体自通神仪式中驱离，并教导门徒加以识别。

「普罗克洛斯曾授：有一魔法密语，可使人自某个灵性位阶层层攀升，终达至绝对神圣之境。

「耶稣宣称，人是安息日之主，并且在他的命令下，尘世灵体与亡魂都从暂居之所逃窜。此般能力，阿波罗尼奥斯与诸多犹太艾赛尼派、迦密山兄弟会修士皆具有；他们实为后世圣徒先驱，而圣徒亦拥同等能力。

「古时占卜，或凭抽签决疑，曾是神职人员广行之术，连圣奥古斯丁亦认可——只要不涉俗世目的；图尔圣格里高利主教与其他知名教士，亦然。

「亲爱的信使，巫师如何得此玄秘知识？主要凭何手段，来驾驭元素精灵？」马乌问道。

「他们的知识来自师承启蒙。其最强武器，乃一话语。真巫师或女巫，若未将此话语传予弟子，则不死。此事众所周知：若巫师临终，寻不著可承力量之言的传人，便会在痛苦中徘徊不去。知此隐情者，皆不敢近其身，因巫师只需将话语传予任何人，即可解脱。据闻有医师，因临终巫师向其耳语那可怖话语，随即自尽。巫师欲脱苦痛，医师却不堪知晓秘辛之后果；不出一小时，便举枪了结性命。

「不久之前，王室亦曾藉巫师之力。如那叛道的雅各宾派教士：因擅于为其虔诚女主——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遥取人命，并以咒术折磨人形蜡像，技艺无双，遂得王后感激与庇护。

当其子查尔斯身染绝症、命在旦夕时，她命人掳来一名幼童，喂食圣饼后斩首，将那颗骇人的头颅置于祭坛黑饼之上，以此礼赞魔众。随后她要求魔鬼降示神谕，却已无用——查尔斯终究死了；而凯瑟琳，仍是罗马忠贞的女儿！

「本诺枢机主教公开指控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是巫师与术士，因其使用一尊铜铸的『神谕首级』；大阿尔伯特亦造过类似之物。

「教宗本笃九世、若望二十世、额我略六世与七世，皆以精通法术闻名。

「罗尔斯家族档案库中、克伦威尔的文牍间，皆可寻得指控克伦威尔与红衣主教沃尔西施行巫术的记录。

「同一时期，伊莎贝拉女王的告解神父托克马达，烧死万余人、刑拷八万众；这一切，仅在十四年内完成。

「1601年，里斯本有一匹识得纸牌斑点的受训马匹，连同驯师，以施行巫术之罪遭焚。神圣教会便如此护卫羊群免于「邪恶」巫术，保全自身纯粹。

「但路德所述一轶事也颇值得玩味：罗马某修道院旁有鱼塘，一日清淤，竟捞出六千余婴孩头骨。教会不可染血！

「葡萄牙耶稣会士马塞多甚至把宗教裁判所的起源追溯到人间乐园，宣称神乃首位审判该隐与巴别塔工匠的判官。

「史册屡载权贵行巫之事，或屠戮疯人、歇斯底里的妇女，或焚烧『净化』某些人，再没收其身后财产。

「耶稣会士安东尼·埃斯科巴于其《道德神学》中录有秘密指示：借巫术之法为合法，此学问乃凭魔鬼之助而得，然实践时不可仰赖魔鬼亲助。获取此知识之罪已成往事，然此知识留存至今，反成美德！更有人

指，占星、手相之类卜术，或可全无罪愆；盖因星象掌纹皆显人之倾向，可预测其未来。同时，教会神父们训诲：魔鬼实为巫术之灵——此说取自犹太法利赛人，他们将异教诸神化作魔鬼，如密特拉、塞拉皮斯；而罗马天主教会谴责密特拉之崇拜乃与黑暗势力交易。故而，所谓中世纪女巫，实为异教信仰者罢了。

「承袭诺斯替派与瓦勒度派血脉的阿尔比派，乃至整个新教世界，皆受同等谴责：教会将异见、异端视为巫术。」

「然而路德与加尔文面对宗教自由时，并不比历任教宗宽容；*他们*亦乐将其视作巫术。德意志整片整片人口以此方式削减，而瑞典、丹麦、德国、荷兰、英格兰与北美大陆的法典中，充斥血腥律条。每逢一人较同侪更为开明聪慧，旋即遭捕处死；安息日里，幼童被活活焚烧，或在教堂门前受鞭；而那些狂热之徒，其邪恶的想像孕生各种残虐，无不以仁爱慈悲之主的名义施行。」

「巫术的主要成分是甚么？」马乌问道。

「血永远是它的主要成分，」涅特鲁－赫姆答道：「因血滋生幽灵，其流溢的气息提供了材料，使某类灵体用以塑成暂时形貌。」

「艾利冯斯·李维说得真切：『血是宇宙流体的最初化身，是物质化的生命之光。血的诞生乃自然诸奇迹中最奇妙者；它唯有不断嬗变方可存活，因它是万有的『普罗透斯』。此宇宙基质具有双重运动，是存在的伟大奥秘；血是伟大的生命奥秘。』印度哲人罗摩撒里亦言：『血蕴含一切存在之秘，凡生物皆不可离之；食血即褻渎造物主的宏功。』」

「帕拉塞尔苏斯曾谓：人可藉血之烟雾，召来任何欲见之灵体；凭血的流溢之助，灵体得以建立己身外观、或一具可见的形体——此即巫术。巴力的圣师们以此造出客观存有、触之可及的幽灵；为取得必需材料，他们在自身躯体上割开深长切口。如今，波斯的某个教派亦有此风，狂舞过

后，便以利刃自戕，任鲜血浸透衣衫、染红地板。舞至终场前，每个舞者身边都仿佛有一道幽灵的影，与他一同旋转。

「塞萨勒的女巫有时会以黑羔羊或婴孩的血召唤幽影。」

「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则说，血祭能助众神更妥贴地完成职司。」

「你方才提到的话语，在巫术中真有如此分量吗？」马乌问道。

「它不但是巫术的核心，更是神秘知识所有分支中最关键的，我的孩子。即便在白魔法中，这话语也代代相传。摩西在尼波的孤寂里，将手按于新门徒约书亚身上，随即永辞人世。亚伦于何珥山启蒙以利亚泽后，便阖目而逝。佛祖临终应允弟子，他将活于值得之人心中；他拥抱最钟爱的弟子，耳畔低语，而后溘然长逝。当约翰的头枕在耶稣怀里，他获嘱咐静待主临。这话语从一位先知传至下一位，如电光闪现；在使年迈的启蒙者离开人间视野同时，也将新的启蒙者引入世间。」

「看哪！」

话音方落，一连串火焰自黑夜中跃起，围成一圈；圆心是森林中央的空地。火堆旁坐著大群黑人，个个圆睁双目，瞪视这骇人景象。

一名黑白混血女子正裸身狂旋，脚边散落著她一一褪去的衣衫。几名黑人——显然是仪式的祭司——喃喃诵咒，每人都直挺挺地竖起一根手指。多名土著的鼓手敲出诡异跳动的节奏。舞者越转越快，口吐白沫，十指疯也似地抓挠肌肤，划出深深的血痕，鲜血汨汨涌出。

此刻，祭司宰了一白一黑两只鸡，斩下头颅，从犹自抽搐的身躯里挤出热血。无数翠绿小蛇在舞者周身蠕行，一条巨蟒则朝她蜿蜒而去；鼓声催动下，蛇身开始缓缓地、有节奏地缠上女子的四肢，愈攀愈高；纵使她身躯仍不住扭动。她厉声尖叫，在癫痫发作中倒地，巨蟒却缓缓勒紧。随

著一阵野性的呼喝，众人倏然起立，拍打胸膛；每个男人都抓住一个女人，咆哮著奔入森林，其余景象也渐次淡去。

「这是伏都教的仪式，盛行于古巴与海地的黑巫师之间，」信使说道，「这是对神秘知识的误用，便是巫术；若能正确运用这知识，方是真正的魔法，或称智慧。

「人类各族在灵性禀赋上的差异，一如肤色或其他特征。有人天生具灵视，有人生为灵媒，亦有人耽溺巫术，就像你方才所见；他们将这知识代代相传，引发一连串或多或可怕的心灵感应现象。真正的魔法师能用云雾包围隐身，或幻化为所欲之形貌，甚或投射星光体，令其远离肉身所在之处而显现。巫师则娴熟操纵呼吸，借以施咒行法，甚或杀人于近处远方。一六一一年，普罗旺斯议会焚死了一位名叫高弗里迪的牧师，只因他在告解室里引诱一名忏悔者，对她呼气，使她神智昏乱，陷入罪恶的情爱。另有一桩著名案件，关于吉拉尔神父——这位耶稣会士于一七三一年在法国受审，因他向一名女教区居民吹气、诱惑她，使她当即对他燃起炽烈情感；她还对宗教圣像与圣痕产生狂喜幻视，并罹患歇斯底里的痉挛。这状态持续数月，直至她终于清醒。巫师实为公敌之最，一旦罪证确凿，便应消灭……或由专家施治。

「巫术与咒语之类，被无知者视为童话；然而，从《查士丁尼法典》到英美两国的反巫术法律（虽已陈旧，却仍未废除）皆可窥见：此类行径哪怕仅遭怀疑，亦会被视为罪行而惩处。我们至今仍可读到，君士坦丁皇帝如何判处哲学家索巴特鲁斯死刑：只因他解开了风的束缚，致使运粮船未能及时抵达，延缓了饥荒的终结。尽管如此，这也未曾阻碍基督教作家持续教人在风暴险境中祈祷，并深信这祈祷的效力。

「当亚特兰提斯的巨人与巫师尽遭毁灭，伟大的雅利安神秘主义者便将天文、物理与神圣真理，隐藏于各式寓言之中；自那时起，唯有极少数的开悟者，才知晓巫术现象背后真正隐藏之物。而复活节岛上的遗迹，正

是铭记这些巨人的惊人神秘纪念碑，亦是第四根种族人类样貌与性格的真实写照。连同中亚发现的巨大圣人雕像，今日展现的是一幅诸神后裔的图像，借由圣人（即「天界初生者」）而形塑；复活节岛人则是另一群强力的巫师，是神之子，纪念了善恶之间永恒斗争。」

「亲爱的信使，这些亚特兰蒂斯巫师的名字，如今还有人知晓吗？」马乌媞问道。

「《光辉之书》里，有几则寓言提到这样的存在。」涅特鲁 - 赫姆回答，「其中能找到伊钦人的典故——他们被锁在沙漠的一座山上；这意味着这些灵体困于轮回的尘世。在《以诺书》中，则提到反叛天使的首领阿扎泽尔：他落在阿蒙山顶的阿狄斯，向那些拒绝投生为人的天使效忠。据说阿扎泽尔教人打造剑、刀、盾与魔镜；阿玛萨拉克传授巫术与草药之秘；阿默斯教人调制魔法药水；巴尔卡亚尔授以占星之术；阿基贝尔解读征兆与预示；塔米尔指点天文；还有阿萨拉德。这七人，便是人类第四根种族的启蒙导师。《以西结书》更清楚地揭示了亚特兰蒂斯巫师的历史与终局。请查阅经文。」

「亲爱的信使，巫师们可曾使用什么魔法符号？」马乌问。

「人类巫术的神秘标志，是那颠倒的五角星——亦称黑暗时代的符号，两角朝上翻转；黑魔法的仪式中，便以此形施行。」

在古代，犹太人完全熟悉巫术和各种邪恶力量，但于真正神圣的神秘主义通常所知甚少。那些伟大的先知，如但以理和以西结，确实知晓真相；然而寻常的犹太先知，目光只落在与自身种族、部落和私利直接相系的事上。同样，耶稣会将古代开悟者所传秘语的隐微知识，以及其中七把钥匙，化为一套巫术体系。这等知识原由古时最高位的圣师守护。确切地说，他们只握有这语言的残章断片；即便如此，残余之中仍蕴藏著一股殊异而危险的力量，能为巫师所用，贻害世人。一切神学皆从这般秘传或神

秘的语言中生长而出。七把钥匙，各自开启自然的七重奥秘之一。埃及的大祭司曾全然通晓其秘，然自孟斐斯倾覆以降，埃及便一把接一把地遗失这些钥匙；到了贝罗梭斯时代的迦勒底，仅存三把尚为人知。如今，唯在印度、中国与西藏，偶能觅得仍掌握全部七个子系统的持钥者，知晓此语言完整体系。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套精确的科学体系，涵盖几何、数理与天文；世人视其源于神圣启示。大金字塔的测度以此为本；而于秘仪与启蒙进程中，金字塔亦作为永恒的铭刻与不可摧的象征。

「此体系所涵的星座与占星知识，是神秘学家施行所谓「魔法」壮举的最佳利器；譬若，于第二月十九日、十一月十七日、第三月七日，得窥见一个人未来，且万般将临之事，皆依序铺陈。」

「亚特兰蒂斯的巫师或巨人，终究如何覆灭？」马乌问。

「亚特兰蒂斯巫师毁灭的描述，与《旧约》所载《出埃及记》故事极为相类。古书有记：容光焕发的伟大王目睹黑面者之罪愆而心生悲伤；此即意味，此时白光势力已再难宽宥巫师诸恶。伟大王遣其飞行器，遍告虔诚的诸国与部族首领，嘱其速备，尽早离开亚特兰蒂斯；盖风暴之主正迫近，而地精与火精灵已在筹备其宏伟魔法。「令众巫师陷入磁性睡眠，使其不察迫近之危，免遭最后痛楚。然其命运必至，容光之诸王归来。」

「洪水动时，列国之民已穿越旱地；其王率之向东亦向北。流星如雨，坠于黑暗势力疆土，然他们犹沉眠。幽冥诸主待其命令，以便缚住运作中之元素力量；然其主，黑巫师们，仍继续沉睡，未发一令。海水遂涨，自一端至另一端，覆没亚特兰蒂斯全境。待巫师终醒，召唤元素诸主，为时已晚，因它们早已遁去。有的巫师醒来较早，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追赶逃亡之众，未及赶上便已身死；其足下土地崩陷，大地吞没了那些褻渎她的人。」古书如是言，亚特兰蒂斯巫师遂如此自地上抹除。古书亦述及暗之子与光之子间可怖战争；其事发于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此等巫师善于变身；在波塞冬的爱情故事中，祂化成海豚以赢得安菲特瑞特；化

骏马以诱克瑞斯；化公羊以欺西奥芬尼。于波塞冬身上，可以窥见亚特兰蒂斯神祇与种族之禀赋，亦见巫师之邪恶。」

「然则，亲爱的信使，巫术究竟是何物？巫师又如何造就此等现象？」马乌媿问。

「巫术与黑魔法，皆由巫师之意志驾驭。」涅特鲁-赫姆道。

「他们自内投射出一种磁流，并学会以全然清醒、科学之法，塑其形、导其向。其理略似无线电台投射特定波长。唯接收仪器须全然建立且调频，方能收此波长，使之可见可闻。巫师则不然，他们能以力制伏对象意志，令其服从己之命令与暗示。此与催眠术有相通处；实为更强力之催眠。印度尼尔吉里斯之穆拉-库龙巴部族巫医，或锡金、不丹之红帽派部族巫医，乃至其他部族之巫医，欲将受害的对象除掉时，便使用其受过训练之意志以达目的。其意志绝对确然，不取决于施术对象神经易感与否；巫医一旦择定受害者，与之感通，巫医的『流质』必寻得路径，直抵目标。

若对象注定要死，他便会死；若注定要行某种事，他便会行；若注定要见某种异象、景象或人，他也必会见到。巫师的意志无可抵挡，除非有更强的力量前来拯救受害者。这并非欧洲「实验者」那种随意的方式——他们对手中操弄的力量一无所知。

「这些巫术的知识与方法，流传已久；它们与世界同样古老。在当前的循环周期，即梵天之昼，亚特兰蒂斯与雷姆利亚时代的人曾使用它；更早的周期里，类似的情境下也出现过。我们可以说，凡以强大的意志，将恶意施加于较弱意志者，皆在施行巫术。魔法确实是一种双重力量：只需一念之恶，便轻易沦为巫术。魔法与神秘科学的符号皆具双重性，使用时危机四伏，尤其当学徒或实验者缺乏专家引导。许多神秘学学子心智未明，无从分辨左道与正道；而这些符号或教义的关键，仅能由开悟者口传亲授。市面上充斥标榜高等魔法的著作，声称人人可自学实验，这对未启

蒙者实为大险。它们极易堕为巫术与黑魔法，为学徒与其家庭招来无边灾祸；多少未受指导之人，最终疯癫入院，或下场更惨。切莫轻率怀疑此点！

「这尤其适用于大卡巴拉中的神秘字元、字母与数字：正是滥用符号所蕴藏的智慧，才将人类抛入今日奴役的枷锁。

「伟大的启蒙者柏拉图在《费德鲁斯篇》中告诉我们：『人类的灵沉溺感官，因而折翼坠落、投生凡尘；此前，他本居于诸神之间，活在如空气般纯粹而真实的灵性世界。』

「自黄金时代以降，巫师便盗用文书中的秘密以遂私欲，无论是卢恩符文、基士丘普的著作、以弗所与米利西亚的书信、托特之书，还是迦勒底人塔格斯及其门徒伊特鲁里亚人塔克翁的可怕论文。他们扭曲对应法则的科学，亵渎五角星、四字神名、元素金字塔与各种十字的奥秘；他们折下生命之树的枝干，燃作篝火，其火焰几要吞噬『光、生命与爱』这三字所象征的一切。

「神圣奇迹与巫术效应，本出同源；强烈的意志与欲望，皆会催生有意或无意的魔法。二者唯一之别，只在于所求效果是善是恶，以及由谁所为。

「除了意志，巫师尚有他法相助：咒语、磁性传导、春药等等。我们在题为《驳诸般异端》的希腊文献中读到这些，其作者当属希腊教会的圣西波吕特。

「埃及拉美西斯三世时，有个名叫亥的牧羊人，渴求力量。一日他得了一卷书，记载其君主拉美西斯—梅里—阿门的手册。凭此，他竟真获取魔法之力，能预见未来，更做出种种心中所想的恐怖恶行。最后事迹败露，法官奉法老之命，依神圣语言的文字将他处死——换言之，用来处死他的手段，与他行恶所用之法相似。

「底比斯的月神孔苏掌有统御亡灵之权；其神庙中一方碑文铭刻完整的魔法故事，后来送至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在埃及，死者星光体之壳、亡灵恶魔、行星神灵、与诸神之间的区别，人所共知；而那些投身黑暗、滥用此知的邪恶巫师，一旦被察，无一免于死刑。

「斐洛曾言：『众所周知，秘仪旨在揭露大自然隐秘的运作。』

「若人类的证词尚有价值，便会发现那些与神感通的祭司，所显的奇迹如此真实，证据如此确凿，连大卫·布鲁斯特爵士——虽不愿承认祭司在神迹上胜过基督徒——也不得不认可他们在物理学与一切自然哲学上的至高造诣。

「希罗多德、泰勒斯、巴门尼德斯、恩培多克罗斯、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他们在各自的时代中寻求埃及大圣师的智慧，只为求解宇宙之谜。普塞卢斯说：『魔法乃祭司科学的终极篇章。它探究尘土万物的本质、力量与属性，涵盖元素构成、走兽、草木果实、矿石药材；一言蔽之，探求一切存在之根基与力量。』

「往往，力量过盛、知识滥用、野心膨胀，便导致自私且不择手段的启蒙者动用黑魔法或巫术，而这股黑魔法最后令秘仪遭到废弃；此事可于蒙森《罗马史》中读到。早在西元前560年，罗马人便察觉一个神秘结社，实为最令人憎恶的黑魔法学派。它宣扬自伊特鲁里亚传来的神秘主义，这道德瘟疫迅即蔓延全义大利。共有七千余名启蒙者被告发，多数判处极刑。再者，提图斯·利维乌斯亦揭露，一年之间便有三千名启蒙者因涉投毒而定罪。」

信使语毕，马乌与马乌媿仍陷于方才见闻的沉思，三人一时俱静。

平原上仿佛浮现一队幽影；一道异光开始闪烁，鬼魅般照亮这片场景。朦胧形影渐转清晰，终化作活生生的演员，演出一连串奇诡技艺，非

凡地演绎了涅特鲁-赫姆所述魔法与巫术的原理。

大术士西蒙·马格斯的怪诞身形显现——他自虚空造出一人，随心令其现形或隐没；以指戳石，石如软泥；转瞬又将石块化为面饼。顷刻间，他变作公羊，或如飞鸟翱翔天际；手一挥，便涌出一堆黄金。他似双面神雅努斯生有两张面孔；一声令下，大理石像竟活转行走。

另有波西米亚巫师齐托，将成束稻草变成肥猪；更甚者，当人从窗探首窥看邻舍，他能使其额生鹿角，再无法缩回头颅！又有一面目可憎的老女巫，坐于池畔喃喃低语，以其主之名屈指叩击水面；天际乌云甫聚，她立时将云驱往仇敌麦田，不消片刻便降下冰雹毁尽收成。

马乌一行坐在倒木上，望见毕达哥拉斯威严身影，正与他驯养的雄鹰交谈。他们看见许多披著死尸的魔鬼；因魔鬼身为死亡之源，不得拥有自身躯体，只能从坟茔盗取遗骸。这类元素精灵有的呈女子形貌，亦有额生双角的小恶魔；更有男女梦魔与人类交合所生之子，实为异常罪孽之果。

一大群女巫，老幼皆有，骑著棍棒、扫帚、芦秆、裂木、手杖、铲子、公牛、山羊或犬只。

这些深谙黑魔法之人，皆知如何亲赴安息日集会；他们将双重躯体留于家中，看似沉眠。众人燃起一堆污秽可怖的篝火，魔鬼总统端坐宝座，化为一头巨大狰狞的山羊。他们上前膜拜，或屈膝哀求，或背身以对，或高举双腿、头后仰、下巴直指天空。献上黑色蜡烛，或婴儿脐带；口中发出骇人声响；许多人如疯般乱窜——他们确已癫狂。多数为女子，亦有男子。长桌摆满恶魔侍从端上的菜肴；然当宾客开始用餐，却觉食物苦涩难咽；魔鬼见状震怒，几欲将他们撕碎。黑酒自污秽角杯倾泻，此处却无饼与盐。场面渐趋混乱。接著轮舞开始，始终向左回旋；这舞蹈不带欢愉，反令人极度劳顿疲惫，生出无尽苦楚。人人携著相熟的灵体，口吐亵渎之

言：别西卜被颂为万物创造者、赐予者与守护者；众人向他说话时，皆面朝地面、转身倒退，如蟹行般趋近。

树上坐著一名牧人，吹奏风笛为女巫舞步伴奏。舞蹈愈狂，女巫们如公鸡啼鸣、母鸡咯咯、猫儿喵叫、犬只吠嚎、绵羊咩咩。其余人或低吼、或嘶鸣、或咕哝，交织成地狱般的喧嚣；魔鬼与麾下恶魔欢喜腾跃，以尖叉刺戳女巫，令她们嚎叫更甚。渐渐地，群魔数量倍增，现身上层空域的火魔、中层空域的风魔、地面的土精、水精灵、地下幽魂，还有厌弃光明而背离光的暗魔，化为犬、猫、牛、角鸮等形貌。他们呼号、呻吟，或以尖锐哨声嘶喊，恰似埃及祭司的恶元素精灵，依附于坟墓、雕像或邪祟器物上，发出阵阵厉响。

平原上篝火燃烧，周围环坐男女巫师，全神贯注焚烧人尸，以搜集脂肪，熬制魔法药膏，或将骨骸烧为粉末，撒在敌人田园令其荒芜歉收。

另一些人正调制毒乳液、药水、粉末、油膏，用以谋害或蛊惑他人，谋取不义之利。

普鲁托化为凶悍的黑人，那邪恶王子再度现身；众魔、恶鬼与女巫皆俯首称臣，匍匐跪拜，啮齿自噬以示虔敬。

可怖的普鲁托不断膨胀，愈发巨大，终至蔽天。它如乌云悬浮高空，云层间迸发雷鸣；一道狰狞闪电劈开天幕，伴随骇人咆哮，万般罪孽似厚重尘云，卷向大地每个角落……

幽冥微光里唯余沉郁死寂。马乌与马乌媞凝望著依旧端坐树干的白信使；在此处，他们目睹诡谲景观，聆听了第四异象的海谕。

异象五：通灵主义

红玛瑙

星光界幽暗中，
群集欺幻性存在，
其虚假不定的魅影，如今已被揭穿；
无非是卑劣的诈术与巫术。
于辛梅里亚的地界，
地平线上隐约浮现黑暗的反叛，
潜伏著彻头彻尾的疯狂与绝望。

但愿逻各斯之火自宇宙以太降下，
以一场大屠杀歼灭那伙邪恶的罪孽！

或者，以慈悲之手将它举至神前；
若神不允，便撕毁这庞大团伙——
他们以卑鄙手段对待良善与无辜，
撕毁他们对尘世罪人施予的奸诈援手。
他们假借灵感之名，辜负了寻求者单纯的信仰：
他们追寻光明，却只落入阴沉的黑夜，
以及无法穿透的谎言之网。

异象五：通灵主义

「那是什么奇异的光，亲爱的信使？」马乌媞问道。

「这是星光界的光，孩子。你所见的景象属星光界性质，随后的场景也有一部分发生在星光界层面。你将明白何谓通灵主义，以及所谓的『通灵现象』在降神会上发生时，元素精灵动用的是何等力量与伎俩。

「我已告诉你们，白魔法与黑魔法遵循同样的法则。巫术是黑魔法的一种，而通灵则是巫术的一种。这不意味所有通灵者都是黑魔法师，绝非如此。通灵者中不乏真诚可敬之人；一旦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即*是一种巫术，必感震惊。若他们明白某些降神会过程的真相，恐怕更加惊惧；因为在那些场合，他们大量的力量都被元素精灵挪去实现自身意图。倘若通灵者能亲眼见到参与降神会的怪物，通灵主义早该绝迹；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逃离这可憎的魔法仪式——它正合元素精灵的心意。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有些人为了『发展』通灵能力而每周围圈聚会，这类聚会多半无害。因为这些人心理孱弱、心智未开、身体振动迟滞，元素精灵能汲取的真正力量微乎其微。在此类聚会上，最糟的情况（*如果发生的话*），不过是低等元素精灵轻扯腿脚，或上演无伤大雅的闹剧；他们偏爱对围圈成员耍弄愚蠢的恶作剧。」

「这对可怜的通灵者似乎是相当难堪的判决。」马乌媞说：「他们若听到这番话，想会必火大，觉得受辱。」

「未必如此，亲爱的孩子。」涅特鲁-赫姆答道：「永远别忘记，没有人被神之诸子强迫接受真理；或许此人尚未准备好，或根本不愿接受。所有人皆有自由意志，能接纳或拒绝任何教导。若以任何方式强加力量来教导，教导便沦为教条；宁可一无所信，也好过信奉教条。教条使大脑与心智僵化，阻断了神所赐予的思考自由与信仰自由——两者并不相同，端看你是否愿意运用。教条将人从真正的圣父之子，变作无思想的奴隶与机

器。再者，诚实的见解或真正的教导，从不触怒智者。唯有那些无脑、教条、或甘愿盲目的人，才会愤然如兽；他们通常有金钱上的理由阻止真相流传。狂热者亦同；但这些人人都须经历痛苦的教训，直到鳞片自眼前剥落，他们理当被更睿智的人以爱与同情宽容——后者在过去，或许也曾历经同样的阶段。」

「要是他们反过来撕咬你呢？」马乌问道。

「这时我们必须记住伟大的主耶稣，亦即克里斯托斯的永恒榜样；他替折磨他的人祈祷，宽恕了他们施加于他的鲁莽残害与迫害。」

「那么，通灵者为何对自己的作为产生误解？」马乌问道。

「此处的通灵现象，全属星光界范畴。人们常将显现的灵体误认为人类逝世后的灵魂，实则不然——它们或为星光界的元素居民，或为人类于尘世投射的意念体、并由元素精灵操纵。这些形体亦汲取灵媒与在场者的生命力，即人流溢的『外质』。而被元素精灵驱使的形体，往往被错认为死者的星光体，甚至视作灵魂重返尘世的明证，用以宣称肉身灭后灵魂依然存在。真相是：元素精灵不过借用各类形体、亡灵、意念体，来欺瞒众人，使人相信故人犹在，且熟知亲友旧事。然而这些鬼魅，与逝者毫无关联。在降神会不是骗局的情况下，显现的形体多由元素精灵构筑，并藉灵媒之口发声。其间，元素精灵的实体暂居形体之中，宛若真人魂魄寄寓临时肉身。方才所述之意念体，显现时或虚或实；若意念力强盛，甚可凝为在场者眼中坚实的形貌。倘降神会未现形体，仅闻灵媒嗓音，则难辨其言究竟是无稽之谈、是灵媒自身思想、在场众人之思，抑或元素精灵意念。唯有真具灵视者能知。」

「所谓附身、物体飘浮、桌椅喇叭移动，皆是元素精灵操弄在场者生命力的结果。有时，众人意念汇聚，亦可能共塑某种形体或现象，犹如女巫集结念力，召出恶魔之形。」

「灵学研究史上，如克鲁克斯、华莱士、弗拉马利昂、柯南·道尔等名家，皆曾倾力探讨此道。他们所得结论一致：灵体物质化虽不足以证实其所代表者的身分，然此类现象绝非凡人所能为。此说自然无误。当降神会聚集真诚明智之士，且有灵媒真能与元素精灵感通，其所生现象，实为星光界元素力量所操控。这点正确。然而，若谓这些『灵体』即来自『更高层面』的逝者，则谬矣。逝者之灵魂无法渗透稠密物质氛围，更无从于降神会中显现。此事绝无可能；因逝者已无形体实质。纵然他们仍完整记得与高等心智相系的诸世因缘，亦保有对周遭与自我的全般意识，却在任何情形下，皆不能在尘世物质层面显现——除非被束缚于具备心智、生命精质与大脑的身体之中。无此物质属性，即无物质外观。凡能思者，皆应明白这点。故而降神会所现物质化形体，非由已故者的灵魂所生，实乃元素力量于某层星光界运作所致；星光界密度异于尘世，或稀或稠。元素精灵喜好假扮，每见在场者信其假形体为真灵魂时，便欣悦不已。它们亦从在场者潜意识记忆中撷取细节，用以构筑灵体形貌。典型一例，即布拉瓦茨基夫人造访艾迪夫妇十四日期间，所亲睹的一系列灵异现象。

「她在那里见了一百一十九个物质化灵体，形貌细节无不准确。一八七四年十月十四日，她在致《纽约每日画报》信中描述其中数例：应她之请跳起列金卡舞的高加索少年，那是切尔克斯舞蹈；身著商人民族服装的波斯老者；库尔德斯坦的骁勇战士；一位曾是她老仆的俄国妇人；一名她认得、来自中非的强健黑人巫师；最后一位则是她的叔父。

这些皆是她过往识得之人。元素精灵正是从她记忆中取得塑形所需的一切细节，而她当时浑然不觉。唯数年后她改变了见解，此事容后再述。

「在一八七五年十月十四日《灵性科学家》（波士顿）刊登的一篇文章里，她以幽默的口吻提及『印度幽灵的庞大军团』，以及为明亮的『夏日国度』所写的『杂项指南』。文中也论及亡灵狄阿卡、恶魔与妖精，以及其他同样虚妄无知的灵界居民——它们身披浮夸衣饰，顶著显赫名号，

将种种可悲甚至不堪的荒谬言谈，抛向茫然失措的目击者或旁观者。这使得许多曾虔信灵性哲学的人，如今悄无声息地退却了。她又谈到那些不可见、神秘而充满存在的灵界，虽早经无数智者证实，对常人而言，其本质仍笼罩于迷雾之中。通灵在开悟者手中可化为魔法，因其已领会调和宇宙法则之术，从不违逆任何一项而触犯自然。反之，若由经验浅薄的灵媒操持，则沦为无意识的巫术；他们任由自己无助地成为各类灵体的工具，对这些灵体一无所知，所知悉的仅是灵体容许他们知道的。灵媒在懵懂中敞开两界之间的通道，潜伏于星光流质中的自然盲目力量、以及善恶诸灵，便由此涌现。开悟者能驾驭灵体，而非受其操控。古代受启示的女先知与女巫亦是灵媒，但她们完全受其大祭司引导，并在神庙中受秘传通神与秘仪启蒙。那些大祭司皆为高等魔法师，通晓神通一切奥秘，包括魔法亦即召灵之术。因此，古代神谕具备真实而神圣的性质，迥异于当今多数灵媒在此「开明」时代所宣扬的芜杂之谈——后者往往源于受元素精灵操弄的嬉闹与妄行。

「古时若有灵媒擅在神庙之外行类似之事，便会被视为受惑或附体，依《圣经》所言「他们身上有七个魔鬼」而遭处决。我们应怜悯那些未得开悟者正导的灵媒，因元素力量很可能控制他们而行欺瞒。他们无助地沦为工具，受这些未进化、不可见却满怀恶意的存有支配。布拉瓦茨基曾说：「戏弄生死奥秘，远比多数通灵者所想的更危险。」此言确然。

「罗马教会如此反对通灵之术，并非没有缘由；他们深知其中危险，并在《天主教世界》卷九第二百九十页写道：『教会已明言通灵、召灵、问灵或与之交流——亦即通灵术——皆属不法，且严禁其信众涉足所有此类行径。』

「然而，否认灵性现象亦是徒然。若将苏格拉底的「指引灵」、西塞罗的「神圣某者」或凯撒亡灵之崇高实体，悉数归因于癫痫；或把犹太预

言神谕的「天界声音」解读为遗传性歇斯底里——那不过是唯物论的简化托辞，只是无据的断言与虚假的借口。

「若不加以分辨地将『亡灵』与『元素精灵』混为一谈，便会造成更深的术语淆乱。『亡灵』是仍系于尘世的人类灵体，『元素精灵』则属自然灵体。据卡巴拉学者所言，那些永断一切永生可能的人类灵体，即称亡灵。

「心智与灵魂于转世前，会暂居某特定界域，若尘世之人知晓如何连系该处，则与离世者彼此心智之间、乃至灵魂之间的沟通确有可能。但此非常人可为；必须历经多世转生，并在明师指导下严格修炼，方得企及。这绝非在充斥元素精灵的降神会中，凭借「灵感充沛」的灵媒或「灵体向导」所能成就。然而纯洁凡人与纯洁灵魂之交流确有可能，正如恶人与邪灵之往来亦有可能。但若对纯洁灵魂的沟通之术一无所知，便应归于「恶」类；因无知者若妄触神圣法则，便会招致邪行，吸引邪恶或懵懂的元素精灵近身。此人便成巫师；若为女子，则为女巫！

「欲达成纯洁凡人与神圣灵魂之间的圣洁交流，我们需要宇宙性媒介，而非被动、无知、易受蒙蔽的灵媒——他们无从分辨善灵恶灵、亡灵或元素精灵。

「我所言之神灵，乃指神之诸子，唯至高的开悟者能与这些神圣存有接触。

「因而，通灵者往往将『神灵』一词用于那引发多数灵异现象的不洁或不完美之存有，实是贬损了此字。

「《摩诃婆罗多》补编《哈里瓦姆萨篇》第十六章，载有召唤灵体及其他灵性现象之记述。若对照华莱士在《自然选择理论的贡献》与《论奇迹与现代通灵主义》二书所言，便可与摩奴、迦毘罗等古印度哲学家教义参证，窥见东西思想如何呼应：

『经严密归纳事实，首先可确信存在诸多不同层次的超人智性体；其次，此类智性体虽通常无形无质，却能作用于物质，影响人心。我确实依循严格逻辑与科学脉络，探究此学说能否解释若干现象——那些单凭「自然选择论」未能阐明的「未解之谜」。于《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贡献》第十章，我指出若干视为「未解之谜」的现象；我认为，其成因或即前述各类智性体之行动。此一观点，我始终认为逻辑上成立，与全然接纳自然选择进化论之伟大学说并无抵触。』

「在印度，从无需依赖幽暗『条件』的降神会或『和谐圈子』便能通灵。且其通灵现象绝非偶然自发，而是凭操作者意志决定，不论此人为神圣瑜伽士、圣者、魔法师或巫师（有些源自于独立存在的鬼魂幻影例外）。此类现象，往往对应《圣经》所称之奇迹。」

「一八七八年一月十八日《伦敦通灵者》刊载皮布尔斯博士来函：『我不仅遇见僧伽罗人与华人通灵者，更结识数百印度教灵媒，皆能有意识行通灵之事。』他引用了加尔各答印度绅士皮里-昌德-米特拉之言：此人感谢神明令其『内在灵视日益澄明』，得以『与灵体对话』。然皮布尔斯博士称他们为『通灵者』，实属谬解——盖无一印度教徒符合西方所谓通灵者。印度教徒不信通灵者所设想的，灵体具有延续意识；而是将千百万乃至万亿年岁月，赋予那些已达天界与解脱境界的圣洁无瑕灵魂。印度教徒信守灵魂循环转世，其间必有记忆与个体意识湮灭之阶段。他们深信亡灵——此乃系缚尘世之邪魔鬼魅，随时可遭婆罗门驱魔师以强力诅咒消灭。人常受亡灵缠扰，纵使深爱之情侣，亦往往因女方遭此类亡灵侵袭而离散；亡灵从不袭击男子。同封信中，皮布尔斯博士对印度灵媒之描述甚为精当：『我在锡兰与印度所识最佳灵媒，实非灵媒；因其确与派斯及毕舍遮交谈——此类灵体栖居空气、水火、岩木、云雨、露珠、矿井及洞穴之中。』

「布拉瓦茨基夫人曰：『此足证他们既非灵媒，亦非通灵者！』诚然！瑜伽士于冥想试炼之年岁中，恪尽弟子本分，承受酷烈苦难，乃至寒暑饥渴不侵，制伏肉身支配；更将物质心智提升至星光界更高振动，非居于体内，而存乎身外。吾再言：惟瑜伽士先全然统御自我，方能驾驭元素精灵与亡灵。若他们听说西方通灵者竟邀此类存在赴降神会、任其操控灵媒，他们必感惊骇；盖此等灵体就算只是在场旁观，便已构成污染。须知，睿智之瑜伽士明悉所面对之力，而通灵者对其凶险一无所知。

「超物质的实体能使灵媒身躯浮空，如 D.D.霍姆的例子；亦能使物体移动，不分轻重。它们操控灵媒或感应者，令其吐出异语、画出图象、奏响陌生乐器。这些事，千载、甚至万古之前已知；然古代睿智圣师面对此类现象，从未归咎于逝者之人灵体操弄之力。彼等祭司深知如何引发这些现象，且能驾驭行此现象的实体。他们亦明了，此等玄奥奇迹兼具两面：善与恶，故竭力阻止无知者涉入这危险力量。而今，是时候重立禁令了——它可免去诸多不幸。它能护人不再那般恣意受骗徒所伤：那些骗子藉著丧亲之痛，佯称能将已解脱的心智拉回尘世（即便可能，亦是残酷之举）。此禁令将庇护真实诚挚的灵媒，使他们免于隐伏的恐怖险境，因这些危险往往阴险难察；也将遏止歇斯底里的狂徒制造轰动，他们曾以愚昧谎言与病态幻想淹没世间。

「我们需要更多杰出的探查者，如我先前提及的诸位知名之士。愿这些人公开其调查所得，呈交当局，以制定更有效的律法，对付那些从阴暗行径中牟取暴利的人类吸血鬼。有些老妇只为几枚铜钱，便假意预告你的未来；然而零星惩治这类人并无意义。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并由智者执掌，以应对一切神秘主义的恶棍；这些智者明了神秘学乃一门科学，而非视之为异教迷信——如今许多无知者正作如是观。此事需时数载方能成就，却实属迫切。」

「亲爱的信使，请问『亡灵』与『元素精灵』二词是近代才有，抑或古时便如此称呼？」马乌问道。

「『亡灵』一词确然古远，我儿。」涅特鲁-赫姆答道。

「海因里希·昆哈特于其《永恒智慧剧场》中列举四类亡灵，并解释此为脱离肉身、背离神性、而堕为兽性的邪恶人之灵。

「艾利冯斯·李维谈及召唤提亚纳的阿波罗尼乌斯时，亦用了『亡灵』一词。那些生于基督之前的伟大卡巴拉权威曾言：人若怀犯罪之心，其星光体（即囚禁他的牢笼）便会再度追逐尘世激情与欲望，一如往日血肉之躯所为。它会侵扰少年梦境，浸浴于血腥蒸气，或沈溺于兽性聚集之所。它看守自己埋藏或隐匿的财宝，并试图物质化以重造肉身器官，企望再度『存活』。最终它失却一切记忆，星光体亦于某刻逝去，随之永灭。这类存在不复重生。至于『元素精灵』一词出现较晚，虽说这些自然神灵的本质，古之权威早已洞悉。在英王钦定本《圣经》中，你可读到毁灭恶灵的记载；这证明了古代卡巴拉学者与前基督时代的圣贤确曾传授此道。

「从未有谁在通灵降神会上能真正宣称，自己已升至那般高远天界，以致成为所谓的永恒之子；或谓自身灵魂已进化至极，得以体验那些层面中臻至圆满的极乐，并与无形无动、永恒存在的时间共存——那里既无过去，亦无未来，唯有无限永恒的此刻。

「这等降神会中，岂曾出现一位导师，其教诲胜过我们*内在大师*的启示？*内在大师*于神圣启蒙或灵感迸发之际，在我们耳畔低语。不曾！有些问题唯有受神圣智慧启迪者方能解答，而当一个*诚实*的『灵体』在此类降神会中被问及，它只会回答不知。

「有一类亡灵，李维描述为『非受诅或有罪的灵魂；它们如孩童般，好奇而无害。一旦被人留意，便依受关注的程度折磨人。』他认为，降神会上种种无谓无用的物质现象，正是这些存在所造。这些现象亦受邪恶的

尘世亡灵支配，只要后者亦被吸引至降神会中。它们能结合在场者与灵媒流溢的气场，从而构建出物质化的『灵体』。有时，物质化发生之际，可闻到尸骸气味。这便是死灵术了——腐尸的磷光射线将为灵媒所用，以此唤起吸血鬼。」

「人人都能学会成为灵媒吗？」马乌媿问道。

「灵媒多为天生，其心理构造独特，能为元素精灵所驱策。然许多人都有此潜能，此力可藉降灵会启发。当今几位著名灵媒，便是如此造就。」

「人死后存续，乃各族共信。西班牙征服尼加拉瓜不久，博巴迪拉神父探访当地印第安人，询问人死后去向。他们答：人死时，口会逸出一物，形似人，称胡里奥——阿兹特克语意为『活著』。此存在犹如人，却不死；躯骸则留原处。（此即星光体。）」

「A.J.戴维斯《死亡与来世》书中，封面雕版画题为《灵体的形成》。画中老妇卧于病榻临终，口际飘出一团发光轮廓，正是她再生的形体。」

「印度教徒相信，死者灵体会在亡处屋簷盘桓十日；故置两蕉叶杯于簷上，一盛牛奶，一盛清水，供其饮沐。十日内，灵体渐次成形。依A.J.戴维斯之说，灵体铸就于断气刹那；而灵视者所见身形构成过程，几乎与印度教徒所信无异——自头、脸、颈、肩，乃至躯干四肢，终至足部。所见形体明亮光润，较肉身略小，却无残缺。新身既成，系连人脑的细丝便断，灵体遂得自由，随其护引者前往更精微之境。阿兹特克人也道：『死者若德行清白，胡里奥便随诸神升往高处；若生活败德，胡里奥便与躯骸同灭，一切终结。』」

「芬兰人与拉普兰人亦言：肉身死腐之际，灵体将获新身，唯萨满能见。」

「赫伯特·斯宾塞于《社会学原理》首卷〈偶像崇拜与神物崇拜〉章中记述：野蛮的曼丹人将死者头骨环列成圆圈。寡妇识其亡夫之颅，母亲

辨其殒子之骨。她们几乎每日探访，携精美食物，以最温存言语对频频倾谈，仿佛真得回应。

「举此数例，应已足够。

「回看那位俄罗斯女士的故事，便知亡灵与元素精灵如何感人，纵使经验老到的通灵者也遭蒙蔽。此为《神智学家》编辑的亲身经历，载于第三卷第六期：

「该女士幼年即受灵扰，约六年光景为一『灵体』所控；每夜它必来，驱其臂自动书写，彼时她尚是孩童。书写内容详述该灵体生平家世，并提及一自杀之子。事后查证，该『灵体』所冒充的女校长及其子，皆未身亡。然而女校长笔迹竟被完美摹仿，分毫不差；且所述事实大抵正确，唯独女校长与其子之死系属虚构。

「同类证据多不胜数，足可填满书库；然通灵者往往漠视，宁愿受欺，多年来屡见不鲜。翻阅《布拉瓦茨基文集》，可见无数这般真实记载，并有这位卓越女性的精辟剖析。

「灵体摄影亦然。许多未经修饰的照片声称摄得所谓『灵体』。其中灵媒、在场者与摄影师，无疑皆极为诚实。但这些并非灵体本身之影，而是该灵体生前样貌之相，非脱离肉身后之态。照片所映，不过是某位在场者或灵媒脑中深刻难灭的意象；此像滞留于一人或多人气场之中，遂成如斯真实的通灵现象。思想即为实体，若意念够强，相机感光版便能将其重现。可见这类照片多半朦胧呆板；姿态位置几乎千篇一律，且总裹著传统鬼魂的缥缈衣袍，或萦绕如舞台业余戏剧所用的云雾。通常照片所声称的相似之处极其模糊，几乎谁都可套用。实则，主观影像印记于空间以太，才催生其客观复本；而这类复本，不断从我们的思想、言语与行为中抛射而出。

「若将通灵者之理论与神秘智慧之事实两相对照，便得若干耐人寻味的结论。

「通灵者因未受秘仪充分训练，所得理论不过是未经琢磨的观察，与错误推断的结果。这群聪明的观察者，在降神会上目睹种种奇象，便自行建构一套颇为一致的理论，用以解释现象如何发生。他们相互印证，发现彼此结论相似，于是深信己见无误，进而声明其发现。然而，他们所见仅是表象，如同我们在舞台脚灯前观看场景，却未识得幕后的导演与制作；我们只见到对方愿我们看见的。幕后种种我们无从得知，而戏剧本身，就是我们感官的幻觉。唯有受过启蒙、深谙此类幻觉与幕后机关者，方能明白这些效果如何达成；此后，对于舞台技艺、那些令观众目眩的精妙手法与效应，将有截然不同的体会。故此，启蒙者掌握事实，观察者却仅有理论。

「通灵的灵媒往往怀著明确的成见，预先认定自己应当看见或听见什么，或以任何偏好的方式接触。多数时候，他只见所盼、只闻所想，鲜能超出。然而受过训练的灵视者则不然，他们能与真实的存有感通，如实的看到或听到灵性世界发生的一切，且不带先入之见。因此，他可与亡灵、元素精灵、神祇或更高层次的人类心智与灵魂交流。若欲与神灵沟通，唯有藉提升自己的灵性，而非令神灵下降；正如我曾言，居于更高层面的神灵无法降临我们这尘世物质稠密的氛围。再者，灵媒与特定灵体接触时，仅能得知该灵体所见所闻。当灵体居于星光界，它便活在自己所造的天堂或梦境世界，为其所爱所慕的一切环绕。一个欧洲人的灵体（心智）所处的梦境，与红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或中国人的灵体所见全然不同。此外，即便灵媒能有意识地接触灵体，该灵体未必察觉此接触。灵媒确有可能在灵体毫无所觉之下，透过它获取灵界的知识。灵媒的心智可与另一人格的心智同化，如逝者生前那般思、言、书写；换言之，这是两种心智的同步。若灵媒透过灵视力看见灵体的真实样貌，这未必是它尘世原有的模

样；因他所见可能只是存于星光界流质中的相似之物，尤其若事隔多年。况且，未经训练的灵媒若无专家引导（如古代大祭司或当代开悟者），难免受自身念想影响，使联系沾染他色；因此在这般情形下，他们从未收得真实的影像或讯息。

「降神会中若有与会者痛失至亲，他可能不自觉地促使灵媒与灵体感通；因其心中强烈渴望与逝者重连。但同样地，灵体自身未必察觉此点。莫忘灵体与亡躯最终分离后（通常在身死后数日发生），灵体便顿时陷入无知无觉的沉眠。它会随磁流飘荡，如枯叶在风中翻飞。因此，它或许恰巧掠过某些灵视者或灵媒的视野；又或其存于星光界流质中的映像为灵视者看见。通常一位受过训练的灵视者，能从所见灵体的位置或面向，判别它是否处于梦境、抑或主客观上觉知周遭与自我。而依各灵体灵性与纯净的程度，它可能呈现鲜活甚至辉煌的外貌。其他情况下，灵媒若处于被动，则可能面临受亡灵与元素精灵支配之险。

「未启蒙者将观察结果理论化、概括化，故而仅是经验主义者；受过训练的神秘主义者却是科学家：他知晓自己所面对的是何种力量；无需猜测，也不必筑起凭空而立、虚幻无根的理论。

数千年来，数百位真正的启蒙者已探索那不可见的世界。他们的探索成果被记录搜集，经后继验证而消弭分歧。这些事实经归纳推导，得出统御它们的法则，并再获实验证实。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神秘主义在一切意义上皆是一门精确科学，而未经训练的通灵者之结论，仅能是经验之谈。若有人试图质疑数学家的研究与科学，实属荒谬徒劳；质疑受过训练的灵视者之研究与科学，亦然。然在神秘主义的业余者手中，通灵主义永不可能成为科学。

通灵所见的客观现象，其源头有二：一是元素精灵或自然中半智性力量的活动；二是所谓「亡灵」——也称「空壳」——的干预。这类存在仅残存零星个人记忆，更多是物质与动物本能。它们滞留实体界的时间有

限，随著意识逐渐消散，终将瓦解。一个人个性越纯洁，其亡灵便愈微弱；反之，在世时越是粗鄙，亡灵便愈持久，也愈容易闯入降神会场。与这些存在交流，从无真正益处。即便不属邪恶，也总是不完美、软弱；其影响从未助人向上。更甚者，若试图鼓励这些残迹继续活动，或以在场者的生命精质喂养它们，激发其虚构自身存在，皆是错误之举。无论如何，与这类亡灵接触，对人类毫无好处，反而时常招致巨大伤害。

「灵媒身边的『天使』指导灵，性质亦同。它们不过是空想与猜测的产物；中世纪的魅魔与妖怪，到了现代竟化身为灵体『妻子』与『丈夫』！自十九世纪通灵主义兴起以来，成千上万善良、纯洁、诚实的男女，若不是因为开发了接收亡灵印象的恶质能力，本可过上更有用、更高尚的生活。然而他们逐渐受这些低等、充满尘世本性的存在影响，日渐堕落。许多人提早死去，因为生命精质被灵体不断吸收、严重流失；不仅自身毁灭，连亲友也沦为这些存在的无辜牺牲品。有时它们随著家庭中较虚弱的成员返家，原本幸福的屋宇从此笼罩可怕氛围。」

「一旦受亡灵支配，人的本性便彻底改变。一位慈爱的妻子与母亲，可能在丈夫与孩子眼中化作恶魔，对他们的幸福漠不关心。我们见过曾经幸福和谐的家庭彻底摧毁，无可挽回。这股影响能将好男人变为恶魔，好女人变为魔鬼；他们变得懒惰肮脏，忽视家庭、亲人，甚至自己。许多人被迫自杀，或关进精神病院。家人流下无数眼泪，恶灵的正恶影响造成难以计数的痛苦。然而降神会仍在进行，灵媒继续招揽新客；这些『灵界调查者』沿著危险的道路前行，往往导致他们失去一切珍视之物。」

「那么那些自杀的人呢，亲爱的信使？」马乌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吗？」

「艾利冯斯·李维曾说：『你可以用祈祷帮助这些可怜的生命逃兵，但这种祈祷必须以行动实践，而非空话；去查察他是否有未竟之事，并尝试以他的名义替他完成。』」

「布拉瓦茨基夫人回答此问题时说：『卡巴拉理论认为，一个人在尘世的生命有其定数——这么多年、这么多天、这么多小时，命运分配的时间不会多一秒、少一秒。然而，若自我在意识清醒下，蓄意选择于命定时刻之前脱离肉体，它便必须继续存活，甚至作为非实体的痛苦灵魂存留。该自我——或称知觉个体（高等心智）——将无法挣脱尘世引力；因而不得不如神话所绘，在地狱般情境中过著单调生活，忍受一切折磨。它成为「亡灵」；在解脱时刻来临之前，这个灵魂（高等心智）什么也没学会，反而在心智折磨中，逐渐失去尘世所得的稀少记忆，最终被猛烈弹出尘世氛围，漂流而去，成为盲目之流的牺牲品，被迫进入下一次并非由它选择的投生——而那选择权，本可透过善行或许赢得。』

「这并不意味李维相信所谓的通灵主义。他嘲笑通灵者与唯灵者的理论——后者认为离开肉体的灵魂，会以客观存在或物质化的形体返回尘世。」

「俗话说得透彻：言语足以迷惑最睿智的头脑，更似鞣鞣人的弓，回射追随者的心智。此刻我们谈论的这般重大课题，也是如此。任何一句话、一则声明，都可能被扭曲曲解，甚至翻转成与原意全然相悖的凭据。当你们将我揭示之事告诉世人——倘若你们真这样做——便会发现，总有一群人不信，更会攻击你，竭力证明我所说的全然是谎。你们必得准备面对嘲笑与诽谤，但孩子们，切勿因而退却；你们所为，对全人类、对那些准备领受古老智慧启示的心智，是一件伟业；其余的人暂且无关紧要，他们会在遥远的未来学到教训。但丁创作《地狱》时，如每一位大诗人，也曾瞥见星光界流质；他将几名尚在人世的仇敌置入诗中。然而，那个时代弥漫的地狱迷信，玷染了他的灵视，使之彻底变形。他笔下那些仇敌身上，附著了我曾向你描述的亡灵；罗马教会自古秘传的奥义知识，或许也曾潜入这位诗人的意识。灵体在两次尘世投生之间所居之地，与审判、救赎、诅咒、天堂或地狱皆无关联；那不过是亲和力与吸引力的普遍法则在

运行，也就是契合。依循这道法则，我们因自身行为与心智倾向，而与星光界的某些区域相契，便置身其中。它将停驻该处，直至下一回重生；这道鸿沟将该界与尘世隔开，纵使它愿意，也无法跨越。

「你或许听闻某些灵媒声称，从你父亲那儿得到振奋人心的讯息。他们还会告诉你，这位父亲良善而灵性，绝不该被归为『魔鬼』——东正教会如此称呼降神会上显现的实体。实情可能是：灵媒确实触及了他父亲的灵体，但并非那灵体降入尘世氛围来接触他，如他所想。也可能有一种人，智力高超却极度物质，其星光体空壳已化为亡灵，并成功驾驭了灵媒脆弱的心智。借此媒介，它传递出智慧之言，而非寻常呓语。某些诈伪的灵媒，甚至能进一步取得令人振奋且精妙的讯息。早在一八八一年，《神智学者》中便有文章指出：『有些恶名昭彰的恍惚灵媒，尤以女性为多，持续进行所谓通灵传讯。这些人聪颖非常，著述甚丰，发表之论文堪称可敬，有时几近一流。这并非灵性影响所致。这些案例唯一显著的异处在于，拥有如此禀赋之人，竟甘于卖淫；能如此动人地谈论真理与纯洁者，却过著虚伪而不道德的生活……』

「至于纯洁真诚的灵媒，在恍惚中，他们让自己完全受制于第七原则的影响——即灵，源自绝对的、非被造的、永恒的状态，而非某种存有——也就是希腊人所谓的『发光体』。灵媒所领受的一切教导，皆出自他自身的灵魂；而在精神极度昂扬状态下，很少能获得超越自身智力所及的指引。

「此言确凿无误，盼能为此问题带来一线澄明。

「自然还有其他的可能。如同那些罕见、崇高、格外纯净的灵媒，当其肉身的低等组成陷入恍惚，他们的自我、高等心智连同灵或灵魂，得以一同翱翔至星光界流质；在那里，他们能读取人类曾有过的最高思想。但这唯有在一位高等开悟者临在之下，方可能实现，且一切都在他的引导中进行。

「务必记住：真正的自我、灵魂与高等心智——或称神圣原则——在肉体死后无法穿透尘世氛围；而人类星光体的残余空壳，却能与灵媒交感，甚至支配灵媒。这点至关重要，否则表面矛盾丛生，徒然令人困惑。」

「关于『灵体画』，常由灵媒在黑暗中绘制。灵媒或清醒或恍惚，此前从未创作此类作品。波尔多主教曾于法国百科全书中，举一青年教士为例：其人能在深夜阒静中，于完全黑暗里撰写布道文、谱写乐章。尚有其他例证，说明人在恍惚时，心智与感应力如何提升。此现象未必是『灵体』运作，或源于个人的灵魂记忆——前世或为画师、乐者、哲人。当心智全然松弛如入恍惚，灵魂或能重掌主导，驱使头脑与躯体，完成前生熟稔之事；因一切思行记忆，皆存于灵魂之中。」

「可若夜深时叩响声起，或亡夫以鬼魅之形现于妻儿眼前，常伴阴风阵阵——这又该如何解释？」马乌问。

「我儿，此等景象绝非出于慈父良夫、贤妻慈母。我曾言，真正的自我已逝，若其果真挚爱家人，岂忍以这般愚行惊吓他们？」

「不！这等现象，或由半疯的星光体躯壳引致；此壳仍残存些许兽性力量，将如游魂般滞留一时。你这问题问得好——因你公开这些教导时，必有寻常通灵者如此诘问。但你将发现，他们对你所举之例视若无睹，反以更多所谓『事实』、『经历』、『现象』轰炸于你，声声『证明』人死后犹可互通讯息！若你依我们的教导阐释这些现象，他们即刻便换一套说辞应对；何其令人作呕！」

「面对这一切，你可准备好向世人揭露你在这些层面所见所闻、以及我告知你之事？」

「亲爱的信使，」马乌答道：「在我们眼中，真理重于一切世俗考量。对于那些视通灵为『新启示』或『重要信息』之人，若伤了他们情感，我们亦觉抱歉；若损其『光荣信仰』，更感遗憾。然我们亲睹亲闻之

真理，重于任何人间攻讦。故我们必须尽早行动，将你所传讯息公诸于世。」

信使微微一笑，伸手祝福马乌与马乌媿，祈愿他们获赐各方力量，以践其志。他继而言道：「通灵者所认为那种具思想、具智性之力，往往仅是盲目的能量，而非任何存有或灵体有意识之产物；此力只会显现在敏感者磁性气场内。况且，这股力量尚可被在世者觉知的意志所取代；此类启蒙者，世上随处可寻。『灵体返还』之说太过简陋，难以取信，更与神秘科学诸般事实相悖。通灵无非是在黑暗中绝望摸索真理——而这真理，早已存在无数世纪。通灵主义藉那来自『灵界』居民的一千零一种彼此矛盾的『教导』，将智力撕扯得支离破碎。以此方式所得，尽是大而化之的杂烩，以最混乱、最不明智的方式相互抵牾。

「然而，降神会上亦有可能出现真实灵体，尤常见于肉体死亡前后，特别是猝死情形。此时身体或已完全死去，甚至下葬，但大脑仍留有一些潜伏意志或欲望之火，与此生最强烈的情感有关；这将流溢磁流，吸引亡者的星光体空壳。纵然大脑在此际已停止运作、肉体死亡已成事实，却不意味大脑在灵性层面的生命同样终结；因我们会发现，低等心智的活动仍持续至最终一刻。故而，大脑最后的物质功能可发出一道死后能量，赋予那迷茫的星光体空壳，使其在肉体死后数日内，仍保持一种动态的、似有意识的行动。

「在生命期间，身体，或称低等心智，依附并完全服从于心智透过物质大脑所发出的意志。心智在大脑中激起的思想能流，身体便依此自动运作。因此——当突发死亡发生时——这些思想能流会不由自主地向外逸散，化为低等心智的感受与印象，并可能传达到降神会的场所之中；继而透过敏感的灵媒寻得表达之机，形成某些讯息——通常是断续破碎的，如同梦中呓语。又或，这些思绪可能传至所爱之人处，使其听见亡者声音在星光界的回响，或看见栩栩如生的画面。后者实为星光界波流氛围的映

象。有一著名事例：曾有病者在精神病院房间度过九年，终获治愈返家。不久后，其『鬼魂』便频现于该病房，发出与昔日住客无异的狂嚎。

医护人员听闻此声，断定此人必已死去，魂魄方在旧居流连。闹鬼传闻渐渐散开，最终飘进那位老病人耳中。事实上，他与家人一直安稳住在国境另一端。他立即决定遏止谣言，返回精神病院一探究竟。家庭医生陪同前往；抵达时，虽遭住院医师强烈反对，两人仍获准在那间旧病房过夜。刚安顿妥当，『鬼魂』便现身了，哭号比以往更加凄厉。破晓时分，住院医师推门而入，只见老病人又成了胡言乱语的疯子，他的朋友则昏厥在地，彻夜未解的恐怖经历已将他彻底摧垮。此案例清楚呈现某些环境中星光界回声与映像的作用机制；同理亦可解释各类『闹鬼』场所的现象。」

「亲爱的信使，唯灵论与通灵主义有何区别？」马乌媿问道。

「主要区别在于：唯灵论教义包含轮回转世，通灵主义则否。有时『唯灵论者』一词，专指那些只追求物质现象、却漠视通灵主义宗教哲学内涵之人。」

「降神会或其他场合出现的元素精灵，还有哪些称呼？」马乌问。

「孩子，其名繁多：或称精灵、镇尼、林妖、羊男、法翁、妖精、矮人、山怪、诺恩女神、家灵、地精、水妖、风灵、小仙子、苔藓人、善邻、野女、白女士，乃至气水火诸界精灵等等。例如，《伦敦灵媒》杂志一八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载，一位女灵视者在雷雨将至时，看见『一道明亮灵体破云而出，疾如闪电划过天际；片刻后，又有一道暗影灵体斜穿云层。』此类存在于《吠陀经》中称作暴风神；你可参阅马克斯·穆勒译本《梨俱吠陀》。这般记录成千上万，它们真实不虚，并非病态幻想。唯具灵视力者能见此象，古今皆不乏此能之人。」

当灵媒或灵视者描述超乎常视之事，可归因于意识延伸、星光体与高等心智投射，或透视之能——譬如有人困于无窗暗室，竟能细述街外情景。灵视者仿佛透过一道缝隙窥探星光界或尘世，其清晰程度端看灵性视力之锐利。这道缝隙通常半掩，唯有死亡时才全然敞开，容灵魂与心智在更高层面或星光界中，得见真实或想像中的奇景。

催眠状态亦能激发灵视力。法国医学科学院早于一八三一年发表长篇报告，列举经证实的治疗现象，分作三十四章。受催眠者视、嗅、味、触、听诸觉，皆较常时敏锐数倍；一旦心智挣脱肉体桎梏，其感知力是任何健壮清醒之身都无法企及的。这证明意识乃心智（与灵魂）之特质，可独立于躯体运作。

菲盖尔博士《奇迹史》记载，十九世纪中期德国曾爆发『附身』疫潮：被附者无凭无依悬浮半空；有人头倒立数小时；有人精确预言未来事，后皆应验；更有老妪身段忽柔如猫，徒手攀上九公尺垂直高墙。医学界将这一切归为『歇斯底里』——或许这些博学君子面对无从解释的现象时，只得搬出这个万用词搪塞。然而，若观察东方巫师壮举，或能觅得线索：他们将双手探入火炉，直到煤被还原成冷煤渣。巫师自称召唤『小恶魔』相助；实则是呼召并驱役地精。若有传教士目睹此景，往往断言巫师已向魔鬼卖魂，乃撒旦令其逞此戏法。

「对这些可敬的同胞而言，这才是真真切切的迷信；因其中确有科学与基督教护持者皆无法参透之处。

「诚如圣保罗所言：『那些圆满或得道之人所谈的智慧，并非此世之智，亦非世间掌权者之智；而是一种蕴于奥秘中的神圣智慧，连这世界的执政官也无从知晓。』他所指的，正是艾琉西斯秘仪中的巴西琉斯：他是雅典执政官，亦身属大圣师之列，故为核心秘仪的关键启蒙者之一；那核心秘仪，仅极少数人能涉足。这些执政官，『不属此世』，却洞悉此智慧。他们已抵达灵视的神圣境地：凡尘种种尽皆消隐，俗世视力亦告麻

痺；灵魂与心智交融，自由而纯粹，与神的灵合为一体。他觉知自身圆满无缺，与神圣本质相融；因此，他知晓一切。这才是真正的灵视力；与之相较，通灵主义那些微末把戏与实验，相形见绌，犹如盲人在暗窖中摸索光明。真正的灵视力，是普罗提诺与阿波罗尼乌斯等灵视者所称的『与神合一』；古代瑜伽士谓之『自在主』；今人则称『三摩地』。此境远超通灵者的灵视，犹如星辰之于萤火。

「唯有成为一位启蒙者，汇聚无数前贤所积淀的智慧，方能引导内在之眼，洞见一切物质与灵的本质——那内在之眼，即是『纯净灵魂之眼』。他方能知晓神圣真理与一切状态、实在的奥秘，不为幻象的陷阱所困。他明白物质与感官的延展，以及动态、色彩、滋味与气息的延展。透过通透的视觉，他能以灵视的方式，踏入许多思想家追索的所谓『第四维度』，终而看见一切事物延展的通透性，那超越了长、宽、厚三度空间。这意味著，他能凭借高度圆满的灵视力与读心术，挣脱物质的束缚、摆脱幻象的桎梏。他能阅读那渗透万物的记录，百万年光阴于一瞬消融。他能明辨是非，无需在无知中摸索；对他而言，整个宇宙、一切内外世界，皆是一本敞开的书，充满奇迹。他拥有那不可言喻的神秘名字之力，是力量的冠冕。他征服了黑暗王国，沐浴于永恒之光中，并如耶稣一般，『看见撒旦如闪电自天坠落』；他的心因美丽与智慧而振奋，此乃他的命运。他行于神的花园，是受膏的智天使，在自己的道路上完美而华丽，因洁净而得荣耀；仁慈且公正。他听见纯洁神灵银铃般的声响，仿佛夏夜的和风拂过竖琴，发出震颤的轻吟。这些声音充满神圣的智慧与爱，一经听闻，永志不忘。其声并非字正腔圆，而是由甜美之音组成，以天籁般的温柔魅力亲吻灵魂。史威登堡将此声音喻为『深深的叹息』；一种传递神之神圣本质的叹息，是至高的狂喜。

「我们不应如通灵者所信，期待死者行为能产生通灵现象。因此，或许更妥当也更明智的做法，是先研究人类尚在肉身时所拥有的灵性力量。

一旦我们觉知此灵如何运作、能传达多远、其根基何在；部分帷幔便将揭开，得以瞥见光明。届时，我们便会明白科学家所谓的发光以太、外质、或灵体、延展力或心灵感应力、星光界流质、或任何其他描述这些力量的称谓，它们如何彼此作用与反作用。阿卡莎，或称『生命原则』，是一种遍及万有的力量，为数千年来各国的修行者、魔法师与开悟者所熟知，如今则由西藏喇嘛及各国心理治疗师所运用；它将一如既往地驾驭，再度成为秘密力量的工具，由那些被认定值得托付之人所执掌。

「然而，光永不会从黑暗的橱柜或半明半昧的降神室里透出；除非通灵是发生在通体光亮的环境中，灵媒才能担保这些现象并非虚妄，如物质化、飘浮、物体移转。唯在此等条件下，一切欺诈方无所遁形。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皆知：倘若有人声称此类演示须以黑暗、哪怕半暗为前提，那便是托辞，纯属谬论。在《艺术魔法》一书里，一位匿名开悟者写道，纯粹而崇高的力量，能借由人内在的灵与其他力量运作：曾有一名稚龄灵媒席地而坐，将头伏于三角桌的空白纸上，环抱双臂沉沉睡去。一小时后，纸面竟布满工细的古梵文。那是一册通灵写就的手稿，未经笔墨。其中所载，属赫尔墨斯哲学至高教诲，烙印著无可置疑的真实。若将当今降神会与此等书卷诞生时的情境相较，高下立判。

「无限者无法透过实验与推论来认识，唯凭神圣智慧与启示得以亲近。开悟者、启蒙者与心性纯净之人，周身笼著一层气场或光晕，清晰映照其灵性修养的品级；那气场清如晨露、莹若蛋白石、透似水晶。怀此气场者，可承接神圣纯洁的感应；邪灵恶体，则必在其慈悲辉光前遁逃。

「反之，心术阴邪之人，则被一团稠浊、污秽、恶臭令人作呕的质地所包围，它拒斥纯洁灵体，而是招引秽物并乐于此，一如鳗鱼偏好泥水。有些灵媒自诩为『天使向导』的忠仆，这恰恰曝露其性格弱点：易于屈服于外来存在。那些低等智性体操控其言行思绪，于灵媒自身与在场者皆属有害。

「受训的神秘主义者则迥然不同：他非灵媒，而是灵界与尘世的中介。唯他能领受神圣讯息，且全程清醒自持。这些开悟者包括阿波罗尼奥斯、杨布里科斯、普罗提诺、耶稣、佛陀等。此外，被动的灵媒无从发展自身「力量」——他本无力量，仅具备某种道德与体质条件，足以诱发流溢或气场的产生，使操控他的元素精灵或亡灵能栖附显化。换言之，他成了力量的载体。因此，灵媒的「完美」程度，恰与其被动性成正比；而他承担的危险，也同等巨大。自身力量愈微，便愈是称职的灵媒，同时也愈无自保之能。

「若是一个正面、洁净、有道德之人不愿受控，则任何灵体皆无法控制他。苏格拉底当年未被接纳进入秘仪启蒙受教，正因规矩禁止如他这般天生灵媒者加入——足见被动灵媒所蕴危险。既是被动，便易遭灵体接管；一旦受控，便可能在无觉中泄漏内殿亲见者一切异象与奇迹的重大秘密。

「故而，通灵实与开悟背道而驰，若有机会，理当劝阻。寻常灵媒须藉外来的智性体压制己身身心，方能入于恍惚；开悟者只需片刻内观，因其意志充沛。他不仅完全掌控与之接遇的灵性存在，亦驾驭自身一切属性。他能收束星光体至一点，穿透万物；亦可将之扩展为巨躯，上触星辰、下探地心。他能化出一团发光星云，从中渐次凝出一只「灵手」，执笔书写智慧讯息，片刻后又将之消融。

「切莫因此被误导，将此现象与降神会所见的假灵手混为一谈。确有更强的元素精灵，能藉被动灵媒的星光体造出类似的景象。然则那般情形下所得讯息，多半是无谓的呓语。」

「亲爱的涅特鲁-赫姆，像耶稣这般伟大师者的灵魂，至今仍与人世有所联系吗？」马乌媿问道。

「当然，孩子。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因为正如尘世间那些开悟者能将意识投射远方，或者延伸至肉身所在之处以外；这些星光界的开悟者，也同样能将灵魂从星光界投射至尘世。记住，开悟者的灵魂与心智在高等层面已合而为一。一旦他在尘世掌握投射的技巧，能将心智送往远方，而灵魂仍守护著沉睡的躯体，他便能在天界将心智与灵魂分离——尽管两者在意识中、在个体性与人格中本是一体。如此，尘世之人方能接收到来自天界的启示。但这样的讯息，只能由纯洁之人传予纯洁之人，如我方才提及的那孩子；这般情形终究罕见。一位耶稣，或一位佛陀，却能以这方式同时点亮无数人的心智。例子不少，像伟大的婆罗门开悟者商羯罗，他并非如传说那般是佛陀转世，而是受了佛陀的映照。」

「你刚才说的内殿亲见者是谁？」马乌问。

「『亲见者』是大秘仪中的启蒙者或灵视者，能看见一切揭去帷幔的真相。而小秘仪的启蒙者，或称『受蒙蔽者』，只能透过迷雾感知事物。」

「星光界的主色是什么？」马乌媿问道。

「星光界的主色是紫。冥想时，你会看见其他颜色：绿、靛、黄。这些都是好颜色，但真正要专注的，是青铜色、黄铜色与靛青色。当黄铜与靛青交融，你便踏对了层次，那叫做心智层面；从这层面，心智向上延伸至『伟大』，正如其名。务必拒绝其他颜色，它们并不纯净，代表你必须克服的境况。若这些颜色浮现，你便无法抵达纯粹的灵性意识。」

这时，信使、马乌与马乌媿周围的奇异光晕开始变幻，如巨大的气场扩张，笼罩整个区域。它迸发出蛋白石般流转的色泽，像肥皂泡上的虹彩，但这里的色彩不只浮于表面——绚烂的云彩四处飘荡，云间布满变幻莫测的存在与奇异景致，一切自然色调皆颠倒而清晰：红色的天空、黄色的树木、蓝色的草，天上悬著紫星与粉红的月。怪诞的兽类与可怖的怪物

游走，树木挥舞枝桠，伸出狰狞触手，试图攫取范围内的任何生灵；这全是遭元素恶魔附身者的狂乱想像。一个发丝蓬乱、眼神惊恐的爪哇小女孩奔来，突然间，数公尺高处倾泻下巨石，却全都擦过孩子身侧；有些巨石轰然砸落地面。涅特鲁-赫姆一挥手，孩子与石雨顿时消失，同时红色的蒸汽化为嬉闹的魔鬼，忽而清晰显形，忽而无影无踪。

「这些存在是『恶作剧者』，印度教徒称之为毕舍遮，或恶鬼。降神室里的种种现象多是他们所为，利用灵媒周围聚集的某种力量耍弄把戏。他们以折磨人为乐；当这类灵体力量盘踞某些人身边，物品便会无端飞掷，陶器甚至家具也不例外。有时在某些地点，元素精灵也能驱使这股力量；任何人类踏足其间，都很可能遭遇类似示威。」

远处，华丽的城市浮现眼前：金黄的宫殿，水晶屋舍闪烁；墙面镶满宝石。

成群的骑兵策著幽灵战马疾驰而来，马鬃与马尾在疾风中扬起，以寂静的马蹄追逐幽灵猎物。

古图拉尼人、匈奴人与土奎人的幽影崇拜著大地与天空的灵体；中国灵体则显现为天上、地面与游荡的幻影——他们曾是伟大的皇帝、哲人与圣贤，共同织就一场辉煌闪耀的盛宴。

美丽的姑娘将成束鲜花抛向云端；这些芬芳的飞弹升空后，便在半空中融化消散。

马乌与马乌媿正凝神注视周遭一切奇诡的异象，涅特鲁-赫姆却向他们招手，引至郊外一栋别墅。两人穿墙而入，进到一间屋内。若非一盏小灯透著暗红微光，屋里几乎漆黑。隐约可见几个人影，静静坐在一个女人面前。那女人被关在柜中，手脚捆绑，呼吸沉重。无数元素精灵也现身室内——有的冷峻恶毒，有的亢奋尖啸，不断戳刺柜中那昏迷喘息的身躯；其余的则浸沐在现场众人的气场中，悄然吸食他们的生命力，而这些人浑然

不知黑暗里正发生什么。一群漩涡状的精灵紧绕著一位观众，是个模样瘦弱的年轻女孩；它们试图钻入那可怜的躯壳，以牺牲她为代价，换取尘世中替代性的存在。忽然，女孩全身剧烈一颤，惊恐呜咽一声便瘫倒在地。此时，一只精灵成功侵入她体内，其余的精灵因挫败而愤怒嘶叫。在场两人将她抬出房间，试图唤醒；然而她睁眼时，原先茫然的神色已失，转为一种恶毒的狡黠。瞳孔缩得尖细，眼帘半垂；走回降神室的已非那双目圆睁的女孩，而是满脸机诈的陌生女子。精明、狡猾、阴险——待这精灵耗尽宿主的生命力，摧毁她脆弱的大脑后，等待这副身躯的命运，便是被送进疯人院。

与此同时，另一群精灵为灵媒松绑，将她抬升至天花板下。她依旧昏迷，却睁大双眼凝视虚空。

「这是飘浮。」有人低语，「多精彩的降神！」

房间渐渐淡去，化作西藏一座大喇嘛寺的内景。寺中回荡著众喇嘛低沉的吟诵：「Ah-oum ma-ni pad-mé houm」一遍又一遍。从窗外洒入的跃动阳光里，一位西藏圣者的光体如火焰云般出现，与会众轻声交谈，仿佛微风穿过林叶。

「在此，你们见到星光界居民的某些梦境，或是降神会中真实发生的事；最后西藏的景象，则真实展现了居于崇高层面的开悟者如何与尘世中的开悟者联系。」

「亲爱的涅特鲁·赫姆，你能否为我们阐述身体、星光体、灵与人类其他属性的本质？」马乌问道。

「这番通灵主义的探讨中，孩子，我沿用一般人惯用的说法，以未经训练者的方式论述奥秘，并不深究这些词语的真义。人的身体与灵性部分交织得太过精妙，难以简单解释物质与灵性如何协作。」

「所谓**身体**，指的是**心智**在尘世暂居的殿宇。」

「星光体乃如星光般的空灵载具；是肉体死后，**心智**在更精微的星光界中所用的躯壳。它与肉体同时形成，是尘世生活中肉体恒久的伴侣；唯有开悟者能将其用于星光投射，让**心智**借此载具远行。

「这种**投射**，与所谓**意识的延伸**大不相同；**心智**可将自身定于遥远之地，感知该处发生的事，无需星光体亲临。灵视者所见的星光体，是一抹朦胧的白影，松松附著于肉体。然而，大开悟者能使自己的星光体显著坚实，众人皆可见之，仿佛与真实肉体无异，尽管只是投射之象。其肉体或于他处出神，甚或在**灵魂**引导下如常活动；而**心智**已连同星光体去往别方。

「肉体死亡后，**星光体**会逐渐溶解、蒸散或稀薄；待其最终消散，**心智**便被送入尘世另一具**肉体**，进入下一轮转生。

「**星光体**仍具**物质**性质，虽比肉体空灵得多；而在此世结束、准备下一次投生之前，**心智**具有部分物质属性，会使用此星光体作为载具。

「当成就**炼金术婚姻**时，『**灵魂 - 心智**』根本不再需要星光体。这纯净无形的本质穿越星光界——或称意识层面——之际，星光体便迅速消融为空壳，而『**灵魂 - 心智**』则回返原初神圣之源；其最初分化而出，正是为了开启尘世的轮回周期。或者，『**灵魂 - 心智**』会借由一种难以言喻的**灵性形体**，居于更精微的天界。

「某些古教义将**灵魂**、**心智**与**星光体**析分，以便清晰辨识各原则逐步开展的进程；但详述这些需时甚久，此刻无法细谈。你若想深入研习，应当觅取专书阅读。这些教导既存于佛典，亦见于古籍之中。」

「**心智**是人的**灵性**部分，当它在尘世时，它使用**大脑**作为指示的工具，以便这个身体能按照其意愿行动。请再回想一下**高等心智**和**低等心智**之间的区别：高等心智是**灵魂**的**负极**对应物，而低等心智是**活化和调节**身体的原则。高等心智作为**实体**的一部分，在出生时的**第一次呼吸**进入身

体，目的是学习地球上的课程和经验。其主要目的是将一切物质的事物和思想转化为灵性的东西，并净化自身的物质性意识，使其达到与灵魂本身相等的完美状态。当达到这一点时，它就成为一个不朽、纯洁、神圣的本质，并与灵魂结合，之后就不再需要转世了。

「灵魂和心智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称为个体性。这术语不能与人格的身体外观相混淆；心智在每个投生期间都居住在身体。灵魂和心智在个体性上是相同的，尽管直到最后的结合前，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分离的。这个结合就是我提到的炼金术婚姻；当这种婚姻完成时，部分物质性的心智转变为绝对灵性的。这种看似分离和最终的结合，就是在灵性意义上的生命伟大奥秘；物质性的心智与头脑不能理解此奥秘，因为这是神的终极秘密：无瑕之光。

「灵魂是神圣不朽的本质，是一种如神的原则，没有形体或实体，等同于那个未知神。它映照著并且能渗透活著的人；它常被称为内在大师，尽管它实际上是外在的。它对于自身有全然的意识，也记得高等心智投生的所有肉体；当它投生时，总是与同一个心智相连。

「灵是从神圣源头所发出的原则，它经过我们的太阳、并通过粘附和凝聚，将所有物质事物或存在维系在一起；这个「灵」便是以太。

「它使火花保持活力，而火花以它为生。

「这股『灵-流』与那些伟大神灵完全不同，后者是创造万物、植物、动物和人的神之诸子。「灵性力量」和「神灵」这两个术语永远不应该混淆。

「神的火花是生命原则，点亮了物质身体，并使之充满生命。它是星光界之火的一部分，可以非常明亮地燃烧，就像它在天才之中的情况一样；它也可以在人类低等进化的成员、动物或植物中黯淡地燃烧。只要肉身或星光体仍具生命，它就专属于该身体及其星光体；而后于转世时离

去，回归宇宙诸界的永恒之火。它提供肉体所需的热量，并根据身体组成材料的回应，或多或少地辐射出热量。它是普罗米修斯之火，由神之诸子置于身体里；神之诸子被派来创造人和所有存在、并给予他们生命。我的孩子们，这些就是构成一切众生的部分；它或许能让你更好地理解生命的奥秘、以及众生内在的力量，包括物质和灵性上的力量。」

在信使的最后几句话中，星光界的幽灵消失了，彩云和大气变成了明亮的金黄色调。

一种温暖愉快的感觉四周展开，马乌和马乌媞开始感觉到一种变化，并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放松感。黑暗被彻底清除了，他们随著涅特鲁-赫姆的辉煌形体向星光界之火区域前进，而等待著他们的是进一步的教导和奇妙的异象。他们现在已经永远告别了黑暗的住所，今后的冒险将引领他们走向至高存在和天界众生的灿烂光中。

异象六：星光界之火

砂金石

活跃的火遍布万物，
或在发光的大地，
或在内在隐匿的世界，
静止，或流动。

它们于最微小的尘埃燃烧，
也在诗人眼中发光；
在爱的心中灼灼，
或在善行的辉映中闪耀，
由内至外，又由外至内。

一切灿烂的火皆源自神的胸怀，
照亮并指引这条蜿蜒道路；
每个灵魂，每件事物，
若曾坠入梦幻虚空的深渊，
都必沿此路前行，
方能回归源头。

异象六：星光界之火

马乌与马乌媞随涅特鲁-赫姆登上一座山丘；抵达山顶时，眼前与四周展开一片奇景。

金光笼罩下，几座洁白的大理石神庙自四方拔地而起。远方地平线上浮现一圈仙境般的城堡，仿佛飘在金色的透明云雾里。

一道光射向精雕的金饰，迸出明亮的黄；成千上万炽热的珠宝覆盖这些奇妙建筑，跃起绿、蓝、红的火焰；宛如一场烟火盛宴。

鲜花开满梯田与可爱的花园，令人目眩；轻柔的喷泉淙淙吟唱神秘歌谣，将金色水珠喷向空中，再如闪亮的宝石落入水盆。

鸟儿唱著欢腾喜悦的歌；还有孔雀、极乐鸟与蝴蝶，披著闪亮的绿、蓝、红装束，令感官沉醉于狂喜。

「多么美好！」马乌媞深吸一口气，被这光荣的幸福彻底征服。

「我们现在在哪里？」马乌问。

「此处是星光界之火统治者的界域。神圣不可侵犯，纯净无瑕，位于下层星光界与天界之间。这是一道神圣屏障，唯有纯洁而智慧的灵魂能够通过。它以一道跃动的火焰之墙，将尘世与上下所有层面隔绝；这墙会灼伤不合格的心智，遮蔽他们的视线，迫使返回自身灵性调性所属的区域。这是真正的火之考验；只要心智还残留一丝尘世渣滓，火焰的辉光便会抓住那微粒，将它烧尽；他们便失去资格，不得通过。」

此时，显然已有人察觉涅特鲁-赫姆与同伴来访：前方主神庙的金色大门缓缓开启，一小群身披金袍、面容庄重的祭司走出，朝山丘而来；信使与马乌、马乌媞静静凝视这景象。

「致敬！神圣的信使！并向他的朋友们致双重敬意！」为首的祭司举手说道。

涅特鲁-赫姆躬身，介绍了两位同伴，随后整队人马来到主庙前，在大理石平台坐下；从那里，他们能看见四周所有花园，以及从此神庙通往其他建筑与远方的大道。

此时，一座庄严大钟敲响七下，末声消散之际，一队青年与少女自神庙正门走出。他们身著白衣，手持玫瑰花环与鲜花。马乌与马乌媞从未见过如此幸福、如此美丽的人。一种全然纯洁、爱与善的本质，仿佛自他们身上流淌而出，伴随著金色光线的气场，恍如内心已被点燃。队伍步入花园后便散开，有人沿小径走向喷泉、凉亭与花坛；他们愉悦的谈话充盈空气，他们的存在点亮了整个氛围。

祭司长说道：「这些人是刚穿越火焰的新来者；他们在尘世经历数千次转世，终修完物质经验的课程。在进入更高层面与未知者的奥秘之前，会在此休憩一段时日。」

令马乌与马乌媞诧异的是，这位祭司长仪态端庄，面容却出奇地年轻。在山顶初见时，他们还以为是位老者；细看之下，才发现他与同行者皆面如青春，神情愉悦，恍若园中徜徉之人。祭司长似已察觉他们的疑惑，接著说：「在这领域，没有年龄，也无时间。能抵达此处的，都已历经无数尘世年岁与星光界的淬炼。然而时间只是幻象，一如我们曾知晓的光明或黑暗。这里没有黑夜，唯有明净安详的白昼，正如你所见。」

神庙内传来天籁般的歌声，如液态金流淌，伴著管风琴的和鸣——全是尘世未闻之音。这音乐令灵魂欣悦颤动，柔和的色彩流自庙顶升起，在天空中飘散为绚烂云彩。花朵亦应和著天乐震动，因这儿的植物性质迥异尘世；它们绽放灿烂，吐出甜香，空气中弥漫著神秘薰香般的气息。

「啊，」马乌媞轻叹：「真愿永远留在此地。」

「孩子，」涅特鲁-赫姆答道：「这不过是天界的预尝。我们所在的领域仍受形体与结构约束，虽已非纯粹物质。此间一切皆遵循灵性振动法

则，与物质振动全然不同，因而难以理解。切勿将此处与尘世、星光界混淆；后两者皆受较缓慢的物质振动支配，那振动源自「灵-力量」，流经太阳，且其中居民的心智皆是幻象*的奴仆。但这里不同，一切都是真实的，而非梦中之梦。此处唯一的想象是神的想象，而非来自已投生或游离于投生之间的凡人。能穿透至此者，已与一切物质无涉；除非有人愿返回尘世，引导、帮助、服务世人走完艰难路途。若是如此，他们可重回尘世投生；或凭灵性之躯，服务星光界中的暂居者，指导并鼓舞所欲引导的人。如此，他们便成了灵与物质存在之间的纽带；此时其智慧已臻崇高，可比最初降世指引人类的神之诸子**。」

「但是，」马乌问道：「这里不见火，只有四处弥漫的金色光辉。您却说此处是星光界之火统治者的界域；亲爱的信使，我不明白。」

涅特鲁-赫姆含笑回答：「我儿，你虽未见星光界之火，实则已置身伟大的火之海中。无数火焰之墙环绕此宇宙区域，也环绕整个物质宇宙与星光界，这些都是大圆内一切的外显。即便一个不纯的物质性星光体或心智侥幸穿过可见火焰（虽这不可能发生），我们此刻所在的无形之火，亦会在顷刻间将其彻底焚毁。」

「可是，」马乌与马乌媿齐声问：「我们与您同在，为何未被毁灭？」

「你们确信自己真的在此吗，亲爱的孩子？」涅特鲁-赫姆反问。祭司们微笑聆听，目光闪烁地望著两人。

「难道不是？」两人惊奇道。

「稍待片刻，我亲爱的弟子，」信使说：「一切稍后自会分明。」

「火的秘密藏于神圣话语的第二个字母，看守它的守护者是宇宙电热之天神。当大能者吸气诵出话语，神圣的火花迸发，赋予所有形体生命

力，驱使意识扩张、生长。当物质与水融入了火，其内在的火花便聚合万有；于是，生命诞生。

你可在《德基安集》中读到：

『当大轮沿轴心转动，七个小轮便应运而生。它们回旋、内转、前行；此刻存在的，过往皆曾现身。轮虽各异，整合时却浑然一体；大轮演进之际，内在的火便迸发而出。火触及首个轮，生命于焉诞生，在其循环中燃起千万簇火焰。随后，神之诸子凝视焰心，自其中取出火之圣石，再向下一个轮前行。每当新轮诞生，便有新焰爆发，推动七轮这般演化；各轮皆拥一道蓝白火焰，化为玫瑰色光辉，以及七重永恒的原则。最终，内焰的橙融入了黄、玫瑰与蓝，调和出细腻色调。于是，焰变成了火，迸射为光。七道光线由此诞生；自逻各斯传播至人类；一切显化——无论灵或物质——皆受这些光线的磁力与影响牵引。』

「火有三重本质；其显现形式却为五重，由五感官为代表。

「一是内在的活力之火，为客观的太阳系与一切生命形体注入生气，无论其进化至何阶段。二是心智之火，点亮逻各斯与人的心智；它以智性意志将人心智与逻各斯相系。第三是神圣火焰，乃我们太阳系之神的根本特质。此火存于人内在，等同人所能触及的最高思想；神圣火焰引领人在进化途中前行，为自物质回归神圣之境。

「活力之火主掌活动、旋转运动，并藉摩擦催生物质演化。心智之火掌管心智及其生命力的进化，亦调控心智作用；其职在将一切所触之物质转化为灵性的纯粹。神圣火焰则统摄并辅助心智归返原初的神圣源头；心智自该源头沉降，而后投射入物质之中。

「七道光线与以下各项相系：

1. 神圣意志、目的与力量；亦与矿物界相联。
2. 爱与智慧；以及植物界。

3. 活跃智性与动物界。
4. 和谐、艺术与美；人类整体。
5. 科学与灵魂。
6. 奉献与抽象唯心主义；以及行星生命。
7. 仪式魔法与太阳生命。

「在肉体中，低等或动物性的火汇聚于脊柱底端，沿脊柱向四方辐射，与中央神经节紧密相连；尤与脾脏相关。

「在『星光体』或称『空灵体』中，亦有活跃辐射火的器官，与肉体器官完全对应；实则二者本为一体。

「脊柱与脾脏乃人体健康至要；只要脾脏没有郁积阻塞，脊柱调顺、端正且保持康健，便不易罹患任何疾病。

「存在七位火之尊主，统御无数实体群体，上至宏大的火天神，下至微小的火精灵；它们在每一簇焰中起舞，因而在家庭与工厂的凡火里皆可见其形迹。它们所属群类，与地球内在之火之火元素精灵相同。在动物或人体的温热中、乃至地表区域的暖意里，皆寓居著火精灵；它们将温暖精质聚于己身。在火山或大火中，则住著更高阶、更强大的火神灵。它们与构成太阳炽热外壳的诸大天神紧密相连。

「另有火的生命能量元素，渗透人、兽或植物的肌理，与微观宇宙之火交融。

「最后，尚有一种被伟大光线赋予灵魂的天神。」

「亲爱的信使，我们能否再多探看此领域？」马乌媿问道。

「当然，孩子，随我来。」

信使言毕便辞别众祭司，自平台步下，沿一条乡间小径走向如园林般的境地。马乌与马乌媿随行其后，再度为周遭美景所惊叹。前行途中，四

周逐次铺展绝妙景致：华美的铜山毛榉伸展枝桠，缀满闪亮温润的叶片；栎树垂挂可爱对称的白或粉红蜡烛；优雅的黑桦举起莹白光洁的树干，悬著流苏般的花彩，枝梢挂满精致叶片，是众树中最清雅纯粹的；每一树皆得展现，从幽秘的白杨至巍峨的橡树，无不闪耀著内在的活力之火，悠然享受自身的辉煌。

漫山遍野是雪片似的繁花，白、粉、深红，从高枝一路倾泻到泥土，像纯真、洁净与深情的化身。空气里浮动香草气息，这天界的芬芳织成一片欢愉。金雀花在空旷处闪烁，紫丁香与金链花绽得绚烂，替奇妙的小林与灌丛添上光彩；鸟啭清扬，听来振奋，心头尽是愉悦。深塘与湖泊间，皇家天鹅庄严浮游，水面点著荷与睡莲，还有其他花叶可爱的植物，映著空气中流转的金色光泽，灵魂也浸满幸福。

永恒的春天无所不在：带著迷人、温柔、不可抑制的神圣力量与奇迹般的光辉；仿佛舒缓的花蜜，自玫瑰叶缘缓缓滴落，妆点眼睫。

生气勃勃的春天令脉搏加速，充满了治愈与重生的感受，也充盈希望与喜悦。春天将衣衫宽敞抛开，笑靥浮在玫瑰色的薄雾云霭之上，向天空舒展开来，在朦胧烟霭间流溢光辉；它以欢欣的呼唤，召醒待放的花苞与盛开的繁英。

涅特鲁-赫姆仿佛读到他们的心思，说道：「这里永远是春天，没有腐朽，也没有死亡。空气本身就充满活力的生命，此间万物永驻青春。这是没有蛇的伊甸园，一切诱惑都已留在身后。」

马乌与马乌媿所见无不是美，目眩神迷。翠绿原野与舒坦的草坡上，散落可爱宝石；空气与空间里也有斑斓花朵，在金色光线下舒展柔瓣。他们活在神之爱的祝福中，永恒如是。

终于，他们行至园林尽头，眼前却忽现绝景，令他们惊奇得屏息。

一片宽阔的月牙海湾展开；湾内环抱的，是前所未见的海洋。

海岸由深红的金岩构成，向四周迸射耀眼光芒。

海水是深而朦胧的淡紫，闪烁无数炽热的微粒子，如太阳光线中的尘埃，在永恒的律动中起舞——时而热切跃升又沉降，时而回旋四方，在持续震荡的狂喜中涡旋、流转。

金色岩礁自地拔起，延伸向那奇异深渊的远方；大地上处处流动灿烂色泽。

「这是火之海洋的一隅，活力粒子由此喷发，赋予众生生命力。」涅特鲁-赫姆说。

「你在海中各处所见到的不同色池，皆与光谱颜色相应；对应人类尚未知晓的十二种色彩，也对应七种神圣光线，以及人体内的灵性中枢。此乃灵感之海；若这微小火花进入诗人的心智，看哪！不朽之作于焉诞生。他的笔端将滴落蜜与甘露，不经意间撒出珠玉似的思想，如星星散入他人心智的宇宙。这火花照亮先知的心智，赋予他们洞见未来事件的神圣知识！而人体内的灵性花朵中心，正对应你在这海洋中所见的诸般瑰丽颜色。

「你所见的橙黄焰光，恰似昆达里尼的火焰之花；它居于人脊柱底端，有四枚花瓣，为身体注入活力。这与肩胛之间的放射活力之火相关联；此心智之火位在脊椎至高处，喉咙后方的中心；而灵之火则在头顶，透过高等心智与灵魂，绽放两道统合的物质之火。

「人体内所有火中心皆循环运转。以昆达里尼之火为例，当修为至高者能成功将前述三处中心，与昆达里尼上升之火交融，便可见一条三重火径，沿脊柱全长延伸，点亮身体每一处中心。这将涤净体内一切粗劣杂质，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吸纳所有与自身振动谐和之物。它更进一步净化星光体（亦称空灵体）的杂质。

「你在海中瞥见的那片玫瑰色，略带青绿的，对应于构成太阳神经丛的十枚花瓣。

「那方闪耀的金色水池，对应人心脏中心的十二枚金色花瓣；而这片银蓝湖泊，则同于喉咙中心的十六枚花瓣，主调为蓝。

「眉间有九十六枚花瓣，构成头部中心之一，其色正如你在岩边所见的玫瑰黄；峡湾中那白与金交辉的，是十二枚主要花瓣的颜色，其周环绕九百六十枚次要花瓣，位在头顶极处。

「在高度进化的人类气场中，这些颜色以及无数层次的彩度与色调皆清晰可辨，正如你在此海洋所见。这些中心，连同松果体、脑下垂体等其他多处，在人体内形成三角网络，恰如此海所有色块皆以交织三角形呈现。这实属必要；除非这些三角经由火的进程连结，否则火无法圆满激活它们，从而将物质性提升至灵性。一旦火能在任一三角自由流通，此三角便持续燃亮；待所有三角皆燃，总会发现其中一个火焰格外明灿。这便暗示此人于进化中所处的位置，由此可判其修为高低。

「当一个人进化到了极致，其七个主要灵性中心便会各自转为一团发光的火焰，化作活跃的火轮，飞旋出惊人的速度。这火轮不仅依特定方向旋转，更在自转之中，生动地呈现出一颗燃烧著彩虹的纯粹火球。每团火焰中心皆有独特的几何形状，只是振动过于迅疾，肉眼几乎难以辨识。在头的顶部与周遭，可见一道奇妙的金色火焰向上升腾，并向四方侧展。这金色火焰向下牵引一片电蓝色的光幕，自星光界之火降临人身——唯有达到灵性进化的特定阶段，方能承载这般神圣交融。各个灵性力量中心的发展进程如下：

「第一阶段，它仅是一簇浅凹的微光焰，漫布全身却亮度微弱。那时轮子转动迟缓，几不可察。这等状态见于动物，亦见于早期雷姆利亚种族——彼时的人类不过是兽。

「第二阶段，浅凹中心亮起一点火光，旋转开始加快。此时心智初萌，与雷姆利亚后期人类的发展同步。

「第三阶段，旋转火心的光点转为活跃，旋转运动使其燃烧愈亮，并向两端射出火焰光线，仿佛将漩涡劈为两半。旋转速度大幅提升，分裂的火焰前后喷发，激得中心愈发灿烂，终成一团更大的辐射亮点。此阶段相当于亚特兰蒂斯时代的人类进程。

「接著，每个中心分裂为四。它们转得极其猛烈，各自外围浮现十字，与轮身同旋却又彼此独立。这般剧烈活动绽放出璀璨华美，标志著此人已达心智高度发展的阶段。他感知到内在两大原则的运作——旋转的轮与内部旋转的十字；也意识到自己灵性的部分，纵然肉身仍活动于物质界。

「下一阶段，中心化为四维之体（若容我借用此词），内部旋转的十字开始绕轴自旋，将燃烧的外缘推向四方；此时中心已非火轮，而是一颗火球。最终，这些中心被视为辐射焰光的球体，其光线融合净化之火，焚尽所有物质残渣。

「这些中心的演化是渐进而极缓慢的，依循明确的转世周期推进，并随著人心智所属的光线而变化。

如你所知，世间有七道这样的光线，因此人类心智若要充分发展，便需耗费数百万年。每一道光线皆有一位伟大的大师，一位天人；他们与逻各斯（天界伟人）体内的七个中心相互呼应。

「天人是何模样？」马乌媿天真问道。

「爱丽丝·A·贝利的《论宇宙之火》中有一段极好的描述，你们该研读一番。」涅特鲁-赫姆笑著答道：「她说：

『天人的特征在于：

1. 其球体形貌；祂的「界限环」在客体上清晰可见、有界可辨。
2. 祂的内在结构与影响范围，能活化行星链的活动。

3. 祂能在任何时期主控灵性生命，具有活化自身七重本质的力量。
4. 祂终将从七归于三，再从三归于一。这过程涵盖了星球的隐没，以及各星球正演化之七项原则的统合。
5. 祂在法则下的进化与随之的发展。
6. 祂的群体关系。
7. 祂的意识与觉知的发展。

一位太阳逻各斯也是天界伟人，同样呈现球状。他的「界限环」构成了整个太阳系的边界，囊括了太阳层面或影响范围内的一切。』」

「亲爱的信使，」马乌问道：「倘若一个人穿越了火焰之墙、进入这些区域，将会发生何事？」

「若此人的心智已经彻底净化，其与灵魂的炼金术婚姻遂告圆满。此时，『灵魂-心智』再度直面火焰之墙——历经无数前世的考验与挫败，这一回，它以善与纯粹臻至完美，不再如往昔般溃退，而是毅然投身那骇人的烈焰。刚入其中，便有狰狞怪影自四方袭来。它们并非真实存有，仅是他在尘世生活所积累的种种缺陷与不完美，残留下的虚妄幻象；但其形貌逼真，凶怖异常。这是最后的试炼，比烈火更严酷。纯净的『灵魂-心智』鲜少在这些污秽形象前退却，因它已习得智慧，深知这些皆非真实；然而其外观如此狰狞可惧，即便此刻，『灵魂-心智』仍可能动摇、退缩。倘若动摇，它便须再度转世，学习更深的信心与勇气，获得更强的能力，以辨明『感知』（即感官所认知的幻象）与『实在』（即真理）之别。

「待所有幻影消散——它们终将在无畏的灵面前退却，一如勇气驱散世间一切恐惧——他便抵达火墙彼岸，受祭司们以温情与热忱相迎，正如你在神庙外所见。随后，喜悦、欢欣与幸福降临；他遇见先达此境的同道，以神圣与圣洁之灵与之团聚；众人皆历经漫长奋斗，跋涉过不同的际遇与磨难之路，方至此地。」

「他们在此将停留多久，亲爱的信使？」

「以尘世时间观之，能达数千年或数百万年；然对永恒而言，此不过瞬息。在进入更高远美好的境地前，他们尚有许多须学；而在此幸福居所歇息之时，正是对过往奋斗与悲辛的回报。但如我所言，这仅预示著未来更大的祝福。」

马乌问道：「在无数转世中，邪恶总能阻碍人类前行，其必是一股强大力量。」

「非也，孩子，」涅特鲁-赫姆答道：「邪恶并非力量。「善」与「恶」是支配著尘世众生思维的两大面向，被称作光明与黑暗、白与黑、爱与恨。此皆心智之认知，并无实际存有。然物质与心智亦具正负两面；故我们可将其区分为正面的力量与负面的状态。如此，善、光、爱等观念，可视作正面力量；而邪恶、黑暗、仇恨，则归于负面状态之下。」

「人心若未经历些许负面状态，便无从真正领略一切正面力量。此为心智必修之课题。一旦领悟，他便知晓：善之正面力量恒常胜过恶之负面状态，无论其以何形式显现。心智亦将明白，仇恨无法战胜仇恨；因负面状态不能为另一负面状态所主宰、矫正、修改或转变；而爱之正面力量若叠加更多爱，其效将倍增。」

「然则，一切正面力量与负面状态，自尘世与智识角度观之，不过是心智之幻影；故心智仍属负极，直至净化后与正极之灵魂结合，达致正负极的完全平衡。于是，形体与存有的灵性显现方为可能；正如你在这星光界之火中所见。纯净而平衡的「灵魂-心智」无须任何物质性辅助，即可在灵性境域中以灵性之体呈现。此般身体与环境或许会变化，却永不无毁坏、消融或分解为原始物质电子，因此处物质不朽，不似肉体或尘世环境因死亡而衰败。」

「如此说来，」马乌道：「这些存在，以及所有林木、花草与神庙，皆具真实具体的形体与存在，而非如尘世或星光界中所见，仅为心智幻觉或认知。此处莫非正是通灵者、宗派与一般神秘主义者所言之『天界』、『天堂』或『夏之地』？」

「正是，孩子，」信使应道：「人的高等心智是活跃的；而动物、植物以及一切物质存在的低等心智，则是以潜伏状态存在。心智需要一具身体，方能在物质层面显现自身。只要心智仍困于物质性的迷思与幻梦，此态便将持续。然一旦心智全然觉醒，明了其真正的神圣传承（此为人所能达至的），并经由冥想、奉献与净化，从这些幻象中解脱，得以与灵魂并驾，虚妄之念便遭摒弃；高等心智将与灵魂结合，永远离脱物质世界。若它心意已决，真正的灵性存在便就此展开。」

「解释这种进展极其困难，正如人对于罪的错误观念，一般难以觉察。若我说：『所谓的罪，只存在于认知到罪的心智中。』再补充：「当心智没有这般认知，罪便不存在，无论那人做了什么。」我所道出的，是近乎无法理解的真理。正因如此，方才提及的爱与恨、光明与黑暗等，在物质界或星光界并无实质存在；这些只是认知，而非真实。寻常语言难以阐明，唯凭灵性与神圣的智慧方能解释或领悟这些真理，而非依赖物质性的智力；智力在谈论神圣教导时，毫无用处与价值。」

「星光界之火在尘世有何对应？」马乌媿问道。

「它对应不同光线，对应身体各中心的火，也对应每个原子内外的热。」涅特鲁-赫姆答道：「亦即对应父亲的气息，或称灵，以及对应母亲的气息，或称热。古教义中，『母亲』即指物质。」

「正是这物质中的火，在人的思想与欲望里燃烧；物质由灵的力量激发并维系。此火引发智力的挣扎、努力与思想；促动进步；激起快乐的反应，亦即痛苦。无火之处便是死寂的寒冷，便是停滞。」

「天人自愿牺牲，只为救赎那些起初如神般完美、却堕落的人类，引领他们回归至一神圣源头；他们舍弃地位，降临尘世并居于此。这些是外传神学里的火天使，自天堂被「抛」入黑暗地狱，即我们的尘世；然而此概念大大误解了这些火焰存在的真实本性与运作。」

「亲爱的信使，七道光实际为何色？」马乌媿问道。

「第一光线属意志或力量，呈明亮橙。此色有别于骄傲者气场中的深橙。此为外传诠释之色，密传则为红色。橙光作用于人或动物腺体，使之活跃。」

「第二光线属爱与智慧；显现为双重，其余光线亦然。一面呈可爱的深红与玫瑰色，为爱之色；另一面为群青或钴蓝，缀以明亮金黄星点，是智慧之色。」

「人体右侧亦辐射蓝色，此侧放射负磁射线。蓝为充满活力之色，依古印度教义，亦是空气之色；正如火为红，土为黄；黄色亦充满活力。蓝光性冷，能增强身体磁性，而蓝色光线具镇静安眠之效；亦能缓解神经痛与风湿。迦勒底人称蓝色来自木星，黄色来自太阳。此光线尚有第三面，外传教义中为带紫调的靛蓝。」

「第三光线关乎活跃智性，呈明亮柠檬黄与樱草色。此色能使身心和谐，增强神经。身体左侧放射黄红色的正磁流；左侧气场实际为黄。但外传教义中它亦为黑，密传则为绿。」

「第四光线属和谐、艺术与美。其色为明亮浅蓝，或丁香蓝。外传教义中为奶油色，密传为黄。」

「第五光线属科学，呈翡翠绿。绿色有多样色调：气场中浅亮蓝绿表同情怜悯；明亮苹果绿表活力；灰绿表欺骗狡诈；绿棕表嫉妒。浅绿光线予人平静；能和谐的激活并刺激身体。外传教义中它为黄色光线，密传则为靛蓝。」

「第六光线属奉献，呈淡紫的鲜红，此为外传之色；密传则为银玫瑰色。

「第七光线关乎白仪式魔法，为深蓝；是一种靛蓝，或深紫蓝。在黑仪式魔法中，这些可爱色调被浓重黑云取代。外传颜色为白，密传为紫罗兰。」

「其余色彩与色调又代表什么呢，亲爱的信使？」马乌媿问道。

「每种色彩与色调皆以某种方式影响人的脉轮，此刻难以尽述。气场之色能显露一人性格，亦揭示其意识状态。若在气场暗背景中见深红闪光，意味此人盛怒；鲜红血腥色表肉欲；而气场背景上的鲜猩红则表高贵的愤慨。

「红色刺激神经中心，故不利神经疾病者；却有益于精神抑郁或忧郁之人。身心疲惫时，红色亦是补药或兴奋剂；若随后使用紫外线，更能稳固并增强红色光线之效。

「气场中锈棕暗沉，显贪婪；棕灰显自私；铅灰显忧郁；青灰显恐惧。棕光能助生血。

「紫罗兰光激醒大脑高等中心，可治癫痫。深紫与淡紫能安抚整个神经系统与中枢；气场中若现紫外，则其人已臻至高度纯净和灵性状态。

「七道光线，更与一周七日、诸行星相连。第一光线属星期日与太阳；第二光线属木星和星期四；第三光线属星期六和土星；第四光线属星期三和水星；第五光线属星期五和金星；第六光线属星期二和火星；第七光线属星期一和月亮。

「光线与人身脉轮相应如下：第一光线对应顶轮；第二光线在额间与头部中心；第三光线在喉轮；第四光线在心轮；第五光线在太阳神经丛；第六光线在骶骨中心；第七光线在脊椎底端。

「光线与人体另存二重关键：

「第一光线的觉知工具是昆达里尼之光，位于脑中的生命气息。第二光线的感知在于耳、言语与话语，其位在心。第三光线运用神经系统，居脊柱中央。第四光线以视觉为器，寓于双眼。第五光线是意识，栖于大脑。第六光线为言语之官，凝在舌喉肌理。第七光线是嗅觉，居于鼻内。

「最后，第一光线掌逻各斯层面，亦称神圣层面；第二光线掌单子层面；第三光线掌阿特曼层面，即诸灵性层面；第四光线掌菩提层面，或称直觉层面；第五光线掌低等心智；第六光线掌星光界，亦即欲望层面；第七光线掌物质层面，即此世。」

「随我来吧，孩子们。」信使说道。二人不舍地转身，离了那炽热海洋，紧随涅特鲁-赫姆。他转入一条华美大道，两旁栗树缀满深红花朵，路径直伸向无尽远方。道上覆满浓密发光的花瓣，皆自烛枝垂落的。

马乌与马乌媞见此奇景，皆惊叹不已。片刻，马乌媞转向涅特鲁-赫姆问道：「你曾说此处无物会死；若真如此，为何道上积著如此厚的落花，时日一久，岂不枯败？」

「这些花瓣啊，女儿，永不凋亡。它们在此已数千年，日复一日累积；树上却也不断绽出新蕾。此道绕此境成一大圆环，如此辽阔，两行树看来宛如笔直公路，从不见弯；更无人能数清，万亿花瓣已铺满此路。」

「可为何如此？」马乌问。

「孩子们，你们在此所见的每一片花瓣，皆承载一念爱心、一首佳诗、一缕灵感、一次无私之举，或是不求回报的自愿奉献。每当这般念行发生，便有一瓣飘落，添入这宝库之中；这是对一切美、善、高贵的行为，无声却永恒的见证。此乃人间从未梦及的阿卡西记录：它们陈列于此，犹如天界所藏的财富。」

「尽管前行，不必担心践伤花瓣；善行永不可毁。」

他们踏上这荣光小径，两侧有秀丽凉亭与花坛错落林间，仿佛邀人憩于树影美人之怀。

末了，行至树荫深处，见一口玫瑰色大理石井，被一株巨硕发光的白柏树遮荫。两位美丽的少女坐于井畔，对信使与来客微笑相迎。她们恍若天界众生的显现，金髻如光环耀于顶上，双眸蓝似紫罗兰绒，又清透如晴空。

她们身著白色仪袍，金线绣著奇异符文；说话时声如金铃，既清且甜。

「此乃记忆与启示之圣井，二女是其守护。」涅特鲁-赫姆道。

「尘世之子与星空之子皆来此解渴；井中盛满清冽闪漾的活水，洋溢生之光辉与泡沫，望去恍若液态钻石。凡饮一口，便永不再渴，一切渴想皆得满足。记忆之穴将为之敞开，所有失落的爱与美丽的宝藏重现，焕发皇家辉煌。一切隐藏之物，亦将再度显现于巨光之中，灿烂照耀，华美壮丽，如此超绝而神圣。」

信使语毕，二女依其吩咐取来两只银器，形如圣杯，盛满闪烁泡沫的流体，杯中漾著深金色光晕，递予马乌与马乌媞。

「喝吧，我的孩子们。」尼特鲁-赫姆说。他们饮了水，解了渴，仰头望去——东方的天光灿烂如锦，映出一个闪耀的金色十字，向穹苍伸展双臂，恍若在迎接流浪者所渴望的故乡、安歇与宁静；那唯有神能赐予。

异象七：十字的象征

红宝石

神之爱的辉煌热情
照亮人十字架上闪亮的玫瑰，
倘若人肯聆听内在基督的信息。

南方深蓝的高空，
圣星的祝福十字闪烁；
那是智慧与法则的永恒标志——
以三角与方形创造宇宙，圆圈将它环抱。

伟大圣子脸上，
痛苦的泪珠闪烁，
混著牺牲的殷红血滴，如红宝石落在颤动的大地；
刀枪刺穿祂时，痛苦的叹息自圣洁胸膛发出；
我们心智灼伤，在内里听见祂说：
「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

抑或后来，心智与祂同欢；
一阵欢腾之中，

祂道出最后的话语：

「哦，祢是我的神，我何等荣耀！」

异象七：十字的象征

信使、马乌与马乌媿在天空中美妙的符号下静立片刻，垂首，眼中含泪。

随后，涅特鲁-赫姆牵起他们的手，微笑辞别井的守护者，朝远处闪着微光的白色大理石建筑走去。

花香弥漫，鲜艳的色彩染活空气；三人徐行于这片荣耀中，陷入沉思。

「孩子们，可愿听一堂关于十字象征的讲课？」信使问道。

「哦，信使，我们当然要听！」两人齐声叫道。

行至建筑前，信使领两位宾客走入其中一栋。

这是座大礼堂，听众坐于大理石席，聆听一位身著白色飘逸长袍的祭司演讲。涅特鲁-赫姆、马乌与马乌媿悄然入座，专心听那祭司续道：

「… 因此，无论我们如何解读十字架上那两句呼求，本质无别：『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或，祭司接道：『我的神，我的神，祢何等荣耀我！』两句皆蕴含极伟大的真理。

「两者皆发生于伟大的启蒙之中。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苦难、被钉十字架与复活，昭示一种极高的启蒙形式，即第四启蒙，此时将契合涅槃层面；而此前三次启蒙，他逐渐预备并发展菩提意识。

「诸位皆知，第四启蒙可谓道途中点；第四与第五启蒙之间，尚需七次投生，亦即再经历七次人世。这七次投生若发生，亦将迅速度过，因启

蒙者已无需于每次转世之间在星光界里歇息。他已成阿罗汉——一位值得、有能力、受敬且圆满之人，进化臻至高境。

「第四启蒙总伴随十字架之苦，因启蒙者的所有亲友仿佛暂弃他，只得独自悲伤，然这段路途亦是他的荣耀；此时他被置于叛徒之中，每句话遭曲解，每个行为被歪曲；珍爱之物尽失，所爱之人皆离；骂声临身，神圣遭轻蔑拒斥；他对天父之爱的内在信仰甚至动摇，仿佛与一切神圣灵感和慰藉隔绝；历经这一切磨难，若他仍持守信心，转向神，*那刻*他才真正得著荣耀；天父伸出慈爱之手，扶起受难者，领他脱离盲目绝望之路，转向看见与幸福之途。

这时，十字架的苦楚转为高等心智与灵魂的恩赐，欢腾的合唱响彻所有天界——那启蒙者已学会超然于外物与境遇，他胜利地知晓自己与逻各斯本为一体，其余尽是幻影与诱惑。十字架已被征服，光辉的道路笔直铺展，直抵永恒；从一重荣耀通往另一重荣耀。

「基督教义中，前三重启蒙由诞生、洗礼与变容象征；古埃及人进行第四启蒙时，则将候选者缚于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埋葬，坠入冥界，第三日自死中复活。古谚有云：『未经十字架，焉得冠冕。』

「十字记号若用于仪式或个人，便是极强的祝福，能抵御黑暗力量——尤其当此人心中怀有深沉宁静，并诚愿世人同享此福。

若结合对圣父、圣子与圣灵的祈请，这记号的力量更增，其象征亦多层次。



希臘十字



拉丁十字

「活跃的逻各斯以等臂长的希腊十字为代表。逻各斯的第二面向——圣子，即受福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则由拉丁十字象征；那是柄身较长的基督教十字架，用于一切祝福与驱魔仪式，将祭司意志印记于受施的人与物。巨力流经此标志，从一祭司传至另一祭司；或在敬拜仪式中自高处流向祭司；或对他人划记时流向被划记者。这助人铭记：每唤此名号，邪恶便不得近身，因而成为简短的信仰宣告——当我们依次触碰前额、太阳神经丛、左肩，终至右肩，便想起基督自天父降临尘世，再自尘世降至低等星光界（左手途径），继而升至天父右侧，永驻荣耀。

「常行此记号是好的。人易忘却居于神之理想世界时所受的护佑；它能驱散一切不健康之念与影响，尤其当人易陷于恼怒、自私或其他恶念时。心智恒驻高等层面者或无需此类提醒，但此类人稀，故一般人多可受惠于这简小仪式——这能逐退所有不快，存留一切美善。

「人类与其他无数种类的存有共处；常人虽不可见，它们却力量强大。每当有人作出力量符号、或吐出力量话语，这些存有便聚于行仪者或言语者周身，冀望其发出令它们愉悦的思想与振动。它们需要此类振动；因此，一个人的思想、言语或符号愈崇高，所吸引的元素精灵类别便愈优。你会明白：此理不适用于天使存有，因祂们完美纯洁，无需人类振动的扶助。

「每当人觉察自己暂失与天父之连结，失去完全的爱、宁静、理解与合一，便该画下十字的神圣标记，祈求主再次转身，赐予祂的护佑与指引。诵读福音书时，应画十字三次，使心智、口舌与内心皆立志传播真理，同时开启额头、喉咙与胸膛三处灵性中心，迎接即将倾注的神圣影响。如此，神圣文本将成为力量的核心，由崇敬与感恩的思维气场所环绕，激活心智与灵性官能。若开卷前先画十字，便是开启宝库之门，神圣智慧将自此涌流，注入其存在。它使低等心智与高等心智谐调，从而协助内在大师的工作——大师此时能将智慧之瓶倾予渴求的心智；那心智正寻求与灵魂结合，通往神的领域。

「祈祷或研读神圣文本后，当行最后的十字标记，此举将强化整体努力，并巩固心智与灵魂之间的连结。

「此记号的强大力量，可见于主教的祝圣仪式：祝圣者先在受祝圣的新主教心口画十字，再于其手上画十字，念道：『愿你满得灵性祝福。』于「灵性祝福」一语上又画一记十字。此举全然建立起直觉与情感间的直接通道，一旦直觉成熟发展，便能够立即在物质界显现其意图。

「另有主教佩于胸前的十字架。其上镶嵌七宝石，与祭坛石所嵌宝石相应（如自由天主教派所用）。当祭坛宝石感应到倾泻的力量而闪闪发光时，主教胸前的十字架宝石亦随之闪烁。神圣戒指受祭坛与十字架的珠宝共鸣，交织强化这股力量，向会众乃至整个世界沛然倾注。

「在罗马教会，这胸前十字架常内嵌圣物，或为真十字架的木屑。

「七颗宝石呼应七道光线。人若靠近十字架，与其相应的光线宝石便明灭闪动；倘若全然接纳，必获沛然之力与护佑。

「主教佩此十字架；罗马教会仪式中，他将它悬于短披风之外、无袖法衣之内，因这是他与主的神圣纽带——彷彿一枚高度蓄能的电池，胸前十字架化作棱镜，让力量持续流经其身。故此，它在教会仪式中的作用极

为强大：作用于主教，自他汲取力量，再将其光线洒向会众。灵视者能见这些辉光，乃基督中三重之灵的显现，惟具相同灵性映现的高度修行者方能感知。

「十字形态各异：有柄的埃及十字（又称T字）、耆那教的卍字、基督教的十字架，皆为生成之象征。公牛在诸般宇宙论中俱属神圣，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迦勒底、埃及皆然。同理，蛇乃智慧之征。

「埃及式与基督教式十字，实为三角与方形的结合，亦即展开的立方。三角与方形的象形文字，向被视为男女原则之表征，揭示神性演化的面向，恰如夜空中辉耀的南十字星座，其意涵与埃及有柄十字无异。



三角形與正方形

「十字蕴含的数字三与四，呈希伯来金烛台之形，立于至圣所内；三四相加得七，正合一周的天数，亦是太阳的七道光。七日一周，是月份年份的起源，故为诞生之时标。人附于十字架上，此象征乃得圆满，与人类起源之念相契；其形体遂等同生命之树。

「十字与圆圈同为普世符号，居于符号序列之首；二者本身涵摄并宣示宏伟的科学真谛。这两种符号与人类历史等长，直指心理与生理奥秘之核心。

「历来有思想家为阐释十字中心之谜，将其象征为宇宙临在。此系谬见；无边界者与无限者岂能受限于一中心？同理，基督显现于十字架，亦不可解作神以耶稣基督之身个体化于该十字中心。

「X形十字与赫尔墨斯十字四臂指向四方，末端弯曲即成卍字，此乃雅利安种族最早象征符号之一。卍字意谓中心不囿于任何个体，无论其何等完美。它更昭示：此原则（即神）存于人内，而人亦在祂之中——万有生命皆然；居于神内，宛若水滴融于沧海；



X十字



卍字

指向四方的端点在无限中消融自身。末端弯曲亦表轮回循环，人心必须历经此径方能舍弃小我，将心智投射于对无限、天界乃至神的构想之中。

「此十字之谜，蕴藏于赫耳墨斯《翠玉录》二句之中：『分离土与火，提炼精微于粗糙……以绝顶智慧自地升天，再从天降至地。』如是，卍字化为涵纳十字的圆圈，旋即变作埃及天文十字——即圆圈包藏两相勾连的T形，一杆向下，一杆向上。



天文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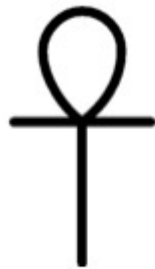
T字



兩方面的T

「土火分离、精粗提炼，意指生命火花与心智脱离凡躯，其后自尘世『升』往『天界』；历经时日，再度降临尘世投身下一轮回。完美的T形，垂直下贯者为男性光线，水平横陈者表女性原则；水平线上添一圆圈，便圆满了伊希斯的三重属性，此即神圣蛋的象形文字。

「所谓基督教十字之源起，远较世人想像古老。《圣经武加大译本》记载，以西结在敬畏主的犹太人额前烙下T字印记。古希伯来人使用的符号呈现如此样貌，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则以常见的基督教十字架形式出现，称为TAT，象征稳定。这十字现于《启示录》在选民额前印上天父之名，即AO，二者分属灵与物质，是首亦是末（灵居于物质之前）。



安卡



T的印記

「摩西命百姓以血在门柱作记号，以区别将亡的埃及人，用的正是T形标志；菲莱一处雕塑遗迹上，可见许多埃及手持十字架，半数属荷鲁斯使死者苏醒的护符。T字与T字随处可见：复活节岛雕像、古埃及、中亚、前基督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皆有踪迹。

「《民数记》第二十五章第四节记载：『让这些人面向太阳，在主面前钉上十字架。』」

「面朝太阳（而非背对）受钉，乃古埃及与印度启蒙仪式所用辞汇；开悟者通过秘仪诸般试炼后，将被缚于 T 形卧榻，而非钉死。

「此状态持续三昼夜。据说其灵性自我在此期间『与诸神对话』，降入冥府（或称阿门提、下界，名称因各国而异）；他为彼界无形存有布施行善，肉身则留于 T 形榻上，置于神庙地窖或地下洞穴。在埃及，启蒙者安放于大金字塔王室石棺，第三夜将届时抬至入口廊道。指定时刻，初升旭日光芒满映候选人恍惚面容，祭司-启蒙者诵出神圣言词将其唤醒，受奥西里斯与智慧之神托特启迪；祭司表面向『太阳-奥西里斯』发言，实则指向内在的『灵—太阳』，从而照亮新生之人。

「宇宙灵魂乃物质性理型在物质界的映象，是一切生命之源，是三界的生命法则。此即赫尔墨斯哲学家与古代圣贤所称『七重性』，描绘为七重十字，其分支代表示光、热、电、地磁、星光界辐射、运动及智性，亦即自我意识。

「基督教采用十字符号之前，它早用作区分开悟者与入门者的标志，后者称为『克雷斯托斯』。

「卡巴拉所用十字象征元素对立与四元平衡。

「启蒙者或祭司画十字时，手覆额头念：『你属于』，移至胸前续道：『那国度』，触左肩：『正义』，再右肩：『与慈悲』；最后双手交合说：『永世无尽。』另一版本流传于入门者与大众之间，不知前述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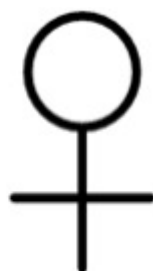
「将求道者置于十字的启蒙仪式，亦为南美早期种族所知。山崖雕刻的一系列图像中，人形自十字跃出，或情形反过来；因而人可视为十字，十字亦可视为人。

「另有一种启蒙形式：异象中现巨大金十字，缓缓转动，显出黑色元素精灵的直立身形，如人张臂。它向启蒙者鞠躬，静待指令。此为考验：启蒙者若命精灵效劳服从，立陷险境；若静默不语，形体便消散，危险随之渡过。

「圆中十字亦称世俗十字，标志人类与动物生命起源。圆圈取走仅余十字，意味人已彻底堕入物质。圆中十字象征纯粹泛神论，与圆内 T 字、耆那十字或卐字同义。T (Tau) 是字母 T 最古老形态，乃第三根种族象征性堕落前的字符；此时自然演化致两性分离，图形遂成为剖开的圆（圆指无性生命），圆受修改或割裂。其后于第五根种族变为埃及生命符号安卡，再后来又成金星标志。



分割的圆



金星

「在西方卡巴拉中，圈内十字被称作『玫瑰与十字』的结合，象征宇宙显现之前，蕴藏神秘生成的伟大奥秘。

「普遍解释认为，十字架上的玫瑰代表人的灵魂（实为心智）寓于肉身。如我所言，玫瑰即指心智，它钉上十字架（进入人体），是为了在其中生长茁壮，并凭借进化之路上积累的经验与智慧，最终配得与神圣灵魂合一。

『愿玫瑰在你十字架上盛开』是一句古老的问候，也是亲切的祝愿、兄弟般的祝福。

「有柄的埃及十字象征『男-女』与『伊西斯-奥西里斯』，乃一切形体的生成原则，基于原初显化，这适用于所有指向与意涵。卡巴拉教义中，『生命之树』是有柄十字的有性面向。『Otz』一词意为「树」，在希伯来语中由两个字母构成，数值分别为七与九，代表神圣女性数字七与男性能量数字九。

「对埃及人而言，数字七也是永恒生命的象征；希腊字母 Z 形如两个七，Z 既是「我活著」（Zaô）的首字母，也是「众生之父」宙斯（Zeus）的起首。

「有柄十字另含『誓言』、『盟约』之意，T 字顶端的圆圈相当于象形文字 Ru 转正。此象形符号意指「门」、「出口」、「口」，此处指天空北区的诞生地，太阳由此重生。因此，有柄十字的圆圈以女性象征标志了北方出生地。正是在天空此域，「轮转之母」七星女神在一年最初的循环中诞生了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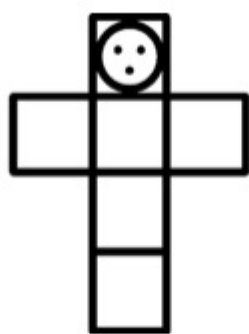


「有柄十字或称安卡十字，其最初形状为安卡结，此绳套包含括圆圈与十字。它代表大熊座在北方天空划出的圆圈，这构成了最早时间中「一年」之基准。安卡十字的圆圈后来演变为塞普勒斯的 R（横线上方的半圆）与科普特的 Ro（P）；后者又衍生出希腊的 Chi-Rho（带交叉杠的大写 P）。

「安卡结亦名绳索，可见于四臂印度湿婆神的右后手臂；Ru 符号也被视作大瑜伽士的第三只眼，其姿态如印度苦行僧。

「T字是神秘神圣智慧的A与O，体现于托特（或赫尔默斯）的首尾字母；托特乃埃及字母的创制者。T字也是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字母表的最末字母，他们称此字母为「终结」，或「圆满」、「极点」与「安稳」。

「立方体展开后，其六面形成十字；直立部分含四个正方形，横杠含三个，总计七个。



立方體展開

四象征处於潜态的宇宙，即混沌物质，需经灵渗透方能活化。换言之，三角形须放弃其一维本性，散布于物质之中，从而于三维空间筑起显化根基，使宇宙得以智性显现；立方体的展开实现此点，故有柄十字象征人、生成与生命。在埃及，安卡一词意谓「灵魂」、「生命」与「血」；或指有灵、活跃之人——七重之人。

「再次回到卐字形式的十字：少有符号比此图形更具真切的神秘意涵。它由数字六象征，如同此数，指向天顶与底极、东南西北各方。此单元无所不在，映现于每一单元之中。它标志「诸轮」的持续进化，亦是四元素这神圣四者在神秘与宇宙意义上的象征；其四臂与毕达哥拉斯与赫尔墨斯的比例相关。受训的启蒙者能以数学精度追溯宇宙的演化、捕捉可见与不可见者之间的连结，并推演人类与物种的初生。此为一切符号中最富

哲学科学性、亦最易领悟者。它总括创造与进化的全部工程，涵盖范畴自宇宙神谱至人类演化，从未知之神至电子——而后者之起源对科学而言，犹如那「一切-神」本身般未知。然古代圣者知晓此秘；𠄎字见于各古老民族的宗教符号，即为明证。

「𠄎字在《迦勒底数字书》中被称为「工人的锤子」；《隐藏奥秘之书》也称其为「锤子」。这锤子自燧石（或空间）击出火花，诸火花便化为诸界。

它亦是雷神之锤，由矮人锻造的魔法武器，用以抗衡巨人（或宇宙前的原初巨力）。

「它同时是炼金术、宇宙起源论、人类学与魔法的符号；其意涵须以七把钥匙方能解开。

「若将它对应于微观宇宙（即人），它标示人是天界与尘世的连结：右手指天，左手指地。此符号是科学周期、神圣周期与人类周期的枢纽；彻底领悟其义者，将从大幻象的苦海中解脱，其下透出的光辉，足以照破一切人为的阴谋与虚构的黑暗。

「对研习东方秘传或外传教义者而言，它意味著『一万种真理』；这些真理隶属于未见宇宙、原初宇宙论与神谱的奥秘。

「在西藏与蒙古，它见于佛图与佛像心口，也总置于已故神秘主义者胸前，如同古埃及的带柄十字。

「𠄎字有两类，设计与方位各有变化。我们所探讨者，其上臂指向右方，见于图示。一切正道仪式魔法、仪轨或原则皆用此形。

「若其反转，上臂朝左、下臂朝右，便成邪恶符号。凡异于正道类型的𠄎字，皆与黑暗及凶险相系，将为佩戴者或使用者的招致灾祸。

「正如你所知，一切法则皆有两面：善与恶、正与反；符号如此，万事万物亦如此。

「完美形态的卐字，为右道的神秘主义者所用；这是烙在活生生启蒙者心上的印记，有些人更将其永刻肤上，作为象征与警示：当他们习得一万种圆满秘密，绝不可泄露于不配之人。

「基督教十字的七重，等同潘的七管笛，象征自然的七种力量；亦对应七颗行星、七道映为光谱颜色的光线、七个音符。犹太人的金色殿烛台，一侧三座、一侧四座，合为七——那是代表生成的阴性数字；《创世记》中，六日劳作以第七日为冠冕，亦成循环计算的根基。

「圆、十字与七，是最古老的原始符号。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视数字七为三与四的结合，并以双重方式诠释。在他们看来，三角形是已显现之神的最初概念，是其形象：「父—母—子」；正方形则是完美之数，为物质层面一切数字与事物的理型根源。然正方形属次级完美，因其关乎物质世界；三角形对应希腊字母 Δ ，乃未知之神的载体。此点甚至见于神名——宙斯的拼写：维奥蒂亚人作 $\Delta\epsilon\upsilon\varsigma$ ，即拉丁语的「神」（Deus）。这便是数字七在形上概念中，与现象世界之「七」的关联；但为了世俗或外传的解释，其象征被更动了：三角形或数字三，成为三种物质元素——气、水、土——的象征；正方形或数字四，则成为一切无形无相之物的本源。

「然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又将七视为六与一，是六元组与单元的复合体；于是数字七成了不可见的中心，成为万物的灵——凡六边形之物，皆以中心为其第七属性。数字七象征十字，十字亦象征数字七，因而具备单元的一切完美，堪称众数之数。正如绝对的统一性未经创造、不可分割，故其不属数字，亦无数字能生之；七亦然：十以内的任何数字皆无法产生或构成它。



水



火



所羅門之印



七重

「顶点朝下的三角形，是湿的原则与水的象征，而水为最初元素，火潜藏其中；宇宙的第一颗种子，便投进了水或曰混沌。顶点朝上的三角形，则是火的象征。两符交错，便产生所谓的所罗门之印（此名实为误称），此符衍生一切十数。其中心有一点，乃七重标记，此即人、即十字。两个三角，揭示二元或「二」；其三角形象征数字三；两主三角形共一中心点，化为四元或四；五元生于三角相叠，辅以三边，是为五；六点连缀成六元，即数字六；而此图腾整体为七重：中心一点，故曰七元，是为七；此终极之数，涵盖诸数。

「立方体展为十字，可见竖杆——阳性之征——裂为四截；四是阴性之数，而十字横杆（物质之线）则化为三份。此说似有矛盾，然因立方展开时，中面为竖横所共，遂成中立，不属任何一方（虽两者共享）。是故，阳或灵之直杆仍为三元，而物质之杆则属二元，为偶数，故属阴性。中心点乃阴阳交会、灵与物质相融之处：象征创造。数字三与数字四共构十字，令两者和鸣，显现自然之创生力；其中心点即崇高之爱。当爱经服务、牺牲与奉献净化，至高境界便等同神之爱。彼时它如神圣玫瑰于中心盛放，香气升达天界，其圣洁、仁爱与奉献之芬芳，纯粹无瑕。

「整个自然将为之欢欣，其悠扬声响与七行星之乐音共鸣；各星循轨摇曳，以洪亮凯歌交融他者之音，织就和谐。

「然则，纵使研究诸符号：自圆至十字，自T字至三角与正方，并借此学会指著进化之路的符号，我们仅能见其果，而伟大第一因依旧隐匿；此乃更甚以往之奥秘。

「或可学知：种子萌为众生的系谱树，名曰宇宙，是三而一，乃种子之三重面貌：其形、色与质；然引导其生长之力，永不可知。

「此生命力究竟为何？何以令种子萌芽、迸发嫩芽，再成干枝；而后枝条低垂，吐露自身之种，复又生根萌发，衍生他树？然对欲探此显化力量奥秘的求道者，有一答案——此力亦潜藏其内。

「你当知晓，一切物质现象，不过感官幻影，再由想像助长。在物质层面，无物可谓坚实，因此层面的万物皆能藉某种『光线』（姑且称之）显为透明。

「灵视者无需此光，即可穿透物质帷幔。当他们开启灵视之『光』，万物皆融消；他们所感是真实，而非幻象与想像之境。看似坚实的墙垣，顿如玻璃；树木、花草、走兽乃至诸般物质，尽皆消逝，恍若从未存有；是的，它们本未存有！

「我将略作演示，当你们跟著做时，请谨记方才所言。此小实验中，我将展示物质生命与众生如何初生。在此之前，容我补充：你们，与尘世众生，若愿意且足够专注，皆可行此实验。

「首先，你需领受此事实：物质层面的一切皆有生命；无所谓死物。凡可触、可见、可感之物，皆有生命，即物质性生命。若无生命，你便无法触见感知其存。『死』去的兽躯有生命，『死』去的树干有生命，一石、一砾、一沙、一雪、一雨，皆有生命。金属、矿物、化学品乃至一切物类，皆然。它们活著、颤动、脉搏，与生命共振！

「此生命或物质性质有四元：氢、氮、氧、碳；而它们自身亦有生命！

「碳乃一切有机质之基；氧助燃烧，为所有有机生命之活化剂；氢于氧中燃尽后，成最稳化合物，遍存众生体中；氮乃惰气，为动物呼吸时与

氧混合之载体；它渗入一切有机质。当四元于有机质中相合，只须添入生命火花、活性之火点燃机体，便能生长繁衍。

「我将以想像一个单细胞向你展示此事；只要你恒心尝试，你亦能为之。」

言毕，讲者静立，凝神专注；片刻，一颗胶质小球浮于其前空中，剔透微泛磷光。

「此即最初之元。」他说道。

「其象征是圆，无限的圆，亦即「无数字」与「零」；它象征黑暗，象征未显化。唯当另一个数字列在它之前，它才活转过来，成为一个活跃的数字。此乃胚种——若要赋予它生命，必须让光的光线（神之意念）照入；胚种随即因火花而焕发，其符号也变为带点的圆。正如我们能凭意念力构想出这胚种，我们亦可将生命的神之意念投射其中。」

他召来一位听众上前。



一個簡單細胞的發展和繁殖

「现在，请你凝神于此胚芽，」他说，「并从你内在，向它投射一丝生命的精质。」弟子依言而行。很快，一缕微光浮现，小球开始缓缓回旋。

「眼前演示，恰似动物体内旋转的灵性中心运作方式。」讲师道，「为向诸位展示这些胚种如何进化繁衍，我将加速此过程。请细看。」

片刻，一线细光将细胞剖为两半；每一半都保留了内在的发光元素，两者仍相连，继续缓缓旋转。接著，它们徐徐分离，各自绕轴自转，亦互相绕行；待慢慢充盈成形，皆成完满小球，至此已有两颗；形体完美如一，无从区别。这过程重复数次，终生成许多闪烁著生命的「胚种-细胞」，如微缩宇宙般环绕运行。

「此处所见景象，正是灵界中回旋的原子。它们由神之意念所生，这增殖的过程将永续不息。欲将这些造物带入物质世界，下一步是添上一条垂直线，将圆的横向分界连至下半圆周；换言之，圆内呈现的已非横线，而是一个T字。此符号一现，即意味灵性事物依其进化路径，即将落入物质生成，或曰坠入物质界；下半的垂直线代表男性，与上半的女性相连——两性共寓一身。

「随后，进入下一阶段：圆内出现完整的十字。

「正如动物与人体灵性中心的情形，其旋转将不断加速，光芒愈盛，终使这些小球化为燃烧的能量球，疾速回旋，每一细胞皆蕴含一个宇宙。物质世界的电子于焉成形，它们的组合逐渐发展为植物、动物之躯，最终成就人身；一切皆依循这些电子的演化路径。全过程，可总结于一个圆圈符号，内含数字1。

「这代表十个天界果实，源于男、女两种子，初时肉眼不可见；因其在进入具象的物质身体前，全然属灵。这象形文字，象征最初的神圣显化，包含精确比例的力量。首个圆是空无，而那垂直线则是太初，是原初一；它是逻各斯的话语，其他数字自此涌流，直至数字9，达至扩张的极限。

「当人身在肉体中，与灵性结合而趋于完整，我们便发现以下原则。人身的四项基本物质原则是：

1. 动物欲望的原则，与动物存在不可分离；称为「欲体」。

2. 生命的载体：这是种惰性载体，身体解体后不久即消散；此即星光体。
3. 催生一切生命现象的活跃力量；此即生命或生命能量。
4. 身体本身的粗重物质。

「与此四项人身原则相结合的，是神性的三重显现：

1. 未显的逻各斯，自神圣宇宙领域映照于人类灵性界，作为宇宙之灵或神圣灵魂，全然觉知其个体性，并与每个人相联。
2. 普遍宇宙的生命原则，而人类的心智仅是其微小部分；它拥有完整的个体性、以及对本体的意识；它是人类神圣灵的一部分，为进化之故而投身世间，直至有资格与其更好的另一半——灵魂——结合。
3. 宇宙的活跃智性，映照于人类智性之中；心智凭此超越动物，逐步进化。

「此为人的七重原则；前四者属物质性，构成一个方形，后三者属灵性，以三角形代表；此即七重之人。」

演说至此结束。涅特鲁-赫姆、马乌、马乌媞等人向讲者致谢后，随众听众离开了神庙。步至外头，但见漫天云霞辉煌灿金；望向地平，色彩渐次沉入深紫与淡紫，间有亮眼的洋红与荧光的暗紫；天穹中镶著片片闪亮的湛蓝，宛如粼粼湖湾，两侧庞然的雾气团高悬，流转著璀璨光泽，气象宏阔。

「孩子们，方才的演说，可还喜欢？」信使问道。

「这给了我们很多可堪玩味的念想。」马乌答道，「但我原以为，听讲的灵魂早该知晓这一切。他们不是在尘世历经了千百万年的转生？他们不是得通晓万事，才有资格踏入这神圣领域？」

信使浅浅一笑：「孩子，知识在人间备受尊崇，却非通往天界的通行证。那空泛美貌背后的丑陋、崇高抱负底下的肤浅、王座之上的卑微、巨富之中的贫瘠、自诩正义背后的罪孽——也都行不通。」

「相较于天界智慧，尘世的才智不过是愚昧的无知。」

「要进入这些界域（即便尚未抵达天界，仅是外缘），『灵魂-心智』尚需具备另一些品性：朴素中透出的智慧；爱里蕴藏的美；谦卑所成就的崇高；因无偿奉献而丰盈的财富；以及一份纯洁的信赖——信那全父全母所予的慈爱与护佑。」

「那在山坡上牧羊的、在田地里耕作的、在深海中航行的——他们比起那些积攒不义之财而自矜的富人、比起高踞王座以铁腕威吓臣民的权贵、比起只信物质证据而讥嘲一切神与灵的学究，都更接近神。后者永不能踏入此地，尽管他们或许能向你阐释世间万事，且自以为无所不知。」

马乌追问：「但灵魂在获准进入之前，总该先懂得演讲者所用的符号、及其所象征的神圣智慧吧？若未学会使用这些符号，是否便因太过无知，而无从领会自己在此界域中的地位？」

「孩子，符号可有千般诠释；唯有臻至智慧之境者，方能得当地运用它们。符号背后藏著浩大的奥秘，但唯有开悟的灵魂能彻悟其义。古时曾有智者拥有这般智慧。他们历世轮回，一心砥砺心智，终能窥见符号的真义。他们有明师指引，此师能甄选与培育合适的弟子。许多人曾想进入古老的神秘学校，但获录取者寥寥；能踏入高等秘仪核心者，更是凤毛麟角。」

「如今这般开悟者已近乎绝迹；较之此世过往的任一时期，现下愈发稀少。因此，你方才所见的学院便建于此地，让已得净化之人得以习得尘世难觅的智慧。」

「当一个人修行足够、内在绽放纯净之光，他便能步入星光界火焰之境，沐浴永恒的白昼，聆听讲论；诸天使将为他祝祷。」

「当神圣之爱的花在心中绽蕊，而我执不存，他便可踏入此间；慈爱的上师将拥他入怀，以神之印记为他膏沐：一朵深红玫瑰自他胸前升起。」

「当他珍爱同胞、无求回报地服务，他便可踏入此间，与曾为他人奉献者并肩而坐；他们将亲吻他的额头，尊他为高贵的王子。」

「孩子，这便是来此的必备品格；凡具足这些美德者，无一会遭拒，因为他们已与神谐鸣，美德的果实便是深沉的宁静。」

「如此说来，修得自身高贵者皆有希望。」马乌说道，「在这片乐土获取居留资格，竟是这般简单。」

「那么其他神庙又教些什么呢？」马乌问道。

「教导每一个已净化的『灵魂-心智』必需研习的课业，以跻身更高界域。」涅特鲁-赫姆回答，「孩子们，还想再听些讲习么？」

「哦，请务必。」他们喊道；神圣的信使便领他们走向下一座建筑，那儿有更深的启示等候著。

异象八：太阳系

蓝宝石

深蓝夜穹之中，
宝石般的行星闪烁：
红、绿与银白，
皆是隐藏背后太阳的映像。

这象征生命幻象的虚实交织，
融入了未见的实相。
我们栖居于灵的庙堂，
由神之明亮宇宙的匠师所筑。

处处皆是奇迹；
创造深植于转轮的韵律，
这些轮回在其想像疆域的内外上下运转：
皆因神圣之爱启迪。

映像中的映像；本质的本质；
神之意念沿巨弧沉降又攀升，
迸发 生命与光的炽烈色泽，源于四碎的话语；

这点燃了火：

在永恒的时间、空间和力量中，
升腾、旋转、交织。

异象八：太阳系

涅特鲁-赫姆、马乌与马乌媞走入下一间几乎满座的演讲厅。信使说道：「即将授课的讲师，常在听众眼前将讲题化为实景；或将诸位带往时间与空间的陌生之境。故此，若讲述间出现何等奇异景象，切勿惊惶。他是此道大师，拥有宏大力量；诸位可全心信赖；无论目睹何事，皆不必惧。」

听罢这番令人不安的告诫，马乌与马乌媞怀著几分惶恐，望向步入厅内的祭司。他仪态威严，个性具强烈磁性，周身环绕著人人可见的气场。紧贴身躯处，气场化作巨大的白色光晕环绕，白光渐次转为幽美湛蓝；外围又有一圈橙黄；再外是淡紫；接著是薰衣草色；最外则是一环深红，辐射出灿烂流焰，涵纳一切想像得出的色彩。马乌与马乌媞怀著至深的崇敬与敬畏，静默凝视，为这庄严非凡的存在惊叹不已。

他身上持续焕发闪耀光芒，辉映满堂。这光辉也唤起在场所有听众自身气场的色泽回应，各自漾开柔和光晕，整体景象如此摄人心魄，言语难以描摹万一。

唯独信使未有这般反应。他洁白的临在如冰晶般纯粹无垢，安坐于马乌与马乌媞身侧；他完全掌控著自身与辐射气场的运转。然而，那是一种神圣的雪白；如此无瑕，胜过于听众充满活力、有知觉形体所焕发的暖色辉光，此白更为耀目。

马乌与马乌媞感觉到神圣信使那洁白无疵的霜晶之中，凝聚了讲师与他人所有的光与暖色；如此具保护性、安稳而神圣。

此时，讲者开言：

「我们的主题是太阳系（见下方注）的成形。尽管在此处仅能勾勒其构建轮廓，且须从至高者最初的形塑意念起笔，但我们推测，当触及未知神（最高神）的某些神迹灵感时，或会遭遇些许引人入胜、甚至令人敬畏的片段。

注：依我方术语，太阳系（Kosmos）即为一太阳系；而宇宙，乃无数太阳系的集合。神为宇宙的至高神；最高隐藏逻各斯则为一太阳系之主。

「这是诸神中的至高者，其所居层面遥不可及，连所有逻各斯（诸创造者）亦无法揣度，故祂无可名状；祂是『伟大』，宇宙的至高实体。祂之外别无更神圣的存有，且祂永不被消融。（逻各斯则不然，彼等将于大显现期终末被吸收，以待下一个活跃的创造周期再度显现。）然而，我们得以感知祂之存在所涵容的最精微本质，此种感知即为超太阳系全知之太阳系种籽；它蕴藏潜能萌发为神圣意识，足以将人提升至天界与智慧的至高境界。

「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都涵摄于气场罩之内；这罩中蕴藏著一整套进化蓝图，用以显现宇宙，以及其中一切存在与现象。

「或许你会问：『这气场罩之外，又是什么？』

「罩外尚有无尽他方宇宙，其数不可计、其广不可量，远超你我所能思议；所谓永恒或无限空间，本就没有尽头。

「但此番演讲，暂不必触及这等玄奇；太阳系终将解体又如何，亦非此刻所能深究。

「那么创造与进化的第一步是什么？乃是上界穹苍与下界深渊分判，化出七重圆圈，每圈各驻一位造化之神；此即天界，亦称七区。如是，一

个看似完整的太阳系便初具规模，它源自至一至高隐密的逻各斯，并凭借其生命维系——这生命以七位创造者为媒介，每区一位。

「我们身处的太阳系即是一例，其中太阳是逻各斯最低层次的显现，作为本太阳系的中心。它是赋予生命、统摄、调节、协调、无所不在的中枢力量。它以可见之形，映现了宇宙临在的最高境地（亦即至高神），并展露七重境界中的最初亦即最低一重。

「每个太阳系的中枢太阳，在各自的物质或客体基质中，皆为气息最初原则（即话语）的最低展现；或可称之为逻各斯物质形躯的最下层。它们将主的生命倾注于其太阳系内；而一切物质力量与能量，皆转化自至高神的生命流体——这流体穿过太阳，或由太阳映现而出。

「我们不妨将太阳喻为物质太阳系的中心，而月亮的光反映其灵性面。因此，太阳象征物质性、阳性与物质太阳系的主体，而月亮则是灵性与阴性部分的表征。后者亦是人类灵体的居所。

「正因如此，太阳在许多古远宗教中，始终是造物主的象征；指的是太阳系的物质创造，特指人、地球与其中万有。

「另一方面，月亮自古是神圣女士的象征，她是诸神之母，是至高神的神圣配偶。

「逻各斯显现之际，便是太阳系诞生之时；而太阳系那至一显现生命，即是神，即是显现的主。

「气场罩将太阳系包裹于壳内，其情状犹如原子——原子发光的外壳中含藏一颗中央太阳，众多微渺如电子的星体环绕它运行。气场罩与原子皆呈卵形，或说蛋状；因此，太阳系也常被唤作气场蛋。

「于气场罩内的太阳系中，巨硕行星皆受行星逻各斯（即神的总督们）统御；同理，原子内的微渺行星，亦由行星诸主掌管。

「须知『巨硕』与『微渺』不过是凡俗心智的概念，于神而言，意义全然不同；正如时间与空间，也无法以人类有限的理解去真切把握。

「故而，建造太阳系的首要条件，是创造气场罩。此乃神之灵性心智的物质投射；一个形象，一个意念体；借由神之意志，获取物质形状与实体。神之意志栖居于神圣之光中，而从这光的辐射（永动不息）涌现了气息，从而迸发原初光，显现那隐于黑暗的永恒意念；这便成了创造的『话语』。自这话语或咒语中，显现了气场罩，乃至整个太阳系。因为隐藏的逻各斯在罩内放射一道光线，令构成太阳与行星的胚种结实成形；而这道光线的本质进一步延展，催生诸行星逻各斯，尔后万物皆自它们的心智诞生。

「行星成形之前，乃是混沌；未来物质世界的一切本质都处于流动变化的状态，尚未成形。这便是『神之灵所默观的水』，万有浸于黑暗，有待神之气息将其化为光。当气场外壳被那光照亮，凭借生发过程，话语响起而显现。在人类智识看来混沌之物，实为灵性智慧的永恒根源。生命之水由此诞生，或说原初胚种被原初光再度唤醒。于是，神之灵运行于气场罩内的空间之水上，凝成生命气息并注入那胚种，此后它成为中心，于其中创造了阳性的行星逻各斯；最初的万物之主自此显现，并成为人类的始祖。

「切勿将前述的主等同于绝对、未知的至高神。前述的主仅是关乎行星或星球物种繁衍的逻各斯；未知的至高神则将整个宇宙涵摄于自身之内。前者虽成万物之父，然祂与无限至高神之间横亘著一道深渊——大深渊，大奥秘。祂与至高神之间，存在著隐藏的逻各斯，亦即该太阳系之主。

「七重太阳系层面依序形成：至高者为第七层面，以气场罩为表征；其次为第六层面，名为「阿赖耶－原质」层面，亦称世界之灵的心或世界之魂，乃是未知神的一个面向。此时原初质仍处于未分化、主观的前宇宙

潜伏状态。某特定时刻，它承受神之意念的印记，开始蕴纳隐藏的逻各斯的阳性面向；其心豁然开启：原初质遂分离、分化，待光线透入（无染受孕），父、母、子的三元诞生，并转化为四元——父、母、子结为一体，再添上由不可触及、隐匿之神的顶点所辐射出的生命。是以，任何形体欲成客观，皆需三项原则：缺如（铭刻于星光界流质中的诸般原型）、形体与物质。那光线即为生命原则，催生活跃的显现。故而阿赖耶如其所名，乃是永恒涌动不息、先于众生的原始基底。

「下一层面为第五层面，即心智层面。此层创造感知，并连结新生的力量中心，涵括智性与躯体；这是神经力量的根本原则，亦是低等界域（如第三级的元素精灵）初萌的感知；然低等界域之下尚有客观矿物界，其感知全然潜伏，直至植物界方重新发展此能力。此层实为密传太阳系中两个低等层面与两个高等层面的中介。

「第四层面又称宇宙电层面，乃有意识的力量与建构性力量的层面；一切力皆涵摄其中。宇宙原子受宇宙电激发，宇宙意识则作用其上。宇宙电是自能量的至一源头散射而出的光，被称作诸建造者的建造者，它所化现的力量形塑了我们的七重链。在宇宙层面上，它潜藏于一切光、热、声、附着力等显现背后，是电的「灵」，是宇宙的生命。宇宙电是指引智性法则与具感知生命的灵。它非人格化之神，而是其背后力量的流溢，且为生命与光明的原初诸子之信使。

「第三层面是生命层面，亦为生命原则之层面，又名生命能量。生命无所不在，凡有原子可供作用，即有其存在。若无物质微粒可供驱动，它便静止——死寂。宇宙电作用于化合物乃至单纯物质时，便会催发生命。当宇宙电自一生命体抽离，生命原则亦随之退去，但仍统御著那具身躯的原子与分子。

「第二层面为星光界层面，而第一层或最低层即客观物质层面。

「于气场罩之内的这些层面，具备了灵与物质的一切必要成分，使一个完整的太阳系得以拥有生命与存在。

「自外观之，气场蛋的椭圆球体会显现明暗不等的光辉，端赖其个体力量；其他层面的高等存有所感知的，正是这片光芒——如同人们凝视原子所见。未来将现的海洋沉睡在水中，充塞其内；未来的大陆、海渊、山脉、行星、诸神、元素精灵与人类，亦复如是。

「如同小鸡隐藏于刚产之卵，一切潜能皆在潜伏之中。

「在气场罩内的七层面中，每层皆含一个原型，依次对应物质的七态及自然一切力量。它蕴藏每个未来人格的灵性芳香，开悟者于其中构筑物质性星光体，诸神亦复如是，从至高至最低皆然。开悟者肉身死后，便居留于更纯净的星光界区域，生活行动如常；彼时他具有五个原则，独缺星光体与肉身——既已获更高阶、更精微的显灵之具，便不再需此二者。然他始终存在于气场蛋所涵容的世界；恰如未开悟者，于两次转生之间，必得寄居尘世周遭的低层面之中。

「生命能量或生命原则充满蛋内所有空间。其为生命本质，不落于数字；虽发散自第四层面，然七层面之任一数却皆可附于其上。再者，太阳系非由数字或经数字所生，乃由数字间比例或几何而生。

「七层面亦映现于棱镜七色；每色皆具特定数字或频率之振动，七层面亦然。

「气场罩的外形，等同原子或人身周遭的淡紫气场；此为暂现之流溢，先于一切生命体成形，犹如气场蛋先于其内宇宙之形成。

「在太阳系的气场蛋里，映照人类一切思想、言语、行为，是人类所有正负力量的仓库，随其意愿收受与发放；亦是每一念、每一潜能的仓库，随即化为效力。

「蛋内的气场流质是生命与意志原则之结合，自万物万有中流出流溢，可见于一切物体周围的气场光中。开悟者可随意导引此流质，令其流动受制或增强。

「气场蛋亦承接来自高等诸神、天神及其他天使存有的一切印记。在蛋内不断发生的交织与变动中，其精质恒处于不息之动态。

「气场蛋之外是灵性太阳，或称宇宙灵，它为无限宇宙赋予灵魂，不论在时空之内或之外。神圣自我的本质是纯净火焰，不可增，不可减。因而它从未因万千造物而削弱，反如自一焰分出众焰；灵性太阳的火焰永燃不竭。

「气场蛋存于每一形体、每一草木禽兽之中；万物皆含其复本。气场蛋于人，犹如星光界流质于尘世；亦如环绕的以太之于星光界流质，或如阿卡莎（宇宙之魂）之于以太，作为超实体的本质层层环绕。简言之，阿卡莎乃构成气场蛋的基质，一种纯粹抽象的基质。我们已详论气场蛋的若干原理，并从多面观之，因它在太阳系计划中极为关键；对此研习永不足够，太阳系中一切他物皆系于此。

「你会明了，虽在我们眼中，太阳系连同其太阳与行星如此浩瀚，却不过是大宇宙海洋中一滴水。尽管我们对其起源与结构仅有模糊之见，仍能将其置于宇宙中应有之位，并对全系统之相对规模得出大略之想——此正显我们内在具有神之本质。而我们当下所居的行星链，仅是全系统的一小部分。当我们对进化诸阶段略有概念，并知晓在诸行星上、在星光界与其他界域中，万物万有如何演进之时，亦展露此一神性。

「最高逻各斯在最初构建气场蛋之际显现自身，并携来过去太阳系之果实；即那些强大的灵性智性体，他们将成为其同工与代理人，建立现今的太阳系。其中最崇高者为「七者」，被称作诸逻各斯；各居其位，皆为太阳系中特定部分的中心，正如最高逻各斯为整体之中心。此七位存于太

阳中的存在，乃从「母-基质」本有之力中自我诞生，且绝对者气息之能量使其成为有意识之存有。此种自发成觉之历程，源于至一显现之生命；其本身为绝对者的映象，而这至一显现之生命即是最高逻各斯自身。

「我们的太阳系由这七重划分，取得七种特征；往后一切分化，皆按降序重现这七音的阶次。

「各七逻各斯之下，皆有低阶的智性体阶序，构成神之国度的统治者。其名号甚多，又有无数建造者，依隐藏之逻各斯的型范，塑成万般形体——这些型范藏于隐藏之逻各斯心智的宝库中。思绪自祂传予七者，各自在其神的至高指引下，规划所属界域；然亦各染其独特色彩。这七界域称为消融中心，乃七个零点，标志分化音阶的起端。于消融中心之上，可窥见生命七子朦胧的形上轮廓，即赫尔墨斯及其他哲学所言的七逻各斯。自消融中心始，元素分化，进入太阳系的构成。

「凡脱离消融状态者，即成活跃生命；卷入运动漩涡。然进化未始之前，自然处于同质——或谓绝对均质。元素须自原初质（憩于消融状态的母体，即涅槃之同义）充分分化，方能在客观层面构筑世界与天体。实则，此乃一切实体的涅槃式消融；是在一生命周期后，融归原始状态的潜伏。此乃过往物质之影，发光而无体，属消极之境——然其憩息之中，暗藏将成太阳系的活跃力量！

「但须明了：诸世界非建于消融中心之上、非居其内、亦非其延展；消融中心之零点是一种状态，而非数学上的一点。太阳系是行星演化的场域；于此场中，如金星、火星等物质行星，仅是其生命阶段的短暂体现；每一消融中心亦然。

「每一消融中心，皆有一演化者或统治者，可视为行星逻各斯。祂自太阳系的物质中撷取所需原材（源自中央隐藏逻各斯的流泻），以祂自身的生命能量加以锻冶；每一行星逻各斯皆以其独特方式运化其自家界域的

物质，并从共同库存中汲取。由于其界域七层面中的每一原子状态，皆与整个太阳系各亚层面的物质相同，整体连续性得以维系。原子本身虽同，其组合比例在各行星上却有变异。每一原子亦有七重存在层面，一如我们的太阳系。

「然将原子比拟为太阳系时，亦当铭记：相对于宏观宇宙，太阳系亦是微观宇宙，正如人相对于太阳系是微观宇宙。每一原子具七存在层面，各层受面特定演化与返本法则支配。原子内有热，外亦有热；论及宇宙电时，请留心此点。

「深入太阳系之前，且更细察原子；此于往后理解太阳系将有所助益。

「每一原子皆有一中央太阳，有或多或少的行星环绕运转，称为电子。对人而言，电子极小，超乎任何影像侦测之域（见译注）；因无足够短的光波可成其像。纵有 γ 射线侦测之仪器，其波长仍逾百倍，无以观测电子。然现代科学已成功测定电子（所谓『新』的组件！）的电荷与质量；同时科学认定，电子不具任何『寻常』物质属性。人不免要问：『物质（如电子）何时起变得如此不寻常？』至于尺寸大小之疑，科学有两方式：其一乃研究碰撞过程。但科学于此遭遇难题：电子乃已知最轻的粒子，且带电荷。故研究之法，只能将之与其他电子相较。然电荷使此过程极难，因尚无万全定律可适用于电子间的碰撞。无论如何，若观察质量较大原子的碰撞过程，或可略推测其尺寸；并假定电子必有一半径，居于中心一定范围，由排斥力的平方反比律界定。寻常的惯性物质由原子核组成，且电子间距远大于电子与原子核之尺寸；故以普通物体的标准描述此等粒子的空间维度，终属徒劳。因而欲求电子大小，须另觅他法：须假设电子并非一块具寻常引力惯性或质量之物……无论那是何物。」

译者注：二〇〇七年，美国布朗大学研究团队宣称，以平面传感器捕捉到单个电子在液氦中的运动。此后，亦有人声称「原子力显微镜」可呈

现原子核外轨道上的电子。然而我们仍保留作者原述——此类「新见」无分毫损其论述。

「然而电子具惯性，亦即质量，学界遂信其全部质量皆蕴于电磁场中。此场布有虚构的力线，弥漫空间。

「此处我们再次不自觉地指向宇宙电。

「欲使电子运动，必先使之加速；加速即引发电磁扰动，迫使电子周围的力场重新排列，并以光速传遍空间。于是产生一概念：所谓电子惯性，实乃电子抗拒其自然状态变动之性质。此惯性可依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定律推算。所得方程式给出一球体半径——电子电荷必须集中于此球内，方有我们所观测之惯性或质量；二者皆已实测得证。

换言之，若假设电子惯性全在其电磁场内，便可算出一球半径；电荷须聚集此中，始得观测之质量。

「此外，电子自有磁矩，且沿轨道自旋。两电子间有成对倾向，如平行自旋与反平行自旋之例，亦已证实。

「于是科学渐次窥见亘古已知的神秘法则，竟与古人结论相合；纵使各自探勘自然奥秘时，所用方法与术语迥异。

「上者如下，下者如上。

「观察电子种种现象，竟与太阳系的创造相类似。

「然科学未悟：物质非独立实体，灵亦不是。二者皆绝对者之表征或方面，共构有限存在的根基，不论主观还客观存在。

「此理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述诸元素亦然。他们所谓的元素实对应我们太阳系四大界域之无形原则；古昔采用的魔法体系，是一种心灵性的异教观，以及对各种力量的神格化。这种灵性化的作用，使信徒与诸力

紧密相系。实则此诸力阶序可分为七级，由可思议渐至不可思议。此乃真正宇宙阶序——自化学物质性直抵灵性。

「宇宙每一原子皆潜藏自我意识，本身即一宇宙，也是为自己而存在的宇宙。既是原子，亦是天使。每一原子、每一实体皆须经自我体验，方为自己挣得神性资格；哲人黑格尔亦识此点，尝言无意识者在宇宙中演化，正为求取清明自我意识。

「是故卡巴拉训曰：

气息凝为石，石萌为草，草化为兽，兽进为人，人升为灵，灵归于神。

「今当探问：隐藏之逻各斯在构筑气场蛋以作为未来太阳系基胚时，其过程为何？首先，祂自己身射出一线光，入于原初太阳系质料；此即最初显化。到了第二阶段，男女双重抽象之力被位格化。自此质料之「男—女」位格化中，分离出子，即第三原则，内含七种力，称为创生诸力**。

「此七力或七子由七行星所表征，诞生自母，亦即黑暗。太阳不在七者之列，因祂先于七者存焉。

「父，或称空间，乃万有之永恒因，是不可理解之神，祂那不可见的袍，是一切物质与宇宙的神秘根源；乃未分化物质所织之袍。此太阳系出现前之「根基」实为绝对者之一面，为自然一切主观层面的基础。

「宇宙由内而外运转。每一外显之动作或行为，不论出于自愿或机械、有机或心智，皆源自内在感受或情感、意志或意愿，及思想或心智所主导。整个太阳系亦然一，受一序列几无穷尽之有觉存有阶序引导、控御、活化，诸存有之使命乃作为宇宙法则之代行者。

「宇宙及太阳系，实为诸意识状态之巨大集合，整体成于七重群体；觉知力显现于七个不同面向，对应物质七种条件、状态或性质。故秘传算

数中，一至七之数列乃自最初显现的原则起计；若从上起算，其数为一，若自下或最低原则计之，其数为七。

「诸神与人类同源，皆始于原点，即至一永恒绝对统一体。在客观物质层面上，此统一体化为原初质与原初力量，分属阴阳。于形上层面上，则成宇宙之灵，或称宇宙理型，亦名逻各斯，正如毕达哥拉斯三角形之顶。

「七颗主行星各有一摄政者，监督尘世神灵的创造工作。这些摄政者是自我诞生的神之七子，名为禅那主或祖灵，亦是影身种族之父，影身种族自七主辉煌躯体中降生。如你所知，影身种族被唤作幽影。

「七主之中，三位属神圣至善，四位却不那么崇高，且欲望充盈；而影身种族，亦即幽影，秉性与其父辈相同。这便解释了人性中善恶七等的分野。

「诸摄政者自空间诞生；在太阳系活动前，空间被称为母；待其初醒，则称『父-母』；其后遂成『父-母-子』。

「因此，一切行星皆受善恶之力支配，此力源于最初的七主；我们初次呼吸时，祂们便将自身印记烙于我们心智、神经、骨髓、静脉、动脉与脑质之上。只要活著，我们便在其掌控之下；当行星于太空运行，我们心境亦随之变迁，足以颠覆国家或个人——颠覆之法，端看这些力量如何引导我们，以及我们如何回应！

「论及神之意念，并非指某位神圣思者产生了念头，而是指绝对者之思；过去与未来，皆凝结于永恒的当下。

「神非自我，非非我，亦非意识；虽非认知对象，却能承载并催生一切对象与存在，使万象能被认知。祂是至一本质，从中显现一能量核心。故宗教唯有一种，即对神之灵的崇敬。

「太阳系物质最初凝聚于其本源太阳核心周围；然我们的太阳（及后来其他行星）在收缩之际，脱离了那本源太阳旋转的物质，因此我们的太阳实为行星之兄长；它是长子，而非行星之父。

「崭新黎明初颤之刻，光射入太阳系深处，以新生之姿重现，直至太阳系周期终结；此乃万物与众生之胚种；是光与生命的创造者；是智慧的炽焰之龙；是话语，是神之意念。人只需沐此光一次，便不再受幻象帷幔所欺。万物之胚种——亦即世界胚种——由灵性粒子或超感知物质构成，处于原初分化之态。神谱之中，每颗种子皆是永恒有机体，从中进化出天界众生，即神灵。

「星球成形之前，显现为宇宙尘埃或火雾的长轨迹，如蛇在空间中游移扭动。此真理化为古代符号的教导：神之灵行于混沌之上，乃以火蛇之形；祂于原初水面呼吐光焰，直至孵育宇宙物质，使之呈蛇环之状，首尾相衔；此符号不仅象征永恒与无限，亦象征宇宙间一切星体之球形，皆自那火雾中凝成。

「混沌、逻各斯与太阳系，三者综合，即为空间之三重象征。

「物质于每个新宇宙重建之始仅是原初质；原初质不灭，故亦永恒，无始无终，是所有物质现象的根源，是神之本质或基质。

「物质之辐射物周期性聚为各级形体，从纯粹灵性到粗重物质；其抽象存在即是神自身，是不可言喻、未知的至一因。『大地表面』上的『黑暗』，实为绝对光，是七个基本太阳系原则的根源。在此意义上，它便是神自身，如前所述。混沌是无形无感无觉的液态原则。灵则是活化万物的智性原则。

「两者结合，诞生了太阳系，混沌的物质成为其躯体。物质与灵相融，便有了知觉，『欣然发光』，于是显现初生的光，乃灵、智性、物质三者构成的三角形，亦称灵魂、心智、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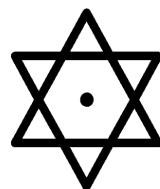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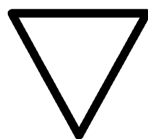
「此三角可诠释太阳系内外一切表里的显化。

「故太阳本身亦是三重合一：其一是核心太阳，除启蒙者外无人得见；它是一切宇宙之因，是至善与完美，是隐藏之神的标记与内在。

「其二为至高智性或智慧，统御所有能思之物。其三即我们可见的太阳，显现于物质的太阳系中。

「换言之，内在太阳乃宇宙的大逻各斯，太阳智性的纯粹能量由此而来；太阳智性作为一种灵性力量，借由可见的太阳创生万有，从不假借其他媒介。

「正因如此，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拉斯受神启示而说：『太阳是火之镜，其光焰映于镜中，倾洒我等身上，这光辉我们称之为形像。』他以此隐晦深奥之言，指向那核心的、灵性的太阳——其光线与辉芒，仅由太阳系中央之星，亦即我们可见的太阳所映照。



「上图三角形一点朝上，象征七重太阳系中较高的三层面，以及神圣与灵无形界。另一点朝下，则代表原型界、智性创造界，以及实质成形界。来自后三世界的光线，降临至第七层面——我们这尘世与物质界。

「故而，两三角形交错、中央一点，正是尘世的象征，被六个更高层面所环绕；一切灵感与能量皆从这些层面倾注至第七层面。

「那更高的三层面是神圣无形之灵的居所，物质层面的存在无从得知、也无法理解。若依柏拉图学派所赋予的意义，原型界非属此世，因它存于神的心智之中；它实是未来世界的初胚，而后受物质界承袭遵循并改

进。然而这些后续的世界一旦投射为物质，在获得固体性的同时，也将失去等量的纯粹。

「行星及其物质组成粒子的七种根本转变如下：

1. 同质。
2. 气状而辐射，或曰气态。
3. 星云之貌。
4. 原子态，空灵；运动由此起始，分化亦从此开端。
5. 胚种态，炽热且分化，但仅由初始元素的胚种构成；它们在尘世完全发展时，共有七种状态。
6. 四重态，朦胧；此即未来的地球。
7. 寒冷态；须依赖太阳方得生命与光。

「腓尼基神话中，最初的七位主被称为西迪克之七子（或麦基洗德之七子）；他们等同于七埃洛西姆、七卡比里、埃及普塔的七子，以及《死者之书》中拉的七个灵体。在亚述神话里，他们则是七鲁玛西或七伊犁；始终为七，是空间之母或混沌中最初诞生者（无父母）。

「空间与时间乃一切存在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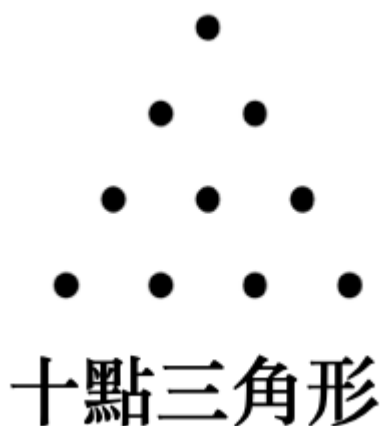
「诸神起初为空气之力，后升格为人类的计时者，分配于七个星座。这最初的七星并非行星，而是七个星座的主星；这些星座随大熊座旋转，标记年岁周期。此类星座有二，第二个是小熊座，其星被称作北极龙的七首，亦是《启示录》与《阿卡德赞美诗》中的七头兽。

「哲学家维克托·库赞曾言：『理型是人类理性的纯粹概念对象，是神之理性的属性。』

「柏拉图亦说：『神依形式与数字塑造事物最初的样貌。』

「一切自然法则皆以量化陈述呈现，这印证了毕达哥拉斯学说——因数字是和谐法则的最佳表征，贯穿太阳系与宇宙。

「有人说，世界在各层面的发展过程中，是一部活跃的算术，是在多样中实现统一的几何，演化著并渗透万物。圣保罗亦证此理：『万有皆出于祂，藉著祂，且在祂之中。』



神秘的「十元组」，以 $1+2+3+4=10$ 表达此念。一，是神或灵；二，是物质；三，融合灵与物质，兼具两者特质；四，为现象世界。故「十」乃万象总和，涵摄整个太阳系。

「映现于人身的『七个原则』，实为大自然七种物质力量；而七阶序在灵性上映像于人的心智中。

「诸般力量的组合及其与微观宇宙的调谐，几何上等同于咒语『A-UM MA-NI PAD-ME HUM』。

「七重大自然的演化周期如下：

1. 神圣，或灵性。
2. 通灵，或近神。
3. 智性。

4. 欲望。
5. 本能，或认知。
6. 半物质，或星光体。
7. 纯粹物质，或肉体。

「创造历程循此七步展开。最初的创造，是原始自我演化，必需化为神之心智、意识与智性；秘传而言，此即宇宙之魂的灵，源于至一，既非首亦非末，而是一切。自外传教义观之，此乃至高者之作，是永恒起因的自然结果。

「第二创造，始于前太阳系元素（物质）分化的最初气息阶段。此时，第二阶序显现：禅那主或称诸神为形体之始；彼等即七圣人，日后成为七星之灵。时值火雾时期，乃宇宙生命脱离混沌的第一阶段，原子自消融中心迸发。

「第三阶段为有机体创造，亦即感知的诞生。此创造充盈善性，并造就最初不朽者。

「第四创造，植物界自潜藏的矿物界有机进化而出。这居于三高等界与三低等界之中点，指的是太阳系与地球那七个秘传的界域。

「第五创造，是意识与感知觉醒萌动，在地球某些敏锐植物身上隐约可察。此乃动物之创造。值此演化时期，那绝对永恒的宇宙运动或振动（秘传语中称『大气息』）分化为原初显现的原子。

「第六创造，是神灵的诞生，他们是人类第一种族的原型；在当时遥远的未来，他们将成万族之父。

「第七步骤是创造人类，使其各方面皆臻完备，并对自身一切思想行为负全责。

「须知，神秘形而上学中有两种神。其一为至一，不可知、不可触，居于绝对与无限的层面，关于祂，无可知晓；其二则是流溢层面上的神。此点务必铭记。前者是最高神，既无从流溢亦无从分裂，因祂恒常、绝对、不变；然第二种神，作为首神之投影，能行此事，因祂是幻象宇宙的至高逻各斯。

「自至一本质涌现一能量核心，名为话语；亦是神圣的克里斯托斯，永在父怀中。

「重申：话语乃阴性逻各斯，表示为光、音与以太的本体。

「逻各斯映现了圆满界中的万有；同理，人类亦映现自身于世间宇宙所见之一切。

「吐露出气息或称话语后，太阳系物质漫布并形成元素；而那大气息，便是宇宙在无限、恒存的空间中，持续不绝的运动。

「天界气息（或生命之息）亦存于每只动物、每个活跃的微粒与每个原子之中。然唯人类拥有对至高存在的意识。此气息即欧伊哈呼，是无休宇宙运动的旋风，是驱动万物的力量。于是，无限无际的物质之海规律收缩与扩张；这脉动引致所有原子的普遍振颤。大自然的运动从未歇止。行星凭自身内在之力运行，因诸般力量皆源于神，且各具其本有之力。

「于生命这场伟大奥秘与戏剧中，物质的太阳系犹如投射在白幕上的人物剪影。但真实的人物与事物始终隐而不显；同理，人与事亦不过是实在于白幕上的投影；而真实，藏于大幻象之后。

「无物被创造，唯有转化。此间宇宙，无论是巍巍星体，或是倏忽一念，必早已存在于宇宙中，否则无从显现自身。主观层面是永恒的如是、恒在的存有，尽管会有千百般灵性上的转变；客观层面则是无尽的生成，因万象皆归于短暂。而从抽象意义上说，自然并非无意识，它本是绝对意识的流溢，意识遂为自然在显现层面的一重面相。

「真实隐于宇宙帷幔后，那帷幔便是浩瀚的宇宙物质。此乃太阳系创生过程中的一具器官，未知的太初造主借此辐射其能量与智慧；此未知造主对于太阳系的诸逻各斯而言亦属未知，对我等亦然，一如诸逻各斯对人类而言是未知的。

「在实修的神秘学中，唯有透过意识、心智与物质感知的理解，方能以几何图形使逻各斯可见。细研几何，不仅能科学地阐明神之智慧七子确实存在（源自未知最初神与太阳系之光），更揭示出此七子及其无尽流衍、位格化能量中心的重要性，无此则太阳系无从成立。尽管秘传教义中，诸般力量如光、热、电，皆被称为诸神。

「太阳系中有三支主要的建造者群体，以及三支主要的行星灵群体；每群复分为七个子群。

「诸建造者或曰诸创造者，乃最初『心智所生』实体之代表，即太初七子。第一群于每个梵天之夜（四十三亿两千万年）后，重建太阳系；第二群被称为我们行星链之建筑师；第三群则涵括人类的祖先。

「行星灵主宰诞于其星座下者的命运。

「论及以太与原初质，便触及了存在的太初与终末；然二者不过是至一绝对存在的两面向。以太是星光界流质；原初质是物质；而同时，以太亦为原初质的低等原则之一。

「我们人可借由宇宙基质中物质的无数显化，在灵性上感知神之意念；此意念之真义，永难言诠，唯少数人能以此途径体会。

「然此处所论，仅关乎我们目所能见的太阳系；至于宇宙尺度上的太阳系，其奥秘之深，纵使此系之最高天使亦无从知晓，因彼等从未穿越边界，窥见其外——此边界隔绝无数太阳系与中央太阳。我们仅能说明：每个宇宙尺度的太阳系，或称银河，皆有一颗中央太阳。当今所用望远镜已可证实，于我们星系之外，约十亿光年内，散布著五千万至一亿个银河外

星云。这些星系中的中央太阳，驱策宇宙电搜集原初尘埃；此尘埃云可见于银河，即所谓暗星云；尘埃聚成球体，在宇宙电推动下沿会聚线运动，终而彼此靠近、凝聚。

「因它们散处空间中，无序无章，世界之胚时常碰撞，直至最终聚拢，化为彗星。争斗由此而起。年长者吸引幼弱，或相斥相拒。许多被更强者吞噬而湮灭，幸存者则成诸世界。这便是「火焰之战」、「天界之争」、「泰坦之役」，以及奥西里斯与提丰相斗——诸神话所述，皆指此事。

「宇宙电是太阳系电的建设性力量，被喻为自父之脑与母之怀迸发，继而分化为一男一女；换言之，将自身极化为正电与负电。

「『父-母』等同于原初以太或星光界流质，其子宇宙电本与化生太阳前的星光界流质同质。宇宙电令七兄弟固化并分散，意谓电力注入生命，将原初质（创世前之物）分离为原子，此即一切生命与意识之源。

「宇宙心智借由宇宙电，将理型铭刻于物质之上；宇宙电是电力融汇了智性。可知，南北极光皆蕴含宇宙电，二者皆显现于地磁核心。两极，乃太阳系与地球生命力（即电）之储库、容器与释放口；若无此天然安全阀，地球早因过量电力而崩解。极光现时，常伴尖锐声响，如哨鸣、嘶响与爆裂之音。

「宇宙电于惰性基质中颤动，使其活跃，并导引此在宇宙意识的七大层面上进行根本分化；此七层面，即七种原质，各自作为相对同质之基。随宇宙演化、异质渐增，它们分化为可感知之现象，呈现纷繁复杂之貌。

「宇宙电乃炽烈的旋风，是神最初七子之意志的信使。

「宇宙电亦为一座桥梁，令存于神之意念的理型，得以印刻于太阳系基质，化为自然的法则。它是太阳系理型之动态能量，亦是智性媒介，即那神之意念本身——经由禅那主传递与显化，禅那主乃可见世界的建筑

师。宇宙电更是心智与物质间的神秘纽带，为活力原则，使每一原子带电而获生命。在宇宙尚未显现时，宇宙电与太阳系尚无关联，因太阳系未生，仍沉睡于「父-母」怀中。彼时它仅是抽象哲理或理型，因其造物之时未至。它只是潜伏的创造力量。待觉醒之刻来临，宇宙电将催生七处消融中心。意即，于宇宙显现时期，伟大法则为成就形体与创造，在七个不可见之点上，持守或更易其永恒动势。消融中心即零点或零线，乃绝对否定之境，或是那至一绝对之力，是为中性之轴；非属任一面向，而是其核心。此中性之中心，乃追寻永动者之梦。

「太阳系的内在运动不可见、永恒且无休；其外在运动，则受感知支配，有限而周期性。唯有太阳系内在的灵魂无始，亦无终（即不变神之意念中之理型太阳系）。

「宇宙电无所不在，亦存于星光界。心智于两世之间、寓居星光界时，便驱动此电以活化所需之星光体；人身亦同样由宇宙电、以炙热火花之姿赋予生机。宇宙电对星光体而言，更似一层护佑、赋予生命的罩衣或气场。

「宇宙电与至一生命（即最高神）紧密相连。在赤道、黄道与两回归线所成之圆圈内，宇宙电的力量掌控著气候变迁。

「古代经文有载：宇宙电与其诸子的光芒炽盛，犹如午日太阳与明月相合；且那中间四重圆圈上的四子，『得见其父之歌，闻听其「日-月」辉光。』

「此言意谓：宇宙电力于地球南北两极搅动，在夜间生发五彩辉光，兼具以太、色相与声响等性。声响乃以太之特征；它产生空气，性质属于触感；复经摩擦，迸发光与色。

「故而，宇宙电是位格化之电力，是宇宙能量在超然层面的统一体，既存于不可见之境，亦显于形体界。其作用，近似于意志所创造之活跃力

量——于诸现象中，那看似主体者作用于看似客体者，并驱使其行动。

「宇宙电不仅是力量之活跃象征与容器，更被神秘主义者视作一实体；其作用之力，涵摄太阳系、人类与地球层面，并于各层施展影响。在地球层面，其力显现为磁力与活跃力量，源自磁化者强烈的渴望。

「于太阳系层面，它存于构建万物的建设性力量中——从行星系统，至萤火虫微光、娇嫩雏菊，无不依循自然心智或神之意念的蓝图，关乎特定事物或存有的发展与成长。自形上观之，它是诸神客观化的思想，是较低层次的『话语成肉身』，是太阳系与人类理型的信使；是宇宙生命的活跃力量。

「其二，宇宙电即太阳能，是生命电流质与存续的第四原则，亦即自然的动物之魂，或曰电。我们更进一步主张，电不仅是物质，更是某种实体的流溢；此实体既非神亦非魔，而是依循永恒法则、统御并引导我们世界的无数实体之一。

「科学亦得此结论：电乃有形之物，具备寻常物质的若干特性，包括移动能力；此论已追上古老的奥义教导。

「科学知晓电能以独立电子、质子或正电子的形态存在，或凝聚为诸般实体的集合电荷，如电流所呈现的纷繁样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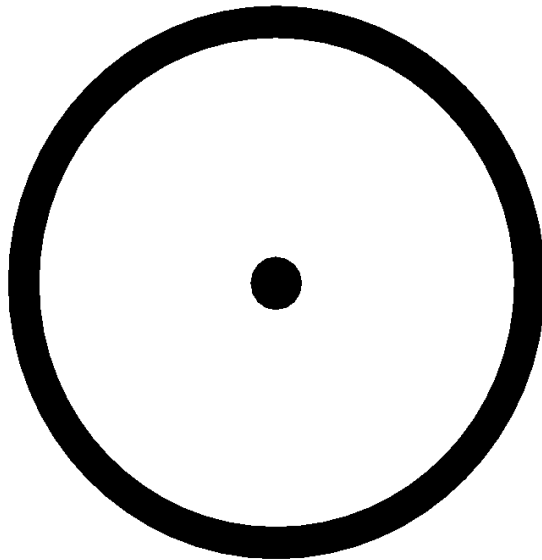
「科学知悉电子在导体中的渐进流动，称之为『电传导』；亦知带电离子的双向穿行，谓之『电解传导』。电流可能源自电子及其他带电粒子在真空中的飞驰，或显现为电荷的实体位移，犹如静电起电机的情况。科学谈论位移电流，发生于电介质乃至真空之中，或可解释电磁场与辐射之行为；然科学对电之真实本性，或依我们术语所谓宇宙电，仍无明晰定见。

「电与万有引力同属宏大谜题，然在此例中，实则并无所谓万有引力，而是太阳系中存在相吸与相斥之力，由此生发平衡。

「太阳为一巨大磁体，其周环绕宏大磁场，一如太阳系中所有天体皆具此场；原子、一切活跃或沉寂之存有与事物，亦皆拥此磁场。」

「诸位当记得我曾言及，原子中两电子若自旋反向，则倾向结合而彼此吸引。此理亦适用于炽热物质所构成的天体，由初始中央太阳于创造之初抛射而出。若干自旋平行的球体迅即形成磁场，当以切线射入太空，此场能护其免于与他球相撞，并排斥他体，使彼此在太阳系空间中保持合宜距离。此等脱离太阳系的球体遂成『彗星』。磁场看似使光线弯折，实则未然。此种仿佛干扰光束直线途径之象，引起若干当世科学家诸多谬见与误算。来日他们将发现，关于此象及其他现象之本质，古传教导全然正确，而所谓『现代』科学实为谬误。」

「三百余年前，开普勒已察觉太阳为一磁石，虽彼时尚未发现太阳系中引斥力之法则。恩培多克勒斯称此二法则为『爱』与『憎』，意即相吸与相斥。此等法则皆不可视作『盲目』运作，而忽视智性创造力之存有——拉普拉斯之见即如是偏失。」



「中心有一点之圆，亦象征周围环绕气场或磁场之行星；或象征原子，乃至我们整个太阳系——因后者亦具磁场，形貌若卵型气场；或象征地球及其周环之磁场，能反射无线电波，并以切线之姿折返地表；此即电离层，或称肯尼利－海维塞德层，悬于地表一百六十至六百四十公里之上。

「人类此气场可随意开启，从而允任何力量或状态进入，只要内在心智愿与之通感。当意志奋力持守气场于封闭之态，便可阻绝一切意念体、一切外来的意念图像或灵性启示，无论善恶。若敞开气场，即容许光明或黑暗、善缘或恶影响流入。

「透过不间断的专注与冥想，我们能在周身凝成强大灵性保护场，甚至可阻任何物质存有或他类生命与我们进行物质接触。此事屡以诸般方式得证：譬若战阵之中，有人枪林弹雨里全然无伤，拥有所谓『护盾』；或如强大术师立于魔法圈内，诸元素精灵皆无法近身——亦为明证。他例之中，当所爱之人陷于险境，仅是爱之念头便可为其复上一层护罩；此亦一种证示。

「我们可透过这气场或磁场，以相反方向，从内向外投射强韧的意念体。正如电波、电流或力量够强，便能穿透地球气场，飞越太阳系空间，抵达太阳系链中其他星球。太阳周缘发光的外壳，称作光球层或色球层，亦是我们所论的磁场或气场。它看来如珍珠母，可比宁夏海洋，微风拂过，水面便起细皱。这片海中，可见非凡纹样，一如人体气场。有时呈透镜状，或似柳叶，以不规则轨迹交错四散，不断幻化新形。这些形体长不短于一千六百公里，宽在三百至五百公里之间。它们自有生命，释放热、光与电（宇宙电），借由太空中的以太介质，传送至行星。此即生命力，即生命与能量，唤醒万物；它们契合于循环运动的法则，此法则在太阳系创始之时便已设计。法则恒常不变，运动方式却多样，随每一新周期起始

而更易，由太阳系之魂内的智性体调控。太阳创生之过程，如光一般绵延不绝；无物能阻挡或局限；实则，这些流溢皆是映象。

「我们可将太阳喻为太阳系原子，它在物质层面化为七原子，各成一能量中心。每个原子又在灵性层面转作七道光线；继而衍出大自然的七种创造力量，皆自「根 - 本质」辐射而出。

「原子自中心流溢出来，于其内部孕育两处新能量中心，在宇宙电的潜隐气息下启程运作，并繁衍其他较小的中心。

「这些中心依次演化，形成新的根，终而承载人类的地球成形，乃至一切界的属、种与类。

「这些无形辐射物存于宇宙意志的和谐中，是所谓太阳系意志的集体或总和，存于主观宇宙层面；它将无数单子（每一单子皆映照自身宇宙）结合，暂令一独立、全知且普遍的心智得以个体化。透过同样的磁性聚拢过程，他们藉星际原子为己塑造客观可见之身。是以在灵视者眼中，高等行星力量显现为双重样貌：在主观上为影响，在客观上为神秘形体而成临在；灵与物质实为一体！因灵乃物质居于第七层面；物质乃灵处循环活动之最低点；二者皆属幻象。

「我们自火之海（超星光界流质）获取星光界物质（或称火蛇）；此火之海源于根源（未分化之太阳系基质）的初始辐射。

「诸单子可略分三类。第一类，自最高层面起算，是诸神或太阳系灵性的诸自我，即宇宙的建筑师。

「第二类为元素精灵，亦即诸单子，他们无意识地构筑相应于各自界域的宏大宇宙镜像。

「第三类为『原子』与物质分子，它们依次由其「具感知」的单子塑形，如同人体每一细胞那般。一群如此成形的原子，反过来结为分子。世

间有无数单子（即元素精灵），亦有无数灵性力量。灵性力量纯粹非实体，因而并无单子，仅在特定法则下方偶尔显形，且不必然为人形。唯土与水才能孕育出有生命的存在，因二者构成尘世层面的原初质与创造力的阴性法则。但须先经太阳的炽热原则受孕，使太阳的灵与物质元素结合，象征物质之生成。于是，单纯的物质细胞经灵受孕后，自身分裂为二，遂以智性科学难解的神秘方式诞生了。细胞内萌生的意识，乃神初始意识的最早显现。矿物自有生命，会染疾，亦能繁衍同类。晶体可移动，展现类近植物的生殖过程，也会中毒。这些大自然的实情，近来也为物质科学家所识。

「一切生命起源皆发生于行星之上；它们如此微小，却与太空中最巨恒星同令人敬畏。随著时光骄步溜逝，微尘彼此聚集结合；而在动物血液中，更栖宿巨量生命实体。一立方毫米血液里，足容四百五十万枚微细红血球浮游！一平方毫米面积上，可布百万只直径约一微米的细菌，例如葡萄球菌；它们互不重叠，排列为千行千列的单层，占满一亿立方微米。

「一茶匙土壤中，通常有二十亿细菌，占土壤体积四分之一。

「阿米巴虫则以万亿计，随处可见。牠们没有固定形状，宛如活著的果冻斑点，以独特的无定形姿态爬行，伸出身体任一部分包裹食物颗粒。静止于流体中时，形状近乎球形。

「某些细菌会生出鞭毛，借此游动。

「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皆始於单一细胞；雄性精子与雌性卵子融合，形成哺乳动物的单细胞胚胎。这细胞各有核，分裂为二时，两半几乎相同，却非全然一致。

「更微小的是病毒，被定义为引发动植物传染病的微粒，直至近期藉电子显微镜方得见；目前尚无任何过滤器能完全阻绝其通过。

「植物动物终将死亡，微生物却可能不朽；它们只会因外力暴毙。高等动植物的繁衍与重演过程复杂，微生物与此毫无共通。这些微生物已处进化最低阶段，无物可重演。

「微生物细胞不仅独立存活，更能分裂繁殖倍增。科学尚未知是何驱使微生物分裂为二，亦不知为何有些微小生命仍保持志留纪形态；例如该时期的板状珊瑚，与今日海洋中的火珊瑚或有孔虫极似。原生动物乃生命最低等形式，现今种类虽增，本质与数百万年前无异。科学不理解智性体所直接控制的元素力量，是如何用于建造、塑造、成形与改变，而一切奇迹的奥秘，正藏于其中。

「若将人的层面或原则，对应太阳系层面、以及神由上映射至下的三重层面，可见：未显之神映现于宇宙之灵；宇宙潜在理型映现于灵性之魂；而宇宙或太阳系的活跃智性，则映现于人类之魂。此为神之三面向在人身上的投影。

「尘世之灵耶和华（或称诺亚，名号任择）统辖涵纳生命的空间；其太阳系能量（或称混沌能量）映现于动物之魂；星光界理型反映尘世事物，对应星光体；耶和华的生命本质映现于人类生命本质；而尘世则映现于人体。

「凡存在者，皆为双重：易朽与不朽，肉身与星光体，光明与黑暗。凡在神之心智之中的，不可变易；凡映现尘世的，必将迁变。尘世之映象，或向外攀缘，或向内观照，皆能回映天界。

「万物生发，先在灵性概念中成形，后于物质界显现。神之灵中蕴藏未来世界之魂；逻各斯的心智里蓄有创造与智性之力；星光界里浮动著成形的世界与星光体；而从诸神的有形之身，映现出行星、万物与众生之躯。

「我们太阳系的七颗星球，串成一道行星之链。此链于演化中历经七重阶段，在行星生命中七度解体与重塑。每一道世界链，皆为另一较低世界链的后裔与创造物，亦为其转世。这七次投生构成了行星的演化，乃是行星逻各斯的疆域。因有七位这样的逻各斯，故可见七种行星演化（各自相异）共构太阳系。正如古训所言：『一光生七光，七光再生七，七乘以七。』」

「每颗星球上演化著七支人类种族，另有六个非人类的界域相依存。星球演化的第一轮次中，元素为火，矿物原型降临，将于第四轮次以最致密之态臻于完善。第二轮次中，元素为空气，植物界生根，将于第五轮次达至圆满。

「第三轮次里，我们初见人类原型：形似猿猴，周身覆满茸茸鬃毛。动物原型在此轮次降临，将于第六轮次臻于完美。此轮次特征为水。第四轮次则专注于人类的原型形体，即今日所知之人，将于第七轮次达至圆满。此轮元素为土；厚重稠密，以最物质之态显现。」

讲者于此驻语，凝视听众，静立如入最深的冥想中。此时无声亦无动静，然厅堂渐次晦暗，唯祭司周身那灿烂光晕可见，其余形体尽没于虚无。不久，就连那环绕他的光晕也开始明灭转淡；直至忽然间，一片沉实厚重的黑暗，与万籁俱寂，统摄了一切。

马乌与马乌媿猝然受惊，急著去握对方的手——却愕然发现，不仅触不到彼此，连自己的身躯也无影无踪。两人仿佛飘浮在漆黑的浩瀚里，无边无际。

在这空间之中，他们全然孤绝，被黑暗紧缚，不能动弹，亦不能言语；恐惧将这两缕失落的灵魂凝住了。

涅特鲁－赫姆去了哪里？难道连他也抛弃了他们？还是同样陷于迷惘与无助？

但片刻之后，他们记起讲座前他给过的警告。他曾说：「别怕，他是位伟大的大师，拥有庞大力量；信他，切莫慌张。」刚忆起这话，四面八方闪现一大片星子——上方、下方，数以百万，不可胜数；那友善灿烂的光泽，隐隐带著抚慰，但没有一丝月亮的踪影。

此时的寂静，比最响的声音更骇人，却又蕴含难以想像的庄严与力量；充满了敬畏与奇迹，恍若神本身的意念遭凝冻；而祂的低语，虽偶尔曾传入倾听的灵魂，此时却永远静止。在这寂静里，强大的事物正在酝酿；意念叠著意念，凭借不可见本质所蕴藏的隐秘力量——创造之灵的动能——建立起宏伟的城堡与殿堂，披覆著灵感所发出的光辉对称与优雅，并闪耀著诗性升华的荣耀。然而，此时仍然孤寂而遥远，浸透著对于同情、理解与甜美陪伴的渴求，唯有同类的灵魂方能缓解。

可是，那可怕的黑暗穹苍依旧蔓延，只有遥远无垠的星点，别无他物；马乌媞与马乌在寂静的虚空中无法动弹，等待著未知。一种可怕的预感，再度自他们灵魂深处升起。

毫无预兆，黑暗中忽然漾起一阵难以形容的骚动；颤动的涟漪仿佛搅动了神秘的幽暗，在黑暗聚拢的孤寂里起伏。接著，一声隆隆而悠扬的雷响，在广阔的空间中回荡；声音嘹亮，振奋人心……何等强烈浩瀚的荣耀！

这「话语」响彻了未知神颂歌旋律的一切可敬庄严；祂是强大的主，超越一切理解，超越一切圣洁，超越一切神圣；祂是圣灵；是受福三位一体的至高点；超越太阳系领域诸总督所蕴含的神圣智慧深度。

一声又一声，雄伟的话语如雷在这幽暗墓穴中回响。驱动著，唤醒著，直至一股更沉重的震颤穿透那看似空无的黑夜；仿佛百万只千翼巨大蝙蝠鼓动硕大翅膀，自阴沉山脉的洞穴腾空而起；这乌黑如死的山峦，竟似从太阳系虚空的深处升起。

此刻传来嘶嘶声响；恍如一队野蛮骑兵策马冲锋，一齐自银质鞘中抽出弯刀。

一股漩涡起伏的浪潮在动荡波涛中翻滚，从无垠深渊升起，朝著远方星穹高高隆起。

话语依旧响著；它以七乘七乘七的音节吟唱，似钟声，似天使合唱，亦似大鼓搏动。一束强大的灿烂光芒自星际领域射来，穿透黑暗与混沌的堡垒。它迅疾而笃定地刺穿黑暗，如剑锋没入颤抖的身躯。

在那厚实、致密的前宇宙巨核之中，一股强大的火已然点燃，伴随生命的咆哮与跳跃。令人眩目的火焰升起、旋转、欢快舞动；同时，太阳系尘埃云自四方落入火中，咆哮的火舌越跃越高，火势愈发磅礴，终在太阳系深处形成一颗中央太阳——一个炽热发光的球体，缓缓旋转，照亮星野间巨大而中空的洞穴，直到逐一从视线中消失；黑夜让位给辉煌的光，那光自神的巨大灯中流淌而出，应和著嘹亮的话语。

从前黑暗统治之地，如今有了光明、生命与喜乐。在神之造物的气场外壳内，只要黑暗空间之子（「明亮的脸」）仍是最高统治者，夜蝠便将消逝，不再得见。

而今，大轮绕轴旋转；其回旋愈广，动量愈增；喜乐之火愈发明亮地照耀，无边无际，甜美愉悦。自火中升起火焰神灵，祂们向上腾升，彼此交融。一个接一个显现，首现者是那闪耀者，即最初诞生的，占据空间中央之位，立定，永恒不移，在苍穹上灿烂微笑，于圆圈内生活。随后又有七位这般伟大存在现身，结成一条强大的链；不久，他们亦将自转，沿巨大轨道绕行中央者，向其兄长致敬——只要时间持续存于空间与光中。

中央之火永恒燃烧，它最初被神的伟大光束唤醒，此光束而今已不可见。天上确然欢欣鼓舞；当诸闪耀者沿其炽热的轨道前行，便形成一天界合唱，由欢腾七子的高亢声音组成：此即诸星球的乐音。

异象九：宇宙意识

月亮石

*ULEB ATTAO TIBISWI,
AAD AFESEF TOTI:
ATAFIS DODIS.*

哦，深不可测的「父—母」神
与赫尔墨斯的神圣之魂：
为正义的实践者加冕。

梦幻的意识之井底，
沉著未知神的真理，强大而隐秘。
物质的帷幔厚重如壁，
其后却居著神圣奇迹，
饱含力量、美丽、智慧与爱：
那是无尽幸福里
跃动生命的至圣魔法；
如此巫术，盈满深沉的喜悦。

一旦人的心苏醒，
天界便豁然敞开。
帷幔撕裂，心智扬升，

乘著狂热的羽翼远飏……
或沉入狂喜的醉乡。

帷幔之后，星球的乐音
传来无以名状的神圣异象。
旋律随吟游诗人与狂想曲之声
在心底回响：
于记忆的调子里。

空气中弥漫
那伟大歌谣的光辉；
下方幽灵世界，
从未闻此声。

天籁交响，妙不可言；
恩典如此稀有：诸灵魂
皆为那神秘光辉颤动。

听闻那神圣之歌后：
其余一切只是空虚。
宛若一座圣殿
遗弃于荒漠，

它曾闪耀的圣光
似已永逝。

心智与灵魂满怀渴念，
只愿速返至高之境；
那国度遥远又贴近，
浸透幸福与祝佑的芬芳。

异象九：宇宙意识

「正是如此，」信使道：「一切关于时空的璀璨记忆，皆存于灵魂；我们只须啜饮一口生命之杯（那真实的生命），便能唤醒往昔的异象与经历，令其重现形体。」

他的声音在马乌与马乌媞听来，遥远如天外传来，又似梦中隐约听见的低语。两人觉得自己仿佛仍悬于太空，形体无踪。方才所见的巍然景象正逐渐淡去，他们处在半梦半醒的恍惚之间……

忽然，视觉恢复如常。他们惊觉自己仍立于圣井之前，手中握著刚饮尽的杯盏，井边两位守卫与涅特鲁-赫姆正含笑望著他们。

「我们如何回到此处的？」马乌媞失声问道。

「你们从未离开此地。」信使答道。马乌与马乌媞同时将杯子递还。

「你们所饮的，是记忆与启示之水，它唤起了过往，甚至是你俩初获人形于地球之前的旧事。」

「但我们聆听的讲座，与那位奇妙气场的老师，又是怎么回事？」马乌追问。

「孩子，那是你们从前听过的讲座记忆。」信使说。

「可一切是如此的真实，我们随你走入的神庙，与初抵时所见毫无二致。」马乌媞说。

「我岂未告诉你们，此地永无变化，万物长存，没有腐朽与死亡？」涅特鲁-赫姆反问。

两人依然困惑，两位守卫与涅特鲁-赫姆不禁笑了起来。

「这意味著，你们不仅对前世保有完整记忆，就连两次投生之间——在那片星光界——的所有经历，也同样清晰铭刻。我不是早说过吗？你的『外壳』正越来越薄。尽管客观记忆未必总能追溯前世与休息时之事，但灵魂始终全然知晓。当心智也能回望遥远过去，你便拥有了『宇宙意识』——这些记忆将帮你掀开遮掩神圣真理的帷幔。若做不到，你就与常人无异，误将影子当作实体；须知此世与其内外万物，都不过是投影与虚像。而帷幔之后的真实，对未达宇宙意识之人，永远隐没无踪。」

「可是，」马乌争辩道：「我们过去怎可能听过这些讲座？有些内容涉及现代科学，援引的发现十分新近！」

「真理无所谓『新近』。」涅特鲁-赫姆答道：「真理是永恒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如此；无论人类是否察觉。所谓『现代』科学与『现代』发现，亦是如此！」

「我所说的『宇宙意识』，可能是指太阳系本身的意识——也就是神——也可能指人类对宇宙真理（同样是神）的觉知。一旦拥有这份意识，人便能同时觉察一切事物与情境。他知晓过去、现在与未来，而三者实为一体！因此你们听到的讲座，可能是过去、现在、未来讲座的交融；无论在此处或他方。因为万物皆在神的意识之内，也因此存于人的灵魂之中。只要我们的心智懂得如何掀开帷幔，或得到其他启发，我们便能将人的意识与神的意识契合。当帷幔揭开、望见内在神庙的堂奥，我们便在外在与

内在的意识之间，建立了永恒的连结。那神圣的一刻，我们触及了真理；从此无法遗忘、无法否认，更无法从内外记忆中抹去。

「这份神圣的接触对人类至关重要。当他在肉体中认清了灵性真理，这份觉悟将随他前往星光界或更高世界，即他等待转世时的居所。事实上，脱离尘世躯壳的束缚时，他能带走的唯有这些觉悟；其余一切都如影子般消亡、消散：皆是幻象，虚假无根。

「这份对真理的觉悟，可借由观照与冥想达成：从外在世界抽离，进入内在世界；让灵脱离低等领域，升往高等境界；转身背对阴影，将内在视线凝注于光明。

「认识事物本质，并感谢其创造者，这远比任何一种宗教更真实、更公正。

「真正的虔敬与宗教，是人所能企及的最高哲学；缺乏这些，便无法触及宇宙意识——这是对超越人类心智的智性体的认知。唯有当人类窥见其中隐藏的伟大真理，才能解开尘世环境的奥秘。他将『融于神中』，感知到那无所不在的临在。

「这种感知无法经由任何思辨获取；纯粹思考最多只能对灵魂的高等能力产生模糊理解——尽管这过程已超越单纯的智性。

「宇宙意识只能透过灵视的感知达到，这超越一切肉身限制，透过与灵魂的契合，使高等心智的意识与高等世界的状态共振；而灵魂又与高等领域的所有灵魂直接相通，因为它们本是一体！

「阿普利厄斯，这位伊希斯秘仪的启蒙者，曾说：『我踏过死亡的边界，立于普罗塞宾的门槛；从那里归返，历经诸元素穿行。午夜时分，我见太阳绽放灿光；我接近上下诸神，侍立祂们面前，虔敬跪拜。看哪，我将这一切都告诉你们，你们听见了，却仍旧不解。』

「获得宇宙意识——甚至只是竭力追求——便是人类对神最深的敬奉。

「对于那至高无上的神，」波菲利说：「不应以外在言语称呼，也不该用受灵魂欲望沾染的内在言词敬拜（在我们术语中即高等心智）；我们当在纯粹的静默中，透过对祂本质的纯粹观照来尊崇祂。

「但在抵达宇宙意识之前，我们必须对人类自我的幻象，具备充分的觉知与认识。赫耳墨斯告诫：『认识自己的人，便认得自身的一切。』

「专注神圣事物之际，亦须履行俗世职责。我们被安置在肉身这座殿堂里，正是为了承担某些尘世任务，为同胞服务。

「完成这些之后，波菲利接著说：『抵达火的凡人，将从神获取光明：因为对于坚忍不懈的凡人，受福佑的不朽者必迅速回应！』

「这些真理，对那些活跃于尘世、在其中觅得昏暗欢愉的人，是难以领会的。他们被感官囚禁，从幻象图景中撷取喜乐——这些图景编织成自然及其一切美的锦绣。他们只见结果，不明原因。物质是灵的映像，灵是至一实在的映像，而他们却将物质这梦中之梦视作真实。此种真实并非实在，仅是感官所识；这感知图景在俗世心智中形成又一重映像，因而只有客观存在，遮掩了真理。

「人该如何挣脱这些尘世幻影？如何平息欲望，止息渴念，达致深沉的平静——那一切探求神圣奥秘者所向往的境地？唯有舍弃贪婪与憎恨，转向爱与奉献，方能揭开帷幕，显露真理。

「那些心智粗陋、在俗务暗影中活动、栖居形体界的人，永不能得见它；但曾见光明者，必须传递此讯息。因有些人早已准备妥当，只待聆听一句恳切话语。他们只需一只疗愈之手，轻触、凉却疼痛的双眼，便能看见永恒之门为他们敞开。

「我的孩子们，去告诉他们！说吧！如此，你的辛劳将结出丰硕果实。

「迟钝与聪颖者、纯洁与不洁者、愚昧与睿智者，以及处于其间的各样心智，都将听见这些话；他们将依各自禀赋，拾取或多或少的神圣智慧，如闪亮珍珠。

「朱利安曾言：『诸神的神谕宣称，净化仪式之后，不只灵魂能获得提升（指那高等心智），连肉体亦能更受助益与健康；因（他们说）凡人所披的苦涩物质之躯，将借此方式得到保全。』

「柏拉图教导：『净化可由五门数学学科达成——算术、几何、立体测量（度量固体并求其容积之技）、音乐与天文。』

「神圣秘仪的启蒙亦有五阶段，首阶即是净化。土麦那的塞翁于《数学》中写道：『第五阶段乃至福之境……依柏拉图所言，这是在人类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与神趋于同化。』毕达哥拉斯《黄金诗篇》中可读到：

『你当知晓，是人自己的选择招引不幸。可怜哪！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他们的神就在身旁。鲜少人知如何脱离苦厄。这命运夺去了人的觉知。

『但要怀抱希望，因人类种族本属神圣。神圣自然已向他们展露一切奥秘。当以最高心智为向导（它必永远指引并约束你的路途）。

『当你抛却肉身，升至至纯以太之境，你将成为神：不朽、不腐。』

「此事唯有与神圣界域契合方能成就，此界域充满神之爱与智慧的纯粹。寻常的自然推理，永无法领会这些超世俗的知识，因神的本质即光之疆域，任何理性思辨皆无法渗入那天界。哲学家康德阐明了此点，然其智慧真义如此隐晦，仅有少数人能循其崇高教诲的方向。多数学子之所以不能，是因他们忽视——或无力分辨——智力推理与灵感智慧之光的区别：前者属物质，故而腐朽；后者属神圣，故而永恒纯净。此即康德的『纯

粹』理性，人灵魂所具如神般的属性，不同于俗世思维，阻碍了对超验真理的体悟。真理只能揭示给怀有信心之人；因唯凭信心（此处非指宗教），内在感知方能开展。

「于是，人感知到一种神圣现实，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灵性世界，为寻常『思想家』所不知。随后他将了悟：心智的尘世居所（暂居物质层的肉体）与神圣居所之间有别，一如你在这星光界之火领域所感知；它是真实且永恒的，印证了耶稣对圣彼得的神圣启示；且在星光界之火中，『心智-灵魂』若愿意，可得一永恒载体。圣保罗说：『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者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指的是人类的智力)。智者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成了愚拙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智力)无从认识神，神使用看似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肯信的人——这便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单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希腊人是愚拙；但在一切蒙召的人——无论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力量与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也强过人的刚强。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正如经上所记：『夸耀的人，当以主为夸耀。』那位睿智的使徒如此说道。在世俗聪明人眼中，那些凭信心领受灵感与启示之人，总显得愚拙；因为这两者皆无法用物质标准衡量或证实。灵感与启示属于灵魂，是灵魂向心智传递的信息。唯有蒙受那神圣光芒照耀的心智，方能在光照中觉悟真理。至于未得光照的心智，光明对他们反成黑暗；他们将留在黑暗里，直到属于他们的时刻来临。

「一位教师吐露一星半点真理的时刻，何其稀少？当教师说话时，听者若能将自己的心智与之交融，便能听见，并当下觉悟。那片刻里，他们蒙受启发，其心智与教师的心智合而为一，达到透彻的了悟。然而教师教诲一结束——或过片刻，或数日、数周、数月之后——听者的心智便开始

依自己的想像推敲。他们动用智力，而智力总是欺人；未得启明之光，反迎来疑虑的黄昏，甚或退回无知的黑暗。物质总伸出贪婪的触须，试图将人类的心智再度拖垮；而当心智感知神圣光芒，便会舒展灵性的翅膀，向上攀升，远离尘世的幽暗，投向光明。可惜极少人的翅膀强壮得足以奋飞；一旦犹豫，低等层面的力量便占了上风，随一声颤抖的叹息，向上的尝试就此终结。因此，凡人必须反复领受这光芒，其心智才能逐渐提升，挣脱那拖累它的沉重枷锁。

「无知之后，是理性的破晓；智性之后，方是真正觉悟的开端，亦即启蒙；最终抵达智慧。这便是人从兽性升向灵的五重阶次。其间尚有多重关卡：恐惧、怀疑、迷信、教条、狂热；未达光明之前，每一步都须奋战克服。但对那些终能成功的人，回报丰厚，奋斗也值得——因它赋予他们经验与力量。

「伊曼纽尔·康德曾说：『我承认我容易断言世间有非物质性的存在，并将我自己的灵魂归入此类。然而将来（我不知在何处、何时）会证实：即使人在世时，其灵魂亦与灵性世界一切非物质体紧密相连，彼此感通，并从中接收印像。』

「我们须再次辨明：此处所指的是『心智』，非『灵魂』。

「康德与拉普拉斯皆认为，如今构成行星的物质，过去曾弥漫于整个太阳系——甚至太阳系以外的空间。

「你在先前的异象中，已目睹这物质如何化为有知觉的生命。

「普鲁塔克教导：『理型』是无形体的存在，其自身无实质，却赋予无形状的物质以形象与形体，成为显现之因。这可见于笛卡儿所述『充实体』分化为粒子的过程；或莱布尼兹的『空灵流质』；或康德所谓『原初流质』溶解析出元素的经过；亦如开普勒描述的『太阳涡旋』与『系统涡旋』。

「莱布尼兹在其划分架构中，透露出一种形而上直觉（尽管从神秘科学的角度观之，仍多残缺不足）——这是笛卡儿、康德等其他学者所未及的。

「此外，人类知识总量虽日增，智力却未随之增长。只消将欧几里得、柏拉图、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等古人的智力（非指物质知识）与现代科学相较，便知此言不虚。

「科学自身已证实：波利尼西亚人的脑容量远大于欧洲人，甚至超过此项居首的法国人。不仅如此，石器时代居住北欧、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男性，平均脑容量较今日欧洲人更大。奇的是，石器时代法国人的平均脑容量反略小于现代欧洲人，而霍屯督人的头骨尺寸则更小。这说明两事：最早人类脑部体积，并非其文明程度低于现代人的原因；其次，关键不在脑之大小，而在其质地。然而，现代科学指出，无论脑质或皱褶数量，皆无法定论心智能力。脑宽亦然：斯堪的纳维亚人颅宽指数七十五；英国人七十六；若干德国人群体介于七十七至八十；席勒头骨指数达八十二，然马都拉部落竟也同此数字！智力根基何在？那备受推崇的现代心智进展，又算什么？面对这些事实，神秘科学家只能微笑——在我们这博学的时代，古人的智慧早被归作童话。

「他们不倚仗智力，而是知晓更高层面的启迪，由此生发的觉悟，绝非物质思维所能获取或掌握。

「话虽如此，除康德、赫伯特·斯宾塞、杜波依斯·雷蒙德、廷德尔等名家外（仅举数例），近来亦有人认清此理。廷德尔曾言：『我们无法设想大脑物质是如何过渡到意识现象。纵使我们的心智和感官皆受启发，得以窥见脑中分子、追踪其运动、聚合、放电……这将愈发远离问题核心……因这两类现象间的鸿沟，于智性上终究无法跨越。』此情形类似于宇宙意识所伴随的觉悟；亦与『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之问相同。知者于此二事深信不疑；其余的人还不在意，或许时机未至。若必求物质证据，

则陨石中所见石墨，已证他星存在生命。盖石墨为碳之形态，恒与地球有机生命相关。此碳之存在非源于地球大气活动，因它现于陨石核心。一八五七年，南法阿盖里有陨星坠落，经分解分析，竟含水分与腐植质。

「凡此事实，科学尚能理解；然他星是否有生命之疑，依旧悬而未决。但我们理性和感官所能充分认知者，只是表象；永不能触及事物真实内在。此即康德所教，须承认其为现代最伟大哲人之一。

「人须先能观见自身本体，此唯透过宇宙意识方得实现；一旦见得或了悟己身，太阳系之秘亦随之揭露。

「于秘仪之中，神圣仪式第三部称为启示，乃接引进入奥秘。其意即灵视的至高境界，属神圣之域。此词本指『监察者』、『审视者』与『建筑大师』。

「圣保罗言：『据神赐我之恩典，我如睿智建筑大师，已立下根基。』所指正是此类仪式。顺带一提，此词于圣经中仅出现这一次。

「圣保罗即属此类启蒙者。正因如此，保罗遭彼得、约翰、雅各憎恶，视其为术士，被灵知与希腊异教秘仪之智慧所玷污。然他们忽略一事：耶稣本人亦传为如是启蒙者，柏拉图、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亦是；后者尤为史上伟大科学家之一。宇宙意识乃超越粗钝物质之意识延伸。我们唯藉七种灵性感官之一乃能企及，此需经修炼，除非天生即为灵视者。宇宙意识更是与太阳系中万事万物『同在』之深化。

「人须能将己身等同于一石、一花、一兽，并运用其潜藏或活跃之感官去感受，从而与之契合，并觉知其内在一切。人须与自然全体合而为一。当我们凝望一行星，须将自我融入此星之中；与其光线振动相契，觉知它由何构成、如何运作与被运作；当它沿宏伟轨迹于天穹摆荡时是何等感受；它如何遭兄弟行星排斥吸引；知晓其欢歌如何响起，又如何将活泼音符添入天上亲族诸曲之中。如是，方能听见这些音调——犹如科学研究

发现，月光射线竟会发出 A 音鸣响与嗡鸣。天上每一行星、太阳或星体皆有其音符，整体构成一阙崇高和声；而当我们得以感受、听闻或瞥见这些崇高和弦，所有感官皆将为之振奋。

「万物皆有其内在音律，至微如原子亦然（其自身即一太阳系，纵表象简朴）；灵性之耳能闻，灵性之眼能观，神圣内在感官可与神的万般奇迹融为一体。我们可汲取万物的内在之火，以增益自身生命力——只要连本带利地归还，便能恢复平衡。也可将部分生命力赠予世间需此能量者，它们终将归还，且形式更崇高、能量更充沛；平衡必会重建。若受助而不偿还，便是犯下过错，唯有修正天平、恢复平衡，痛苦方休。欲行此事，须向内深掘，直至宝藏显现。无人能代劳，至多指点迷津；然而一旦窥见智慧微光，觉悟自会相随。

「此种知识古老如星，人类却已遗忘，或被自私的师者藏匿于心。人借此途径，可与自然万力合一。元素将成为仆从，并借给你它们的力量——只要你以无私之心正道运用。若想操控它们满足私欲，反遭吞噬。这是可怖的秘密，也蕴藏至高奇迹、力量与志向。万物皆具生命，当我们的意识与万有交融，即为宇宙意识至臻形态，将万有内在本质引纳己身，建立确切联系。由此，我们分享自然之力，在内心神殿体悟合一，并与一切显现之境同敬神。不仅如此，我们将成为自身小宇宙（所居之躯）的诸神，全然明了其潜能，从而更深刻认识至一神。届时，孤独、恐惧、仇恨皆逝，唯存对众生的悲悯、爱、耐心与善意。

「于是，通道敞开净化，与大自然交流遂成可能；感受万物，与之共鸣，此乃至高层次的合一。圣殿之钥在你手中，为善为恶取决于你。

「科学如今探得月光中存有 A 音，正与古代智慧交会；因古训指出，人之灵居于月后，而 A 音对应靛蓝——密意传统中灵性至高之色。此色唯灵视者在极致狂喜、契合至高灵界时得见。该色必先于音声存于月辉，昭示彼处蕴藏伟大精神力量。

「然而，即便是灵视者如史威登堡，亦可能被星光界流质中的景象所惑，将偶遇的星光界居民误作神祇或天使。

「人之七种灵性感官，对应自然与人之七重组成。

「物质层面的人类气场罩亦有七层（虽不可见），宇宙空间亦然。此气场依身心纯净与否，而开启其他界域的灵视，或将我们局限于物质三维之内。

「七种物质感知与七种意识状态为：

1. 清醒。
2. 清醒-作梦。
3. 自然睡眠。
4. 诱发或催眠之眠。
5. 通灵。
6. 超通灵。
7. 纯然灵性。

「各自对应七宇宙层面之一，运用并发展对应的超感知。于「尘世-灵性」层面运作时，直接关联于一种力量的宇宙圣源；此源生发该力量，为其直接创造者。

「人与神圣无形灵之高等层面契合后，可得「灵性知识」，或称「灵性智慧」（Âtmâ Vidyâ）；苏菲派谓之罗哈尼。

由此，人得以深入基质界，即成形界，紧邻物质界。

成形界之上为智性界，即创造界；再上为原型界。

「此四界皆关乎物质，然随后三界属七重太阳系之更高层面，甚至超越顶尖神秘主义者所能理解，凡人心智几乎无法企及。因欲达此境，须先将自身三种高阶状态，与太阳系三层至高境地契合。

「正如赫尔墨斯所言：『智慧与感知迥异；感知之对象乃超乎自身的事物，智慧却是感知之终点。』换言之：世俗智力乃物质性心智与其认知之幻象；相较之下，费力所得之感官知识，有别于灵魂的神圣智识。」

「梵天之夜，也就是所谓的休止期间，不可能有意识、半意识，甚至无意识目的性的显现，只因这些感知状态必须依附物质载体，方能成形、被观看。尘世之中，人类寻常的意识无法跨越超验的形而上边界；唯有透过某种分子聚合，灵才得以在个人或潜意识主体之流中涌现。物质若无感知相伴，终究只是抽象——毕竟绝对者的两面，即宇宙基质与宇宙理型，本就彼此依存；主体与客体合作，感知的对象或现象才得以诞生。

「缺少这种合作，物质与感知都不会存在。感知需要物质作为对象，不被感知的物质等同于无，因为无人觉察。尘世层面的现象，其实是感知的自我所创造的，是其主观性的调节；对尘世居民而言，一切物质状态——亦即构成被感知对象之总和——都只具有相对而纯属现象性的存在。

「但这未必意味著其他层面也遵循同样法则。

「从最高的形而上观点看，整个宇宙，连同神在内，皆属幻象。人自身即是幻象，然而对其而言，幻象经层层剥离后，在各个意识层面上呈现不同样貌；谁也无权断定某个自我感知能力的范畴，譬如试图妄论第二高等灵性层面的感知（七重太阳系的第六层）；人类的自我也无法真正触及蚂蚁的意识状态及其感知模式。

「事实上，只存在著至一绝对意识——无论称之宇宙意识，或任何其他名号——这才是至一实在、绝对者、至一生命；它是那本质，与有限的存在毫无牵涉，其意识存在仅是有限的象征。有限的存在依附物质，受制于变迁、谬误与幻象。意识与物质的二元，或曰主体与客体，应被视为绝对者的两个符号或面向，而非彼此独立的实在。

「一旦领悟这些真理，个体『我』的幻象便从此消散，再不回返。

「『我是我』这说辞，只是物质基础的表述；但在物质个体发展的某个复杂阶段，它却是必要的，为的是聚拢一束宇宙意识的光。

「灵魂愈靠近绝对者，便愈接近真实的宇宙意识，也愈远离物质幻象。通往绝对意识的路上，它需经历数个不同阶段。未进化的心智在千万次投身之后，会暂居星光界，直至灵性感知进一步成长；它可能要在尘世与其下一层面之间，驻留数百个时期，才能为更高层面做好准备——这过程动辄百万年。每一层面上，它对物质存在将有不同体悟，并具备不同形体。随著提升，它会以更空灵、更灵性的样貌呈现多种身体形态，皆是人类形态的延伸。这种转变的最后一层是星光界之火，亦即第四层面——若将尘世视为第一层面往上计。

「此后，意识继续扩展，进入三个高等层面。在那里，『灵魂一心智』沉浸于幸福与智性的状态，焕发生命光辉，扩展、放大至如此高妙的完美境地，以至无法言传，只能亲身体认；没有任何语言足以描述那些层面的性质，或其中经历的感知。即便有人告知，听者也只能听见却不解其意，除非亲身经验。

「更深的奥秘在于：当人的『灵魂一心智』升至高等层面，它会唤起那些区域的形成，并透过自身的觉知，赋予其生命与形体——正如它曾为七重太阳系的最低层面注入生命一样，即尘世。

「它从物质层面升至智性层面，再升至灵性层面，于是超越三个有面向（或称宇宙幻象界域的映象），直抵第七感知层面；那是在神之下的灵性层面所能达到的最高现实！」

「灵魂能否离开肉体与心智，前往更高层面，同时让极度堕落的心智留在肉体中的尘世生活？」马乌问道。

「这教义在某些神秘学派中确有传授，尤见于中国与佛教哲学。」涅特鲁-赫姆回答。

「然而，」他接著说：「此说存有误解。因为灵魂从来不在身体之内，反倒像是环绕著身体；或者更贴切地说，是伴随著它。只要生命持续，灵魂便与身体同在，它甚至能穿透、渗入身体，增添气场的光辉。它犹如一位守护天使，随时准备指引、引导并启迪高等心智——只要后者愿意聆听。

「有人称之为『内在大师』，这称呼颇为传神。当灵魂最终切断与身体及低等心智的连结，身体与低等心智便告解体，而居于星光体的高等心智则会离开最低层面，暂居其他层面之中。

「在幻象层面的人类单元，为了让自我意识进化，必须形成三种形体，以体现自我中心、个体化、「我」之原则，并作用于物质、心智与星光界。待其使命完成，便会被超越，从三种形体中解脱。此人类单元随之在完整意识中，与所有已先抵达的单元融合——它们如今居于至一生命的永恒心智里。他们知晓至一起因中的一切，并与发光的智性体完全融合，化为难以言喻的统一与火焰荣耀，如此机敏、鲜活、智慧而明达、深邃、觉悟且迅捷。这股旋风蕴含的灵性智慧、博学、信息与成就，是人类心智无论如何饱学或天才都无法承载的；这是超越人类理解的超神圣智性；全能、仁慈、慈爱。他们已学会理解事物本质，知晓其如何被支配与管理，知道由谁支配、为何支配、目的何在；他们感谢这位运作者是位好父亲、好保母、一位忠实的管家；他们明白什么是真理，明白之后便崇拜并敬仰那「如是」的「那个」。

「此乃神圣赫尔墨斯所授，现在如此，将来亦然，直至永远。

「而这真理，唯有在心智历经多次挣扎与冲突后方能领会；心智必先克服自身，不再陷落幻象领域，善的一面才得自由。因为凡属天界的，皆不可变；凡不属天界的，皆可变；而火之中间地带，则同时兼具两者。

「赫尔墨斯进一步教诲：在最高层面，一切皆已知；在低层面，无一可确定，因尘世与星光界领域中的物质事物，无法与天界相通。

「人类的生成终将腐朽，而人类在尘世与星光界中的腐朽，却开启了灵的生成。

「天界是永恒身体的真正归所，尘世万物皆会衰败。正如神是永恒不变的善，人则是不变的恶——除非一个人将其心智从一切物质与空灵形体的束缚中释放，其心智方能与永恒不变的善之灵魂平等，与神平等。

「这些教诲不是给众人，而只授予少数；志同则意合，志异则相斥。恶人闻之，只会更增恶意相抗；因为人类整体的本性与构成皆易趋恶，恶亦滋养并取悦他们。当他们得知万事皆按天意与必然完成，便只会蔑视一切被造之物；他们将自己行恶之因归于命运与注定，因而永不停止恶行。但当他们不知道那些隐秘法则时，反而可能较少为恶，因为对隐秘之事怀有畏惧。

「由于内在不和谐，他们与由内而生之物亦不和谐，且他们不具真理。唯有心智内在的和谐，能与灵魂的和谐相融；当心智知晓自己本属至一生命的一部分，它必与灵魂之光合而为一。

「走向光明的生命，将在光明中获得更伟大的生命；而生命若趋向黑暗，终局便是永恒死亡。然而，人需变得神圣、良善、纯洁、仁慈，否则光无法进入他的生命，其心智也听不见灵魂的声音。可一旦心智听见了，灵魂的临在便会以种种奇妙方式显现：心智将顿然知晓一切，慈爱地祈求天父，祝颂祂、感谢祂，并在孝敬之爱与自然之爱中领受指引。这些开悟者在舍弃身体之前，便已知晓操控感官的不过是幻象。此境界可经多途抵达：譬如行善，即便受助者反过来伤害你，亦不报复。这无法借由空谈或放纵达成；唯有宽容与无私奋斗之人，方能渐次领悟。如此，我们方有可能回归天父，降服于诸力量，以成为神之中的一种力量。

「若于肉身中便获得宇宙意识，你将对全人类有深刻理解；如此你便能替具有资格者引路，带领他们回归至一实在。

「你将教导他们，使他们得以解脱于死亡——因所有人皆有此能力，皆可离开错误之路与无知之黑暗，而共享永生。

「赫尔墨斯的祈祷词如下：

神是神圣的，祂是万物之父。

神是神圣的，其意志凭自身之力而行、而成。

神是神圣的，祂决意被认识，且祂知晓自己，亦知晓属祂的一切。祢是神圣的——祢的话语，筑成万有。

祢是神圣的——整个自然，都是祢的形影。

祢是神圣的——祢的本质，尚未成形。

祢是神圣的——比一切力量，更强。

祢是神圣的——比一切高贵，更伟大。

祢是神圣的——超越一切颂赞。

我怀著洁净的灵魂，一颗向祢敞开的心，
请收下这合宜的祭献。

啊，祢不可言说，

唯沉默能将祢礼赞！

我恳求祢：

教我永不在祢的智慧中失足。

请慈目垂顾，赐我力量，

并以这恩典点亮无知的人；

他们与我同源，是祢的众子。

因此，我信祢，为祢作证，

走入生命与光。

天父啊，祢是蒙福的；
属祢的人必与祢同成圣洁，
因祢已将一切力量赐给了他。

「心智至大的罪愆，在于无知；盲目而不识事物之本质，只顾冲撞躯体的欲念；非但不能成为主宰，反受其制。此乃人类心智最大的祸患。

「知识是心智的美德，因知者纯善，且敬奉那「一切一存在」；如此，他已半近神圣。

「他将专注于静默；因神不语，亦不可闻。

「此知乃神之赐，因一切关于神的知识皆超脱形骸，并以心智为器，犹如心智以肉身为器。

「神存于灵魂中，灵魂渗透心智，心智寓于物质；这些俱属永恒。

「只有至一灵魂、至一生命、至一物质；万有皆含于至一神之中。

「生命是灵魂与心智在物质中的结合。

「死亡非毁此三原则，而是解开此结合。

「神之形象为永恒；永恒之形象为太阳系；太阳系之形象为太阳；太阳之形象为人。

「凡能动者皆属灵；凡被动者皆为身躯，灵藉灵魂入身。然动即欲，心智与身皆困于欲；一旦心智脱离身，亦脱离欲，不再因行为或欲望（二者本一）而动。

「万物的生成并非创造生命，乃使可感之物显现；变化亦非死亡，而是感官所察之物遭隐蔽或藏匿。人可扩其意识，使感官得见、得触天界。

「无论是物质、身体、还是灵，皆属神之行为。物质行为是物质性，身体行为是有形性，灵性行为是本质性；而此即整体之神。总而言之，无

一非神。故神无巨微、无方位、无品性、无形貌、无时限；因祂即一切，是那一切，贯穿一切，关乎一切。唯一事神之道，便是不作恶。但神并非如某些无知者所想，无觉、无智、无悟；神的觉与悟，正在于永恒推动万物，万物皆有祂，有祂即有一切。

「这些教诲是宇宙意识的一种形式；一如耶稣、佛陀之教导，又如圣保罗等人蒙神启示之言。得宇宙意识者，一切感知皆得提升，成为此谬误世间一座明灯，焕发启蒙之光。诸般美好自然趋近，此乃善。此人将受暗魅袭击，然这些终归虚无，因它们本属空幻，不过是凡人身边的迷影；只须置之不理，它们比人更无力。人可用慰藉之言化解这些虚影——正因它们不解其意，遂对这些玄秘未知的言语生畏，犹如雪原狼群，不敢靠近悬著绳索的雪橇，只因那条神秘舞动的长绳，蕴含所有难以捉摸的恐怖。同样，那些内心纷乱、心术不良、怀藏恶意者，将被一位开悟者的绝对静定所扰、所惊，感到窘迫与失措。他们将在此人那平静而威严的屏障前枯萎，因他已掌握自身所有原则，从而掌握自然与其上的一切智慧。

「宇宙意识启发佛陀，我们见到一个如此蒙福之人，只思索真理，彻底舍弃自我之念；他感知清明，斩灭幻象，直面实相，如与友对话。一切疑惧、烦忧、困惑皆已远离如此之人。他深知除己之外，无人能救他或伤他；不在此世，不在天界。他必须亲自寻得那道，并循之而行。这无法藉外在形式的正义达成，因诸神不可能由仪式取悦；人必须发现爱是智慧之路，通往真知、与万有合一。

「正如《佛陀箴言》所教，人应当：

『不与愚者为伍，敬重有学识者，崇拜应受崇拜之人。』

他应当：『居于善人之间，谨守己行；多听多看以获知识；学习一切不会导致犯罪的学问；学习正言正行。』

『受诱惑时，不作恶；高尚奉献，遵从法则与美德的戒律；谦卑行走，安于满足与感恩。他应当忍耐，承受苦难；乐于说好话，且谈论高尚之事。

『他应当不为所动，心平气和，不受欲望牵引，在尘世诸般危险中无所畏惧。

『具足这些祝福者永不败北；他将在万物中觅得喜乐，从而获得平静。』

「那位开悟者如此教诲，这些戒律永恒有效；且『智慧行于其左，爱行于其右，光明如日环绕其身。』」信使言至此处，停顿下来。

「获得宇宙意识的人会得到力量吗？」马乌问。

「吾儿，力量只属那些放弃追求力量之人。唯有当接受者能感知力量而不运用，它才会不断增长。在拥有全部力量与智慧后，不以这些神圣原则谋求私利，这才是真力量、真智慧。这或许难解，却千真万确。一切强化意志之法、为求人所谓力量与成功，终将失败；因宇宙力量永不能如此使用。这些方法只是荣耀了自我，然这实为双重幻象，因荣耀与自我皆不过是影；正如失败、无力感与一切灾厄，亦是无实体之影，仅是尘世心智的认知。

「当心智灵性化那一刻，它便不再是世俗物质，因而不再腐朽；它觉知宇宙力量与智慧的真义，换言之，它获得宇宙意识，随后便得净化且无私。」

「但若力量只是幻象，为何全世界的神秘主义者皆诵念肯定语、练习专注与冥想以求力量？」马乌提问。

「这些肯定语等等，非为求得力量，孩子；若用于此目的，注定失败。例如，西藏的『A-um Ma-Ni Pad-Me Hum』处处有人吟唱。其真正目

的，是依次关闭通往各幻象世界之门，以达到纯粹冥想之境。A-um（或Om，然此拼写与发音实为谬误）用以排除天界幻象；Ma——排除诸神界域幻象；Ni——排除人间幻象；Pad——动物界幻象；Me——充斥诱人幽灵、亡魂与元素精灵的世界；Hum——阴间或地狱。唯一困扰在于，仅诵念此句全然无用，弟子须长久冥想每一音节之目的，方能真正成功关闭所有门户，如此通往真理之路方开。再者，这些话当被冥想，而非被说出。」

「这教导恐令许多神秘学学子不安。」马乌观察道。

「那便再好不过。」涅特鲁-赫姆回答。

「我所示所传，但愿能揭示这些谬误——这已令世界各地的神秘理论与教义成为难以破除之枷锁；这阻碍学子取得渴求的进步，致许多人绝望放弃，或无助漂泊。若一人研习神秘知识，唯一目的在学些魔法伎俩以获力量，往往适得其反。正因如此，许多重物质之人，一旦以任何方式涉足神秘学或神秘主义，常发现自己陷于不幸与失败之泥淖。他们竭力学习灵性法则、自然法则或宇宙法则，只为求得物质利益，或他们所认为的尘世幸福。

「这两项原则彼此相悖，一个重视灵性者欲入天界，却成为彻底唯物主义者，同样行不通！」

「换个方式来说：一名唯物主义者一旦决心探求非物质世界的光，试图振作，挣脱他所盘踞的浓厚物质迷雾，那些低界的居民——他昔日的同志——便会撤销先前的协助，转而竭力将他拖回原地；不再协助他于重重阴影中，赢得无数虚妄的成就。

「纵使他贫困，诸多不幸，黑暗的群体仍会动用一切可怖的诡计，阻挠他逃向更高的境地。」

「这两种情境下，此人会发现他在物质层面的一切努力尽皆挫败。他孤身一人，在怀疑、恐惧、病痛或困窘的氛围里挣扎。唯有非凡的心智力量、明智的引导，以及看清真实样貌——而非他所期盼的样子，求道者方能站稳脚跟。他必须无惧、无疑、耐心、坚忍，才可能成功踏入纯粹的灵性领域。此处并非为软弱之人、懦夫或自私者预备的，而是为英雄所设；他们满怀勇气、热情、火焰与热忱，却非狂热之徒。同时需要一颗温柔、忍耐且充满爱的心；愿意将最后一块面包，分给那些境遇更糟、或看似更糟的人。学子若想祈求高等力量宽容，所有世俗的机巧、对他人动机的不信任、对欺诈的猜疑，以及其他属世的『智慧』，皆属无用；他们虽清楚自身的诸多缺陷，却纵容其滋长；他们深知人类的心智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迷失。

「只要活在猜忌与冷漠的氛围中，不愿不加思索地付出、不愿承受失去，求道者便难有寸进；在审判他人时，自身却遍是瑕疵。

「对疲惫的旅人而言，通往远方光明的道路如此漫长，路上石子坚硬而锋利。

「但若他脚步坚定，遥远的地平线上终将闪现一缕希望。

「接著，渐渐地——往往很快——灵性的太阳便在他天界中升起；内在之人彻底苏醒；他终能领略真正宇宙意识与力量降临的庄严时刻，那是任何唯物主义者梦也梦不到的；一种宇宙力量的觉知，会将饱经风霜的战士托至高处，一切阴影之地的事物再也无法触及他。

「他就站在那儿：得了解脱，受著颂扬，充满尘世无法理解的喜乐。

「然而通往这份喜悦的道路是漫长的，石子依旧坚硬而锋利；可是啊，诸位仁慈与『智慧-力量』之主，那目标是多么辉煌！」

异象十：伟大的光

水晶

HEFAS, AIO, AHI!

ATOSU TUO HIO.

万岁，伟大的神！

我崇拜祢。

向光明致敬！

万象皆因神的旨意而生，

此光之晶莹澄澈，

映照在所有地上生命的荣耀中，

亦照耀于灵界的高处。

当灵魂与心智

褪去层层暗影，

拾级而上，踏上通往神圣智慧之源的金色阶梯，

它总在灿烂的光辉中升起；

直至抵达清澈、明晰的纯净中，

透明银色黎明照亮

内在本源的本质；

色彩与声音交织成灿烂的交响，

在浩瀚的光照中熠熠生辉……

向光明致敬！

异象十：伟大的光

那未曾出口的话语从何而来，落入昏沉的心智，又以闪电之速唤醒梦中人？

那神圣异象又从何而来？天界敞开金色大门，让颤栗的灵魂沐浴于崇高光辉之中？

是谁以天鹅绒的触抚轻贴泛红的脸颊，安抚了暴风般的心智？

是谁的羽翼在思考者额前拂动，带来芬芳的祝祷？

为何正午天空最纯净的蓝，是一面镜子，映照天使纺机上灿烂的太阳之网？

这些思想从何而来，宛如夏日微风里的玫瑰色飞云，飘浮在我们所有冥想的穹顶之上？

这灵感从何而来，如一朵艳丽的玫瑰，绽放于我们所有梦境的世界？

直到思想与梦境与所有想像之灵融合；它们像鸟群展翅，掠过黄昏的天空；在夕照的光辉里疾速航行，成群俯冲，空气随著无数翅膀的扑动而雀跃；或聚成庞大队伍，轻灵迅捷地攀升，直抵群星。

涅特鲁-赫姆语毕，马乌与马乌媞立在圣井边陷入沉思。守卫者早已收起神圣的水杯，静立于白柏旁；他们的临在宛若无声的祝祷。井中活水旋转，闪烁生命的光芒。他们被星光界之火区域的荣耀所环绕，那里纯洁、澄净、充满喜悦；在金色空灵的天幕下，流动著一种活泼的美，仿佛整个领域被置于灵性太阳的核心——它净化而非燃烧，它就是生命本身。这确然是天界；许多小径蜿蜒穿过棕榈蕨丛、嫩绿摇曳的枝桠、或是淹没在苹

果花海之中，因天界众生的虔敬与永恒之爱而圣洁。眼前风景一望无际，光辉夺目；四处散落五彩缤纷的珍宝。他们肃然环顾，此时一种更宏大的光辉开始弥漫天际。明亮的金色本质绽放愈盛，直至一切迸发出锐利、带电、蓝白相间的光芒；那是发光的、透明的、灿烂的光，亮度如此强烈，马乌媞与马乌不得不以手掩目，同时惊呼。但那发光、炽烈的银色火焰仍在增强，以耀眼的银色光束灼烧脑海。

「信使啊，我承受不住了。」马乌媞终于啜泣道。

「保持平静，我的孩子。」他答道，同时将冰凉的手按上他们的额头。

奇妙的是，那难以忍受的光所引发的痛苦顿时止息。不久两人睁眼，发现所有星光界区域已然消失；除了光，别无他物。他们仿佛立在光上，倚著光，甚至成了光的一部分，因为光直接穿透他们，如同他们是水晶所造；这般景象难以言喻，却极美。在这片白色光辉里，每一种想像得到的色彩与色调都清晰可辨；然而……一切皆是纯白！每一种颜色都蕴含著最甜美的乐音，所有音符都汇入最柔和的和声之中，仿佛栖息于超意识的存在里。宇宙音阶的每一次振动，都绽放出一道有色的声响，在伟大白光中流转，或如闪电般向四方飞射；宛如一颗迸裂的星辰，亿万光点瞬间化为神祇掷出的银色长矛，每一支都延展千里。

清亮的声音响起，似银铃与金铃交击；或如风琴柔和的低吟；或似七弦琴拨弄著悦耳的弦；又像在巨型的竖琴上疾速滑奏，每一把琴都有百万个和弦，齐奏天使般的和声，在流动的光辉中荡漾开来。

天界的门廊！真正的门户！

如万花筒般的天界光芒，展现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铺展出人类未曾知晓的壮丽色调——人类只能瞥见这份荣耀的倒影。清澈美丽的色彩与对称的形体，如玫瑰色的游鱼，自跃动的火海中涌现。

「看这光，」涅特鲁-赫姆说：「这是每一位求道者的终极目标。它与黑暗本质相同，只在人的心智里才被区分。」

「有人说，黑暗藉光照显现自身。东方神秘主义则教导：黑暗才是至一实在，是光的根基与源头；没有黑暗，光既无法显现，甚至不能存在。光是物质，黑暗是真正的灵。黑暗在其辐射性与形上基础中，是主观与绝对的光；而光所看似的光辉与荣耀，实为一道暗影，因其并非永恒，仅是幻象。然此教导是指尘世之光，而非你们此刻所见的伟大之光。」

「在《创世纪》中，光由黑暗而生：『黑暗在深渊表面』，而非相反；且『黑暗之中有生命，那生命即是人的光。』」

「这或可解释《约翰福音》一节：『光在黑暗中照耀，而黑暗却不理解它。』此处的『黑暗』并非指人的灵视，而是指黑暗本身，即绝对者；它不理解短暂的光，无论那光对人眼何等超凡。但这只是众多解读之一。」

「于『太初』之际，神秘学称之为『宇宙欲望』的力量演化为绝对的光。那是无影之光，一如你们在此所见，是绝对的光。当它投下影子，便以原初质的形态出现，被喻为创造之火、热或宇宙电的灵。科学称之为原始的『火雾』，正是它驱动宇宙进行圆周运动。」

「在物质层面，光、火焰、冷焰、火、热、水与生命之水，皆为电的后裔；电在上层是至一生命，在下层则是星光界流质，亦即炼金术士的丹鼎。」

「火是创造者、维持者与毁灭者，由电而生；电也是此光的创造者，是我们神圣祖先的本质；而火焰是万物的灵魂。」

「光被称为冷焰，因为物质在初成原子之后，受到物质层面的宇宙热激活；在那之前，太阳系仍处于消融状态，尚未成形。」

「最初的原初质，与空间同在，无始无终，非热非冷，自有其独特性质。热与冷属于已显世界的相对属性，皆源自原初质的展现；当其处于绝对潜在状态时，称作『寒冷的处女』，被唤醒生命后则成为『母亲』。因此，原初质在未显化之前、在宇宙电激活运作之前，只是一片冷酷的光芒：无色、无形、无味，不具任何品质与面向。」

「最初的伟大诸实体具此性质，其后发展为宇宙元素，依次是阿卡莎元素（即原初的、超以太的，超越科学甚至神秘主义所知的以太）、以太元素、水元素与火元素。首先提及的阿卡莎元素是声音的起因，也是通灵与灵性的根源，而非物质性的起因。在专门术语中，这被称为『本质原则』（Tattva），是第三逻各斯在阿特曼层面的显现。由此开始产生更低等、更外显的展现。」

「四大元素——空气、火、水、土，皆为原初质的低等显现。这些元素或可称为超氢、超氧、氧氢与臭氧元素，甚或是叠氮元素；『超』意指其上或其外的力量；而叠氮元素在粗显分化的物质层面上激活时，最为强效与活跃。」

「这些元素皆兼具正电与负电性。炼金术与实修神秘力量者，赋予它们不同的名称。最伟大的现象，往往源自星光界之火以某种方式组合、重组，或分解元素而成就。」

「经典有云：『正如蜘蛛抛出又收回它的网，正如植物从土地中萌生……宇宙也源出于不朽的至一，此未知黑暗的胚种是进化与生发万物的资材；胚种扩展成宇宙，由其自身基质所编织而成。』」

「人们常说，光是不可想像的，除非它来自某个源头、某个产生它的起因；就原初光而言，其源头固然未知，但理性与逻辑却强烈要求一个源头的存在。因此从智识的角度，此源头被称为黑暗。至于其他借来的或次级的光，譬如来自太阳或其他任何源头的光，其性质只能短暂存在。因

此，黑暗是永恒的基质，其中的光源不断出现又消逝。在尘世层面，无法对黑暗添加任何东西使其变为光明，也无法使光明化为黑暗。它们是可互换的——从科学上说，光明不过是黑暗的一种样态，而黑暗亦是光明的一种样态。然而，这两现象都源自同一纯粹理性之对象，此对象只能凭直觉或领悟力领会，无需感官的帮助；这在科学头脑中是绝对黑暗，在寻常神秘主义者的感知里是灰蒙蒙的黄昏；而对启蒙者的灵性之眼来说，它却是绝对的光。

「当我们太阳系的光芒被点燃并发光时，其上的世界被关在外面，而其下的世界则被视为巨大幻象，蒙蔽了人类的眼目。

「在斯堪的纳维亚诗篇《女先知之歌》中，再次看见宇宙的幽微胚种象征著世界蛋，被描绘成躺卧于幻象之杯——即那无边无际的虚空深渊。这世界的基质从前是一处黑夜与荒凉之地，是星光界流质中的迷雾之域；如今一道冷光落入这基质，溢满了杯子，在其中凝结。随后，那不可见者吹来一股炽热的风，融化了冻结的水，并驱散了雾气。（话语或气息唤醒了混沌。）

「这些水被蒸馏为充满活力的水滴，滴落下来，创造了大地与巨人尤弥尔，徒具人形（天人）；又创造了母牛欧德姆布拉（母亲、星光界流质或宇宙之魂），从她乳房流出四股乳汁的洪流，便是四个方位基点；也就是伊甸园四条河流的四个源头，诸如此类；这四者以立方体为象征，蕴含了各式各样的神秘意涵。

「在东方神秘主义与卡巴拉中，为了让人类能够构想逻各斯，将之转化为具体形象的抽象综合，例如观世音、梵天、阿胡拉·马兹达、奥西里斯、亚当·卡蒙等，此乃诸禅那主、埃洛希姆、天神的整体面向，或是祂们在显现期的全部流溢。形而上学将后者(诸神)的根源与萌芽，解释为宇宙逻各斯的最初显现——这是人类能够理解的最三位一体，因祂是帷幔、是神、也是神的有意识能量；或曰：物质、自我与力量（即自我的根源），

其他任何自我都仅是一种显现或映象。而神圣智慧的七子是逻各斯的光，被分裂为无数流溢与位格化的能量中心。

「弥尔顿所称的『空灵之光，万物之首，纯净之精』，对神秘主义者而言，它既是灵亦是物质。它是光的灵，是永恒纯粹元素的最初产物，而其能量或流溢储存在太阳中，成为物质界的宏大生命赐予者；正如那隐藏的、幽蔽的灵性太阳是灵性领域与通灵领域的光与生命赐予者。它是黑暗中的光明，是光明中的黑暗，是永恒的气息。正是那黑暗辐射出光，而此光则是光线的源头，它将闪烁的光线投入混沌，引动我们太阳系永恒隐藏的太阳再度觉醒——如你所见：根依旧存在，光依旧存在；这是至一神的永恒奥秘。在某一意义上，它是万物的无根之根；在另一意义上，则是显化的至一生命，是永恒活跃一体性。

「它是所有智慧的源泉，这智慧即是光；相对而言，智力只是在黄昏中摸索，有时甚至在黑暗中摸索。所有这般摸索终究徒劳，人们在智力上骄傲与无知，以为所有真理皆可通过尘世推理来发现。但他们仅以无意义的语句、理论、学说与教条掩盖它，争论字句；文字，则一再扼杀其精神。

「这一点在近代哲学尤为昭彰。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笛卡儿、莱布尼茨这些所谓的形而上学家，未曾增添丝毫真理；唯有莱布尼茨曾瞥见过真理的浮光掠影。我说他们未曾增添真理，自是比喻——因真理亘古如一，无可增，亦无可减。然而，他们以感官的谬误推理，去描摹那超越尘世理性之物；而后者唯灵魂能窥见，非关感官。他们反倒加深了唯物主义的迷雾。因此，他们不配称形而上学家；尽管他们自许处理超出物质的课题，却始终困于物质思维的罗网。这绝非、也永不能是灵性智慧，或神秘主义者的光。

「以笛卡儿为例，其智识声望源于创立了解析几何。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几无价值：所提的新理论既不正确，而正确的理论亦非他所创。他本人

便拒绝宗教的真理，斥其为超自然的启示，而非他所求的*自然知识*。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关于简单性、复杂性与真理的基本法则，既未阐明，亦无定义。他轻率地区分判断与概念，其新体系在他的操弄下，只引向无可救药的谬误。

「谬误之一，是他似乎将存在等同思想；但人类所感知的存在与思想皆为幻象，此即他败笔所在。或许他本意是：纵使万物皆虚，他这思想者必存在，因思想的行为担保了存在；故他是一种实体，其全部本质在于思想，独立于地点与物质对象。倘若他能同时觉悟，那产生思想的感官原是物质感官，仅是实在的倒影、而非实在本身，该有多好。他将感官的认知，与神圣智慧之光中神之心智的实在，混为一谈了。

「笛卡儿的进一步论证坐实此点。他声称，自身存在的确定性，仅能从『我正在思考』这一事实的清晰性中推断；由此可稳当地得出结论：凡我们清晰明确构想任何东西，皆为真实！这何其荒谬！

「尽管这位大思想家肯定了希腊哲学的总括——心智高于物质、灵魂高于肉体、灵高于感官——他却无希腊启蒙者所握有的优势。后者能在古代神秘学校中，研习这些真理的真义，纵使仅得皮毛。

「而他的学说先行预示了现代心理学：他将『理智上认同』理解为一种出于意志的行为。

「这与海林克斯、马勒伯朗士所倡的『偶因论』臆说如出一辙。不过在马勒伯朗士处，我们见到一个有趣的论点：唯神圣的原型理型真实存在，我们须经由与神圣意识的神秘交融方能理解它们。此观点误导了后来者，使他们以为这导向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没有比这更偏离真理的了；马勒伯朗士的说法绝对正确，他追随普罗提诺，称此为（意识的）可知性延伸。此意识映照至物质世界与人类，而人类可将物质意识延伸回神、原型界及更远的领域。

「我们万不可将逻各斯视作单一的能量中心，如太阳一般。它是综合的核心本质，是辐射出实体的弥漫性本质；实体相异，本质同一。逻各斯之数近乎无限。那些在循环进化中沉降与攀升的灵魂，唯有抵达中央逻各斯的第二显现界域，方能跨越灵性世界的门槛。在那界域中，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人类将合而为一，一切皆融于神圣至一。当他们抵达彼处，对全体而言，那贯穿整个大黑夜（即311,040,000,000,000年）的未知黑暗将化为光明。这是安息的时期；是『与我们同在』的日子。那时，无知的黑暗已被其自身永恒光之界域吸纳，如同客体自主体发出后，重获灵性形躯，归返它在永恒绝对中的神圣遗产。」

「逻各斯可比作能辐射光与热的太阳，但其能量、光与热以某种未知的形态存于空间，在空间中仅显现为可见的光与热，而太阳仅是其代理。这便是最初的三位一体。那四元组，则由逻各斯所发出的活力之光构成。」

「我们须探寻光与热在物质中的终极根源——那是一种超乎感知的存在状态；然而，这些状态对于灵性之眼而言，全然是客观的，一如寻常物体对凡俗肉眼那般。光与热，不过是物质运动投下之影，或其幽迹。唯有灵视者或开悟者在出神或受启示的刹那，方能感知这些状态。依约翰·莱斯利论光与热流动之说，二者并无根本区别，仅是彼此的变形。热是全然凝定的光，光是疾速流转的热。光与物体直接结合便化为热；一旦自物体迸射而出，又复成光。」

「科学又教导：分子运动激发而生热，热可转为机械动能；于是流体论的热学遭推翻，或说，这些科学事实成了接纳此论的阻碍。然而正如电曾被称作流体，科学起初亦断言热是流体，直至后来改口，称它并非流体，只是一种运动方式。但**神秘科学**知晓，实情并非如此。」

「热、光、电、磁皆非起因，而是结果。整个神秘科学正筑基于物质的虚幻性，以及原子可无限分割的学说之上。这为物质开启无垠视野——」

物质可在种种稀薄状态中，由灵魂的神圣气息塑形；这些状态之精微，连最具灵性倾向的化学家与物理学家也未能梦见。

「所谓的力，实是一种运动状态转为另一种运动状态：电转为热与光，热转为声与某些机械功能，如此等等。这一切皆在幻象物质的显现层面上运作；但力并非运动的起因，而是其结果；而此力的起因不在物质实体，而在运动本身；运动的起因则是灵。

「现代物理学借用了古人的原子理论，却遗落了此学说最要紧的部分——自阿那克萨戈拉至伊壁鸠鲁，再到罗马的卢克莱修，乃至伽利略，所有哲学家多少皆信原子自有生命，而非不可见的、『野蛮』的物质微粒。他们教导：更神圣、更纯粹的原子驱迫其他原子下沉，从而引生旋转运动；较轻者则同时被推向上方。这在秘传教义中意味著：分化的元素沿一条永恒循环的曲线，于存在的交替循环里向下又向上（如「卐」字符所示），直至各自重返其显现的原点。这个观念同时具有物理与形上学的意义；因其秘传诠释认为诸神或灵魂以原子的形态存在，乃是一切尘世现象之成因；而这些现象是由神性之体所流出的作用，或由动荡的元素所致（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所言）。没有一位古代哲学家，甚至犹太卡巴拉学者，曾将灵与物质割裂，或把物质与灵分离。凡源于至一生命的，终将回归至一生命。瓦伦廷斯说：『光化为热，凝作炽热的微粒。』皮曼德，那神圣的逻各斯，则言：『光即我，我是心智，我是神，我远比从影（黑暗或神圣原则）中逸出的人类原则更古老。』而《菩提末》第二册写道：『火与火焰焚毁阿罗汉的肉身，其本质却令他不朽。』

「冯 - 莱辛巴赫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藏语词『Od』，指的是创造过程中最初光，是原初埃洛希姆的初光，是生命流质，是神秘意义上的『天空』，或科学意义上的电与生命；在赫尔墨斯哲学中，它意谓『生命注入原初质』。『Ob』是一种邪恶液体，巫师用以传递死亡。『Aour』则是二者的综合：星光界流质。

「赫尔墨斯将精微的光自固体或粗重物中分离。此举有多重含义，其一便是区分清净神圣的光，有别于此世之光——后者来自太阳；前者对人而言是黑暗，后者对居于天界神圣之光中的存有亦是黑暗。

「人必须学会辨识这两种光，并知晓它们究竟为何。

「芝诺教导：宇宙演化不息，其主要物质从火的状态转为气，再转为水，依此轮转。

「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说，火是一切自然的基质，宇宙即是火，火即是智性。

「阿那克西美尼对空气、米利都的泰勒斯对水，亦持相似论述。但神秘科学知晓，伟大的光才是万有的神圣源头。

「哲学家的教诲皆是真切，却皆未臻完备，正如《圣经》所言：『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著祂造的。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一：三）

「光是逻各斯运作的唯一媒介。

「灵性之光是神秘主义者永恒的安息日，他们甚少注目于感官的微光。

「『要有光』这寓言般的句子，秘传的解读是：『让光之诸子显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光之诸子』，因其生发于无限的光之海，并在其中自我成形；光海一端是纯粹的灵，消融于非存在的绝对；另一端凝结为物质，随其沉降而显化，结晶为愈发粗显的形体。这群光之子——未知神最初显现的光线，由心智所生——乃是灵性之人的根本；那七子亦被称为七星。

「神秘学与卡巴拉皆言三种光。第一是抽象且绝对的光，对人而言即为黑暗，此乃最初未知主的至高显现。

「第二种光乃原初隐藏的逻各斯之光，它照亮星光界的疆域。

「第三种光是第二种光映照于较微小的诸逻各斯，他们再将其投射至客观宇宙。

「十三世纪的卡巴拉学者为顺应基督教教义，将三种光略作调整，分别描述为：抽象之光、耶和华清澈透射之光，以及映像之光。首先，那抽象、形上或象征性之光，即『埃落希姆——神』；那清澈透射的则是耶和华之光。一般而言，埃落希姆之光遍及世界，具整体性与普遍圆满，而耶和华之光穿透埃落希姆的主要造物——人——从而穿透且创造了人。

「东方神秘主义者称此光为『一切-逻各斯』之光，乃是那永不可知者在宇宙显现层面上的直接映像。

「在真理之境，既无光明也无黑暗，两者原是一对双生，是幻象支配下时空所生的后裔。彼此离不开对方，因为一方总由另一方所生、所造；在两者成为感知对象之前，皆须先被理解与体认。故此，凡俗心智必须将其分割。

「《光辉之书》提及黑火，此即绝对之光或智慧。若它仅是静止而绝对的光，人心便无从体会，甚至无从察觉。因而要有阴影，让光得以显现自身，获得客观的实在。阴影并非邪恶，而是成全光或善所必需且不可或缺的推演；它创造了尘世的光。诺斯替派称之为『不变之光与影』，亦即善与恶，二者实为一体；它们已存于万古，只要显现的世界仍在，它们便将持续——直至永恒！

「荷兰哲学家莫雷肖特曾言：无磷则无思。他所指的正是星光界之火与光，在尘世欲望的烈焰中燃烧；必须先克服此火，方能识得真光。

「神圣理性之光在照亮人类沉睡的心智之前，人生活在蒙昧之中，可谓无心智。其后，智慧诸子在人的子嗣中点燃一束光，他们便『看见』了！于是脱离动物阶段，自那一刻起，人开始朝向神迈步。

「有人说过，心智的知觉若要转化为物理知觉，必须依靠宇宙的光之原理；换言之，我们的心智范域必须透过光而成为可见；若要完全显现，它就必须进入物理可见光之领域；心灵层面的知觉也是依同样方式运作。

「可见之物不过是不可见之物的影子与轮廓。《波斯古经》有载：『主曰：尘世万物，皆为上界事物的影子。如光与火这般发光体，也只是某个更明亮之物的影子；如此层层上溯，终将抵达我——我乃光中之光。』

「人须待『二次诞生』或启蒙之际，方能得见那巨大的光亮。

「埃洛希姆被称作『黑暗诸子』，是为了在哲学与逻辑上与『永恒不变之光』相对照。早期琐罗亚斯德教徒并不相信黑暗（恶）与光明（善）同为永恒；他们给出相似的解释：阿里曼是阿胡玛兹达显现的影子，产生自无限时间之轮，或称未知起因。他们说，这未知起因『荣耀过于崇高，光芒过于灿烂，非人类心智或肉眼所能理解与直视。』

「存在之主的形体，自那光中凝结而生；最初与至高者，乃是希腊哲人所称的逻各斯。自此而下，光的波澜层层凝聚，衍生出无数创造力的阶序，最终在客观世界沉淀为粗显物质。这些阶序，有的无形，有的具备独特形体；最低者如元素精灵，本身无形，却能依环境而采取各种形体。他们皆从诸光之光降临——那无限的光中。

「耶稣在《彼斯提·苏菲亚》中说道：『你们寻求这些奥秘么？这是最上乘的奥秘，能将你们的灵魂引至诸光之光，引向真理与善的所在，那里无分男女，没有形体，唯有永恒而不可言说的光。没有任何名字比这更卓越，它涵盖一切名字、一切光，以及所有的（四十九种）力量。』

「这光与名字，即是启蒙之光与『火-本体』的名；它无名，无为，只是一种永恒活跃的灵性力量。

「依古老教义，光的不同色彩象征生与死；白色是光的本质。白色在负极凝为蓝色，固定于黑色；在正极凝为黄色，固定于红色。蓝色引人休憩或沉睡，黑色则是绝对的静止，是死亡的长眠。黄色活跃，红色是绝对的运动，而白色是运动的平衡，是健康的动态。

「生命从黑色展开，迈向红色，红色即是壮年的顶峰；生命的衰退，则由红返黑。无论展开或衰退，无论是健康丰盈的初熟，抑或沉静的中老年，白色的身影始终在场。

「白色是光的凝聚，黑色是光的缺失；光阶的三原色——红、黄、蓝，以及此处未提的其余四色，共同构成了光的综合。正光达到极致的极性，便是生命的巅峰；负光陷入极端的去极性，即是死亡。

「光充满生命。吸入空气中的氧后，氧取代了食物经脏腑所生的碳酸，生命之液（血液）被极化成红色，成为最为正极的光线，并固定其中。

「引发分子变化的，不单是光化射线或化学射线；因为光化作用的要素只是先把旧的形态分解，使分子或原子处于可变状态，从而为热射线的作用作好准备——更准确地说，是其近邻的红色射线——从而赋予分子或原子新的亲和引力，成为新形体的创造者。这两大原则构成了两种原子力：吸引力与排斥力，前者属红色作用，后者属蓝色。

「这一切行动与反应，只是『黑暗』所映现的一连串映像；而『黑暗』正是绝对的光，是七项基本宇宙法则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即是神自身，祂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将来亦如是；祂是永恒的至一，其不可言说、不可拼读的名，便是犹太人那至圣之名；是多多纳神谕之名，即宙斯所钟爱的海洋女仙；这神名亦与《吠陀》中的因陀罗及《圣经》里的耶和华相同。正如品达所言：『受此等启蒙而入坟墓的人有福了，因他知晓自己生命的终点，知晓朱庇特所赐的王国。』

「在上者，是光；在下者，是生命。前者亘古不变，后者则在无尽的分化中显现。依神秘法则，高等层面所蕴含的一切潜能，皆成为低层面分化现象的映像；同一法则亦言：任何已分化者，皆无法与同质之物相混；任何生命，只要仍在呼吸，便无法长存，因它立于世间汹涌的波涛——那分化的层面之上。

「赫尔墨斯的『三位母亲』，与《创世之书》中的『三母』相同；她们并非邪恶女神，而是光、热与电，是作用力的整体，对应于现代体系中的力之关系；她们也等同于三大神祇的三种力量：梵天、毗湿奴与湿婆。

「在新生成的时期，永续的运动化为气息；自气息中，生出原初的光。藉其光芒，隐于黑暗中的永恒意念得以显现，这便成了话语。整个太阳系，皆由此话语的生成或塑造而来。你不可轻易召唤这圣光。一旦请求那崇高之光照亮你自身，搜索你内在每一个晦暗角落，便等同于自愿召唤神圣正义前来审视你的*动机*，衡量你的行为，并将一切记入你的帐册。这一步踏出，便不可逆转，再也无法自欺，退回那幻象与不负责任的蒙昧之中。纵使逃至天涯海角以避世人眼目，或于尘世喧嚣的漩涡里求取遗忘，那光依旧会寻到你，照亮你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

「但尽管有这些告诫，请鼓起勇气；若你失败了（这在所难免），那就再次尝试；因为失败并非不可挽回，只要你持续奋力向上。永远记得，纵然看不见引路的天使在身旁，那神圣之力始终存在，而圣光将在你灵性需要时照耀。

「据十八世纪一部关于古埃及秘仪的匿名作品《埃及最高启蒙》所述，入门者在底比斯通过初步试炼后，尚须经历诸多考验，名曰「十二种磨难」；为了能顺利通过，并永久驾驭自身欲望，弟子被要求持续专注于内在的「神-力量」，亦即伟大之光。当他战胜试炼的恐惧，于黑暗的秘密迷宫中几度徘徊，一切终结于名为「死亡之门」的大厅，并被引至「诸神之厅」接受审判。他所受的训诫要求他：永不可怀抱或寻求复仇；随时准

备冒生命与财产之险，援助遇险的同胞；埋葬每一具遗骸；首先敬重自己的父母；尊敬长者；庇护弱小者；最后，永远记住死亡的时刻，以及在新的不朽之躯中复活的时刻。如此，这入门者便成了「承基督者」，得知了IAO这神秘之名，从此踏上光与原初智慧之道。他心中播下了通往化身的种子；这种子蕴含了作为世界救主、菩萨与化身所有神圣降生的力量与根源。

「那些自愿舍弃天界应得之位、投身尘世的开悟者，使自己成为容器，供更高层面的「光之子」使用；后者是最高层面的无形存有，自身并无低等或尘世的星光体，因其已与至一神的最初至高原则合一。这是真正的牺牲，其深意触及奥秘知识的最高启示。」

信使在此停顿。

光中色彩的乐音骤然升腾，宛如巨焰燃起，撕裂并吞噬了尘世幻象的最后残片。这是一种崭新的存在，深邃、丰盈、优美、澄澈，难以言喻，远超他们在自身或他人内外所能想像的一切。此处的丰盛，胜过尘世所有对财富与辉煌的梦。

「倘若神的灵映照于隐藏的核心太阳中，接著映照于可见的太阳，映照于地球与诸星；而人又是地球的映照，高等心智是灵魂的映照，低等心智是高等心智的映照……那么我想问：高等心智既为映像，其真实性并不胜于身体、地球、诸星、可见的太阳与不可见的太阳，那心智如何能凭自身来体认那真实唯一的实在？」马乌问道。

「唯有与灵魂契合——亦即是神，方能做到。」涅特鲁-赫姆答道。

「高等心智并非全然如你所想的那般虚幻。它是灵魂降临于人身上的那部分；而人的低等心智自最底层的物质上升，历经不同阶段，直至在人体中发现自身，积累丰厚的物质经验。随后是高等心智的奋斗，它竭力克服物质，与灵性契合。即便在尘世生活中，它也必须从虚妄自我中解脱，

此虚妄自我乃由意识、感觉、知觉与物质倾向所构成。当它成功时，便达至觉悟，明白所有这些虚幻的原则并不能构成真正的自我。当大脑、身体与一切错误的知觉随所谓的死亡而消逝，人的本质部分将暂时或永久离去，栖居他处。有些学说认为人类灵魂与心智（或灵体）将完全湮灭，实为缺乏一切真理的邪恶异端。

「世尊佛陀逝世后，憍萨罗国王曾向博学的比丘尼讫摩如此询问：

『尊敬的比丘尼，圆满者已逝。他死后是否依然存在？』

『伟大的国王，尊贵者并未宣称他死后存在。』

『那么，尊敬的比丘尼，圆满者是不存在了吗？』

『圆满者并未宣称他死后不存在。』

『可是，尊敬的比丘尼，既存在又不存在？这如何可能？』

这位博学的比丘尼浅浅一笑，答道：

『尊贵的国王，您可有哪一位会计或铸币师，能数清恒河的沙粒，并报出数目？』

『尊敬的比丘尼，没有。』

『那么，可有人能测尽汪洋里的水滴？』

『依然无人能为，尊敬的比丘尼。』

『为何如此？只因海洋深广难量、渊邃莫测。同理，若想以任何人间的尺度去丈量圆满者的存在，也是徒然——关于形体的一切言说，在圆满者之中皆已销迹；根既断，芽亦不萌。圆满者早已超脱一切人为衡量的可能。此刻他如海洋般深邃难量、渊邃莫测，世间所谓存在或消亡的条件，于他已不再适用。』」

「人的心智有三重境地，」涅特鲁-赫姆接著道，「第一种，也是最低下者，乃感官之声，或曰意见。此力可畏，责任亦重，既可显作愤怒狂暴、流血杀戮、仇恨疏离；也能化为慈爱悲悯与良善。一旦此力发动，便会凭著调谐共振法则，将同等情境引向运用此等感官的人身上，无论是高等心智还低等心智。

「第二种是智性。这是一种冰冷、坚实而清明的推理状态。纯知识分子在处理科学或理性之事时，脑中寻不著半分想像、爱意、诗情或崇高的痕迹。唯有事实才算数，且事实须经重重验证方得采信。从物质角度看，这极好，亦是心智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它终将一无所成，因为智识科学一边发展，一边抛弃既有事实、转求新事；新事亦会随时间倾覆、遗落，最终科学绕回起点——同样的循环再度展开，不过换了形式。

「唯有臻至觉悟，心智才能在第三种境地中稳获智慧。在此之前，它总想数尽沙漠之沙、测遍海洋之水，因而永驻暮色苍茫之境；永远被神造的万象纷繁证据所困、所惑；离无限至一主那深邃全能的伟大之光，遥不可及。

「智性不断追寻又不断舍弃；觉悟则一见便存。

「在抵达『觉悟』之前，『光』不过是以太振动所构的能量形式，作用于视神经而生视觉。然而那光比起光照派的觉悟，是何等幽暗啊！」

异象十一：天界的居住者

珍珠

清澈空气之明净清流，
丰盈满溢，充盈神圣形影；
宁静之境，乃本体认知之圆成，
作为最终伟大启蒙之承继者，
步入终极涅槃彼岸，
栖居著无形崇高之众。

伟大圣域，遥远神圣居所，
属于圣洁者之团体，
神之驭者自此显现，
如黎明报信者，驾驭雄骏，
令智慧驶向每一位静默求道者。

诸逻各斯的绵延；
具备意志、行动、至高领悟；
单子栖居于此，投射闪烁火花，
辉耀于神圣阿特曼之光的维度；
广阔永恒领域之闪耀轮天使
属于神圣祖灵天神。

高举金杯，
让诸神在你杯中
斟满闪亮启示之露；
赐你超凡视觉与听觉，
使天使每句低语
皆抵达你内在灵魂，
充溢无上喜悦、深邃智慧与博学；
令你化作璀璨明珠；
成金色黎明中玫瑰色光，
成指路星！
成同道者疲惫路途上的明灯。

异象十一：天界的居住者

于伟大之光之上，亦在其内，仿佛凝聚了额外力量，似有巨大众灵蓄势闯入那崇高意识。

此时，一丝轻飘温流自内吹来，包裹信使、马乌和马乌媞，活跃的生命无声逼近，却不可见。

隐约物井然预备，缓缓积聚，化作幸福极乐的庞大汇集。百万触角如线搅动，柔软、绒毛、温柔；不可见，但可感。光之灵魂乘起伏翼羽飞舞，却为神秘帷幔遮掩，广布于闪烁绚烂雾气。在这缤纷光之海里，千道光线闪烁强烈辐射，炽热光辉点缀广阔伸展的玫瑰色屏幕。

那光线中，无数发光微粒旋转跳舞，颜色纷呈难数。

紫罗兰色的微粒，关联所有大自然星光体、所有形体范式，这些小粒子共鸣，发出B音。真靛蓝微粒，鸣响A音，它们连结宇宙心智或神圣理

型。蓝色微粒，代表神秘大自然综合；音符为G。绿色微粒，对应大自然动物性或物质性灵魂，乃动植物智性本能泉源，音符为F。黄色微粒，音符为E，回荡禅那主智性体集合；其性如火，且充满至福。橙色微粒，音符D，亲和大自然的生命原则。最后，红色微粒如红血球，音符C，在灵性层面对应低等层面的性亲和力。

耀眼光中，这些原子自由欢快跳跃；交织，或漂浮灿烂云朵，或如火焰炸弹迸射，发出狂喜和声，具备敏锐智性，与超灵性层面的神圣直觉与洞察。

「这些单子们在分化层面成二元，于轮回周期发展为三元组；即使投生后，也不受空间与时间所限，但弥漫于四元组低等原则。它们本质全能全知：乃天生全知，能将映像之光显现于半尘世或物质层面。」涅特鲁-赫姆说道。

「但并非所有单子都如此微小。」他续道，「还记得来自这些层面的天使单子吗？他们投身为人，赋予人类理解力；在那之前，人类仅具兽类本能。神秘智慧教导：活物与死物、动物与人之别，只在于火的潜伏或跃动。万物皆蕴生命之火，无一原子不带火。然而动物的三个高等原则沉睡未醒，仅是潜藏。直至祖灵与人类相融，奇迹方生：天使或曰祖灵的本质与所投生的人类和谐融合，人类始觉神圣血脉，方能启程漫长归途，重返最初所来之境——那时他不过一粒星火或原子，坠入客观世界的虚妄深渊。如是，天使单子作为有知觉的人类先祖，实则化为人类自身。

「每一原子终成可见的复杂单元，即分子；一旦堕入尘世活动，单子便历经矿、植、动物三界，终而为人。神、单子、原子，恰对应人的灵、心智、身体。

「单子乃原子之心智；二者皆是诸神在需形体时披覆的衣袍。你眼前闪烁的火花，皆是原子灵魂未降至尘世形躯前的样貌。他们是潜在的创造

者，是菩提，是救主，是神圣智性的全能之根，是未来的星辰。尘世上它们不可见，正如《神秘格言》所言：真日真月不可见，真人亦然。

「地球本身原是其一，由无数这般原子聚成，在幻象中凝为一体。

「空间常被误作『抽象虚无』，实则是宇宙七原则之容器与身躯。在秘传教义上，它是万有的未知之器、未知第一因。其体无垠，以神秘学术语而言，它在我们现象界显现的原则，不过是存有七重泉源中最粗显的一层；如经中所教，无人得见所有完整元素。这些辉煌原子在尘世被重铸，且如同照镜般倒映。原子欲进化为圆满的七重人类，必备两个连接的原则：灵魂，以及心智之高等与低等方面。有人称低等心智为**人格**，即人外在可见之形；而高等心智为**个体性**，即一切内在原则（除灵魂外）。尘世生涯中，高等心智与肉身（即低等心智）紧密纠缠，而灵魂伴行其侧。

「高等心智乃智性之花，更在灵性意义上，是智性自我意识之果（我执）。故高等心智非神，亦非纯粹理性，而是这些能力与灵魂交融之物，从而进入更高的极乐状态，踏入意识第四层境，亦即人类进化至神之阶。

「是以，从至高大天使（或称**禅那主**），至低等灵性实体的有意识建造者，皆曾为人；他们在久远的时代周期中，以早期形态生活于地球，或在其他层面里。同样，低等、半智、无智的元素精灵，亦将在未来成为人类；因他们皆源于这些炽烈绚烂的微光粒子。高阶存有居于存在阶梯顶端；他们是**守望者**，是**神圣原型**，俯察其于低等层面之影。两者间悬一金丝，随著其影向上进化，意识发生转变，金丝愈发耀目，终使晨日之光化作正午荣耀。

「每一影的单子（或曰**发光原子**），皆具完整独特之个体，与他者全然相异，纵其最初的灵与至一灵本为一体。然则，那安住于阴影躯壳内的闪烁火花，实为**守望者禅那主**的一部分；这便是奥义所在：『我父在天，与我原为一。』

「太阳是媒介，这些原子经它源源流向尘世，无物能阻止或限制。太阳周遭有无数天使合唱团，宛若大军，由禅那主不断监视引导；祂们也指导并观照一切人事与作为。万物因之得以维持与滋养；正如天界环绕有形界，充盈其内，使之遍具丰满与万象形态；太阳亦以光包裹万物，在各处成就众生的诞生与成长。天使合唱团受祂引领，其数繁、其类多，恰如星辰之数。每颗星皆有其天使，秉善恶之性而行其职，因这些天使的本质就是行动。祂们掌管俗务，一如诸神或禅那主所为；祂们动摇并颠覆国家与个人的根本结构，并把自身的样式烙印在我们的心智。祂们存在于我们的神经、骨髓、脉管以及脑质之中。祂们渗入心智，为使其能承接祂们能量的印记。但灵魂本身不受其辖，因灵魂属神之一部分，神以觉悟之光启照灵魂。凡非源于绝对者的，皆是幻象；因绝对者仅凭此一限定，便是至一而唯一的实在；故而，与其无关的一切——那些生灭与因果的元素——必然是幻象；从纯粹形而上之观点视之，此无疑问。

「在心灵层面，人类分为不同群体，各与一个天界群体相系，后者最初形成了心灵的人类。

「有一群人，其内在自我透过传承，与所谓『以太初生者』的禅那主群体有著本源连结。这群人诞生了人类的大先知、诗人、发明家、艺术家、音乐家与作家，因他们直接受高等领域的神秘守望者所控导。他们是人类的领航者，无论世人接纳与否；纵使起初遭拒，终有一日，他人将能瞥见他们在世间播洒的光。这些思想领袖，据说约三万人，受那些赋予智性与灵感的主所辖，祂们是全知全能的主。每位主各有其类的开悟者，在此天界透过灵性交感之纽带，两者紧密相系。欲与这些主沟通（共有七位主，各具特定运行之光），唯一途径是将自身置入某道光所辐射的灵性辉芒之中，而这些光皆由此处的核心灵域发散而出。

「禅那主本性双重，因其构成既包含物质固有的非理性能量，亦具智性灵魂或宇宙意识，宇宙意识引导此能量，并映现宇宙心智的理型。祂们

有种种异名，如赫尔墨斯哲学中的诸神、神灵与守护灵；佛教的观音；或天神、意识火花、祖灵，以及其他诸多哲学体系中的称谓。

「尽管这些主在天界阶序中位阶崇高，但祂们亦是幻象，并不比人类更具恒久性。然而，万物皆相对真实，因认知者本身亦是映影，遂使被认知物对他而言，将如自身般真切。无论我们意识运作于哪一层次，该层次的事物当下便是我们仅有的现实。但无一物永恒，除却那隐藏的绝对存在——它自身含藏一切实在之本体。只是，当我们在发展阶梯上攀升，便会觉察：过往所历诸阶段，皆错将影子误认为真实；自我的上行之旅是一连串渐进苏醒，每一步都以为此刻终于抵达『真实』；然事实上，唯当我们达至绝对意识、并将自己的意识与之融合，方能自幻象所生的迷误中解脱。不变至一的主安居于时间至深之处，亦处于大周期最炽烈的动荡中。祂之上是神之灵，其隐蔽圣殿被永恒幻象的幽暗所环绕。

「最初七位禅那主乃逻各斯心智所化生的实体；祂们是纯粹的火焰，亦是智性之息。据说这些天使的自我意识从被动静止转为主动，遂得以独立。其中一部分投生为人，另一部分则以人为其映像之载体。某位伟大主曾言：『我于众生无异；敬我者在我之中，我亦在其之中。』正因如此，埃及的启蒙候选人必将其神庙所属之神予以人格化，每座神庙皆奉一神，对应一位禅那主。犹如该神庙的大祭司是其神的人格化，亦如教皇步入内圣所时，便化身彼得乃至基督。

「若能明白至一主本属无限而无制约，就能理解诸般创造者诸众何以必需。此至一主、此意识状态或原则——任凭称呼——本身无从创造，因祂与有限、有制约之物并无直接关连。

「倘若自然所现一切奇迹，包含煌煌太阳、行星，至细草微尘，皆由绝对完美者直接所造，或经其最初能量直接作用而成，则万物理当如造主一般完美、永恒、无限。然自然之中，处处可见未臻完美之作，足证其出

自有限制约之存有，无论彼等在禅那主、大天使或诸神阶序中何等崇高。这些未竟之作，皆是在有限诸主指引下演化而成的产物。

「最初诞生的逻各斯不是一种流溢，而是一种与至一神永恒共在、本然固有之能量。此能量或状态乃自体生发，非由造物者之主动意志或意识所派生。《光辉之书》提到了流溢，然此称仅适用于首三质点所生之七质点。至于前三者——王冠、智慧、理解——所成三位一体，该书则称之为『内寓』，以明其别：即与主体共存固有之物，换言之，即能量。而这些辅佐者，如轮天使、半人之造物主、诸天使，以及在『大议会天使』领导下的建筑师，连同其他太阳系建构者，解释了宇宙的缺陷。此一缺陷，恰让神秘科学引为论据，用以证明此等力量之存在与活动。斐洛几近真理，他将恶之起源归于物质组成中掺混了劣质力量，也掺混于人之构形中——此工程乃委托予神圣逻各斯。

「是故，创世者非至一无限之主，亦非其映像，实乃『七神』及其诸众；彼等以永恒物质塑成宇宙，并藉至一实在、至一生命之映像，赋其客观生命以活力。

「古老教义有云：『火焰先以光辉主之姿降临其疆域，召唤此域（例如太阳系）至高的流溢，使之成有意识之存有，继而复升归其本初之位，于彼处护持并指引其无数光束或单子。祂唯拣选前世具足七德之人，作为其化身。至于余众，祂则以无数光束映照每人。然则，纵是光束，亦属万主之主的一部分。』

「是以，埃及教义与其他立基哲学的信仰，揭示人不仅是心智与身体之结合，更在灵魂加入后——神圣的灵性原则——成为三位一体；灵魂携带智慧与觉悟，终与心智相系。埃及人知晓人乃七重构造，依序如下：

- 卡：躯体。
- 卡巴：星光体或幽灵。

- 巴：高等心智。
- 阿克：尘世智性或低等心智。
- 莎：或称木乃伊，其作用始于身死之后（但此处须将木乃伊与赋生命火花视为两个独立原则）；及
- 奥西里斯：至高、未受造之灵，即灵魂。

「诸原则各具一道或多道光线，依其本性，可直接与高等层面单子交感。

「人一旦将本体完全融进宇宙本体，人便成为天界存在，等同于最高智性，从此栖居天界。正如耶稣对撒都该人所说：『配得那个世界的人……不娶不嫁……也不会再死。』

「于是他们就成为了原型，将再次映现于未来的人身上。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人物——耶稣、佛陀与其他圣者——都只是存在了数百万年的人类原型的映像，在一次次转生中，逐步趋近圆满。因此，有些人生来便受其神圣原型所激活，在神秘力量驱使下，反复降生于世，而此力支配世界命运。

「高等心智指引意志，低等心智却将其扭曲为私我的欲望。这正解释了某些人的陨落：他们生怀崇高天命，却将力量滥掷于贪婪与虚荣的幻梦。

「诸禅那主已无欲，且纯粹。他们早摆脱低等心智与肉身的桎梏，不再挣扎，也无欲念需粉碎。他们已修完尘世生命学堂，毕业升入更高之境。意识的至高状态直接流溢自绝对者，此状态也是宇宙中存在的第一个境界。此境界对应于非实体性的原初临在阶序；那所在之处对我们而言并非任何「地方」，而那种状态也不是人类理解所能称为的「状态」。这种非实体之境或阶序，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从大显现期起始至

终结。其中栖居著最高的神灵，祂们已达至无可演进之地步，或可说这些最高实体已结晶于纯粹与同一之中。

「次一层的天界，住著不同阶序的天界教师、主、佛或大师。此境与人类意识的顶峰相关，任何尘世间的开悟者皆无法超越此境；若超越此境，踏入那状态，便再无法回返人间。这两重境界纯属超形而上。其后五种状态，则关联于人的高等及低等感官、及相应的亲和力，并与这些感官所显现的每一道光相连结。

是故，人内在藏著七个神圣阶序的七重微弱映现；其高我便是直接之光**折射而成的一束辉芒。

「七阶序即七道光，是自未显现之光中显现的智性、觉知、活跃的原则。对人类而言，那未显现之光即是黑暗。

「每当世界导师降临，他便包含所有这些原则；不，这样一位导师实为一切神圣属性的本质，由智慧诸主特意造就，以成就其转世目的，并向人类传递神圣讯息。

「至于七位大主所掌的权能，虽浩瀚无匹，却不应称作全能——唯至一神方配此力；祂是不可知、不可名、内在于宇宙的神，亦即灵与物质二者无从分割之本体。

「神秘主义所描绘的七大造物神，具双重面向：阳性属灵，阴性属物质；正等同于灵与物质这组对立原则。

「每一个创造性的逻各斯或『与父合一的子』，是诸世界统治者的总和。基督教神学亦将『临现七天使』视作神的美德与人格化属性——这些由祂所造，并成为大天使的存在，宛如梵天创造摩奴一般。罗马天主教的神义论承认：那创造性的『最初话语』便是这些天使与大议会天使之首，从而承认基督与祂们相等。若将诠释限于尘世，最初分化的『诸自我』

（即大天使或诸神）之职责，在于赋予原初质进化的推力，并引导成形的

力量催生诸般造物。诸天使便如此受命去创造。尘世经低等物质力量预备妥当后，诸神依循进化之法则降临，以构筑进化的终极冠冕：人类。因此，「自生者」与「自存者」投射出他们淡薄的影身——唯有一个叛逆群体拒绝此举。祂们虔诚至极，以致宁可拒绝『创造』，但求永保『处子之青春』，以期先于同伴抵达最终的解脱：涅槃。祂们亦不愿造出无意志、无责任之人类，更不肯将自身属性暂时映现于人类。祂们属『火天使』阶序一类，位居更高的意识层次；其映现投射到人身上，仍会使人保持不负责任的状态，从而阻碍任何向上提升的可能。祂们认定：尘世作为最低、最物质的层面，无法孕育灵性与心灵的进化；这些天界存在生而完美，既无功德可积，亦无罪过可累。若人类仅是惰滞、凝固、静止完美的黯淡影身，便注定要在尘世如无梦长眠般度过一生；如此，人在此层面便成失败之作。若非诸神向人类投下一道神圣光线，一切皆将如此。

「凡此种种，所指皆为人类的灵性觉醒，而非其肉体创造——因在诸神降临、赋予进化的意识之前，人类早已以动物之形存于世。这进化的意识如循环、似螺旋般前行；此乃不变自然法则，是哲学形而上学中的永恒运动。

「是以，我们同时有七支人类群体，于地球七处相异之地进化，由七位主宰并行创造。《神圣皮曼德》有云：『此乃至今仍隐之奥秘。自然与天人（埃洛希姆、诸神、禅那主）相融，化生奇迹……七人类，皆具男女双性（雌雄同体）……依循七总督之本性……』或称七诸众，祂们投射并创造了人。

「依巴比伦创世传说，这些『雌雄同体』之人因缺失性别间的平衡，因不完美而被毁；那些本不存在者加入平衡后，反令其灭亡。

「换言之，他们起初投身为雌雄同体之身，其后方转世为有性别的人类种族。在谈到这些『统治者』时，可见灵与物质的『父-母』诸神，乃永恒不可分割。

「天人，亦称四字神名，为原初神，乃阳性神的首生者，亦是其影的初显，称为第二逻各斯。祂是普遍的形体与理型，化生宇宙本身的显现逻各斯，即亚当-卡蒙或卡巴拉四字圣符。第二逻各斯源于第一逻各斯，发展出第三个三角形；末者乃天使低等诸众，诞生了人类。诸神——摄政者与诸导师——皆真实存有，于人类幼弱时，便以灵性孕育、哺养、引导之。祂们是发光者，灵目闪烁；伟大、乐助、不朽、纯净。这七者心念如一、言语相契、行止同调。祂们创造又毁灭人类后裔，亦是其护佑者、监察者与统治者。那双闪烁灵动的眼睛，便是星辰；祂们乃七大行星的主宰，故存于物质界与星光界。在灵性层面，祂们是神圣之力，是守望者、祖灵或父辈。凡人只须灵性足够，自能知晓，届时无须强迫其领会这至高智慧。他们将明白：每一位世界改革家或导师，皆是逻各斯的直接流溢，不论其名为何。换言之，这样的存有本质上是七者(即七重神之灵)之一的降世，且已于过往无数周期中显现。是故，理型之光源于理型之光，亦来自发光智性体；此智性体永在，其一体性本质即笼罩宇宙的灵。

「七重天界（存在的七层面）中的诸禅那主，是现行与未来元素的本体；正如自然的七力天使，乃更高阶次的高等本体。

「《圣经》所载埃洛西姆一词，本为复数，却遭基督教译者谬译为单数。诺斯替派深知此义，他们是早期基督教会中最具哲思的教师。他们视埃洛西姆为人类的创造者群，属低阶天使，于自然中甚至难称崇高之力。埃洛西姆相当于印度教的生主，仅塑造人类的物质身与星光体框架，无法赋予智性与理性；故以象征之言，祂们并未『创造』人类。

「其居首者，称奥西里斯，或首位质点、首位天神、善神。祂们构成高阶灵性存有的第二面向，呼应自然一切之双重性。因此，圣保罗论及世界的七位统治者——即『世界支柱』——亦分两组：一组司掌高层世界，另一组指引并守望物质世界。在无形的意念宇宙中，祂们实为同一神的两面显现。

「因此，盲目物质之结合，实由灵所导引；所指乃星光界诸神，非神之气息。盖星光界诸神，兼具灵与物质双重本质，已为物质所染。至于天界居民，可于《随歌》中密传窥得：『凡此世间众生，不论动者静者，都是最先消溶（在一周期终结时，一世界、行星链或太阳系之生命皆被收回，活动及显现皆止息）；其后，轮到元素形成的各种型态消散（元素所塑的可见宇宙）；诸相既灭，则一切元素皆解。此即众生上行之序。诸神、人、犍陀罗（天界歌班，在宇宙中乃太阳火之综合力，汇成其威能：于心灵层面上，是居于太阳中之智性体，属七光中至高者，或在神秘意义上是月亮中的神秘力量；在物质层面是声音与自然之声的现象性起因，于灵性层面则是声音的本体性起因；毕舍遮（邪恶元素精灵，或死者的亡灵）；阿修罗（乃灵性存在，其行为不必然是演化之恶端或不和谐，亦存于宇宙和谐一面；近代神智学文典中，谓其属第五创造阶序之灵性存在，或源于往昔宇宙，且自行星遯各斯迸发时已臻圆熟，或为首条行星链之果，乃众多宇宙神话之『反叛者』）；罗刹（印度圣典所载半人类的巨人或泰坦，属亚特兰提斯第四亚种族，或图兰之裔）——凡此种种，皆由自然所造（自性或原质，具造形力的自然），非经由行为或物质起因。这些诸界创造者于尘世屡屡再生。凡由他们所生出的一切事物，也都会在适当的时期溶解，回归于那五大元素之中，犹如海中的波浪终将复归于海。此五大元素，在各方面都超乎构成世界之元素（或曰粗显元素）。而自五元素（诸遯各斯，或遯各斯之七光线*或流溢）解脱者，方臻至境。生主只通过心智造就此一切（借由禅那，即心智专注投入抽象观照，亦称瑜伽第七阶；第八阶为三摩地，或称狂喜冥想）。」

「此等光之子之诸众，乃灵性人之本源；乃最高遯各斯全知全能之神圣智性体，其『如焰降自永恒之火，蔓延流布，不动不增不减，恒常不易，直至存在周期之终』，终成尘世层面之宇宙生命。」

「人类的灵性之魂，源自智慧诸子之本质；而灵性人直指更高『彩色之环』，即神圣棱镜，流溢自至一无限白环，亦称至高逻各斯。诺斯替派视星光界诸神为伊达波思之子，而伊达波思复为索菲娅（智慧）之儿。伊达波思从自身产生了六个星灵：耶和華、沙伯、阿多纳乌斯、伊洛厄斯、奥瑞厄斯、阿斯塔法厄斯，皆为次神。古人素来不将太阳视为行星，而奉之为中枢恒星；七行星乃太阳之兄弟，非其子嗣。

「七颗行星和谐运转，『其间隔仿佛音程，奏出各式音声，臻于完美协调，遂成至甜之旋律——唯其宏大超乎人耳所闻，故吾辈未能听闻。』山索里奥斯如是说。单子为万物之本原，毕达哥拉斯门生所传即此。数字生于单子与不定的二元（或曰混沌）；数字生点，点生线，线生面，面生三维；由此衍生固体，含四元素：火、水、气、土；其转化交融，终彻底改变世界之构成。天界最初之单子，未具尘世形躯，亦无独立人格或自我意识。彼等皆无个体性，不似凡人会言：「我为我，非他者。」因其特征以群体为单位，非独立单元；且随所属层级而异。愈近至高之境，各群体之个体性愈纯粹、愈不彰显。它们于诸方面皆有限，唯其高等原则例外——那不朽本质，作为宇宙神圣之火的映影，仅在幻象领域中个体化、分离，其分化过程与万物同样虚幻。它们拥有生命，因其乃绝对生命投射于宇宙幻象屏幕上之流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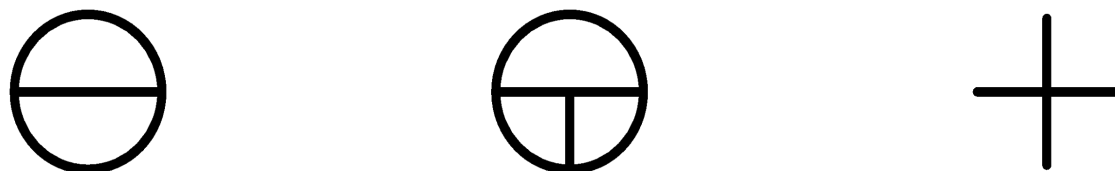
「祖灵造就物质之人，乃自其空灵体中投射出更为空灵、更加如影般的相似体；此相似体可谓『双重体』或『星光体』。如此一来，单子得其最初住所，盲目物质得有模型，之后基于此根基构筑。

「在添加了智性心智之后（初时是潜在的），便将人类之魂的双重面向结合身体与低等心智，也结合其余诸原则；在灵魂耐心引导下，高等心智于千百万年尘世转生中缓缓觉醒，终至与灵魂合而为一。这些自影身进化为辉光天使，各依其色其类。待其终成至高禅那主，便在绝对存在的可畏奥秘前，只能无知垂首。然进化未止于此；终极解脱（与绝对存在融

合），乃由简入繁之终点，复归至一生命之纯一；及抵实在，真工作方始于黑夜之体中——此即伟大白昼之体！

「那白昼被一环所包围，除记录者外（太阳系之伟大神灵，执掌万物命运）无人能穿越；盖此『无可穿越之环』乃分隔有限（纵使人视之无限）与真无限之边界；是为万物终极归宿！

「人类意识的低等心智，显现于所谓有形或原子形体之天界群体。他们被称作不朽的单子，并借由其下阶序，构成最初七重诸众之首组——此关乎人类、意识与智性存在的伟大奥秘。自彼层面降下的心智胚种将坠入生成。这些胚种将化为物质细胞中的半灵性力量，并成天赋遗传之因。这些物质细胞的内在灵魂之钥（那主导胚种原浆的半灵性原质），终将开启生物学家未知之域，解如今胚胎学的幽暗之谜。然七层面中最强大、最神秘、最奥秘的区域，乃由行星金星（亦称舒克拉）所代表；此为男神，系吠陀圣贤布里古之子。正是透过舒克拉，最初的『汗生者』诞下了后世双性之人类种族。



「是故，人类第三种族（雌雄同体）以圆与直径之符号为象征；至第四种族，则以横直径与半垂线之符号为标志，表已具男女，虽未分开；其后遂成十字，即男与女，彼此分离，落入世代。金星之标志乃圆球（女性）置于十字上，示前者主导人类自然生殖。

而埃及安卡，象征生命，实乃金星或伊希斯之另一形貌；秘传教义中，意谓人类及众生已脱神圣灵性之圆圈，坠入物质男女之世代。毕达哥拉斯称舒克拉-金星为『另一太阳』。



金星



安卡

「神秘教义将金星视为地球的灵性原型。因而世间一切罪愆，金星皆能感知；金星每一变化，亦映现于地球。第三种族的导师是地球与人类的守护神灵；而金星被描绘为第四种族巨人的导师，他们曾在某一时期统御全地，并击败了次级的神祇。秘传神秘学所关涉的，是金星的摄政主宰，即那注入生命的禅那主。金星，亦称路西法、舒克拉或乌萨纳，无论于物质或灵性层面，皆为地球的承光之体。早期基督徒深知此理，甚至有一位罗马教皇以「路西法」为名。

「每个世界皆有其父母恒星与姐妹行星。地球是金星收养的幼弟，两处的众生却迥然不同。每一层面的形体与有机体，皆与其所居层面的性质完全相谐。层面无穷，各异其趣；各层面的存在皆不相似，亦不似其后代。这说法，与史威登堡所述全然相悖；而占星家惠更斯声称其他星球上的众生与地球无异，甚至形貌、感官、才智、技艺、居所、衣饰皆同——更是谬误。

「那些注入生命的智性体，活化了众生的中心，所受崇拜的名号各异、象征纷繁。但启蒙者所尊崇的，仅祂们为那个的显现；至于那个是创造者抑或其造物，则非言语所能及，亦非知解可达。绝对者不可定义，亘古以来，凡俗与不朽者皆未亲见，亦未领会。易变者无从知晓不变者，有

生者无从感知绝对生命。因此，人类无法认识高于天界祖灵的存在，亦不应崇拜祂们；但当知晓人类自身的由来。

「是故，每颗行星皆象征物质与心灵中一个独特的层面；无二者相同。更有深层教导指出：即便是禅那主这般至高的造物神，也无法全然理解前一个太阳系进化。唯第一逻各斯——那未显之父自我显现之子，那人类诸种族创造者的创造者——能在永恒中保藏所有太阳系进化的经验与知识。

「人类的命运，是从最低的尘世向更高层面攀升。他先达至『智性与良善者』的心灵之境，于此更重内在状态而非人格；此乃较高之心灵状态。继而进入神圣状态，舍尽一切偏好欲念，踏上重聚之途。再至超神圣状态，小我与感官亲和尽失。此为进化前四阶段；一旦圆熟，他便与那助人进化的最高神秘阶层合一，于菩提界得宇宙本体意识。

「在此后是内在基督状态，属神圣火焰层面，乃至高天使所居，位在祖灵与天神之域。最终，他抵达极致狂喜的至高意识境界，于此连自我个体意识皆尽消融。此刻，他已立于大抉择门前。虚幻化为无尽实在，尘世连同一切星光界皆如薄雾消散。绝对真理压倒相对真理；他进入自我分析观照之境，人格的绝对意识融入非人格的自我，超脱一切幻相。此后，他可再度显现，以寻常样貌教化世人。这种降生偶一为之，或为有意识，或为无意识，端看再次居于人身时，是否觉知自身崇高位阶。又或者，他可继续前行，进入一种超越一切描述、超越一切人间理解的意识状态；他拥有选择的自由——正如每个人，在较小的尺度上，亦皆拥有选择的自由。」

涅特鲁-赫姆停下脚步，依然能感知到浩瀚的神圣存有与临在。祂们隐形不现，凡人肉眼若得窥见，恐怕要灼盲失明。天界仿佛浸透了天使之声，甜美、虔敬、满溢赐福。诸灵展翼跃动，力量充盈，永驻青春璀璨的朝气之中；纯净而静谧，怀揣炽烈之爱，焕发空灵的生命与欢欣。祂们是

神之意志的战车，永远颂赞著祂，在祂无边的国度里飞驰，履行祂的天使命定，狂喜而超然。每一位皆是人类进化的缩影——祂们都曾为人。而今，祂们是火焰之主、火之诸子，属于那伟大的灵性存在阶序，导引著太阳系，未来更将统御全宇宙。自万古至万古，祂们存在于阶序之中，沈入幻象最低形躯，再沿壮丽的辉煌弧线攀升，并将永续拓展其力量、威仪与华美；直至自身化为不朽者诸主，虽未显现却无所不在，因为一在万有之内，万有在一之中。

这是全人类共同传承。

异象十二：神 (IEUE)

钻石

出自至高未知神，
神圣本质于隐藏的逻各斯中成形。
一处秘泉，涌现七位闪耀之子，
在深蓝苍穹中闪烁，
灿然火光辉映不息；
祂们俯望下方飘摇的帷幔，
以虚幻罩袍遮蔽尘世，
困在心智的幻象与欺妄里，
掩盖辉光真谛。

哦，愿光明此刻穿透最低界，
以净化烈焰涤尽
一切无知与蒙昧的罪愆。
愿启迪、慈爱与智慧的祝福，
赐予所有幽暗中的居者以平和；
并引其升至伟大护慰者之荣光，
祂是宇宙之主宰，
神圣之息，充盈至圣，
远超人类测度。

异象十二：神 (IEUE)

这是荣耀的启示！绝对本体的帝国；自身神圣之灵不可估量的崇高，永恒地彰显；如此遥远，远离尘世蛇头族类与门槛上的幽魂。

再也不见非理性与冥古宙黑夜的产物，也不见下界居民；这些不过是深渊迷雾上的倒影，或是幻象帷幔上描绘的虚影。

马乌与马乌媞多么渴望永驻于此；他们以恳求的目光望向信使。但时候未到，他们也都知晓，涅特鲁-赫姆很快将带领他们返回下层界域，去传播所见所闻的信息。

这是一则古老的信息，却永远新鲜；因为人类太易遗忘神圣教诲，或总想对黄金真理另作新解，然而这些真理永不改变！

众生多半盲目，但亦有不断升腾的年轻魂潮，如薄雾自物质泥沼中升起。每个人都必须修习自己的功课，以艰苦的努力、沉重的步伐攀登高峰；每向上一部，其下方便有层层年轻的灵魂，如无尽波浪般不断铺展开来。

「创造与永恒一样，亘古不息。」涅特鲁-赫姆说道：「虽以活动与休止的巨大循环进行，却从未真正止歇；当一个周期缓慢下来，另一个周期便在宇宙中重新开始；从『空间-维度』的视角看，每个太阳系不过是空间里几乎看不见的微尘。而『空间-维度』这词本身便是矛盾，因为空间无始无终，无法如人类理性所理解的那般拥有任何维度，它与时间一样永恒。

「人们谈论宇宙的核心太阳是不可见神的居所，却不解此概念的神秘深意；他们被自己有限的想法所误导，不明白时间与空间、创造与永恒之中的『宇宙』究竟为何。宇宙在空间中的数量如此浩瀚，因而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永恒；那是一个没有起点亦无终点的数字；于是，它化为不可计

数，成为一个圆，因为最终它又回返自身：在灵性与物质宇宙的循环进化中，万物皆以圆、卵形与螺旋的轨迹运动发展，而灵与物质本为一体！

「诸宇宙并非在空间中以骇人速度坠落，亦非如科学猜想那般收缩或膨胀，衍生一个又一个理论；它们是螺旋式上升的，并在上升中周期性地苏醒与休憩；但它们始终沿著曲线上攀，且曲线逐渐收窄，直至抵达无法想像的顶点！

「这无数宇宙皆遵循同样的运动、排斥与吸引法则，它们永恒环绕著一个更为巨大的核心太阳——一个更强大、更不可见之神之居所；如此直至永远，无始无终。

「在至一隐藏之神的奥秘面前，我们所见是另一个永恒——属于那些强大隐藏诸神之永恒；每一位神之雄伟，都比前一位更崇高、更恢弘、更威严，同样无始无终。然而，万物皆在绝对统一之中；既然神是绝对的，便必然无所不在。正如你所知，没有一个原子不涵容于「祂」自身之内。

「卡巴拉教导我们：神即至一，因祂是无限的。祂亦是三重性的，因祂持续显化。这显化的每一面皆为三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切自然物体若要成为客观，需具备三项原理——缺失、形体与质料。此处的「缺失」，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中，指的是原型；它烙印于神秘学所谓的星光界流质之中，乃世界之魂的最低层面。

「这三项原则，唯有透过第四项原则方能结合——那便是生命原则。生命自那不可触及的顶点辐射而出，在存在的显化层面上，成为普遍渗透的本质。」

「难道诸单子的进化永无止境吗，亲爱的信使？」马乌媿问道。

「孩子，尽管单子数量近乎无穷，无论其发展程度高低，但仍是有限的。其数目与存在皆属有限，一如所有物质皆有限度。它们透过接续吸收多重人格而趋于完美，逐渐回归其源头，即绝对的神。但这些限制仅存在

于每个朝向圆满发展的宇宙；至于新演化的宇宙数量并无限制，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这些单子朝圣者所经历的看似永恒，只是真正永恒中一刹那。各个世界、太阳系乃至宇宙，其生灭就如规律的潮汐起伏。

「正如物质科学已在自然界各领域观察中，记录下这般潮汐律动，同样的节律，也在『诸宇宙之宇宙』中，以灵与物质的最宏大尺度之节奏，呈现出显现与隐没的循环。在火花从神的纯粹本质中迸发之前，没有任何神圣之魂拥有独立的意识。随著逻各斯的伟大生命浪潮，这火花穿越现象界的每一种元素形态，获得了个体性：先是凭借自然冲动，继而透过自我引导与塑造的努力，由此逐级攀升，从最低的知性层次直至最高。最终，它们浸沐于神之光中，不再为幻象的帷幔所迷惑。

「物质亦是永恒的，只是周期性地化为原子。当我们论及诸神——即至一逻各斯的流溢时，不可将神那纯粹形而上的、绝对抽象的位格化属性，与其映象（恒星诸神）混为一谈。这些映象实为抽象事物的客观显现，是基于神圣原型所形成的模型与活跃实体。绝对神并非诸神。祂是『非有』，对人类而言即是黑暗。而所谓的最高神（未显现逻各斯），不过是祂的儿子。

「爱任纽在《驳异端》中，曾引用二世纪中叶马科斯派领袖马库斯的教导：『祂的父亲（即四元组之父）……是不可想像的、非存在的、无性别的，却渴望诞下那不可言说的（最初逻各斯）；于是，那不可见者意欲披上形体，便开口说出了宛如祂自身的话语。这立于一旁的话语（或逻各斯）显明了祂是何样貌，并以不可见者的形体显现出来。此时，那（不可言说的）名字便借由话语被道出……祂说出的这最初话语，由四个元素（字母）组合而成。随后加入第二组合同样含四元素。第三组由十元素构成；此后，第四组合被道出，涵容了十二元素。因此，这完整名字的表述，共由三十个元素与四组合构成。每一元素皆有自己的字母、独特字

符、发音、归属与对应特质；然而它们无一能感知自身所属之整体形貌，亦不理解其邻者的话语；每个只是尽力发出自己的声响，声称此为整体之名……而这些声响，正是那无形无生万古（即第一逻各斯）所显化的形体，它们被称为天使，永恒凝视著父亲的容颜（第一逻各斯，或称「第二神」，祂立于不可想像之神之侧）。』

「神秘主义者宣称绝对神并非存在（因祂是非有），他们比那些称神为『他』的人更加虔敬，将其矮化为一个巨型男性。

「绝对神本身永恒隐藏，故称「隐藏者」。祂仅能间接与创造关联，并须借由永恒本质（至高隐藏之逻各斯）所流溢的双重力量运作。

「哲学上无法接受绝对的『一切』能创造或演化太阳系与宇宙。绝对统一性无从过渡至无限；所谓无限，必以某物之无尽延伸与持续为前提。而「至一一切」既非感知对象，亦非感知主体，如同空间；在世间或我们存在的层面上，空间便是此「至一一切」在心智与物质上的唯一表征。永恒无限的一切，是无所不在之统一性；但若假设祂不驻于永恒，而是经周期显现而成多重宇宙或多重人格，此统一性便不复为「一」。因此，创造之责不在绝对者本身，而在其流溢、其子、隐藏的最初逻各斯——其余诸逻各斯皆由祂而生，始于最初的七位自生者。

「我们该拒斥的，并非永存于自然之中的至一未知神，而是人类教条化的「神」，及其人格化的「话语」。人类凭其无尽傲慢、天生骄矜与虚荣，以褻渎之手，从渺小脑构造中撷取材料，捏造此一概念，强加于同胞，更声称是来自未知第一因的直接启示。反之，神秘学家所受启示的源头，乃神圣却仍属有限的存有，是显化之生命，绝非来自未显现的至一生命。」

「该如何向灵性存有祈祷？」马乌问道，「祂们虽有限，却必具宏伟力量；若发出无私祈愿，祂们可愿聆听、回应？」

「是的，」神圣信使答道，「祂们能，亦确实如此。但所求不应仅关物质利益。我们唯可祈求灵性相关之事，譬如盼能于灵性上推动世界进步；至于物质层面，另有其他自然法则可供运用，此刻暂不深论。

「向高等存有致意时，万不可跪；下跪之姿贬抑了祈愿者整体气度，从而使自身调谐于低等界、物质界乃至更卑下之境。故祈求者当挺身直立，双臂交叠胸前，手掌轻置两肩。目光须向上。此外，祈愿当默念于心；因为言语一旦出口，便由内向外流溢，坠入幻象般的物质领域，从此迷失，仅能酿生物质之果，至糟时更显骇人。若关乎灵性状态的祷告说出口，可能会招致低等元素精灵以撒旦般的嗤笑回应。唯一能以口语呼唤的力量，乃黑暗存在或物质界的诸力。欲向灵性之域的神圣居民祈愿，祈祷应由外转内，自物质趋向灵。唯此途径，祷告方能抵达应许之地。同时，祈愿者当提升其思绪；使之向内且向上，恒常静默。

「以下为一则纯粹灵性祷词，若依我所述真诚投射，可为全人类福祉带来不可思议之果效：

光、生命与爱。

愿善之灵遍满一切空间。

愿诸本原的正面力量

涤荡所有负面状态。

愿深澈平和统御四方。

必当如此。

阿们，阿们，阿们。

「祈诵时，面朝东方，昼夜尽可能频频为之。

「此举将裨益整个世界，因你将契合神圣灵性众存有所共构的伟大白光兄弟会；祂们必聆听，并行动。

「往昔，此法则本为人知；然因教师与祭司之自私或无知（二者皆属大罪），今已遭人遗忘——他们本应时时提醒弟子，使之流传。同样，古时圣师出于私心，将越来越多神圣法则渐次模糊；他们巧妙地将各自科学化宗教体系的教条与象征交织，欲掌握这般古老智慧，非得集齐所有钥匙与知识不可。

「虽有必要守护核心奥义免遭亵渎，并以最深之秘密包裹，但较简明的法则实不该隐藏；这已为人类带来无可估量之伤害。人类在黑暗中摸索，怀抱至善意图，却犯下至怖谬误。

「曾有伟大思想家言：『人类对协调体系之理解，能于时空之中如此广延，涵盖一切观察所及——正此彰显人能超脱物质局限，超脱物质变幻无常、前后不一；并宣告人优越于所有无知无觉、瞬逝之存有。』此言真切，亦显明人内在属神之性：人是胚胎中的神。

「神秘主义教导我们：『神是神秘、跃动的火，那无形临在的永恒见证者是光、热与湿润；这三位一体涵摄一切自然现象，并是其根源。』

「一切伟大教义皆言：永恒中存在一种无限、未知的本质，于规律和谐之交替间，或静或动。

「《奥义书》蕴含人类知识的始与终；然自佛陀时代起，其钥匙便已遗失。缘由在于婆罗门将手稿最关键部分取出、删节，而那部分正藏著存在奥秘的最终话语。婆罗门此举，是担心佛陀将这些教导普传于世以拯救世间时，其神圣知识与神秘智慧会流落凡俗之手。于是，婆罗门密码的钥匙仅存于启蒙者自身，且婆罗门大力倡讲《奥义书》，公开否定佛陀教义的正确性；然而经此浓缩的《奥义书》，对所有根本问题始终沉默。

「历史上，祭司们不时以类似方式隐藏奥秘钥匙，或至少掩去一部分智慧——这本是全体人类的传承。他们如此行事，是为只让少数有志者踏

入秘仪，以免祭司阶层膨胀失控。因权力需由相对少数人掌握，太多人便失其效。

「各种启蒙试炼本身已相当艰难，若学子欲获开悟资格，必得持续经历极严苛的训练。

「佛教中，第一阶段称『入流』，即入门者通过最初启蒙，立于道途起点。此谓『入流者』。

「第二启蒙后，他成为『一次返还者』，尚须最后一次转世；是为第二阶段。

「继而第三启蒙，他成为『不还者』，意即不再返于轮回。

「及至第四启蒙，有志者乃成阿罗汉。

「达此阶段者，虽能见过去、现在与未来，却仍未臻涅槃四条道路之至高启蒙；因这位开悟者自身——亦即已启蒙之候选人——将成为领受更高启蒙的学子。尚有三重更高阶段待阿罗汉征服，方能抵达开悟阶梯顶峰。即便在今世，亦已有人达此顶点；然对一般修行者而言，尚需百万年岁月，方能完整发展所需能力，成就这些更高阶位。故此，启蒙者与世俗者将恒存，直至此世界周期终结：直至火花重燃为火焰的那一日来临，那时人类将融入其禅那主，或一切皆归于神，亦即神圣合一。

「在那之后，伟大诸神与其诸众再度『苏醒』，新宇宙由是而生。

「有教诲云：神这永不可见的临在，显现如大海，从中涌出一条名为智慧的溪流，溪水注入称为智性的湖泊。

「《光辉之书》载：『当埃洛希姆塑造亚当-卡蒙（天人）时，永恒之灵自其躯体迸发，如电闪般瞬间照彻七百万天宇之波涛。』

「『生命自下汲取，自上源源更新；大海永无枯竭，其水遍满十方。』

「于人类诸伟大导师（光照派）内在，除其自身灵性原则外，亦涵纳一位天使之灵。低等元素精灵与黑暗存在栖居于尘世与星光界，虽然常威胁这些导师，他们却不会被摧毁，因无任何低等存在可抵御来自神的一束光。是以，那些传播神之智慧的信使恒受护佑，纵使情况看起来相反。他们是降临尘世的诸神，为重燃真理之火，点亮灵性觉悟之灯；因每当他们离世间隔日久，人类便因灵性智慧匮乏、受感官幻象所迷，致使真理之火渐黯，明灯亦终将摇曳而灭。

「运动乃生命的炼金溶剂；灵与物质是至一神的两种状态，而此神既非灵亦非物质，二者皆属绝对生命。灵是空间的最初分化；物质则是灵的最初分化。『那个』既非灵亦非物质，乃是灵与物质的无因之因，是太阳系的本源。我们称之为至一生命，或宇宙内息，一如《德基安集》注释所教。

「真正的教导必须再次播撒人间。《毗湿奴往世书》早预言了世间的乱象——书中作者预言，此世界将出现品性粗蛮的统治者，耽溺谎言邪恶，杀害妇孺，掠夺民财。其权力有限，寿命短促，欲望却无穷无尽。百姓学他们的模样，终致消亡；财富与虔诚日减，世界渐次沉沦。说谎成了常态，软弱招致依附，威吓与臆测取代学问，有钱便被视作清白。强者称王，不堪重负者四散奔逃——这般衰败，直至人类濒临绝灭。那时，神圣存在的一部分将降临尘世，凭其灵性本性与超凡之力，重建正义。尚存者的心智将被唤醒，明澈如水晶。这蜕变之人，将为人类的种子，诞育一个遵循纯净时代法则的族类。预言已启，听闻者皆当此刻便作准备，迎接此大启示的降临。

「秘传教义立下三条根本命题：其一，有一遍在、永恒、无限且不变之原则，凡思虑推想皆不能及，因它超乎人心智所能构想，任何言说譬喻反令其局限。它非思想可触，无从想像，不可名状。其二，宇宙之永恒整体乃无限层面，周期性化为万千宇宙的剧场；其间诸界不断显现又隐没，

被称为显现之星，以及永恒之火花。其三，一切灵魂皆与宇宙超灵魂本质同一，而此超灵魂实为不可知本源之一方面。再者，于任一宇宙或太阳系的存续期间，每一灵魂（宇宙超灵魂的一个火花）皆须藉转世之轮完成其朝圣之旅。

「须记此处所言灵魂，实指「高等心智」，是正极灵魂的负极面向，因灵魂永不似高等心智般投生尘世。

「唯当人心智清明，不为人格所蔽，且融汇诸般存在所积之德，并献身于存在之整体（活跃有觉的宇宙），方能脱离个人存有，融入绝对者，与之合一，保有全然的超觉——此即实在的至高真谛。是以，那更广大的意识，或称本体，将观照那较小、外显的低层意识；乃自我分析观照。

「于世俗之人，世界由已知（？）元素构成；然对灵性智性体而言，世界乃是神圣生命所织。此等智性体已然征服、驾驭并炼化了物质，以至于其形躯仅成自身物质性的表达。

「人之灵魂实为一神灵，而人之心智乃灵魂之对应体。生理学视心智仅为肉体大脑的短暂功能，别无他用。

「这等同于崇高界域的诸般「创造者」，并借由修炼有成的神秘主义者之心智，直接与这些神灵感通；既能感知，亦能觉察。

「这些创造者自有形体，以三元组的金字塔为象征，故物质（立方体）构成了七重的存在。

「灵魂或灵——作为人与神祇的正极原则——本无形体，故须凭心智（其负极原则）为形躯，即人与诸神的物质部分。纵然诸神、天神、天使（或随何称呼）的「灵魂-心智」由灵与物质共构，至一神却是纯粹灵（虽超乎人或天使所能思议），这证明了：在人或天使终得解脱、返归神之神圣本质前，必须令灵魂的心智部分升华为纯粹的灵，否则必将连同失落。

「有一至一永恒之法則，恒常調和矛盾，終致和諧。正是透過這超脫物質與純智性（物質與心智）的靈性發展法則，諸神與人乃得自由，終尋獲其自我救贖。

「我們須學著自萬有之因起始，向下辨明諸般原則。

「萬有之因、至一生命、神，是為至上靈；祂使自然的活躍之靈得以成形，由此生發靈性或智性靈魂。繼而有活躍的生命之魂。再而是具形之靈魂，或稱靈體與空靈物質的宇宙。末後乃虛妄感知，即物質宇宙。此即萬有之因顯化效用的玄奧階序。

「柏拉圖揭示：在一切有限存在、次等原因、所有法則、理型和原則之上，存在一種智性——那是萬法的根源、諸理型的基石、一切存有的本質。秩序、和諧、美、善，皆由此生，並遍及整個宇宙。

「神的超意識意念化為能量，顯現為萬象。潛在化為至一實在，從未顯的原始質湧現物質法則。此乃本體，現象為其表征。物質承載意念，缺了物質，意念無從顯現。靈與物質交融無間，一如神與顯現的宇宙。

「時空本是一體，無名無相，乃不可認知的『那個』，只能藉七道光線窺見——那是七重創造、七界域、七重法則、七諸神。古賢早已洞悉，埃及《阿尼莎草紙》銘刻：『阿尼神啊，祢寓居于諸神之集成。』此處阿尼神，即靈性太陽。

「布拉瓦茨基在其著作集中直言：『真正理想的神，是自然中至一活躍之神。若剝去人類幻想織就、祭司權欲披覆的外衣，祂永不需人間香火。是時候……廢黜各國『至高神』，迎回至一神——祂是不變法則之神，非施恩之神；是公義之神，非仁慈之神。因仁慈往往縱容惡行循環。人類首樁大罪，始於首位祭司出於私心，編造自私的祈禱文，以為神能通過不義的祈禱來安撫，使之保佑敬拜者，而讓成千上萬的敵人（也是其同胞）失敗和死亡。以為神會听取讚美頌歌、「祈求順風」的懇求，而讓反

向的航海者造成灾难。这般神观滋养自私，剥夺人自力更生的能力。真正的祈祷本应是高尚愿力，涌现为众生福祉的愿望，毫无私心。人对彼岸境界的渴望本是自然且神圣的，但前提是必须与他人共享那份福乐。』

「故『异教徒』苏格拉底以其深广智慧宣示：『祈祷当为众生求福，因诸神深知何为真正有益。』任何官方祈祷——无论为公众灾难或私己利益——不但是傲慢迷信，便是卑劣之罪。

「真神居于人心，不在外界。保罗所言『第一人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人出于天，乃是主。』，正喻每人皆是神之殿，神之灵居于其中。我们当向此神祈求——『心中之神』，为同胞也为世界。

「《创世之书》载：『活跃神之灵乃至一……祂寓于万有，永存不息。声、灵、话语：此即圣灵。』此乃哲人之神——无限、无相、遍在。神在自然(宇宙)中，自然亦在神中。

「祷告祈求终属徒劳，除非心念潜在之语，佐以有力的行动；这般作为，能净化个人周身的气场，使之纯粹神圣，内在的神性于是得以向外运作，化为外在的力量。所谓启蒙者、圣人与至洁之士，便是如此在需要时助人亦自助，成就愚人口中的『奇迹』。杨布里科斯早已阐明，我们的高等心智如何与宇宙之魂或诸神结合。他论及一种神谕状态，亦即三摩地，乃是最高的出神。他也提及一种梦境，称之为『神圣异象』，人在其中重归神灵之位。透过通神术，人可获取先知的洞察力——借由自身的神灵

（即高等自我）揭示所运作层面的真相；其次能达至狂喜与觉悟；其三为灵性层面的运作，凭借意志或在星光体中进行；其四则以净化后的自我本性，支配次等而无觉知的元素精灵。但这需以彻底的自我净化为前提。他称此为『魔法』，是经由启蒙获得的神通。在此之前，必须锻炼感官，并认清人的本体与神圣本体之关联。这般修炼是每位神秘主义者的天职，一旦启程便不敢偏离，后果是可怕的——他已开启通往非实体存在的门户，

必须时刻看守，以防低等不善之物侵入，占据其身体的庙宇。世间没有比真理更高的宗教。

「凡求灵性或物质之果，必先娴熟驾驭自然宇宙原则。此等知识，唯经由智者方能传授，他们通晓原则背后的法则。这类教师，多见于今世犹存的少数伟大神秘主义学校、教团与组织之中。

「然众人皆须警醒，慎入那些小团体、小圈子，或自封『大师』者所主持的秘密『聚会』。这些人既无权威，亦未经训练，更乏真知；不过凭口舌之巧，诱骗为浮词所误的求道者罢了。

「孩子们，我们的朝圣之旅已毕，我须带你们重返幻象之境。尘世间的兄弟姐妹，尚有工作需要你们完成。」

马乌与马乌媞深长一叹。他们曾降至何等深渊，又曾升至何等高远的异象，得见何等的智慧与美丽！

意识里，再无分离之感。他们与万有融为一体，而万有本是浑然至一。

宇宙脉搏在他们心智和内心中鼓动，他们不再是多元或孤立的个体，而是在灵上与所有灵性之魂合一，共构至一灵魂。时间与空间被赋予新义，披上了真理之光；语言的贫瘠，永难尽述这新得宝藏的宏伟。

他们缓缓随信使折返，走上最初攀升的黄金之路。崭新的辉煌景致，渐次在眼前显影。

因陀罗的花园里，新生的存在身著蝶翼，在流光山坡上漂浮漫游，饱享永恒春日的华美。

一阵软风，携著花间金粉，掠过青翠山谷；芬芳花朵宛如仙子的香砲，辛辣烟雾弥漫空中。

此地宛若造物者的诗意国度，盈满美妙的甘露；灵魂在此，受界域天使笑眼眷顾，何等幸福；这是德与美的避所，凡人仅能于梦中窥见。

这些闪烁的生灵头戴花环，身涂取自优雅树木的魔法香膏——树上红橙花朵盛放，羽状叶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几位少女在亭阁门前采花，侧目望向信使与他的同伴。

她们如绿叶间闪烁的红宝石，步履滑移，姿态若仙；马乌与马乌媞期待她们会在沁香空气中翩然飞起，似金黄的知更鸟。

吉祥的银色歌声在芳馥中流转；恍如遐想里听见的天使之音，伴著清凉奔涌的溪涧响起。

金色轿辇周遭，节庆队伍蜿蜒，纤腰身影摇曳起舞；轿中美人身著华服，颈悬无价珠链，衣袂流转间漾起绚烂光晕。

天际游动著金身天鹅，宛若圣湖水中绽放的金莲；珍珠眼眸、珊瑚般的唇与足、镶翠羽翼，令人叹赏。

这是一片纯粹幸福与狂喜的境域。

远处宫殿迭起，仿佛在玫瑰色羽云间游动，气势恢宏，光彩夺目。

「此地能让梦想暂且成真，一切渴望皆得满足。」涅特鲁·赫姆说道。

「那些渴慕美善的凡人，在两次投生之间会在此处歇息。」

「星光界里，有数百万处这样的所在，能满足尘世间一切徒然的愿望；这是所有信仰与信条的天堂与乐园，彼此互不干扰。我们继续前行。」

途中，他们再度瞥见星光界之火的界域，光辉神奇而永恒；也重见了先前那些崇高壮丽的境地。

最后，他们抵达高耸的悬崖与清澈的海洋——那便是最初在天空中瞥见的海市蜃楼，位于金色道路的尽头，自地面向上延伸，直抵太阳。他们开始下行，踏过金色阶梯。天空中迸发出巨大的魔法火箭；五彩缤纷的火花纷然坠落；虹霓七色与无尽色调的光流沛然升腾；呈现光谱里所有颜色，生气盎然，颤动著光辉的能量。

在金色阶梯的底端，展现出一片充满活力的光彩。柔和的玫瑰色为主，蓝色渐渐过渡到紫外光，金、绿、红与银交织震动，于火焰般的光辉中颤动。这是一场炙热的告别，也是再次归来的邀请。

下行时，他们看见盲目者的灵魂闪烁著紫光。这些世间盲目之人，成群、成对或孤身，低著头，目光锁在地上，从不仰望天界的荣耀。

他们被物质包围、诱捕，紧紧束缚于尘世。其灵魂怀著无尽的耐心与希望注视、等待，等待他们第一次抬头，等待这数百万双盲眼初次睁开。

大地与天空的无垠美景、大自然梦幻里的一切奇迹，再次展现在马乌和马乌媞眼前；但与灵性领域的荣耀相比，这些显得何等乏味！

的确，他们渡过死亡之河，又归来了；满载知识与智慧。

「亲爱的信使，」马乌媞问，「我们的旅程，经过了多久？」

「孩子，当你在记忆与启示的圣井旁归还杯子时，答案已告诉你了。」涅特鲁-赫姆微笑答道，「记住，一千年可如刹那逝去，仿佛从未存在；而时间的一瞬，又漫长如千年。因为时间与空间，皆是幻象。」

此时，他们最后一次听见神之信使亲切的声音：「坚守理想，超越一切世俗次要之物。莫被世间的知识、感官的诱惑所迷，也勿贪恋权势、财富与灵性的虚荣：这些皆属虚无，在神内在永恒太阳之光中，必如幽灵消散。如此，你将使你永恒的传承神圣化，达至灵视力的顶峰，增添神圣智

慧的庄严。去完成使命，无须恐惧。全宇宙没有死亡；每个灵魂皆脱离肉体，一切身体的认知，不过是感官与未进化心智的幻象。

「再会了，孩子们，别沮丧，我们必会重逢。」

马乌与马乌媿默然悲痛，望著神圣形体在夕阳微光中渐次隐没；万物仿佛归于空虚。

凡人肉眼再看不见其临在，但他们心底明白，再也无法脱离其圣餐；永不会忘记祂慈爱的声音与智慧的教导。

天空中，壮观的海洋与悬崖依然闪烁，金色之路从拉延伸而下，直抵马乌与马乌媿所在的大橡树下，每一细节毫无二致；因为刹那之间，他们已窥见永恒的若干奇景，充满威严与辉煌；他们开始领悟诸神神圣智慧的一粒微尘，这确是一种启蒙与觉悟！

哦，仁慈的神，请将祢闪亮的美丽之瓶倾注于人类的心智；让他沐浴祢的光辉，洗净眼中一切尘世之象。当人认识祢所有创造物的美，便会爱祢与祢的创造物，届时邪恶不再，黑暗与影子亦不复存，唯祢永恒之光普照万物。因为见过祢荣耀的人，一旦眼中鳞片脱落，便再无法回归黑暗与无知；如此蒙福之人将永远仰望祢，与祢的圣灵融合。

必当如此。

阿们，阿们，阿们。

译者后记

若你从本书得益，请推荐予他人。因最伟大的服务，莫过于引导他人走向光明。

正如涅特鲁-赫姆在《异象九》中所言：「迟钝与聪明、纯洁与不纯、愚拙与睿智，以及一切介于其间的心智，都将听见这些话；他们各按资质，拾取或多或少的神圣智慧之闪亮珍珠。」